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九冊

中國書局



目錄

卷四十四	韓子	四五〇九
	三略	四五三九
	新語	四五六一
	賈子	四五九九
卷四十一	淮南子	四六三一
卷四十二	鹽鐵論	四七二三
	新序	四七六五
卷四十三	說苑	四八二七
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四八九九
	潛夫論	四九四五
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四九八九
	昌言	五〇三七

群書治要卷四十

韓子三略新語 賈子

韓子

【題解】《韓子》，戰國韓非著，又稱《韓非子》。韓非雖師從荀子，但思想與荀子并不相同。他「喜刑名法術之學」，綜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提出以「法」為中心，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君主統治術，強調加強中央集權，對後世影響很大，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對於人性，偏於從趨利避害的方面來觀察，因而認為嚴明的法令和賞罰是社會治理的根本。其弊端是使風俗澆薄，恩義、情義缺乏，最後將如水之下流，其勢不可禁止，而法令亦不得不歸於無用，以至於社會完全崩潰，陷入大亂。他體認到時代的變化對君主專制的需要，因此為加強和鞏固君主權力而殫精竭慮，但由於這種權力缺乏形而上的道義的制約，必然使權力運用者順應其無窮盡的慾望而殘酷地虐待天下，以至於天下叛離。秦朝統治者推崇他的思想，快速走向灭亡。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評論的，「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

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一書，從其整理思路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法家學說，并不贊同。而是認為要以道德仁義為治國之本，法祇能作為輔助手段，提出以德治為本，以法治為輔治國思想。因此在節錄法家著作時，非常地謹慎，僅節錄其中對治國有益的部分文字，這從節錄《韓子》的段落即可看出。

【作者簡介】韓非（約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三三年），戰國末期韓國人，為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與李斯同師荀子，李斯自認不如。口吃善文，議論透闢。目睹韓國日衰，曾多次上書韓王，希望變法圖強，但未被採用。於是寫下《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后使秦，秦王推崇其書，却不重用其人。李斯恐其代己，勸秦王以過法誅之，得秦王首肯。韓非入獄，李斯使人送去毒藥，迫他自殺。后秦王悔，令赦免韓非，然而為時已晚。事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十過

【題解】十過，即十種過失。此篇列出人主有十事之失，足以危身亡國也。是以勸諫國君不可犯「行小忠、顧小利、好五音」等十種過失。這十種過失更是失德乃至國破身亡之罪愆。《群書治要》於此篇中僅錄篇首一段，是此篇之綱。

【原文】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①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②也。三曰。行僻^③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④。則窮身^⑤之事也。五曰。貪悞^⑥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⑦於女樂^⑧。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⑨遠游。忽^⑩於諫^⑪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⑫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⑬之勢也。

【注釋】①賊：害；傷害。②殘：毀壞；破壞。③僻：邪僻，偏離正道。④五音：指音樂。⑤窮身：謂使己困窘。⑥悞：任性，執拗。⑦耽：玩樂；沉湎。⑧女樂：歌舞伎。⑨內：帝王所居之處；皇宮。⑩忽：輕視；怠慢。⑪諫：諫諍，規勸。⑫恃：依賴；憑藉。⑬世：《荀子·強國篇》注：

「世，謂繼也。」

【譯文】（做君主的往往會有）十種過失：第一種是用小忠的人，便是對大忠之臣的損害。第二種是祇貪圖小利，就是對大利的損害。第三種是行爲偏離正道還自以爲是，輕慢無禮地對待諸侯，那麼亡身之禍就會到來。第四種是不勤於治理國政，反而去喜好音樂，就會使自己走上窮途末路。第五種是貪婪任性，利欲熏心，就是國破人亡的禍根。第六種是沉溺於女色歌舞歡樂，不理會國家政事，便會有亡國之禍。第七種是離開皇宮外出遠游，不理會忠臣的勸諫，是危害自身的做法。第八種是有了過失還不接受忠臣的勸告，一意孤行，是自毀盛名并被人耻笑的開端。第九種是對內自不量力，對外依賴他國，就有國家被侵削分割的憂患。第十種是國力弱小，不遵循禮法，不任用忠諫之臣，勢必會亡國斷嗣。

說難

【題解】說難就是游說之難。本篇韓非子旨在說明游說之難，并且指出游說成功之術。宋本注曰：「夫說者有順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此說之所以難也。」太史公在《史記》中錄《說難》全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余獨悲韓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可嘆的是，韓子終不明天下大勢并非術所能改變的，而自身也不得善終。《群書治要》僅錄此篇末的一個引例，旨在啓迪為君者和為臣者。

【原文】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①。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跖^②。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③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為母故犯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④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⑤。

【注釋】①衛君：此時衛君是衛靈公。②踞：斷足也。通行本做則字。③矯：君命。專指假托君命。④嘗：曾經。⑤疏：疏遠，不親近。

【譯文】從前，彌子瑕得寵於衛君衛靈公。衛國的法律規定，偷駕君主車子的人就要被砍掉雙腳。彌子的母親病了，家人偷偷地連夜告知彌子，彌子假托君命，駕著衛君的車子回了家。衛君（知道此事後贊嘆）說：「孝順啊！爲了母親的緣故，甘冒砍去雙腳之刑。」又有一天，彌子和衛君在果園游玩，覺得桃子很甘甜，就把吃了一半的桃子給衛君吃。衛君說：「真是愛我啊，留下口中美味而給我吃。」等到彌子容顏衰退失去寵幸，又得罪了衛君。衛君說：「他曾經假傳君命駕過我的車，又曾把吃剩的桃子給我吃。」本來彌子的行爲，與當初沒有兩樣。之所以從前被贊嘆，後來却獲罪，是君主的愛憎發生了變化。所以受君主寵信的時候，智謀會被認爲得當而更加親密。被君主厭憎的時候，其智謀就會被看做不得當而更加疏遠。

解老

【題解】解老就是解釋老子的《道德經》，經文簡約，本篇詳釋其義，為老子傳注之祖。《群書治要》僅錄此篇中關於不可輕易變更法令一段，說明不要讓老百姓輕易變更職業，而百姓變更職業是源於法令的變更，從而指出，「治大國者，若烹小鮮」，為政者不能輕易改變法令。

【原文】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①。作者^②數搖^③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④。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⑤。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⑥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⑦大器^⑧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⑨而數撓^⑩之。則賊其宰^⑪。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注釋】①功：功夫。謂技術和技術修養、造詣。②作者：指工匠、役夫。③搖：疾速。④作：做工。⑤易：改變，更改。⑥大衆：泛指民衆，群衆。⑦藏：收藏；儲藏。⑧大器：寶器。⑨小鮮：小

魚。⑩撓：擾動；攪亂。⑪宰：古代掌管膳食的小吏；廚師。

【譯文】技藝工人屢次變更職業，就會失去他技藝的純熟；工匠役夫屢屢快速的遷移，就會失去其之前的勞動成果；一個人的勞作，一天中損失半天，十天就損失五個人所能做出的工作；一萬人做工，一天損失半天，十天就損失掉五萬人所做的工作。如此說來經常變換所做的工作、職業，變換的人數越多，造成的損失就愈大啊。凡是法令變更，與民衆相關的利害就會發生變化；民衆的利害發生變化了，就是（前面所說的）民衆會改變其所從事的工作。所以從這個道理來看，管理大衆如果頻繁地改變政令，就少有成果；收藏的珍貴器物假如經常遷移，就會多有毀壞；烹煮小魚如若經常攪動，就會有損廚師的烹飪之功；治理大國要是經常朝令夕改，那麼百姓就會很苦。因此懂得治國之道的君主最重清虛恬靜，而慎重於變更法令。所以說：治理大國，就像烹飪小魚一樣。

說林上

【題解】說林的內容是韓非子爲了著書立說而搜集的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及韓非收集和創作的寓言，彙集得很多，所以分爲上、下兩篇。《史記·韓非傳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群書治要》祇錄其中一則，爲顯明「巧詐不如拙誠」。

【原文】樂羊①爲魏將攻中山②。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③之。樂羊盡一杯。文侯④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⑤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⑥獵得麕⑦。使秦西巴（舊無巴字。補之。下巴同）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⑧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⑨。其御⑩曰。曩⑪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⑫。樂羊以有功見疑⑬。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注釋】①樂羊：一作樂陽，樂毅的祖先，他因翟璜推薦被魏文侯任爲將軍。②中山：春秋戰國時

期的一个小諸侯國。③遺：送交。④文侯：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一曰都。公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即位。公元前四〇三年，韓、趙、魏被周王與各國正式承認為諸侯，成爲封建國家。⑤罷：返回。⑥孟孫：魯國人。⑦麀：音尼，幼鹿。⑧逐：驅逐；放逐。⑨傳：師傅，指負責輔佐的官或負責教導的人。⑩御：駕馭車馬的人。⑪囊：音囊，三聲。先時；以前。⑫巧詐不如拙誠：古諺。巧智偽詐，不如拙樸誠實。⑬見疑：受到懷疑。

【譯文】樂羊擔任魏國將軍時，去攻打中山國。他的兒子正在中山國，中山的國君將他的兒子烹飪後送交給他，樂羊竟吃完一杯。文侯對堵師贊說：「樂羊因爲忠誠我的緣故吃了兒子的肉。」（堵師贊）回答說：「自己的兒子都能吃，還有誰不能吃？」樂羊滅中山國歸來，文侯獎賞他的功勞但是却懷疑他的存心。孟孫獵到一隻幼鹿，讓秦西巴帶它回去，幼鹿的母親跟隨其後而大聲哀呼，秦西巴因爲不忍心而放還幼鹿給母鹿。孟孫大怒，將秦西巴趕走了。過了三個月，又召回秦西巴作他（孟孫）兒子的師傅。孟孫的車夫說：「先前您怪罪他，現在又任用他教導您的兒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孟孫說：「他對幼鹿都不殘忍，又怎麼會對我兒子殘忍呢？」所以說：巧智偽詐，不如拙樸而誠實。樂羊有功却受到懷疑，秦西巴有罪却更加受到信任。

觀行

【題解】觀行，此篇因篇中有觀行二字，就取來做此篇的名字。觀行者，謂以道法觀人之行也。本篇分爲二節，首節言以道正己，末節言因可勢，求易道。本篇旨趣，近於道家。以道正己，道家言也；因可勢，求易道，亦道家言也。本篇文章首先論述了君主觀察自己行爲的原則，又論述了君主應因勢利導，任用臣下，實現「用力寡而功名立」。《群書治要》節錄時對本篇有節略。

【原文】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①鏡則無以正鬚②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③之性急。故佩韋④以緩己。董闕於⑤之心緩。故佩絃⑥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⑦。二曰。力有所不能攀。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⑧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⑨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⑩育⑪之強。而無術法⑫不得長生⑬。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⑭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⑮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⑯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⑰離婁以其不能自

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注釋】

- ①失：違背；離開。②鬚：指鬚鬚。③西門豹：戰國時期魏國人（故里在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安邑一帶）。魏文侯（公元前四四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在位）時任鄴（今河南省安陽市區北）令，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戰功。④佩韋：韋指皮繩，也叫韋弦。後因以「韋弦」比喻外界的啓迪和教益。用以警戒、規勸。⑤董閔於：一作董安於，春秋末晉人，趙簡子家臣。⑥佩絃：佩帶弓弦。弓弦常緊繃，故性緩者佩以自警。⑦立：成立；成功。⑧堯：中古帝陶唐氏之號。⑨烏獲：戰國時秦之力士。一說可能為更古之力士。後為力士的泛稱。⑩賁：孟賁，戰國時衛國人。勇士。另一說為齊國人。⑪育：即夏育，周時著名勇士，衛人，傳說能力舉千鈞。後作為勇士的代稱。⑫術法：方法。⑬長生：各版均認為是「長勝」之誤。⑭千鈞：三十斤為一鈞，千鈞即三萬斤。常用來形容器物之重或力量之大。⑮離婁：黃帝時期視力特強的人。⑯不窮：不陷於困境。⑰困：窘迫。

【譯文】古時候的人，因為眼睛不足以看見自己，所以用鏡子來觀察面容；因為智慧不足以認識自己，所以用道德仁義來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眼睛失去鏡子，就沒有辦法端正容顏；身行離開道德仁義，就無法判斷自己行為的是非對錯。西門豹的性子急躁，

所以佩帶柔軟的皮繩用來提醒自己動作要緩。董闕於的心性遲緩，所以佩弓弦以提醒自己要緊迫些。因此能够以有餘來補其不足，用長處來接續短處，纔是賢明的君主。天下有三個必然的道理：一是再聰明也有做不成的事；二是力氣再大也有無法舉起的東西；三是再強大也有不能勝過的對手。所以雖然有堯帝的智慧，如果沒有大眾的助力，不能成就大功績；即使有烏獲的力氣，沒有人幫助，也無法將自己舉起來；就算有孟賁和夏育的高強本領，如果沒有方法，也不能長勝不敗。因此說，形勢有得不到的（不占優勢），事有做不成的。所以烏獲舉千鈞不費力，却難舉起自己，并非自己比千鈞還重，是因爲形勢不便啊；離婁很容易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却看不到自己的眉毛和睫毛，不是因爲百步近，眉毛睫毛遠，是自然規律不許可啊。所以賢明的君主不因烏獲不能舉起自己而使他困窘，不因爲離婁看不到自己的眉睫而使他窘迫。憑藉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所以治功不多而功績功業就可以建立。

用人

【題解】用人，本篇旨在說明君主用人之術，君主怎樣任用各種人才。因篇首有「用人」二字，取來用做篇名。《群書治要》僅錄其篇第二節并有節略，主旨為說明不要憑主觀意願和臆測做事。

【原文】釋①法術②而心治。堯不能正②一國。去規矩③而妄意。奚仲④不能成一輪⑤。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⑥也。君⑦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注釋】①釋：廢棄；放棄。②法術：「法」與「術」的合稱。先秦韓非認為商鞅言「法」，申不害言「術」，兩人所言皆有所偏，因而主張兩者兼用。后因以「法術」指法家之學。③正：治理。④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⑤奚仲：造車鼻祖，是奚姓、任姓、薛姓的祖先，也是古薛國的祖先。魯國人，故里在今山東省棗莊市薛城區。奚仲因造車有功，被夏王禹封為「車服大夫」（亦稱「車正」），其貢獻不亞於「四大發明」。奚仲是古薛國中出現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發明家、政治家，過世後被百姓奉為車神。後人修建了奚公祠常年祭拜，以求出行平安。「祭拜奚仲，平安出

行」的民諺流傳至今。⑤輪：車輪。⑥萬不失：絕無差錯。⑦君：主宰，統治。

【譯文】如果拋棄法令和策略，而僅憑君主一人的主觀意願來治理政事，即使堯帝也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大治。如果不用「規」和「矩」兩種工具而憑臆測，造車之祖奚仲也造不出一個車輪。讓中等才能的君主依照法令和策略來治國，讓拙匠持守規矩的尺度來製造器物，就會萬無一失了。領導衆人的人，如果能捨棄連賢人巧匠也力所難及的做法（捨棄法令，祇憑主觀意願和臆測行事），而守持中才之主和拙匠都能萬無一失的方法，就可以使人盡其力，功業就得以建立起來。

功名

【題解】功名，指功業和名望。本篇中專言明君立功成名之道，所以用「功名」作篇名。指出人君要成就功名，必須具備天時、人心、技能、勢位四個條件。

【原文】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①。四曰。勢位^②。非^③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④。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⑤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⑥而自勸^⑦。因技能。則不急^⑧而自疾^⑨。得勢位。則不進^⑩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⑪之令。故曰明主。

【注釋】①技能：技能。②勢位：權勢地位。③非：違背，不合。④穗：稻麥等禾本科植物的花或果實聚生在莖上的頂端部分。⑤務：操勞。⑥趣：督促；催促。⑦自勸：自我勸勉。⑧急：迫使；逼迫。⑨疾：極力；盡力；努力。⑩進：長進，進展。⑪毋窮：暢行無阻。窮，止。

【譯文】賢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建立功業、成就名望，其原因有四：一是順應天時；二

是得到人心；三是掌握技能；四是擁有權勢地位。不合天時，縱有十位堯帝也不能在冬天裏使莊稼長出一串穗來。違逆民心，即使是孟賁、夏育這樣的大力士，也不能讓眾人竭盡能力。所以順應天時，不用操勞，莊稼就可以自然生長。得到人心，百姓不必督促就會自我勉勵。依靠技能，即使不急於求成事情自然也會速成。得到了權勢和地位，即使不進取，功名也會自然成就。就像水的流動，船的浮起，安守順應自然的規則，推行不會窮盡的法令，這樣就稱得上是賢明的君主。

大體

【題解】大體，謂所以治理天下之大體。本篇講述如何師法天地自然，從而達到天下大治。描述了韓非子心中最美好的政治理想。《群書治要》僅錄此篇第一、三兩節且有節略。

【原文】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本書下心作私）不以心累己。寄①治亂②於法術。托③是非④於賞罰⑤。屬⑥輕重⑦於權衡⑧。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⑨。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⑩。因自然。榮辱⑪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⑫不立好惡⑬。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⑭。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⑮於天地。而萬物備。措⑯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志作毒。怨舊作愆。改之）下無伏怨⑰之患。故長利積。大功⑱立。名成於前。德垂⑲於後。治之至也。

【注釋】①寄：委托，托付。②治亂：安定與動亂。③托：依靠；寄托。④是非：對的和錯的；正確與錯誤。⑤賞罰：獎賞和懲罰。⑥屬：依托；寄托。⑦輕重：重量大小。比喻主次。⑧權衡：稱量物

體輕重的器具。權，秤錘；衡，秤杆。比喻評量、比較的制度。⑨不吹毛而求小疵：即吹毛求疵。吹開皮上的毛，尋找裏面的毛病。比喻刻意挑剔過失或缺點。⑩成理：固定的規律。⑪榮辱：光榮與恥辱。指地位的高低、名譽的好壞。⑫大山：泰山。⑬好惡：喜好與嫌惡。⑭小助：細流也。⑮寄形：寄托形體。⑯措：安放。⑰伏怨：潛藏的怨恨。⑱大功：大功業，大功勞。⑲垂：留傳；流傳。

【譯文】古時顧大局識大體的君主，能瞭望天地的變化，能觀察江海的水流，能順應山谷的高低趨勢，能遵循日月照耀、四季交替運行以及風雲變幻的自然法則。不讓智巧煩擾心境，不讓私利拖累自身。安定動亂托給法律術數，對錯是非托與賞罰之則，主次輕重交托評量之法。不違背自然法則，不損傷人的性情。不吹開毛髮來求小疵，不洗去污垢來察隱秘。恪守自然定律，隨順天然之理。榮譽與恥辱，責任在自己，而不在於他人。上面如果没有遼闊的蒼天，就不能覆蓋整個世界；心胸如果没有大地那樣寬廣，就不能承載萬物。泰山對土石没有好惡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對細流不加選擇，所以能够形成它的壯闊。識得大體之人，寄托形體於天地，似天之遍覆，地之遍載，因此萬物完備。心之運用如大山不讓微塵，江海不擇細流，因而國家富足。君上領導没有忿恨惱怒之情，臣民下屬没有隱藏的怨恨為禍患。所以長久的利益得以積聚，偉大的功業得以建立，名望成就於生前，德化垂範於後世，這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

外儲說左上

【題解】《群書治要》節選本篇的內容，爲了突顯信義重要，是以舉例來說明爲君不可忘故，不可失信以及父母不可失信於子的道理。將教子之文放於此篇也說明父子之間相處和君臣之道有共通之處。

【原文】文公^①反國至河。令籩豆^②捐^③之。席蓐^④捐之。手足胼胝^⑤。面目梨黑^⑥者後之。咎犯^⑦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梨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行詐僞^⑧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⑨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⑩之。乃解左驂^⑪而盟於河。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⑫會^⑬疾風^⑭。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⑮往。犯風^⑯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⑰。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⑱。爲汝殺彘^⑲。妻道（道作適^⑳）。市來^㉑。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㉒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

所以成教也。遂^㉓殺殽。

【注釋】①文公：即晉文公，初為公子，謙而好學，善交賢能智士。後受迫害離開晉國，游歷諸侯。漂泊十九年後終復國，殺懷公而立。文公對內，拔擢賢能。以狐偃為相；先軫為帥；趙衰、胥臣輔其政；栾枝、冀缺佐其事；却縠、霍伯將其兵；賈佗、陽子制其禮；魏犢、荀伯御其戎。晉民各執其業；吏各司其職。晉國由此大治。對外，聯秦合齊，保宋制鄭，尊王攘楚。作三軍六卿，勤王事於洛邑，敗楚師於城濮，盟諸侯於踐土，開創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文治武功，昭明後世，顯達千秋，與齊桓公并稱「齊桓晉文」，為後世儒家、法家等學派稱道。②籩豆：籩和豆。古代祭祀及宴會時常用的兩種禮器。竹製為籩，木製為豆。籩，音邊。③捐：放棄；捨棄。④席蓐：草席、草墊子。⑤胼胝：手掌脚底因長期勞動摩擦而生的繭子。⑥黧黑：謂臉色黑。⑦咎犯：狐偃，姬姓，狐氏，字子犯。是晉文公的舅舅，所以叫舅犯，又稱咎犯。⑧詐偽：弄虛作假，偽裝假冒。⑨惡：討厭，憎恨。⑩止：阻止；制止。⑪左驂：服馬左邊的驂馬。⑫明日：其他本中作「是日」。⑬會：副詞。恰巧；適逢。⑭疾風：急劇而猛烈的風。⑮驅車：趕車；駕駛車輛。⑯犯風：冒着大風。⑰市：集市。⑱顧反：亦作「顧返」。還返。⑲彘：猪。⑳適：去，往。㉑來：回來，返回。㉒待：須，需要。㉓遂：副詞。於是；就。

【譯文】晉文公返回晉國時，走到了黃河邊上，下令說道：把竹籩木豆丟掉，草席草

褥子丟掉，手脚上長了老繭，面目黑瘦的人都退站到後面去。文公的舅父咎犯聽到這番話後終夜哭泣。文公說：「舅舅，您不想讓我返回晉國嗎？」咎犯回答說：「竹籩木豆是用來吃飯的，而您丟掉了；草席草褥子是用來睡覺的，而您丟掉了；手脚長繭、面目黑瘦的人是勞苦有功的人，您讓退到後面去。現在，臣也該在後面的人中，不勝悲哀，所以哭啊。況且臣爲您能够返回晉國，采用了許多詐僞的手段，臣自己都厭惡自己，何況您了。」說完，再三行禮向文公告辭。文公阻止了他（并收回了命令），而且宰殺了左邊駕車的馬，在河邊與衆人盟誓，表示永不相棄。

魏文侯與掌管山澤的官員約好時間去打獵，到這一天却碰上刮大風，左右的人勸阻他，文侯不聽，說：「因有大風就可以失信？我不能這樣做。」於是親自驅車前往，頂著大風去告知掌管山澤的官員停止打獵。

曾子的妻子到集市上去，她的兒子哭著要跟隨著一起去。母親對兒子說：「你回家去，回去我給你殺豬吃。」曾子的妻子從集市回來，曾子就準備捉豬去殺，妻子阻止他說：「祇是和孩子開玩笑的。」曾子說：「孩子還不懂事，是跟著父母學習的，現在你欺騙他，就是教孩子欺騙。母親欺騙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親，這不是教孩子的辦法！」於是曾子便動手殺了豬。

外儲說左下

【題解】在本篇，從《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選錄了兩則故事。「文王伐崇」是講為通過文王繫襪帶的小事說明為君者應如何對待身邊之臣；「解狐舉邢伯柳」通過解狐不計個人私怨，為國家推舉人才而說明為臣要時刻有公心。

【原文】文王^①伐崇^②。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③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④曰。君何為自結^⑤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⑥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⑦。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⑧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⑨問於解狐曰。孰^⑩可為上黨守^⑪。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⑫。其廢不肖^⑬也。不阿^⑭親近^⑮。簡主曰。善^⑯。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异日。

【注釋】①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季歷之子，漢族，西周奠基人。季歷死後由他繼承西伯侯之

位，又稱伯昌。在位五十年。商紂時為西伯侯，建國於岐山之下，積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紂王進讒言，而被囚於羑里，後得釋歸。益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從，子武王有天下後，追尊為文王。②崇：崇國。古國名，在今陝西西安、戶縣一帶，殷末崇侯虎即崇國君。③顧：視，看。④太公：即太公望呂尚。姜太公（約公元前一二八年—公元前一〇一五年），本名呂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稱為太公望，後人多稱其為姜子牙、姜太公。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⑤結：用綫、繩、草等條狀物打結或編織。⑥盡：全部；整個。⑦不肖：自謙之稱。⑧解狐：春秋戰國時期晉國人。因病去世，是殺害當時晉國中軍尉祁黃羊父親的人。⑨趙簡主：嬴姓，趙氏，原名名鞅，後名志父，謚號簡。時人尊稱其趙孟，史書中多稱之趙簡子，亦稱趙簡主，其全稱名諱當為趙鞅、趙志父（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故沒有嬴鞅一說）。春秋後期晉國卿大夫六卿之一，趙氏大宗宗主。趙武之孫，趙成嫡長子，出生世卿大族，至晉定公時執政晉國十七年之久。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戰國時代趙國基業的開創者，郡縣制社會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實踐者，與其子趙無恤（即趙襄子）并稱「簡襄之烈」。⑩孰：疑問代詞。誰。⑪守：看管；治理；管理。⑫仇讎：讎人；冤家對頭。⑬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⑭不阿：不曲從，不逢迎。⑮親近：親近的人。⑯善：表示贊同、應諾。

【譯文】周文王討伐崇國，行至黃鳳舊城，襪帶散開了，環顧左右，沒有可以支使讓

爲自己繫襪帶的人，文王於是自己把襪帶繫上。姜太公說：「君上您爲什麼自己繫襪帶？」文王說：「我聽說上等的君主對與其相處者，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師；中等的君主對與其相處者，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下等的君主對與其相處者，都看作是自己役使的人。現在我雖然不賢，與我相處的都是先君的舊臣，所以沒有一個人是可以令其爲我繫襪帶的人啊。」

解狐與邢伯柳有怨仇，趙簡子問解狐：「誰可以去做上黨的地方長官？」解狐回答說：「邢伯柳可以。」簡子說：「邢伯柳不是你的仇人家嗎？」解狐回答說：「臣聽說，忠臣舉薦賢能，不避仇怨；黜免不賢肖之人，不袒護親近的人。」簡子說：「您說得太好了。」於是任用邢伯柳爲上黨地方長官。邢伯柳聽說後，便去見解狐表示感謝。解狐說：「我舉薦你是爲公，怨恨你是爲私。你走吧，我怨恨你還是一如往日。」

難勢

(舊無難勢字。加之)

【題解】《群書治要》於《難勢》一篇輯錄的兩節文字，後一節不見於他本。首明用人需各盡其能，再論明主如何實現帝王之治。

【原文】夫良馬固車。使臧獲^①御之。則爲人笑。王良^②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异也。或至乎^③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④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⑤。以刑罰爲鞭策^⑥。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⑦。以致財物^⑧。論^⑨其稅賦^⑩。以均貧富。厚其爵祿^⑪。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⑫致貴^⑬。以過^⑭受罪^⑮。以功置賞。而不望^⑯慈惠^⑰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注釋】①臧獲：古代對奴婢的賤稱。②王良：春秋時之善馭馬者。③至乎：猶至於。到；達到。乎，表趨向的助詞。④相去：相距；相差。⑤轡銜：御馬的繮繩和嚼子。⑥鞭策：亦作「鞭策」。馬鞭

子。⑦時事：指合於時節而應做的事。⑧財物：金錢物品的總稱。⑨論：衡量；評定。⑩稅賦：田賦；徵收田賦。⑪爵祿：指授予爵位、官職和俸祿。⑫事：才能。⑬貴：使顯貴。⑭過：過失；錯誤。⑮受罪：受到指責；承受罪責。⑯不望：不希望。⑰惠：指施予恩惠。

【譯文】駿馬和堅固的車，如果讓貧賤的奴婢駕駛，就會被人耻笑。如果讓駕車能手王良來駕駛，就可以日行千里。車和馬並沒有不同，或者日行千里，或者被人耻笑，是因為（駕馭者的）技術精巧與拙笨相差太遠了。現在把國家比作車，把權勢比作馬，把號令比作繮繩，把刑罰比作馬鞭，如果是堯帝和舜帝來駕馭，天下就會大治；讓夏桀和商紂來駕馭，天下就會大亂。這是因為賢能與不肖相差太遠了。如果想要跑得遠行得快，不如任用善於駕車的王良；想要興利除害，不如任用善於治國的賢能之士。這就是不懂得類比用人的毛病。要知道堯舜就是治民的「王良」啊。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懂得把握時節做事，用來得到財物；懂得衡量稅賦，使貧富均等；懂得提高爵祿，讓賢能之人都能得以任用；加重刑罰，用於禁絕奸邪；使百姓因為勤勞而富裕；因為有才能而顯貴，因為犯錯誤而受罪責，因為立功績而得到賞賜，而不去奢望求取君主仁慈恩惠的賞賜。這就是帝王的為政之方。

奸劫弑臣

【題解】本篇名是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和殺主之臣的略稱。《群書治要》節錄的此段，說明為君者要能够克己修德，識別奸臣，纔能避免被奸臣利用。

【原文】凡奸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①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②。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③。取捨同則相是也。取捨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④者。未嘗^⑤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⑥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⑦以御之。非有參驗^⑧以審^⑨之。必將以曩^⑩之合^⑪已。信今之言。此幸臣^⑫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⑬於上。臣必重^⑭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智力以陳^⑮其忠。百官^⑯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⑰明之。夫安利者就^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⑲也。非耳若師曠^⑳乃為聰^㉑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㉒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

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聰^{②5}。故身在深宮^{②6}之中。明燭^{②7}四海之內。而天下弗^{②8}能蔽。弗能欺也。

【注釋】①信幸：信任寵愛。②善：喜好。③大體：此處指人的共性。④逆：違背；拂逆。⑤未嘗：未曾，不曾。⑥乘：利用；憑藉。⑦術數：指君王駕馭臣下的策略、手段。⑧參驗：考核驗證。⑨審：詳究；細察。⑩曩：先時；以前。⑪合：同，相同；一致。⑫幸臣：得寵的臣子。⑬蔽：蒙蔽；壅蔽。⑭重：重要；緊要。⑮陳：施展；施用。⑯百官：古指公卿以下的衆官。後泛指各級官吏。⑰何以：用什麼；怎麼。⑱就：謀求；求取。⑲明：明白；清楚。⑳師曠：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時著名樂師。他生而無目，故自稱盲臣、瞑臣。爲晉大夫，亦稱晉野，博學多才，尤精音樂，善彈琴，辨音力極強。以「師曠之聰」聞名於後世。他藝術造詣極高，民間附會出許多師曠奏樂的神異故事。㉑聰：明察。㉒術：方法；手段。㉓勢：形勢，情勢。㉔道：方法；途徑。㉕聰：聽；聽覺。㉖深宮：宮禁之中，帝王居住處。㉗明燭：引申爲明察。㉘弗：不。

【譯文】所有的奸臣，都是想通過順從君主的心意，來取得信任寵愛的地位。因此，凡君主有所贊揚的，奸臣就跟著稱贊；凡君主有所憎惡的，奸臣就跟著詆毀。大凡人的共性，多是取捨相同就互相肯定，取捨不同就互相責備反對。現今臣下所贊譽的，也是

君主所肯定的，就叫做「同取」；臣下所詆毀的，也正是君主所反對的，這就叫「同捨」。取捨相合、相同却互相違逆的，還沒有聽說過。這是臣下取得君主信任和寵幸的方法。奸臣利用君主信任寵愛的情勢，用來詆毀、贊譽、提升、降免群臣。君主如果不用策略和手段來駕馭他們，不用考核驗證的方法來詳究細察，必然會因為他們從前和自己觀點一致，而相信其現在的話。這就是得寵的臣子之所以能夠欺騙君主而實現個人目的的原因。所以君主受蒙蔽於上，而奸臣掌大權於下。這就叫專權欺君之臣。國家祇要有專權欺君之臣，那麼群臣就不能盡其才智、能力來施展忠誠。各級官吏無法遵行法令各盡其力。用什麼來說明這一觀點呢？凡是安逸有利的事人就會去想辦法謀取，凡是危險有害的事人就會想辦法捨離，這是人之常情。作為君主，并非眼睛要像離婁的視力那樣明亮纔叫「明」，并不是耳朵要像師曠的聽力那樣靈敏纔叫「聰」。不運用策略和方方法，而認為依靠親眼所見的纔算清楚明白，這樣能看到的東西就很少了，這是不受蒙蔽的好方法。不用自己的權勢，而認為依靠親耳所聞纔是明察，這樣能聽到的東西就很少了，這是不受欺騙的辦法。賢明的君主，能使天下人不得不為自己去察看，使天下人不得不為自己去聽聞；他自己雖然身居深宮之中，却能够像明燭一樣明察於四海之內，使天下之人不能蒙蔽、欺騙自己。

三略

【題解】《三略》全名《黃石公三略》，因分為上、中、下三略而名。《上略》多引《軍讖》語，主要通過對「設禮常，別奸雄，著成敗」的分析，論述以「柔弱勝剛強」為指導以得人心為中心，以「任賢擒敵」為宗旨的治國統軍的戰略思想及其實現的方法。《中略》多引《軍勢》語，主要通過「差德行，審權變」，論述君主馭將統眾的謀略。《下略》主要內容是「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三略》的主旨，黃石公在文中表述：「聖人體天，賢者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為衰世作。」

《三略》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所載并同。《三略》是《武經七書》之一，它兼采眾家之長，而又自成體系，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門從戰略上論兵的兵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該書問世以來，受到歷代政治家、兵家和學者的重視。南宋晁公武稱其：「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該書還先後傳入日本和朝鮮，並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魏徵在《群書治要》中，根據治國的需要，著重從政治與軍事的关系以及選賢用人出發，輯錄成一篇渾然一體的千餘字之文。其中《上略》摘取九段，《中略》摘取一段，《下略》摘取十一段，皆成爲其後諫言的理論依據。

【作者簡介】黃石公（約公元前二九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齊國（今山東淄博）人。據宋人羅沁《四皓辯》記載，黃公石，又名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因避秦時苛政暴虐，曾隱居湖北谷城黃石山，世稱黃石公，後又在太湖夏黃修道，故曰夏黃公，簡稱「黃公」。又稱圯上老人，他保存西周姜太公《太公兵法》，後經其推演在下邳（今江蘇睢寧）授予西漢大謀略家張良。張良拾履的故事講的就是黃石公傳兵書給張良的公案。黃石公原在莊襄王中擔任股肱大臣，輔佐幼帝有功。後在秦國皇宮中被收為門客謀臣，是專門研究兵法的大學士，曾用名「方衍」。宰相呂不韋主編的古代百科全書式著作《呂氏春秋》中「論威」、「決策」、「三略」等諸篇兵法，都是黃石公撰寫。後受呂不韋與秦皇逼交《太公兵法》之害，又看到他們的暴政手段，纔棄仕與另三位大臣一道歸隱商山，這就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商山四皓」。

上略

【題解】本篇節錄自《上略》，開篇就提出：「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站在戰略的高度，說明人心向背，是國家興衰的根本。同時指出用兵要崇禮而重祿。還提出爲將之道，要與士卒同甘苦，愛護士卒，將民本思想體現在軍略上，即是兵本思想。

【原文】夫主將^①之法^②。務在於攬^③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④於衆。凡爲人主。患在驕志。盈不通下。故誠也。故與衆同好。靡^⑤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⑥。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⑦赴而湯隆。寧戚^⑧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⑨去而殷滅。伍員^⑩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⑪而申^⑫人。

【注釋】①將：將領；統帥。②法：方法；作法。③攬：延攬，結納。④通志：指意志相通。⑤靡：副詞。不；沒。表示否定。⑥傾：傾覆；覆亡。⑦伊尹：名尹，一說名摯，夏末商初人，奴隸出身。生於伊洛流域古有莘國的空桑澗（今洛陽市嵩縣莘樂溝）。伊尹曾輔佐商湯王滅掉了夏朝，又幫助商

湯制定了各種典章制度，使商朝初期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從而名揚天下。他一生輔弼商朝五代帝王，治國有方，世稱賢相。⑧寧戚：姬姓，寧氏，名戚，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春秋時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志。齊桓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八五年）拜為大夫。後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寧戚獲悉齊桓公重人才，有抱負，便決心投靠齊國，以便有一番作為。他不怕艱難，來到臨淄，自我推薦，擊牛角高歌，令齊桓公和管仲都注意到這是一個人氣度不凡、胸有大志的人物。管仲十分推重寧戚，建議立寧戚為大司田主管農業的官員，他認為寧戚是有才能的農業專家，自己不如寧戚。寧戚由此負責齊國的農業生產，主持開墾農田，興修水利，並興漁鹽之利。獎勵墾荒，薄取租賦，齊國很快富裕強盛起來。⑨微子：周代宋國的始祖。名啓（漢代因避景帝劉啓之諱，改啓為開），殷商貴族，殷商帝乙的長子，殷商最後一個帝辛（紂王）的庶兄。初封於微地（今山東省梁山西北一帶），後世因之稱為微子啓（或微子開）。以紂王淫亂，商代將亡，屢次勸諫。王不聽，遂出走。武王克商，他肉袒面縛乞降。後紂王子武庚作亂，被周公旦攻滅，即以他繼承殷祀，封於宋。⑩伍員：春秋末期的吳國大夫、軍事家，名員，字子胥，楚國人。性格剛強，青少年時，即好文習武，勇而多謀。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五二二年），因楚平王懷疑太子「外交諸侯，將入為亂」，於是遷怒於太子太傅伍奢，將其父、兄騙到郢都殺害，伍子胥隻身逃往吳國。後助吳滅楚。⑪屈己：委屈自己。⑫申：指施展。

【譯文】統帥將領的方法，關鍵在於結交天下英雄的心（攬，就是真心結交），賞賜祿位給有功之人，使自己之志成為衆人之志（凡是做君主的，最大的憂患就是自己驕傲自滿，自高自大，自己盈滿而不能讓自己的屬下也能亨通顯達，所以應加以警誡）。所以，與衆人有共同的願望，就沒有什麼事情不能成功的；與衆人有共同的仇恨，就沒有不能戰勝的敵人。國治家安，是因為得到了賢人（人指賢達的人，因為伊尹的到來，而使商湯得以隆盛，因為任用了寧戚，齊國纔得以興旺）；國破家亡，是由於失去了賢人（微子離開後殷商被滅，伍子胥逃走而後楚亡國）。因此，明君賢臣哪怕是委屈自己，也要使賢能之人的才華得到施用，心志得到舒展。

【原文】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①而重祿^②。禮崇則智士至^③。祿重則義士輕其死^④。故祿賢不愛^⑤財。賞功不逾^⑥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⑦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⑧。贍^⑨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⑩之以辭^⑪。崇接士之禮。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⑫之。

【注釋】①崇禮：尊敬而以禮相待。②重祿：厚俸，高薪。③至：到；達到。④輕死：以死事為輕，不怕死。⑤愛：捨不得；吝惜。⑥逾時：超過規定的時間。⑦削：削弱。⑧爵：授爵或授官。⑨贍：供

給；供養。⑩厲：「勵」的古字，勸勉。⑪辭：文詞；言詞。⑫死：不顧生命；拼死。

【譯文】用兵的關鍵，在於為君者能夠對人才尊重並以禮相待，而且能夠給予豐厚的俸祿。尊重人才並以禮相待，那麼有智謀的人就會前來效力；俸祿優厚，則恪行大義的義士就會以死效力。所以加俸祿給賢人不要吝惜錢財，獎賞有功的人要及時兌現，這樣就能使全軍上下同心協力，而使敵國的勢力削弱。用人之道，在於授予官爵使其尊貴，供給錢財使他富足，有智謀的人就會自願前來（《易經》上說：怎麼來聚集人才？要用錢財）；用厚禮接待，用大義的言辭激勵（以隆重的禮儀迎接將士，以臨危授命的激昂之詞激勵將士），將士就會以死報效。

【原文】夫將師①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②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③一簞④醪⑤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⑥己也。

【注釋】①師：應為「帥」字之誤。②加兵：謂發動戰爭，以武力進攻。③饋：贈送。④簞：瓢類盛器。⑤醪：音勞，酒的總稱。⑥及：至，到達。

【譯文】身為將帥，一定要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纔可對敵作戰（這樣待將士，纔可以向敵方發動進攻）。從前，有一位良將帶兵打仗，有人送他一壇美酒，他就下令把酒倒在河裏，與全體士卒同流而共飲。一壇美酒雖然不能使一河的水都有酒味，但三軍將士因此而願意拼死作戰，是因為都感受到了水酒中將帥對自己的情義。

【原文】軍井未達^①。將不言渴。軍幕^②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③。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是謂達禮之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禍福。共安危。衆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④。不疲者以主恩養素積。策謀和同也。故曰。畜^⑤恩不倦^⑥。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人。燕養郭隗^⑦以致樂毅^⑧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⑨而治人^⑩。推惠施恩。士力日新^⑪。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新。戰如風發^⑫。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爲天下雄^⑬。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⑭。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⑮。其前無敵^⑯。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⑰則英雄散。策^⑱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⑲。將專己。則下歸咎^⑳。將自臧^㉑。則下少功。臧。善也。將受讒^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奸不

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慕^{②④}。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衆不服。以其違主道。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有三則軍乖背^{②⑤}。有四則禍及國。衆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②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②⑦}。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

【注釋】①達：洞穿。②幕：帳幕；篷帳。③裘：用毛皮製成的御寒衣服。④疲：疲乏；困倦。⑤蓄：積聚；儲藏。⑥不倦：不厭倦；不勞累。⑦郭隗：戰國中期燕國人。燕國大臣、賢者。燕王噲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齊宣王攻破燕國，噲被殺。趙武靈王聞燕國內亂，將燕王噲的庶子職從韓國送回燕國。公元前三一一年，職被燕人擁立為王，稱燕昭王。昭王為報齊滅燕之仇，并復興燕國，拜訪郭隗，求計問策。郭隗以古人千金買骨為例，使昭王廣納社會賢才，建築「黃金臺」，昭王并尊郭隗為師。此舉天下震動，樂毅、鄒衍、劇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來歸附燕國，燕國因此強大起來。⑧樂毅：子姓，樂氏，名毅，字永霸。漢族，中山靈壽（今河北靈壽西北）人，魏將樂羊後裔。戰國後期杰出的軍事家，拜燕上將軍，受封昌國君，輔佐燕昭王振興燕國。公元前二八四年，他統帥燕國等五國聯軍攻打齊國，連下七十餘城，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報了強齊伐燕

之讎。⑨恕己：謂擴充自己的仁愛之心。⑩治人：統治他人。⑪日新：形容變化、發展很快。⑫風發：比喻迅疾。⑬雄：指強有力，杰出。⑭振：通「震」。震驚；震動。⑮適：歸向；歸從。⑯無敵：沒有可與對抗的；沒有可與比擬的。⑰拒諫：拒絕規勸。⑱策：計謀；謀略。⑲倦：煩。⑳專己：固執己見，獨斷專行。㉑歸咎：歸罪。㉒臧：善，好。㉓讒：陷害別人的壞話；毀謗的話。㉔慕：思慕。㉕乖背：違背。㉖懸魚：上鈎的魚。㉗不使：不順從。

【譯文】軍中的水井還沒有打好之前，將帥絕不說口渴（達，就是打通的意思）；軍中帳篷沒有搭好之前，將帥絕不說疲倦；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和大眾相同）；（能夠做到這幾點的）就可以稱得上是「禮將」（這就是通達明禮的將領）。與士卒共安危，因而纔能上下同心合力而不會背離（將領與兵士禍福同當，共安危，大家如同一體，彼此就不會背離），行軍作戰時就會為其所用而不會疲倦（不疲倦，是因為主將愛護養育部下，平素就積累下感情，所以將帥有任何策劃謀略，兵士都會齊心協力與之一起去實現）。所以說，將帥從不厭倦地積聚對士卒的恩惠，就能因一人之德而引來萬人效力（用恩惠對待下屬，則將士歸順。厚養一人，就可以招致萬人前來。燕昭王厚待郭隗，以招來樂毅等人就是如此）。良將統帥軍隊，以擴充自己的仁愛之心去統理他人，廣施恩惠，軍隊的戰鬥力就會一天比一天增強（推重這種樂行惠利，而施恩於人，都是忠恕之道。將士作戰的能力，因此而一天一天地增強），

作戰時像風一樣迅猛神速，進攻時象江河決堤一樣勢不可擋。因此，這樣的軍隊就能使敵衆望風而逃，無法抵擋，祇能降服而無法抵抗。將領能够身先士卒，他的軍隊就能成爲天下之雄師；賞罰嚴明，那麼將領的威信可以樹立起來；選拔將領得當，那麼士卒纔能心悅誠服；所用之人賢能，那麼敵國就會爲之震驚（因爲任用賢能，所以敵國畏懼威勢而震驚畏懼）。賢人所歸附的國家，一定所向無敵，所以，對士要謙恭而不可傲慢。將領是國家的命脉，將領能克敵制勝，國家纔能安定；將領若拒絕部下進言規勸，那麼英雄都會離開；將領若不採納謀士的良策，謀士就會叛離；將領如果善惡不分，功臣就會心灰意冷；將領如果固執己見，下級就會把過失歸咎於上；將領如果自我誇耀，下級就不會積極立功；（臧，就是贊美、誇耀的意思。）將領如果聽信讒言，下級就會離心離德；將領如果貪財，奸邪之事就難以禁止（在上位的貪婪，在下位的就會盜取）；將領迷戀妻妾，士卒就會隨之想家。（內顧，就是思念妻妾。）以上八條將帥如有一條，衆人就會不服從於他（從拒諫那條以下，將領祇要犯了其中的一條，大衆就不再服從與他，因爲他違反了做主帥之道）；有兩條，就會軍無法紀；（式，就是法紀。）有三條，就會軍心煥散；有了四條，就會禍及國家（大衆背離散去，國家就亡了。所以說禍殃及國家）。軍隊沒有財力，士兵就不來投奔；軍中沒有獎賞，士兵就不會勇往直前。香餌之下，必有上鈎之魚；重賞之下，必有不怕死的勇夫。所以說，禮遇，是能使士兵願意歸附的原因；重賞，是能使士卒拼

死效力的原因。用禮遇招募士兵歸附，用賞賜獎勵士兵拼死，則所求的人就會前來（求賢，有才之士就到來；求能戰者，則有誓死之士到來，所以說所求者皆至）。所以，開始禮遇而後來反悔的，士兵就不會留下來；給予獎賞後來又後悔的，士兵就不願聽從命令；祇有始終堅持禮遇和獎賞，士兵纔會爭著拼死以報。

【原文】奸雄相稱。鄣蔽①主明。毀譽②并興。雍塞③主聽。各阿④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賢。奸雄乃遁⑤。主任舊齒⑥。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故傳說⑦陟⑧而殷道興。四皓⑨至而漢祚⑩長。得治之實也。

【注釋】

①鄣蔽：遮蔽。②毀譽：詆毀和贊譽。③雍塞：堵塞。雍，通「壅」。④阿：徇私，偏袒。

⑤遁：逃亡；逃跑。⑥舊齒：耆舊；老臣，舊臣。⑦傳說：是我國殷商時期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及建築科學家。他輔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國，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武丁中興」輝煌盛世，並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說命》三篇，其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名句。他的治國方略，改變了商朝持久的沒落，他落難時所創造的「版築」（俗稱打牆）營造技術，是我國建築科學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巨大進步。高宗武丁尊他為「聖人」，就是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⑧陟：提拔，升遷。⑨四皓：指秦末隱居商山的東園公、角裏先生（角，一作角）、綺裏季、夏黃公。四人鬚眉皆白，故稱商

山四皓。高祖召，不應。後高祖欲廢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迎四皓，使輔太子，高祖以太子羽翼已成，乃消除改立太子之意。事見《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傳》。⑩祚：福；福運。

【譯文】如果奸雄互相稱許，就會遮蔽君主，使君主不能明察；如果誹謗與贊美之聲并起，阻塞君主的決斷，各自都偏袒親信，就會使君主失去忠臣。所以，君主能明察反常的言論，纔能看到禍亂的萌芽。君主能聘任賢能的儒士，奸雄就會逃亡；君主信任久經考驗的老臣，萬事纔能治理得好；君主訪求隱士，纔能得到有真才實學的飽學之士。

（因此，傳說得到升遷，殷商的國運纔得到興旺；四皓出來輔助，漢朝的國運纔得以久，這是得到治理的實效。）

中略

【題解】本篇節錄自《中略》，內容雖短，却很重要，說明將帥在外，要能自己決定進退，如果要聽命於朝廷，往往會貽誤戰機，將帥也難以建立威信。因此古人有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原文】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將不得專作將在自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①於內②。稟命③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④。士不用命則功不成。

【注釋】①稟命：奉行命令；接受命令。②內：指朝廷。③稟命：奉行命令；接受命令。④用命：執行命令；聽從命令。

【譯文】《軍勢》上說：出兵打仗，重在將帥自己能夠決定進退。如果進退都受朝廷的約束，那就很難建立功勳。（凡軍隊出師後，就要由將帥獨自掌權，不能事事聽命於朝廷。凡事等朝廷的命令而行，將帥就沒有威信，將帥沒有威信則士卒就會不奉命令，士卒不奉命令就不能取勝。）

下略

【題解】本段節錄自《下略》，強調為君者要澤及人民，吸引賢才，施行逸政，修積德行，依道而行，方能國安。并指出君主要親近賢臣，臣子要能夠進賢。最後說明，政事要利益百姓，去一利萬，政局就不會發生混亂。

【原文】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下樂安之。能除天下

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願奉而安樂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

下禍。故天下樂福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①洽。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蟲②。

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③同。

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作體。下禮降降禮之禮及注同）。禮服道化。揖讓④恭謹⑤。故曰降人

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故降人以心也。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

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親。故可保終也。降禮以禮。降心以心。

【注釋】①恩澤：帝王或朝廷給予臣民的恩惠。言其如雨露之澤及萬物，故云。②昆蟲：蟲類的統

稱。③六合：天地四方；整個宇宙的巨大空間。④揖讓：賓主相見的禮儀。⑤恭謹：恭敬謹慎。

【譯文】能在危亡之際挽救國家的人，就能够取得天下的安定（能匡正國家之危，天下都願他安寧）；能消除天下憂患的人，就能享受天下的快樂（天下都願奉養他而讓他得到安樂）；能拯救天下於災難之中的人，就能獲得天下的福報（能够消除天下的災難，所以天下人都樂於讓他得到福報）。所以，能恩澤遍及於百姓，賢人就會歸附（恩澤遍施，百姓和樂，那麼賢士就會到來）；能恩澤於生靈萬物的，聖人就會歸附（萬物各得其所，那麼聖人就會到來）。賢人歸向他，國家就會強盛；聖人歸向他，天下就會大同。賢人來為國政，能用禮義來使人們和同（順從禮儀以道德教化，相處時禮節恭敬謹慎，就是用禮義使人民悅服）；聖人來為國政，以真心感得人民敬服（心悅誠服而受教化，所以所用心使人民悅服）。以禮義服人可以建立美好的開始（順從禮儀以道德教化，可以與其謀劃建立美好的開始）；以誠心感人可以保持興旺始終不變（人們心悅誠服於道德教化，天下和睦親厚，所以可以保全至終，安然無恙）。以禮服人者憑藉禮義，得人心者依靠誠心。

【原文】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①。釋遠而謀近者。逸^②而有終。逸政多忠臣。

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③。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

儉。廣其德教。強之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下也。

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多（多作歸）。善者得其佑。惡者受其誅^④。

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刑惡加於凶逆之人。則令行而不怨。群下附親^⑤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⑥之也。

【注釋】①勞而無功：謂徒勞而沒有功效。②逸：閑適、安樂。③荒：荒廢；棄置。④誅：懲罰；責罰。⑤附親：歸依，親附。⑥親附：親近依附。兆庶：指民衆。

【譯文】捨近而謀遠，就會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就會安逸有終。國家施行安逸之政，就會出現許多忠臣；國家施行勞民之政，就會產生許多怨民。因此說，熱衷於擴張領地的國家，內政必然荒廢（不修德政祇求領土廣大，是國家荒廢之路）；致力於廣施德教者，國家必然強盛（推崇節儉，推廣德教，是國家強盛之道）。荒廢治國者不會有良好的政治，廣施德教者民衆都會堅守正道（在上位的君主能够以德化人，在下位的民衆就會守持正道）。廢黜一個善人，那麼衆多的賢良就會漸失；贊賞一個壞人，所有壞人壞事會接踵而來。好人得到護佑，壞人受到誅罰，國家就會安定，衆善就會興起。一項政令違逆人心，所有的政令就都會失去作用（君主的政令違背人心，則百姓必不順從，因此所有的政令都

無法推行)；一件壞事施行了，就會有上百件壞事接連發生（一樁惡事得以施行，則上百件的惡事就會接連發生）。所以，國家的善令施於順化之民；國家的惡令施予凶頑之人（教化引導用於順化的人，刑罰懲處用於凶頑之人）。這樣，法令推行民衆就會無怨，臣民就會歸附（教化政令恰當，刑法處置得當，百姓就會歡欣而前來歸附）。

【原文】有清白①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②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③。晏嬰④季子⑤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爲人者而致焉。視其爲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四皓亢志⑥不屈於革命之主。太子修禮卑辭⑦而降其節焉。致守節之士。修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保猶全也。

【注釋】①清白：謂品行純潔，沒有污點。②守節：堅守節操。③脅：逼迫，威嚇。④晏嬰：字平仲，漢族，春秋時齊國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晏嬰歷任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的卿相，輔政長達五十餘年。⑤季子：春秋時吳王壽夢第四子，稱公子札，是一位與江陰曆史淵源有關的古代賢人。傳爲避王位「弃其室而耕」於江陰申港東南的舜過山下，人稱「延陵季子」。季札不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據稱，季子三讓王位，傳爲美談。⑥亢志：堅持高尚的志氣。亢，一作「抗」。⑦卑辭：亦作「卑詞」。言辭謙恭。

【譯文】有純潔高尚志向的人，不能用官位、俸祿來求得（例如四皓就是這樣的人）；有堅守節操志向的人，不能用威力刑罰脅迫其到來（晏嬰、季子就是這樣的人）。所以聖明的君主訪求賢臣，必須視其人生的志向來禮請他（要看他秉持的志向而訪求）。禮請品行高潔的賢人，要講究禮法（四皓堅持高潔之志，不會屈就於改朝換代的君主。因為太子講究禮儀，言詞謙卑而請到了他們）；要請來堅守氣節的人，要講究道義（不可以用不符合道義的方法讓他們屈從）。而後，賢德之士可以招來，君主的聖名也可得到保全（保即是保全）。

【原文】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①討亂②。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③。臨不測④而擠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游⑤恬惓⑥者何。重傷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爲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畏懼⑦而不敢失道⑧。

【注釋】①誅暴：誅滅凶暴。②討亂：討伐叛亂。③熒火：指螢火蟲之光。④不測：喻指深淵或江海。⑤優游：悠閑自得。⑥恬惓：清靜淡泊。⑦畏懼：害怕。⑧失道：失去準則；違背道義。

【譯文】聖明的君主用兵，不是自己喜好用兵，而是用以誅滅凶暴、討伐叛亂。以正義來討伐不義，就像決開江河去澆滅如螢蟲之火；就像在深淵的邊緣去推擠將要墜落之物，其勝利是必然的。聖王之所以保持優游恬淡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不願意過多地造成生靈萬物的損失而已（兵器是凶器，戰爭是危險的事，拼殺是有害的事，所以不願為），這是在奉行天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樂於讓萬物得生）。人能順乎天道，就好像魚得到了水，得水就能生存，離開水就會死亡。（比喻人得道纔能生存，人失道就會滅亡。）所以為君者要時刻敬畏戒懼警惕自己而不敢違背天道。

【原文】賢聖內（聖作臣。下同）。則邪臣外。舜舉皋陶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②在朝。則奸邪外奔矣。邪臣內。則賢臣斃③。惡來任而比干④死。無忌用而伍奢戮。故曰斃。內外失宜⑤。禍亂⑥傳世⑦。苟失內外之宜。為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昔鮑叔進管仲⑧。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妒賢⑨者。名不全。昔龐涓妒孫臏⑩。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急於求（求作進）賢。而美名章矣。

【注釋】①舜舉皋：舜，姚姓，有虞氏，名重華，史稱虞舜。相傳因四岳推舉，堯命他攝政。他巡

行四方，除去鯀、共工、驩兜和三苗等四人。堯去世後繼位，又諮詢四岳，挑選賢人治理民事，并選拔治水有功的禹為繼承人。舜任用皋陶擔任「士」，執掌刑法；皋陶，名庭堅，字贖，顓頊帝與鄒屠皇后第七個兒子，據《舊志》《左傳》，舜、禹時期的士，士師，大理官，即司法長官。②隨會：祁姓，隨氏、范氏，諱會，謚武，其名隨會（采邑於隨）或范會（采邑於范），又因隨氏出於士氏，故史料中多稱其士會，史稱范武子、隨武子，士蔦之孫，士缺幼子。杰出的政治家，先秦時代賢良的典範。公元前五九四年，荀林父告老，士會執政，便改革政治，將緝盜科條盡行刪除，專以教民勸化為務，益求典禮之制，修晉國之法。時晉之國法為之一新。③斃：死亡。④比干：子姓，名干，沫邑人（今衛輝市北）。為殷商貴族商王太丁之子。生於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一〇九二年）。比干是殷帝丁的次子，帝乙的弟弟，帝辛（即紂王）的叔父，官少師（丞相）。比干幼年聰慧，勤奮好學，二十歲就以太師高位輔佐帝乙，又受托孤輔佐帝辛。他受其兄帝乙的囑托，忠心輔佐侄兒幼主紂王。從政四十多年，主張減輕賦稅徭役，鼓勵發展農牧業生產，提倡冶煉鑄造，富國強兵。一生忠君愛國宣導「民本清議」，士志於道」。後被紂王殘殺，終年六十三歲。⑤失宜：不得當。⑥禍亂：禍害變亂。⑦傳世：子孫世代相繼。⑧鮑叔進管仲：鮑叔，鮑叔牙（約公元前七二三年或公元前七一六年—公元前六四四年）姪姓，鮑氏，亦稱「鮑叔」、「鮑子」，是鮑敬叔的兒子。漢族，潁上（今屬安徽）人，春秋時代齊國大夫，管仲的好朋友。早期管仲貧困，鮑叔牙時常接濟他。後來管仲侍奉齊襄公的兒子公子糾，鮑叔牙

侍奉公子糾的弟弟公子小白。齊國內亂，管仲則隨公子糾出奔魯，鮑叔牙隨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返國繼承君位之後，公子糾被殺，管仲被囚車運送回國。鮑叔牙推薦管仲當上了宰相，被時人譽為「管鮑之交」、「鮑子遺風」。管仲，名夷吾，謚曰「敬仲」，漢族，中春秋時期齊國頴上（今安徽穎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王，所以又說「管夷吾舉於士」。⑨妒賢：妒忌才德勝於己的人。⑩龐涓妒孫臏：龐涓（？——公元前三四一年），戰國初期魏國名將。曾率領魏武卒橫行天下，北拔邯鄲，西圍定陽。差點將趙國南面領土納入魏國版圖，桂陵之戰後盡數收回河西失地。但其心胸狹窄，因妒忌而殘害同窗孫臏，最終敗於孫臏之手。孫臏預算到他將兵敗的地方，并在一棵樹上刮去一片樹皮，寫道：「龐涓死此樹下！」後龐涓果然死於此樹下。

【譯文】賢臣在內受到君主的親近重用，那麼奸臣就會被疏遠（大舜舉用皋陶，商湯舉用伊尹，不仁之人都遠離。隨會上朝輔政，則奸臣都向外逃走了）；奸臣受到親近重用，那麼賢臣就會被害死（惡來被任用，比干被殘殺。費無忌當權，伍奢被殺戮）；內外之職失宜，就會禍傳后世（因內外失宜，必禍延子孫，所以說「傳世」）。傷害賢臣，禍患會殃及三世；遮蔽賢才，就會身受其害；推薦賢才，就會德流子孫（過去鮑叔牙舉管仲，從自己以後，子孫世代在齊為官，有封地的十余世，常出名大夫。所以說：德流子孫）；嫉妒賢人者，名聲難以保全

（昔時龐涓妒忌孫臧，最後終被殺於白木之下，所以說，聲名難以保全）。所以君子積極地舉薦賢能，因而美名得到彰顯。

【原文】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子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譯文】如果利於一人而害及百人，民衆就會離開城邑；利於一人而害及萬人，全國人將都想逃散；若去除一人之利而利及百人，人們就會思慕其恩澤（思慕君子的恩德廣澤）；去除一人之利而利及萬人，政局就不會混亂了。（用刑法目的是希望達到無刑，用死刑的目的是希望達到沒有觸犯死刑的惡行發生。政令得到合適的運用，亂就無處可生了。）

新語

【題解】《新語》，西漢陸賈著，是陸賈幫助劉邦總結秦漢得失天下經驗教訓的奏章，共十二篇。大旨是推崇王道、貶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書中多引《春秋》《論語》中的文字，顯示了他的儒家思想傾向。劉邦閱後，十分高興，名之為《新語》。《新語》開啓了後來賈誼、董仲舒的思想，成為漢代確立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先聲。魏徵在編撰《群書治要》時，從《新語》中輯錄了十七段，段無標題，也未注明出處，但文義通順，觀文可知用人、施政、修德等要旨。

【作者簡介】陸賈（約公元前二四〇年—公元前一七〇年），漢初文學家、思想家，楚地人。陸賈有口才，善辯論。隨劉邦反秦滅項，多次奉命出使諸侯各國。天下既定，諫高祖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建議重視儒學，「行仁義，法先聖」，提出「逆取順守，文武并用」的統治方略。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奉命出使南越（今兩廣一帶），招諭原秦朝南海尉趙佗臣屬漢朝。出使歸來，擢為太中大夫。高祖死後，呂后擅權，大封諸呂為王，他便稱病免職家居。後勸說丞相陳平結交太尉周勃，聯絡漢代大臣和宗室王侯，對誅滅諸呂、迎立代王劉恆為帝，起到了重要作

用。文帝即位後，他再次出使南越，勸說自稱南越武帝的趙佗廢去帝號，重新恢復與中原的臣屬關係。一生建功頗多。著作有《楚漢春秋》和《新語》等。

輔政

【題解】《群書治要》「天明本」《新語》原闕章題，現根據《群書治要》「金澤文庫抄本」及通行本《新語》重新冠以章題。

本篇節錄自《輔政》，說明為君者要以道德仁義和賢才輔助纔能治理好天下，如果違背道德仁義，任用奸佞之臣，就會國危民失。

【原文】夫居高者。自處①不可以不安②。履③危者。任④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⑤。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⑥。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⑦契⑧為杖。故高而益⑨安。動而益固。處宴安⑩之臺。承克讓⑪之塗⑫。德配天地⑬。光被八極⑭。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朽傳作廢。改之）。蓋⑮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⑯。趙高⑰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本書智作義）者強。杖⑱讒⑲者滅。杖賊⑳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注釋】①自處：猶自居；自持。②安：安穩，穩固。③履：行走。④任：使用。⑤仆：向前跌倒。⑥巢：居住；栖息。⑦稷：后稷，周的始祖，名弃。其母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足迹，踐之而動如孕。生一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從他旁邊過都不睬它；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童時，好種樹麻、菽。成人後，好耕農，相地之宜，善種穀物稼穡，民皆效法。堯聽說，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後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後稷，別姓姬氏。⑧契：《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姓子氏。」虞舜二十年（公元前二二六〇年），虞舜指派司徒禹去治水，虞舜也派契、後稷輔助禹治水；十三年後，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今河南商丘），賜姓子氏。契去世後，由其子昭明接下去治理商。稷和契都是唐虞時代的賢臣。⑨益：副詞。更加。⑩宴安：謂安閑太平。⑪克讓：亦作「克讓」。能謙讓。⑫塗：道路。⑬德配天地：謂道德可與天地匹配。極言道德之高尚盛大。⑭光被八極：光被，遍及。八極，八方極遠之地。⑮蓋：連詞。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⑯李斯：生於戰國末年，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人，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未成即離開老師去秦，荀子不以李斯為弟子。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并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

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公元前二〇八年）被腰斬於咸陽鬧市，并夷三族。李斯曾妒殺同窗韓非子，建議并實行了「焚書坑儒」事件。^⑰趙高（？—公元前二〇七年）：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本為秦國宗室遠親（一說趙國宗室遠親），入秦宮為宦官（一說趙高為「宦官」乃後世曲解），任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管事二十餘年」。秦始皇死後，他與丞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秦始皇長子扶蘇自殺，另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是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職期間獨攬大權，結黨營私，徵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二〇八年又設計害死李斯，繼之為秦朝丞相。第二年他迫秦二世自殺，另立子嬰。不久被子嬰殺掉，誅夷三族。^⑱杖：憑恃，依靠。^⑲讒：指奸邪之人。^⑳賊：謂對國家、人民、社會道德風尚造成嚴重危害的人。

【譯文】身居高位，自己居身不可以不安穩；身臨險境，使用的拐杖不可以不結實。居身不穩就會掉下來，拄的拐杖不結實就會跌倒。因此聖人身處高位，就要以道德仁義作為自己的安身之所；面臨險境危難，就要把聖賢之人作為自己依靠的對象。正因此，所以聖人身居高位不會墜落，身臨險境也不會跌倒。從前堯帝把寬厚仁義視為安身

之所，舜帝依靠后稷、殷契來輔助，所以地位雖高却更加安全，行爲舉動更加穩重。他們處在安閑太平的高臺，繼承禪讓之路，德行能與天地相匹配，遍及八方，功勳流傳無窮，盛名傳揚不滅，都是因爲他們以仁義爲安身之所、以賢能之人爲杖的緣故。秦朝以刑罰爲安身之所，所以有國破人亡之禍；依靠李斯、趙高輔助，所以生災亂頻起之害。原因何在？是由於處事、用人不當的緣故啊。所以，依靠聖人的輔佐可以爲帝，依靠賢人的輔佐可以爲王，依靠仁者的輔佐可以爲霸主，依靠義士的輔佐可以富強，而依靠奸邪的人國家會覆滅，依靠逆亂之人會國亡。《詩經》上說：「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讒人進讒不止，共亂天下。）衆多奸邪同心傾覆國君一人，國家會有危難，進而失去百姓，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無爲

【題解】本篇節錄自《無爲》，說明天下大治，在於無爲。要達到無爲之治，需以道德仁義爲本，君主以德化民，自己以身作則，做民衆的榜樣，就能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從而實現無爲之治。

【原文】道莫大於無爲^①。行莫大於謹敬^②。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③若無治國之意。漠^④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⑤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⑥。蒙恬^⑦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⑧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注釋】①無爲：道家主張清靜虛無，順應自然，稱爲「無爲」。②謹敬：謹慎誠敬。③寂：安詳閑靜，心志淡泊。④漠：清靜淡泊。⑤車裂：俗稱五馬分尸。古代酷刑的一種。原爲車裂尸體，將被殺之人的頭和四肢分別拴在五輛車上，以五馬駕車，同時分馳，撕裂肢體。亦有車裂活人者。⑥胡越：胡與越。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⑦蒙恬（？—公元前二一〇年）：秦武將，姬姓，蒙氏，

名恬。秦始皇時期的著名將領，被譽為「中華第一勇士」。漢族，祖籍齊國，山東蒙陰縣人。傳說他曾改良過毛筆，是祖國西北最早的開發者，也是古代開發寧夏第一人。戰國時，祖父蒙騫於齊投靠秦昭王，領軍攻打韓、趙，累官至「上卿」。父親蒙武也為秦將，曾任秦內史，與秦將王翦聯手滅掉楚國。公元前二二一年，蒙恬被封為將軍，攻齊，因破齊有功被拜為內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長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寵，蒙恬擔任外事，蒙毅常為內謀，當時號稱「忠信」。蒙恬奉命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帶），自榆中（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陰山，設三十四縣。又渡過黃河，占據陽山，遷徙人民充實邊縣。其後修築西起隴西的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遼寧境內）的萬里長城，把原燕、趙、秦長城連為一體。⑧舉措：措置，措施。

【譯文】道沒有比無為而為更大的，行為沒有比謹慎恭敬更得當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從前舜帝治理天下，彈奏著五弦琴，歌誦著《南風》詩，安詳閑靜得好像沒有治國之意，清靜淡泊好像沒有擔憂天下的心。然而天下大治。所以說無為，纔是最有為的。秦始皇設置刑法，用車裂來殺戮，修築長城用來防備胡越。蒙恬在外征討逆亂，李斯在朝中定法。治事越繁複，天下越混亂。法令越多，罪犯越猖獗。秦朝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但其失策就在於舉措太多、刑罰太嚴酷了。

【原文】君子尚①寬舒②以褒③其身。行身④中和⑤。以致疏遠。民畏⑥其威⑦而從其化⑧。懷⑨其德而歸⑩其境⑪。美⑫其治⑬而不敢⑭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⑮。漸漬⑯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注釋】①尚：尊崇；重視。②寬舒：寬厚平和。③褒：高大；廣大。謂稱揚而使之光大。④行身：立身處世。⑤中和：中正平和。⑥畏：敬重；心服。⑦威：尊嚴；威嚴。指表現出的使人敬畏的氣勢、態度。⑧化：改變人心風俗；教化；教育。⑨懷：懷愛。⑩歸：終，最後。⑪境：境地；境界。⑫美：稱美；贊美。⑬治：治理；統治。⑭敢：肯，願意。⑮勸：盡力；努力。⑯漬：指因接觸而受影響。

【譯文】君子重視寬厚平和以使自身高大。立身處世中正平和，所以能招致遠方之民前來歸附。百姓敬服君子的威嚴而聽從他的教化，懷愛他的德行而歸順他的管治，贊嘆他的治理而不違背他的政令。老百姓不用刑罰就心存敬畏，不用獎賞就會得到鼓勵，這是因為逐漸受到道德的熏陶，被君主的中正平和影響所致。

【原文】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①之孝。夷。齊②之廉。此寧畏法教③而為

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④。桀。紂^⑤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木長作土燥）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⑥生氣。四瀆^⑦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⑧大而少從多也。

【注釋】①曾閔：曾參和閔損。曾參（公元前五〇五年—公元前四三二年），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人。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以孝行著稱。閔損（公元前五三六年—公元前四八七年），名損，字子騫，春秋末期魯國（現魚台縣大閔村）人，孔子高徒，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回并稱，為七十二賢人之一。他為人所稱道，主要是他的孝，作為二十四孝子之一，孔子稱贊說：「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編撰的《二十四孝圖》，閔子騫排在第三。②夷、齊：指伯夷、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願登位，先後都逃到周國。周武王伐紂，二人叩馬諫阻。武王滅商後，他們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餓死於首陽山。③法教：法制教化。④比屋而封：謂上古之世教化遍及四海，家家都有德行，堪受旌表。⑤桀紂：夏桀和商紂的并稱。相傳都是暴君，故後用以泛指暴君。⑥丘阜：山丘；土山。⑦四瀆：長江、黃河、淮河、濟水的合稱。⑧象：效法，仿效。

【譯文】法令是拿來懲罰強暴凶惡的。所以說，曾參與閔子騫的孝順，伯夷與叔齊的廉潔，難道是因為畏懼法令、政教纔這樣做的嗎？從前，堯舜時期的人民，家家都有德行，可以挨戶受到封賞。桀紂時期的百姓，却因失去教化而家家無德，可以逐家受誅。爲什麼呢？這是教化不同的必然結果啊！所以靠近河邊的地方潮濕，靠近山丘的樹木高大，是同類互相關聯所影響的啊。高山生雲，丘陵生霧，長江、黃河、淮河和濟水四條大河向東流去，衆多河流沒有向西倒流的，這就是萬物中小的要效仿大的、少數要跟隨多數的緣故啊。

【原文】夫南面^①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②動作。不可以失法度^③。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④於朝。則農夫繕甲兵^⑤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⑥者。統之以理^⑦。未有上仁而下賊^⑧。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⑨。豈家令（令作至）人視之哉。亦取（取作先）之於身而已矣。

【注釋】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爲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②舉措：舉動，行爲。③法度：規範；規矩。④尚武：崇尚勇武。

或武事。⑤繕甲兵：謂整治武器裝備。⑥驕淫：驕縱放蕩。⑦理：法紀；法律。⑧賊：暴虐，狠毒。⑨移風易俗：轉移風氣，改變習俗。

【譯文】面南稱君的人，是百姓效仿的對象，舉動行爲，不可以失法度。所以在上位的（君王）教化在下位的（百姓），就像風吹草伏一樣。君王在朝廷崇尚武力，農民就會在田間整治武器裝備。所以君王治理百姓，民風奢侈了，就要提倡勤儉；民衆驕縱放蕩，就要提倡倫理道德的教化。没有上行仁義而下行暴虐的，没有上讓路而下爭路的。所以孔子說：移風易俗，難道是要一家家地去查看嗎？其實不過是要求君王以身作則罷了。

辨惑

【題解】本篇節錄自《辨惑》，說明如果多數人一齊誹謗或者稱讚，會使得人無法認識事情的真實狀況，并特別舉出「指鹿為馬」和「曾母投杼」兩個例子說明，提醒為君者要懂得明察。

【原文】衆口毀譽。浮石沉木。群邪相（相作所）抑。以直為曲。以白為黑。曲直之异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①心惑②者。衆邪誤之。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群臣。群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异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暗昧④之事乎。

【注釋】①繆：錯誤；乖誤。②惑：人不解。③不敢：謂沒膽量，沒勇氣。亦表示沒有膽量做某事。④暗昧：不公開。

【譯文】衆口一起毀謗或稱贊，能让石頭漂於水上、木頭沉於水下；群邪共同來貶

抑，能以直為曲，顛倒黑白。曲直形狀之不同、黑白顏色之差異的懸殊，這是天下人都一目了然的。然而查看的人眼能看錯，心能糊塗，是因為被群邪所迷惑。秦二世時，趙高駕著鹿車隨他出行。秦二世問：「丞相為什麼要駕鹿呢？」趙高回答說：「這是馬啊！」於是遍問群臣，群臣一半說是鹿，一半說是馬。在這個時候，秦二世不敢相信自己親眼所見，於是順從了奸臣所說。馬和鹿的形狀相差懸殊，這是誰都明白的，但是秦二世却不能分辨清楚孰是孰非，更何況那些本來就暗昧不明的事情呢！

【原文】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①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子母投杼②逾③垣④而去。夫流言之并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畢作安）。况凡人乎。

【注釋】①頃：頃刻；短時間。②杼：織機的梭子。③逾：越過；經過。④垣：矮牆。

【譯文】從前有個和曾子同名同姓的人殺了人，有人告訴曾子的母親說：「你兒子曾參殺了人。」曾母聽了仍然繼續紡織。不一會兒又有人來告訴她，曾母仍然繼續紡織。第三次又有人來告時，曾母扔下梭子翻牆逃走了。可見流言一併襲來，衆人一起說是

非，
賢德明智之人都難以自安，
更何況普通人呢？

資質

【題解】本篇節錄自《資質》，說明了不同的事物處在不同的環境，就會體現出不同的價值。意在啓迪君主主要善於發現人才，不能一味任用公卿子弟。

【原文】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①。榘梓^②豫章^③。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珍作宗）。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因斧斤^④之功。得舒^⑤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⑥。下則賜公卿。庶賤而（而作不）得以備器械^⑦。及其戾^⑧（戾作隘）於山陵^⑨之阻^⑩。隔^⑪於九派^⑫之間。仆^⑬於塊礫^⑭之津。頓^⑮於窈窕^⑯之溪^⑰。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⑱。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如道傍之枯楊^⑲。生於大都^⑳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製斷。規矩^㉑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㉒。小者治觴^㉓。彼則枯槁^㉔而遠弃。此則爲宗廟^㉕之瑚璉^㉖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注釋】①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通，流通；交換。才，通「材」。材資；本

能。②榿梓：榿，音便，二聲。梓，音紫。黃榿樹與梓樹。兩種大木。黃榿，質地堅密，為建築良材。梓，紫葳科，落葉喬木，葉子對生或三枚輪生，花黃白色，木質優良，輕軟，耐朽，供建築及製家具、樂器等用。③豫樟：木名。枕木與樟木的并稱。④斧斤：斧頭。⑤舒：伸；伸展；展開。⑥御物：帝王專用之物。⑦器械：工具，亦泛指用具。⑧戾：通「捩」，折斷。⑨山陵：山岳。⑩阻：險要；險要之地。⑪隔：阻隔；間隔。⑫九派：長江在湖北、江西一帶，分為很多支流，因以九派稱這一帶的長江。⑬仆：泛指倒下。⑭礫：同「磊」。⑮頓：毀壞；敗落。⑯窈窕：深遠貌；秘奧貌。⑰溪：深峭的山谷。⑱蹊：小路。亦泛指道路。⑲枯楊：凋枯的楊樹。⑳大都：泛稱都邑之大者。㉑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兩種工具。㉒樽：盛酒器。㉓觴：盛滿酒的杯。亦泛指酒器。㉔枯槁：草木枯萎。㉕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㉖瑚璉：瑚、璉皆宗廟禮器。

【譯文】資質美好的事物，要靠流通纔能顯示其尊貴；材質優良的事物，要通過顯揚纔能够被人認知。（為什麼這麼說呢？）黃榿木、梓木、枕木和樟木，是天下有名的木材。生長在深山之中、溪谷之側，長在那裏是樹中珍品，砍伐後可製成傳世之物。藉江河水運，可以運抵京城，因用斧頭等加工過，得以顯露出美麗的花紋和色彩；上可以製帝王御用之物，下可以賞賜給王公大臣，庶民百姓也可以用來製作成工具。而折斷在山陵之深處，受長江水系的阻隔，倒在塊石纍纍的山崖，枯槁在幽深的山谷。最寬的地方

不能行走舟車，狹窄處連步行的小路都不能通過。知道其價值的人無法見到，能見到的人不懂它的價值。這個時候，這些名貴木材尚且不如道旁枯死的楊樹，因為生長在大都城廣闊之地，名工巧匠取材很近，於是工匠們按其能用之材依式斷切，用規矩量度，好的用來修補朽壞，短的用來接續長的；大的用來作酒樽，小的用來作酒觴。名貴之木枯槁於邊遠之地，枯楊却成了宗廟裏祭祀的貴器，這就是得到流通和得不到流通的區別。人也是如此啊！

【原文】夫窮澤①之民。據犁接耜②之士。或懷不羈③之能。有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④通之者也。公卿⑤之子弟。貴戚⑥之黨友⑦。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⑧之處。輔⑨之者強。而飾⑩之衆也。

【注釋】①窮澤：僻遠的水鄉。比喻窮鄉僻壤。②據犁接耜：代指農業耕作。犁，耕地翻土的農具。③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拘限。④紹介：介紹。古代賓主之間傳話的人稱介。古禮，賓至，須介傳話，介不止一人，相繼傳辭，故稱紹介。引申為引進。⑤公卿：泛指高官。⑥貴戚：帝王的親族。⑦黨友：朋黨。⑧尊重：尊貴，顯要。⑨輔：輔助。⑩飾：表彰；獎飾。

【譯文】窮鄉僻壤的鄉民，操持著農具耕種的百姓，他們當中或許就有才行高遠之士，有著大禹、皋陶的美德，但是却沒有得到當朝的容留任用，是因為沒有人為之介紹、傳達。王公貴族們的子弟，皇親國戚們的朋黨，雖然沒有過人的才能，然而能身處在尊貴顯要之位，是因為輔助的人很顯貴、贊揚的人非常多的緣故。

至德

【題解】本篇節錄自《至德》，說明為君者要懷德，民衆纔會歸附，如果為君者一味任用刑罰，大興土木、與民爭利，國家就會危亂。

【原文】夫欲富國強威。闢地^①服遠^②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③。流榮華^④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⑤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⑥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注釋】①闢地：開闢疆域。②服遠：使遠方順服。③名烈：名聲業績。④榮華：榮耀；顯貴。⑤千乘：兵車千輛。古以一車四馬為一乘。⑥士衆：衆士兵。指部隊的普通戰鬥成員。

【譯文】凡是希望國家富裕、君威提高、開闢疆域、遠方歸順的，必須要得到民衆的擁護（然後纔能實現）；凡是希望建功立業、成就聲譽、名聲業績流傳後世、榮耀顯貴世代相傳的，必須要自己立身行道（然後纔能實現）。統帥著有千乘戰車的軍隊，掌控千百人民的命運，擁有山地水澤的富饒，主掌著士兵之威勢，但是功勞不承載於身，聲

名不顯揚於世，都是治理不善造成的啊。

【原文】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①者衆歸之。恃^②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③其側。畏之則去其城（城作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④。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⑤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混然^⑥無事。寂然^⑦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⑧若無吏。郵^⑨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鷄不夜鳴（鷄作鳥）。耆老^⑩甘味^⑪於堂。丁男^⑬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⑭。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牢作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注釋】①懷德：懷有德行。②恃：依賴；憑藉。③充：指聚居。④心煩：心緒煩亂。⑤迴邪：不正；邪僻。⑥混然：渾然一體，不見痕迹。⑦寂然：形容寂靜的狀態。⑧亭落：猶村落。⑨郵：驛站。古時設在沿途，供出巡的官員、傳送文書的小吏和旅客歇宿的館舍。馬傳曰置，步傳曰郵。⑩耆老：老年人。⑪甘味：美味。⑫堂：泛指房屋的正廳。⑬丁男：指已成年的兒子。⑭信誠：誠實不欺。

【譯文】天地萬物的規律告訴我們，懷有德行的人百姓歸順他，依仗刑罰的人百姓懼他；歸順他便會聚居在周圍，畏懼他便會逃離他的城邑。故設置刑罰不嫌輕，修德不嫌重；處罰不嫌輕，行賞不嫌多。如此一來，近處的人受德化而更加親厚，遠方的人受感化也會來前來歸順。刑罰太重會使人心緒煩亂，事情太多讓人身體疲憊。如果刑罰使人心煩了，即使刑罰再多也難以有所建樹。如果事情使人疲憊不堪，想盡一切辦法驅除邪僻也難以有所成就。所以君子治理政事，渾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無事好像無人辦公，村落安寧好似沒有人治理；驛站沒有夜間忙碌送公文的差役，鄉村沒有連夜徵召的徭役；夜晚狗不叫，鷄不鳴；年長者在家享受可口的食物，青壯男子在田間勞作；在朝為官者忠於君，在家為子者孝於親；（君主）雖無言而誠實不欺，不發怒而威信行於天下。這哪裏是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大牢酷刑，從早至晚急切地促逼而能得到的呢？

【原文】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①。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凌轍^②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群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③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④。三君殺於臣之手^⑤。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

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注釋】

①晉厲、齊莊、楚靈、宋襄：即晉厲公、齊莊公、楚靈王、宋襄公，皆戰國時好戰之君。

②凌爍：又作「凌轢」。干犯，欺壓。③金石：常用以比喻不朽。④宋襄死於泓之戰：宋襄公一意孤行，發兵攻鄭，與楚決戰於泓水，宋師敗績。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辭世，終其一生未能主霸諸侯，含恨而終。⑤三君殺於臣之手：晉厲公被欒書、中行偃兩族經過密謀，趁厲公出游於匠麗氏之際，發動政變，出兵逮捕厲公并下獄。於公元前五七三年殺厲公於獄中，以車一乘薄葬於舊都翼的東門之外。齊莊公因與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等人殺害。楚靈王在公元五二九年，被蔡公弃疾（靈王的弟弟，後為楚平王）等人趁靈王不在家，殺掉靈王的兒子太子祿和公子罷敵，立自己的另一個哥哥公子比為王；靈王逃亡，隨從相繼離去，最後吊死郊外。

【譯文】從前，晉厲公、齊莊公、楚靈公、宋襄公，憑借大國的權勢，依靠著百姓衆多的威風，四處出兵，欺壓諸侯，外驕橫敵國，內苛虐百姓。與鄰國結仇於外，與群臣結怨於內，還希望建立不朽的統治，延續後世永不斷絕，豈不是太難了嗎？所以宋襄公死於泓水之戰，其他三位君王都被臣下所殺。他們都是輕易用兵，耀武揚威，纔得到如此下場。因此《春秋》對此重點加以書寫，并且表示傷感和哀嘆。這三位君主都是因爲

增強威勢而失掉國家，加重刑罰而使自己蒙難，這是用前人的往事作為告誡，讓後人行事時以此為鑒啊。

【原文】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①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采之饒。刻桷丹楹②。眩曜③靡麗④。收民十二之稅⑤。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足作用之二字）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⑥。力疲於不急⑦。上困於用。下飢於食。於是為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⑧殺。魯國危也。故為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注釋】①築作：謂興修建造。②刻桷丹楹：指紅漆的柱子與刻有花紋的椽子。形容屋宇華麗精美。楹，柱。桷，椽，音掘。③眩曜：光彩奪目。④靡麗：精美華麗。⑤十二之稅：古代賦稅制度，十分稅一，稱「什一」。十二指百分之二十。⑥驕淫：驕縱放蕩。⑦不急：不切需要。⑧子般：魯莊公之子。莊公的夫人哀姜是齊國人，無子。莊公臨死前欲立庶子斑（或作般）為嗣君，莊公弟叔牙建議立長弟慶父，另一弟季友則支持立斑，季友以莊公之名逼叔牙飲毒酒自殺。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莊公病逝，季友立子斑為君，十月慶父殺子斑，立莊公另一庶子啓為魯君。

【譯文】魯莊公在一年之中，用了三個季節來進行興修土木的勞役，規定了山林湖澤的利稅，與老百姓爭奪耕種捕撈、打柴採摘的資源。其建築雕梁畫棟，華麗精美令人目眩。徵收百姓百分之二十的重稅，還不能滿足他奢淫的邪欲。修繕毫無用處的玩好，以使妃子們看了高興。國家的資財窮竭於驕奢淫逸之中，民力消耗在不急之務上面。國家困於財用，百姓衣食窘迫。於是被齊、衛、陳、宋諸國討伐，賢臣出逃，奸臣亂權，兒子子般被殺，魯國陷入危亡。所以想樹立威望而國家還沒有強盛，自己就走向滅亡；建立法令而國家還沒有清明，反而使自己受害，說的就是莊公這樣的人啊。

本行

【題解】本篇節錄自《本行》，指出治國要以道德仁義為根本，要重視農桑、杜絕奢侈之風，這些都是治國的根本之道。

【原文】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①。富於財而無義者刑^②。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③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④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⑤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⑥也。君子篤^⑦於義而薄於利。敏^⑧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⑨環佩。服名寶。藏珍怪。玉斗^⑩酌酒^⑪。金罍^⑫刻鏤^⑬。所以夸^⑭小人之目者也。高臺百仞^⑮。金城文畫^⑯。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⑰不御^⑱於上。則玩好之物棄於下。雕琢^⑲刻畫^⑳之類。不納^㉑於君。則淫伎^㉒曲巧^㉓絕於下。夫釋農桑^㉔

之事。入山海。采珠璣。捕豹翠。消筋力²⁵。散布帛²⁶。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²⁷之心。豈不謬哉。

【注釋】①絀：通「黜」。貶退；排斥；廢除。②刑：懲罰；處罰。③糟丘：積糟成丘。極言釀酒之多，沉湎之甚。④四海：猶言天下，全國各處。⑤謀：圖謀；算計。⑥圖：謀取。⑦篤：純一；專一。⑧敏：勤勉。⑨要：「腰」的古字。⑩斗：古代酒器名。⑪酌：斟酒。⑫金罍：罍，音雷。飾金的大型酒器。⑬刻鏤：雕刻。⑭誇：誇示，誇耀。⑮百仞：八尺為仞。百仞，形容極深或極高。⑯文畫：雕飾彩畫。⑰珠璣：珠寶，珠玉。⑱御：使用；應用。⑲雕琢：雕飾，裝飾。⑳刻畫：雕刻繪畫。㉑納：收藏；藏入。㉒淫伎：無益的技藝。指製造奢華物品的技藝。㉓曲巧：猶奇巧。㉔農桑：農耕與蠶桑。㉕筋力：猶體力。㉖布帛：古代一般以麻、葛之織品為布，絲織品為帛，因以「布帛」統稱供裁製衣着用品的材料。㉗淫侈：奢侈；浪費過度。

【譯文】治理國家以道德為上策，處身行事以仁義為根本。所以，對於地位尊貴但沒有德行的人要予以罷黜，對聚集財富而不講道義的人要進行懲處；對地位卑賤而講求道德者要使其尊貴，對貧窮而講求仁義者要使其富裕。酒池之廣可以划船，糟丘之高可以望遠，難道說是財力匱乏嗎？統理著四海的權力，主理九州的百姓，難道說是武力不足

嗎？然而，論功績不足以保全自身，論威勢不足以保全國家，不是貧弱的原因，實在是因為不能夠以道德來要求自己，不能夠以仁義來對待百姓的緣故。所以對財利明察而於治道糊塗的人，必定會成爲衆人圖謀的對象。敢於使用武力而缺少仁義的人，必定會成爲戰爭謀取的對象。君子篤行仁義而淡泊名利，做事敏捷而謹慎少言，所以傳出去的都是功德美名。所以孔子曾說：通過不道義的行爲而得到的榮華富貴，對我來說，如天上的浮雲一般沒有意義。懷揣璧玉，腰繫環佩，穿上名貴的衣服，收藏著奇珍異寶，玉斗斟酒，金杯刻花，這祇是一些在小人面前誇耀的東西。修築百仞的高臺，雕飾彩繪的城牆，是耗盡百姓勞力的事情。所以聖人住著低矮的宮室而高揚道德，穿著粗劣的衣服而勤行仁義，不做損德行以扮美容顏的事，不做虧道德而修飾自身的事。國家不動用民力來從事無用的功業，百姓的家中也不收藏無用的器物，借此可以節省百姓的勞役，減少百姓的賦稅。君上不喜用璧玉珠寶，下民就捨棄賞玩之物。君主不收藏精雕細琢的玩賞之物，那麼製作奇巧奢華之品的無益手藝也就不再流傳。如果放棄農桑之事，上山下海去搜羅珠寶，捕獵虎豹翠鳥，消損體力，耗散布帛，祇爲極力滿足耳目的喜好，快慰淫逸奢侈之心，這不是太荒繆了嗎？

明君

【題解】「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中，本篇題為「明君」，通行本則為「明誠」。指出為君為臣都要堅守道義，並說明行惡政會帶來災害，行善政則百姓喜悅。

【原文】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①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王舊作代。改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②。吉凶之符^③。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注釋】①周公：周公旦，姓姬，名旦，亦稱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被尊為儒學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聖人之一。②效：呈現。③符：徵兆。

【譯文】君王道德聖明，就可以招徠遠方的百姓。臣下篤行仁義，就可以建立大功。

爲什麼這麼說？過去商湯以方圓七十里的封地，升至帝王之位。周公建立三公官制，德行可比於五帝三王。是因爲口說善言、身行善道的原因。所以一個人安危的呈現，吉凶的徵兆，都出於自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都起於善行。日月運轉不變，堯舜之治大興，星辰轉移不變，桀紂之治滅亡。天道不曾更改，而是人所行之道有了變化啊。

【原文】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①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②之類。隨氣而生。虹霓③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生於野。

【注釋】①謬誤：錯誤；差錯。②螟蟲：螟。亦泛指食禾的害蟲。③虹霓：虹霓爲二氣不正之交，象徵淫奔、作亂。

【譯文】君主秉持天地的政事，掌握四海的綱紀，所以居身不可以失去法度，舉動不可以失去分寸。錯誤的言辭一旦出口，禍患就會殃及至萬里之外的百姓。何況將無罪之

人刑囚於獄、誅殺無辜於刑場！世道衰亂道德退失，不是自然界所造成的，而是治理國家人不善的行為導致的。腐敗的政治必然產生惡濁之氣，惡濁之氣形成後就會導致災異現象發生。螟蟲之類食莊稼的蟲子，是隨著惡氣而生的；虹霓之類的不正之相，因為惡政而現的。人間喪失治道，上天就會有變異的天相；惡政流布民間，螟蟲就會生於四野。

【原文】夫善道存乎心（心作身）。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①后稷。越裳^②奉貢而至。麟鳳白雉^③。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注釋】^①郊祀：郊謂大祀，祀為群祀。^②越裳：古南海國名。^③麟鳳白雉：麟鳳，麒麟和鳳凰。都是祥瑞之兆。白雉，白色羽毛的野鷄，古時以為瑞鳥。

【譯文】如果君王按照善道處身行事，距離再遠的百姓也會投奔而來。如果君王惡行顯明於身，關係再親近的臣子也會離開。周公躬身實行禮義，大祀后稷，感得越裳國進

奉朝貢而來，感召麒麟鳳凰白雉等祥瑞鳥獸在草澤中應現。殷紂王無道，他的哥哥微子與他斷絕親情離開而逃亡。行善者，百姓就會歡迎他；行惡者，子孫都會怨恨他。所以英明的人能招致遠方的人，邪惡的人連最親近的人都會離開。

思務

【題解】本篇節錄自《思務》，指出君子以道德仁義為根本，因此能够守持節操，成就功業。凡人因為貪求富貴，往往因為只看到利益而看不到危機，因此得到的福少，遭受的禍多。因此，治國要以推動聖賢教化為根本，真正由聖賢來治理國家，天下必定安定和諧。

【原文】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遠當作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①。聞見欲②衆。而采擇③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④於炫耀之色。耳不亂於阿諛⑤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⑥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⑦於富貴之榮。耳亂⑧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⑨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木隼李⑩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可利之可作一）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⑪蚩尤⑫之失而

思欽明^⑬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⑭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⑮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⑯。故善者必有所主（主作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⑰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注釋】

①合度：合於尺度、法度；適宜。②欲：想要，希望。③采擇：選取；採用。④淫：沉湎；沉浸。⑤阿諛：迎合諂媚。⑥王喬、赤松：王喬，相傳是蜀人，在邢臺爲柏人（今隆堯柏人城）縣令數年，後弃官在邢臺隆堯的宣務山修煉道術，得道後騎白鶴升天。赤松子，《列仙傳》謂：「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⑦放：放縱；放蕩。⑧亂：迷亂。⑨艾陵：古地名。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萊蕪東北。一說在今山東泰安東南。⑩木隲李：

雋，音俊。地名，古戰場。⑪承：接續。⑫蚩尤：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引《龍魚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⑬欽明：敬肅明察。⑭回賜：回指顏回。顏回，字子淵，春秋時期魯國人，他十四歲即拜孔子為師，此後終生師事之。在孔門諸弟子中，孔子對他稱贊最多，不僅贊其「好學」，而且還以「仁人」相許。賜指端木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⑮不法：不效法。⑯不詳：「詳」通「祥」。指不善之事或不善之人。⑰禍福：災殃與幸福。

【譯文】擅長變通的人不可用詐偽的方法來揭穿他，精通道術的人不可用怪异的方法來恐嚇他，言辭謹慎的人不可用語言來迷惑他，通達道義的人不可用利益來打動他。所以君子處事要多多思考而且要多聽，進退要遵循法度，舉止要符合規矩；見聞要廣泛，而采擇要嚴謹；學問要廣博，行為要敦厚；見到邪惡就能知道什麼是正直的，透過開花就知道果實會是什麼樣子；眼目不沉湎於光彩奪目的美色，耳聞不迷亂於阿諛奉迎的言語；以齊魯兩國的財富來引誘他，也不會動搖他的志向；用王喬赤松子仙人之長壽

來吸引他，也不會改變他的行為。然後纔能專精於道而來確定自己不變的道德操守，致力於一項事業而成就其功德。凡俗之人就不是這樣的，眼睛放逐於富貴榮華，耳聞迷亂於長生之道。所以拋棄其所擅長的而不用，而追求自己不能為的事情。結果不但沒有得到自己缺少的東西，反而還失去了自己現在所擁有的東西。這就是吳王夫差知道艾陵之戰可以取勝，而不知道木雋李之戰會被越王勾踐所滅的原因。所以有的事情看起來眼前能得到一點好處，却會讓人喪失更大的機會；看起來能夠給人一點福利，反而會給人帶來百般的禍害。聖人因為懂得變革而成就了功業，因異於前人的做法而得到太平。堯舜總結了蚩尤的過失，從而思考采用敬肅明察之道來治國，因此國家太平。君子見到外部的不良現象，就知道內裏導致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現今的君主却不是這樣，治理不采用五帝之法，却說現在的時代不能再用道德來治理了；為大臣的，不向后稷學習，却說現在的百姓不能用仁義來匡正了；做兒子的不學習曾參、閔損這些孝子從早到晚孝敬父母的行持，却說家人不和睦；求學的人不效法顏回、端木賜晝夜不懈的修學精神，却說聖賢之學在當今世道行不通，自人君到底庶民百姓，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不效法聖人之道、向賢者學習的。《易經》上說：用茅草建築居室，用竹篾編製家室，從窗戶窺看進去，寂靜得好像沒有人一樣。這裏說「無人」不是真的沒有人，是指看不到治理國家的聖賢人物。所以仁者在朝廷執政，就會感召仁者前來；義士在朝廷執政，就會感召義士

前來。所以墨子的門下多勇士，孔子的門下多道德之人，文王的朝中多賢良之臣，秦王的朝堂多不善之人。所以善者到來必有其原因，惡者到來也必有其緣由。善惡的事情不會憑空發生，禍福的報應不會隨便到來，都是人心之所向、志之所行的結果而已（心志向善就得福，心志向惡就得禍）。

賈子

【題解】《賈子》又名《新書》，是漢初名臣賈誼的政論著作。共十卷，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作十卷。《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列入儒家，所載篇數與現行本同。代表作是其中的《過秦論》上、中、下三篇，總結了秦代興亡的教訓，實則昭漢之過。《陳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論積貯疏》等是批評時政之作，提出用「衆諸侯而少其力」，要「驅民而歸之農」。「懲秦之失」。主張在政制上「去就有序，變化因時」，以達「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的目的（《過秦論》）。書中提出「民無不為本」「民無不為命」等觀念，做出「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大政上》）的論斷。劉思勰《文心雕龍·奏啓》稱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魏徵等編纂《群書治要》時，從《賈子》五十八篇中節錄了十三段。魏徵認為「任善人則國治，用惡人則國亂」，這與賈誼所說「吏賢而民治」「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的觀點是一脉相承的。《群書治要》節錄《賈子》一書時，每段雖無標題又未注明出處，但每段都渾然一體。

【作者簡介】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世稱賈太傅、賈長沙、賈生。漢族，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東）人。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十八歲即因能誦《詩經》《尚書》和撰著文章而聞名於河南郡，年輕時由河南郡守吳公推薦，二十一歲被文帝召為博士，是當時最年輕的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歲時，因力主改革而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後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後，賈誼深自歉疚，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憂鬱而死，年不足三十三歲。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賈誼的散文堪稱文采斐然。以長沙途中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謫居長沙三年作《鵬鳥賦》最著名。明人輯有《賈長沙集》，今人輯有《賈誼集》。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正如北宋王安石所說：「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賈誼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使漢武帝十分感念，為了紀念他，就提拔了他的兩個孫子為郡守。

連語

【題解】本篇節錄自《連語》，通過陶朱公斷案的故事，旨在勸導為君者不要施行刻薄之政，而要行寬厚之政。

【原文】梁嘗①有疑獄②。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③。以布衣④而富侔⑤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⑥民也。不知當⑦獄。雖然⑧。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⑨相如⑩也。其徑⑪相如也。其澤⑫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⑬。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⑭。墻薄⑮亟壞。繒薄⑯亟裂。器薄⑰亟毀。酒薄⑱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⑲者。殆⑳未有也。故有國畜㉑民施政教㉒者。臣竊㉓以為厚之而可耳。

【注釋】①嘗：副詞。曾經。②疑獄：疑難案件。③陶之朱叟：即陶朱公范蠡，春秋末期人。字少伯，越之上將軍。范蠡最初是楚國的一介平民，後來做了越王勾踐的大臣。他有建邦立業的宏才偉

略，在越王最落魄的時候來到越王身邊。他輔佐越王勵精圖治，雪會稽之耻，最後終成霸業。他知道越王可以共患難不可共歡樂，退隱纔能自保，於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不辭而別。首先他到了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但是齊國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請他當宰相。由於他退歸林下的決心已下，不久又辭官而去。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即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裏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出非凡的經商才能。在十九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又三次散盡家財。他仗義疏財，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史記》中載「纍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一生中財三聚三散，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④布衣：藉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故稱。⑤侔：音謀。齊等；相當。⑥鄙：淺陋；低賤。⑦當：判處。⑧雖然：即使如此。⑨色：顏色。⑩相如：相同；相類。⑪徑：直徑。⑫澤：光亮；潤澤。⑬去：趕走；打發走。⑭悅：悅服。⑮亟：疾速。與「緩慢」相對。⑯繒：古代絲織品的總稱。⑰薄：味淡。⑱曠日持久：耗費時日，拖延很久。⑲殆：副詞。尚。⑳畜：養育。㉑政教：政治與教化。㉒竊：自。多用作謙詞。

【譯文】梁國曾經有一件疑案，群臣中有一半人認為有罪，一半人認為無罪。梁王說：「定陶的朱公，他是一介平民却富可敵國，他一定有極高的智慧。」於是請來朱公并相問。朱公說：「臣乃是一個低賤的草民，不會判案。雖然如此，還是講件事給您

聽。臣家中有兩塊白玉璧，顏色是一樣的，直徑也是一樣的，連色澤光亮都是一樣的。但是它們的價值，一個值千金，一個值五百金。」梁王問：「大小色澤都一樣，爲什麼一個值千金，一個祇值五百金呢？」朱公回答：「從側面看，有一個比另一個要厚上一倍，所以價值千金。」梁王說：「說得好！」因此梁王判案，凡是判刑入獄罪證不足，有疑點的，就免去處罰。凡立功證據不足，行賞有疑的，仍然給予獎賞。梁國上下大爲悅服。「牆薄了就容易塌，絲帛薄了就容易撕裂，器物薄了就容易毀壞，酒味淡了就容易酸。刻薄而能夠曠日持久的，從來沒有過。所以國家要養活百姓、施行政教，臣自以爲祇要寬厚就可以了。」

問教

【題解】本篇節錄自《問教》，節錄了楚惠王、鄒穆公、宋康王三位君主的故事。前面兩位君主因有仁德而得福，而宋康王見到祥瑞而行不義之事，最終身滅國亡。旨在通過這三位君主的故事，說明為君者要以德為本。

【原文】楚惠王食寒菹^①而得蛭^②。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③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④譴^⑤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⑥（脆嘗原書作庖宰^⑥）監食^⑦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⑧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⑨。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⑩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王之後^⑪而蛭出。心腹之積^⑫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⑬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⑭心也。故以鄒之細^⑮。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⑯。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向方^⑰而道哭。琴瑟^⑱無音。期年^⑲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⑳之時。有雀生鷗^㉑於城之隈^㉒。使史^㉓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

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②4}。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②5}笞地。斬^{②6}社稷^{②7}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②8}。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注釋】

①寒菹：菹，音租。泛指腌漬的菜蔬。②蛭：環節動物。體略長而扁平，前後各有一個吸盤，生活在淡水或濕潤處，能吸人畜的血。③令尹：春秋戰國時楚國執政官名，相當於宰相。④念：思考，考慮。⑤譴：責問；譴責。⑥庖宰：厨工。⑦監食：監督食物的烹調。⑧避席：古人席地而坐，離席起立，以示敬意。⑨天道無親：謂天道公正，無偏無私。⑩奉：幫助。⑪後：指肛門。⑫積：指寒積、食積等病症。⑬親民：親近愛撫民衆。⑭投：合；投合。⑮細：微小。與大相對。⑯脅：逼迫，威嚇。⑰向方：此爲朝向正確方向。即朝向王所在之處。⑱琴瑟：樂器，琴和瑟。亦偏指琴瑟的一種。⑲期年：一年。⑳宋康王：或稱宋王偃，原名戴偃，宋剔成君之弟，史載戴偃儀表堂堂，「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鐵鈎」。剔成二十七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戴偃以武力取得宋國君主之位，宋剔成君逃至齊國。戴偃在第十一年時，自立爲王。史記稱「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敗魏軍，取二城，滅滕（山東省滕州市），有其地」，號稱「五千乘之勁宋」。到了公元前二八六年，宋國發生內亂，齊舉兵滅宋。宋王偃出亡，死在魏國的温邑（今河南省温縣）。㉑鷩：猛禽名。又名晨風。似鷓，羽色青黃，以鳩鴿燕雀爲食。㉒陬：隅；角落。㉓史：在王左右的史官，擔任祭

祀、星曆、卜筮、記事等職。^{②4}滕：西周分封的諸侯國名。在今山東省滕縣一帶。^{②5}射天：史傳某些暴君常用革囊盛血，懸而仰射，以示威武，與天爭衡。^{②6}斬：砍斷；砍。^{②7}社稷：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社，土神；稷，穀神。^{②8}駭：驚駭；震驚。

【譯文】楚惠王吃腌菜的時候發現了水蛭，於是就吞了下去，却因此患了腹疾無法進食。令尹入宮詢問說：「大王是怎麼得上這個病的呢？」惠王說：「我吃腌菜的時候發現水蛭了，考慮到光責怪而不治罪，會廢棄法律而且不能樹立威嚴；但如果責怪并且依法懲處，那麼廚工監食這些人依法都當處死，心中實在不忍。所以我怕人看到水蛭，就吞了下去。」令尹從席上站起再三叩拜，并且祝賀到：「臣聽說天道公正，祇輔助有德行的人。大王您有仁德，上天一定相助，此病不會傷害到您的。」當天晚上，惠王排泄出了水蛭，惠王的心腹之病便痊癒了。

鄒穆公很節儉，飲食從不講求多樣，衣著樸素不穿華服，對自己很刻薄對百姓却很豐厚。他親近賢明以安邦定國，愛護百姓如同自己孩子一樣。因此，臣下順從，就像手臂聽從心的指揮那樣默契。所以鄒國雖然很小，但魯衛這樣的大國不敢輕視，齊楚這樣的強國不能威脅。穆公去世，鄒國的百姓像失去了慈父一樣悲痛，鄒國的四邊鄰國，士民都朝向穆公所在的方向在沿路哭泣，民間連琴瑟之音都停止了，直到一年以後纔漸漸

開始。所以，愛護人民的人，人民也愛護他，給他人帶來福祉的人，也一定會增添自己的福分。

宋康王的時候，有一隻麻雀在城角生出了一隻類似鷄的晨風大鳥，康王就讓史官占卜吉凶，史官說：「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聽後大喜。於是他消滅滕國，攻打諸侯，奪取了淮北之地。於是他更加地自信，急於稱霸天下。不敬天地，仰射天鞭笞地以示其威武；不敬神明，將地神、穀神像從宗廟裏砍斷燒掉以示其霸道；咒罵年長的諫臣，做了一個無頭冠以示勇敢。國人極爲震驚。齊王聽說後前來討伐，百姓都逃散了，城中也無人防守，康王於是逃亡而死。所以，看到祥瑞之兆而不行祥瑞之事，祥瑞就會變成禍殃。

先醒

【題解】本篇節錄自《先醒》，節錄了楚莊王、宋昭公、虢君三位君主的故事。楚莊王居安思危因此被稱為明君，宋昭公事後反省最後成為賢君，虢君國家滅亡後仍不知悔悟，最終餓死。其蘊含的深刻道理，發人深省。

【原文】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①者為先生。②何也。對曰。此博號③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④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⑤惛⑥於得失⑦。不知治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⑧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⑨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⑩先寤⑪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⑫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⑬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

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⑭。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⑮出亡至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前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⑯。晝^⑰學道而昔^⑱講之。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謚^⑲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⑳君驕恣^㉑自伐^㉒。諂諛^㉓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㉔。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㉕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殿脯^㉖梁糗^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不以作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上所下有以字）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㉙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注釋】①知道：謂通曉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②先生：稱老師。③博號：泛稱。④先醒：猶先覺。⑤嘿然：「嘿」同「默」。不說話；不出聲。沉默無言的樣子。⑥昏：神志不清，迷迷糊糊。⑦得失：得與失。猶成敗。⑧慧然：清醒貌。⑨忙忙：急匆匆的樣子。⑩昭然：明白貌。⑪寤：醒悟；覺醒。⑫楚莊王（？—公元前五九一年）：又稱荆莊王，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寫作「臧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呂、侶。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應該稱為熊旅而不是芈旅），謚號莊。楚穆王之子，春秋時期楚國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⑬喟然：感嘆、嘆息貌。⑭賢佐：賢明的輔臣。⑮宋昭公：又稱宋後昭公（因史上有兩位昭公）。宋國第二十八任君主。本名子得，又名子特，宋景公之養子。宋景公無子，以公孫糾（宋元公之孫）之子繼之。昭公請墨子到宋國參政，拜為宋大夫，稱「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事」。楚在惠王、聲王時曾兩次包圍宋都，未能攻克。晚年任用戴歡為大宰，司城皇專政，二人互相殘殺。後司城子罕擊敗戴歡，又將昭公驅逐，出亡於鄙。後潛心改過，三年後復位，在位六十五年。⑯革心易行：謂改正錯誤思想，改變錯誤行為。⑰晝：白天；從日出至日落的時間。⑱昔：通「夕」。夜晚。⑲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迹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亦指按上述情況評定這種稱號。⑳號：音國，古國名。虢國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諸侯封國。㉑驕恣：驕傲放縱。㉒自伐：自誇；自誇其功。㉓諂諛：諂媚阿諛。㉔躅亂：躅，音喘，乖錯雜亂。㉕御：馭車馬的人。㉖股脯：即股脩。搗碎加以薑桂的乾肉。㉗梁糗：乾糧。㉘存：保全。㉙塊：成疙瘩或成團的東西。

【譯文】梁懷王問賈子：「人都稱謂通曉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人爲先生，這是什麼緣故呢？」回答說：「這是泛稱。上則君主可稱，中爲卿大夫可稱，下至平民百姓中的讀書人，都可稱。爲其正名，不應稱先生，應稱『先醒』，普通的君王未學治國大道，每日茫然，不明得失，神志不清，不明白治亂存亡的根本原因，急匆匆得像喝醉酒一般。而賢明的君主勤學好問孜孜不倦，好行於道而不疲厭，清醒得就好像早就明白了治國大道。所以還未達到大治，就知道如何達到。還沒有出現政局混亂，就知道致亂的根本原因所在。未安定時，知道如何安定。未危亡時，知道危亡的根本原因。所以能清楚地悟出國家存亡的原因，所以稱爲『先醒』，譬如大家都喝酒醉倒后他能獨自先醒來一樣。普通的君主有先覺醒的，有後覺醒的，有不覺醒的。過去楚莊王與晉人交戰，大獲全勝，歸來時路過申侯的封地，申侯準備了飯食供奉。到了正午，莊王還沒有進食。申侯前來請罪。莊王喟然長嘆說：『不是你的罪過，我聽說過：君如果是賢君，有賢師輔助可以稱王；君是中等才能的君主，有賢師輔助可以稱霸主；君如果是下等君王，而群臣都不如君主，就會滅亡。如今我是個下等的君王，而群臣都是沒有超過我的。我聽說，每個朝代都會有賢人。天下有賢人，而我偏偏得不到，像我這樣活在世上，還吃什麼飯啊。』所以說，莊王戰勝了大國，諸侯都因其有義而順從，他却因爲渴

盼有賢明來輔佐，到日中竟然忘記吃飯，可以稱得上是明君了。這是先覺悟到存亡之道，是先醒者。過去宋後昭公出逃，到邊境時，喟然而嘆說：『啊呀！我知道爲什麼會喪失國土了。自從我受命稱王以後，侍奉在我身邊的數百人，無不說君上聖明，朝堂內外都聽不到有人說我的錯誤，所以到了今天這一步，我今日之困是應該的。』從此洗心易行，白天學道晚上講學。兩年後，他的賢名遠近聞之。於是，宋人迎接昭公回國再把他奉爲國君，終於成爲一位賢良的君主，謚號『昭公』。像宋昭公這樣，已經亡國了，能覺悟到存亡的原因，這是後醒者。從前虢國的君王，驕橫放縱，自吹自擂。親近并加封諂媚阿諛的人，忠心勸諫的臣子被誅殺驅逐，政局一片混亂，國民不順服。晉國出師討伐，虢君出逃，走到澤中說：『我渴了想要喝水。』爲他駕車的人於是奉上清酒。又說：『我餓了想吃東西。』車夫又奉上碎肉脯和乾糧。虢君高興地問：『這是哪裏來的？』車夫說：『很早就儲備下了。』又問：『爲什麼要儲備這些呢？』回答說：『爲君上您出逃路上飢渴準備的。』虢君說：『你知道寡人會逃亡？』回答說：『知道。』繼續問到：『知道，爲什麼不勸諫提醒？』回答說：『君上您喜歡阿諛奉承，討厭聽實話。如果臣喜歡進諫提醒，恐怕早就死了。』虢君臉色大變，勃然而怒。車夫謝罪說：『臣說的言過其實了。』虢君問他：『我會逃亡，到底什麼原因？』車夫回答說：『您不知道啊，您之所以逃亡，是因爲您太賢明了。』虢君說：『賢明，是可以保全自己

的，現在却要逃亡，爲什麼？」回答說：『因爲天下的君王都不肖，就君王您一個人賢明，所以纔會逃亡。』虢君開心地笑著說：『唉！因爲賢德纔這麼苦啊。』於是步行逃到山中，又餓又累，枕著車夫的膝蓋睡著了。車夫用石頭代替自己的膝蓋離開了。虢君於是餓死山中，成了禽獸的食物。像虢君這樣，已經滅亡，尚且不能覺悟存亡原因的，稱之爲『不醒』。」

退讓

【題解】本篇節錄自《退讓》，本篇節錄了宋就以德報怨和楚王誇耀章華之臺兩個故事。宋就以德報怨和教人要心量廣大、以德報怨，自能因禍得福。楚王誇耀章華之臺則說明治理國家要崇尚節儉。

【原文】梁大夫有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①。劬力②而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③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④怒⑤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⑥梁亭之瓜。皆有華（華作死）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亭下有之梁為二字）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⑦。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注釋】①邊亭：邊地的亭。亭是秦漢時鄉以下的一種行政機構。②劬力：勤勞盡力。劬，音渠。③窳：音雨。懶惰。④令：官名。秦漢時大縣的行政長官。⑤怒：譴責。⑥搔：以指甲或他物輕刮。⑦歡：交

好，融洽。

【譯文】梁國的大夫宋就，是邊境上一個縣的縣令，與楚國交界。梁國和楚國的邊亭都種了瓜。梁國邊亭的守衛，勤勞盡力經常澆灌所種的瓜，於是瓜長得很好。楚國邊亭的守衛懶惰，很少澆灌他們的瓜，於是瓜長得不好。楚國的縣令訓斥邊亭的瓜照看得不好，楚國邊亭守衛於是怨恨梁國邊亭的瓜長得比自己這邊好，就在夜裏偷偷地去破壞梁亭所種的瓜，導致很多瓜都開裂枯死了。宋就便派人偷偷地去楚亭，晚上仔細地澆灌他們的瓜，於是楚亭的瓜一天比一天長得好。楚亭的長官覺得奇怪而察尋原因，發現原來竟然是梁國邊亭的守衛幫他們澆灌。楚王聽說後，對梁國的私下讓步感到心悅誠服，於是重金酬謝，並請求與梁王建立邦交。所以梁楚兩國的友好邦交，由宋就開始。俗話說：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說：「報怨以德。」就是指這樣的事。

【原文】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①之。故饗^②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襄國^③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蕘^④葺^⑤（蕘葺作茆茨）弗^⑥剪。采椽^⑦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⑧。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愧^⑨焉。

【注釋】①夸：炫耀。②饗：以隆重的禮儀宴請賓客。泛指宴請，以酒食犒勞、招待。③婁國：窮國。④蕘：音負。草名。⑤葦：用茅草覆蓋房屋。⑥弗：不。⑦采椽：櫟木或柞木椽子。言儉樸。⑧逸：放縱；淫荒。⑨愧：慚愧。

【譯文】翟王的使者訪楚，楚王想炫耀國力，於是在章華臺宴請使者。上臺的人要休息三次纔能登上。楚王說：「翟國也有這樣的高臺嗎？」使者對答：「没建！翟國是窮國，哪裏能見到這樣的高臺！翟王自己的宮室，堂高三尺。用茅草覆蓋屋頂都沒剪齊，用不好的木頭做椽子都沒刮皮。即使如此，翟王還認為建造宮室的工匠、百姓太辛苦了，居住在裏面的人太安逸了。所以翟國哪裏能見到這樣的高臺！」楚王聽後羞愧不已。

官人

【題解】本篇節錄自《官人》，說明為君者應該如何選才委官。分別說明師、友、大臣、左右、侍御和廝役的特徵，並指出任用不同的人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原文】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①。六曰廝役^②。智足以為原泉^③。行足以為表儀^④。問焉則應^⑤。求焉則得。入人之家^⑥。足以重^⑦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以為龔厲^⑧。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⑨。外相揚美^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歡^⑪。國有法則退^⑫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⑬托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⑭於鄉曲。道路談說^⑮。不忤於朝廷。執戟^⑯居前。能舉^⑰君之失過^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⑲。以死持之。愁悴^⑳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㉑。唯諛^㉒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㉓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霸。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而待。

【注釋】①侍御：侍奉君王的人。②廝役：舊稱幹雜事勞役的奴隸。後泛指受人驅使的奴僕。③源泉：源泉。④表儀：表率，儀範。⑤應：回答。⑥家：古指大夫統治的政治區域，即卿大夫或卿大夫的采地食邑。⑦重：高，高出其上。⑧磬厲：切磋研討。磬，音龍。⑨相：輔助。匡正：扶正；糾正。⑩揚美：稱揚優點。⑪歡：融洽；交好。⑫退：罷黜；貶退。⑬阿私：偏私，不公道。⑭忤：羞慚。⑮談說：談說議論；談論。⑯執戟：秦漢時的宮廷侍衛官。因值勤時手持戟，故名。⑰舉：提出；列舉。⑱失過：過失，過錯。⑲正諫：直言規勸。⑳愁悴：亦作「愁瘁」。憂傷憔悴。㉑偃僂：音魚呂，恭敬貌。㉒諛：和悅柔順貌。㉓睚眦：音牙自。睚，眼角。眦，泛指眼睛。

【譯文】君王選取人才封任官職分爲六等：一是師，二是友，三是大臣，四是左右，五是侍御，六是廝役。智慧高超如源泉無有竭盡，舉止行爲可以爲天下的表率，人有疑問沒有他不能回答的，向其求教沒有不讓人有所得的。他到一個卿大夫的封地，足以使這個封地名重諸侯；他到一個國家，足以使這個國家名重天下。這樣的人，稱之爲「師」。智慧足以和君主進行切磋研討，行事可以作爲君主的輔佐，懂得引薦賢人，敢於擯退不肖。在內能輔助君主匡正錯誤，於外能輔助君主發揚優點。這樣的人，稱之爲「友」。智慧足以謀劃國事，行爲足以爲百姓的表率，仁義足以讓上下和睦融洽。國家

的法令制度即使退位後也一樣遵行，君王有難則能以死相報。恪盡職守，君上不能以偏私相托。這樣的人，稱之為「大臣」。修養身心，端正行爲，無愧於鄉野之下。來往道路，談論時事，無愧於朝堂之上。在君王身邊做執戟官，能糾正君王的過失，以死進諫，沒有難色。這樣的人，稱之為「左右」。不貪財好色，侍奉君王沒有貳心，君王有過失時，雖然不能直言規勸，以死進諫，但因君主不聽從規勸而憂傷憔悴、面帶愁容。這樣的人，稱之為「侍御」。屈顏卑膝，和悅柔順地唯命是從，唯聽從君王的言語，以觀察君王的臉色侍奉君王。這樣的人，稱之為「廝役」。與「師」共同治國的君主可以稱帝，與「友」共同治國的君主可以稱王，與「大臣」共同治國的君主可以稱霸，與「左右」共同治國的君主可以強國。與「侍御」共同治國的君主，存亡沒有定數。與「廝役」共同治國的君主，滅亡指日可待。

大政

【題解】本篇節錄自《大政》，重點說明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體現了作者濃厚的民本思想。同時指出順道則得福，背道則得禍的道理，並說明國家治亂之根本在於君主，君明則吏賢，吏賢而民治。

【原文】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政下有也字）。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①侮^②。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必禍之本作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

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注釋】

①威：尊嚴；威嚴。指表現出的使人敬畏的氣勢、態度。②侮：輕慢，輕賤。

【譯文】我聽說，治理國家，無不是以民為根本：國以民為本，君以民為本，官吏以民為本。因為國家是安還是危取決於人民，君王是威嚴還是輕賤取決於人民，官吏是尊貴還是卑賤取決於人民。這就是說，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人民是一切的命脈所在。國家以人民為命脈，君主以人民為命脈，官吏以人民為命脈。因為國家由人民來決定存亡，君主由人民來決定是昏君還是明君，官吏由人民來決定是賢良還是不肖。這就是說，人民是一切的命脈。人民是一切功績的創造者：國家以人民為功，君主以人民為功，官吏以人民為功。國家由人民來決定興旺或衰敗，君王由人民來決定是強國之君還是弱小之君，官吏由人民來決定是有德能還是無德能。這就是所謂無不以人民為功績。所以人民，雖最低賤却不可以怠慢，最愚昧却不可以欺騙。因此，從古至今，凡與人民敵對的，或快或慢，人民必定會得到勝利。道是福的根本，祥瑞是福報的榮顯。不行道義，一定是受禍殃的根源。不吉祥，一定是喪失福祿的表現。行為不依循正道，言語不

講求仁義。所以商紂自稱天子，夏桀自稱大王，他們滅亡之後，人民還在咒罵。由此看來，有職位不足以值得讓人尊貴，名號不足以讓人榮耀。所以君子的尊貴，是士民都尊重他，所以是尊貴。君子的富有，是士民都愛敬他，所以是富有。因為君子的尊貴，在於給予人民以福祉，所以士民尊重他。因為君子的富有，在於給予人民以財富，所以士民愛敬他。

【原文】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①。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②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注釋】①嗚呼：嘆詞。表示贊美或慨嘆。②率：指作為表率。

【譯文】君主能够行善，那麼官吏就必定能够行善；官吏能够行善，則百姓一定能够行善。所以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官吏之不善，是君主的過失。啊！對此要警惕而又

警惕啊！君主先行道德做士民的表率，然後士民就會依照道德行事；君主先行仁義做士民的表率，然後士民就會按照仁義行事；君主先行忠誠做士民的表率，然後士民就會忠誠於他；君主先行誠信做士民的表率，然後士民就會講求誠信。所以做君主的，他發出的號令如同響聲，士民的效仿就如同回聲。士民的種種行為都跟從君主，就像影子追隨身體一樣。

【原文】渚澤^①有枯水^②。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③。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為治。武王以紂之北^④卒為強。

【注釋】①渚澤：洲中積水的窪地。②枯水：河流處於最低水位時之稱。③選士：泛指選拔人才。④北：敗；敗逃。

【譯文】世上有乾涸枯水的沼澤，但沒有缺乏賢才的國家。所以祇有不能求得賢才的

君王，而沒有不可求得的賢才。所以祇有不能治理好人民的官吏，而不會有治理不好的人民。祇要君上聖明，然後官吏就會賢良，官吏賢良進而人民就能治理好了。所以見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就知道這個國家的君王是怎樣的了。因此，君王的功績體現在選賢任能上，官吏的功績體現在治理人民上。治國理政，有政令的變更而不會有國土的更換，有官吏的變更而不會有人民的更換。（所以，祇要得到賢才的輔助）國家就能得到安定，人民也就治理好了。所以商湯得到夏桀時的亂民却能治理成良民，武王得到商紂的敗兵却能治理成強兵。

修政

【題解】本篇節錄自《修政》，分別通過周武王、周成王和鬻子的兩段對話來說明爲政之道，周武王和鬻子的對話說明君主主要施行「三文之政」，周成王和鬻子則說明了如何使民富且壽的道理。

【原文】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②與嚴^③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④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⑤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⑥斷治^⑦。刑^⑧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⑨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⑩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⑪。使民富且壽云。若夫^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平。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

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⑬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⑭。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財作順）。刑罰廢矣。而民無夭^⑮竭^⑯（夭竭作大過）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⑰。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⑱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⑲。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注釋】①鬻：鬻熊，姓半，名熊。是祝融氏的後代，是陸終第六個兒子季連的後裔。鬻熊九十年歲拜見文王，文王把他當作老師。到了武王，成王都把他當作老師。楚人以鬻熊爲始祖。②和：不剛不柔之稱；適中；恰到好處。③嚴：嚴格。④不若：不如；比不上。⑤發政：發布政令；施行政治措施。⑥聽獄：聽理訟獄。⑦斷治：判決處治。⑧刑：懲罰；處罰。⑨陳：施展；施用。⑩受命：猶受教。⑪上位：特指君位，帝位。⑫若夫：至於。用於句首或段落的開始，表示另提一事。⑬積：長久。⑭力：勞役；僕役。⑮夭：短命；早死。⑯竭：亡；失去。⑰厲疾：疫。⑱興：推舉；起用。⑲用：執政；當權。

【譯文】周武王問鬻熊說：「寡人想要守衛就必定能够守得住，進攻就一定能够攻

取，作戰一定能够勝利，我應該怎麼實現呢？」鬻子說：「進攻、守衛、戰勝，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的，用平和或猛厲的方法都能實現。比如說，用平和的方法也可以守，用猛厲的方法也可以守，但是用猛厲比不上用平和守得牢固。用平和的方法可以進攻，用猛厲的方法也可以進攻，但猛厲之得比不上平和之得穩當。平和可以作戰，猛厲也可以作戰，但猛厲之勝比不上平和之勝。所以祇有采用平和之道最為合宜。所以諸侯發布施行政令時，為政平和對人，稱之為『文政』。諸侯迎接賢士，而令官吏恭敬禮遇對人，稱之為『文禮』。諸侯聽理訟獄判決處治，量刑仁慈對人，稱之為『文誅』。把这『三文』貫穿在為政、治國、行事的過程中，以此來守衛而沒有保住，進攻而沒有攻取，作戰而沒有獲勝的，從古至今，從來沒聽說過。現在，君王您想保衛就能守住，進攻就能攻取，作戰就能取勝，祇有依此而行纔能實現。」武王說：「您讓我受教了。」

周成王說：「寡人聽說，聖人居王位，可以使人民富足而且長壽。富足是可以做得到的，至於壽祿難道不是上天決定的嗎？」鬻子回答說：「聖人居王位，因此天下沒有戰爭，百姓不會私相拼殺，則百姓都免於一死，而得到一次生機。君王積蓄道義，而官吏積蓄德行，百姓就能積蓄民力，所以婦女能織布做衣，男人能耕田種糧，因此百姓沒有受凍餓死。這是百姓免去兩死，而得兩次生機了。君王積累仁義，而官吏積累仁愛，則百姓積累財物，刑罰就可以廢棄不用了，所以百姓沒有因此受刑早死亡故的，是百姓

免去三死，而得到三次生機了。使百姓富有時，用物也尚節儉，所以百姓沒有災疫，這是百姓免於四死，而得四次生機了。推薦賢良而禁絕邪惡，賢人必能當權，不肖之人不能作亂，則百姓就得以保全性命了。所以說能够富足且有壽祿，都是聖王的治功。」成王說：「您讓我受教了。」

殷湯流放夏桀，武王誅殺紂王，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為人臣而流放自己的君王，作為人臣而誅殺自己的君主，這是天下最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商湯和周武王之所以能够長久地擁有天下，是因為他們為天下興利除害，并繼之以仁義之道。所以他們的聲名能在全天下稱揚，并且永久地流傳於後世。因此後世的人隱諱他們的罪責而贊揚他們的美德，確定他們的功勳業績，并且使之傳揚久遠。所以天下都稱頌他們是聖明的君主，他們的治理是最好的治理，其治國之道是最適當的。

立後義

【題解】本篇節錄自《立後義》，指出商湯和武王以臣弑君，以下犯上，是至逆之爲，但是他們能够擁有天下，在於他們爲天下除害，施行仁義，因此能够名滿天下。從而說明爲君者要實施仁義，如果違背道德仁義，就會自取滅亡。

【原文】殷湯放①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②。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無以其後世之五字）隱③其惡。而揚其德美。立④其功烈⑤。而傳於久遠⑥。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注釋】①放：驅逐；流放。②開利除害：猶言興利除弊。③隱：隱諱；隱瞞。④立：流傳。⑤功烈：一作「功列」。功勳業績。⑥久遠：長久；長遠。

【譯文】殷湯流放夏桀，武王誅殺紂王，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爲人臣而流放自己的

君王，作為人臣而誅殺自己的君主，這是天下最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商湯和周武王之所以能夠長久地擁有天下，是因為他們為天下興利除害，並繼之以仁義之道。所以他們的聲名能在全天下稱揚，並且永久地流傳於後世。因此後世的人隱諱他們的罪責而贊揚他們的美德，確定他們的功勳業績，並且使之傳揚久遠。所以天下都稱頌他們是聖明的君主，他們的治理是最好的治理，其治國之道是最適當的。

群書治要卷四十一

淮南子

【題解】《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劉安子》，是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李尚、蘇飛、伍被、左吳、田由等八人，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集體撰寫的一部著作。西漢劉向校定時名之「淮南」。

東漢高誘曾作《淮南子注》，其在《淮南子序》中稱：劉安與諸士「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然其大較，歸之於道」。又言：「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

較之《呂氏春秋》，《淮南子》一書雖不够簡練，但文辭繁富，氣魄宏大，集哲學、政治學、史學、倫理學、科學、經濟學、軍事學等於一體，顯示出漢代崇尚雄渾博大的文化特色。全書共二十一篇，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獻。

《淮南子》以道家自然天道觀爲主，認爲宇宙萬物都爲「道」所派生。政治上主張「無爲而治」，并對「無爲」做了新的解釋，強調因勢利導，主動作爲。認爲治國之本

在民，「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指出本無固定的古制，倡導實事求是，表現了進步的社會歷史觀。書中也糅合了先秦儒、法、名、陰陽等家思想，《漢書·藝文志》列入雜家著作。

唐劉知幾在《史通·自叙》中評價：「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以為「《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欽佩其體系的博大。

魏徵等編撰《群書治要》，於《淮南子》二十一篇中摘選十一篇的部分段落，包括原注釋，計七千七百餘字。多收錄君主治國平天下的內容，不涉自然科學。選文言簡意賅，博洽精嚴，頗具說服力。

【作者簡介】劉安（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沛郡豐（今江蘇豐縣）人。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長子。初封阜陵侯，後襲父封為淮南王。他是西漢知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雖身處富貴，却好文樂學，親近賢士。《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稱：「淮南王劉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曾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集體編寫《鴻烈》一書（後稱《淮南鴻烈》《淮南子》）。

劉安的父親劉長本為漢文帝的弟弟，受封為淮南王，因密謀反叛，被廢爵流放，在流放途中自殺。劉安對此懷有怨心，一直積蓄力量，準備在政治形勢有利之時有所作為。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漢武帝以劉安「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劉安被迫自殺。淮南國被廢除，漢武帝在這裏設立了九江郡。

原道

【題解】「原道」，東漢高誘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本篇全面闡述了「道」的本質特點。「道」是萬事萬物的總根源，它自然化生萬物。「道」無所不在，它在空間上包容一切，在時間上無窮無盡。「道」無所不能，它「稟受無形」，是一切生命運動的原動力。君王明瞭道為根本，方能總攬萬物；效法道之自然，方能統御萬物。

【原文】夫道者。覆^①天地而和^②陰陽。節^③四時而調五行^④。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⑤也。居前而衆不害^⑥也。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⑦道者。逸而不窮^⑧。任數^⑨者。勞而無功。夫峭^⑩法刻誅^⑪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捶箠^⑫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⑬之明。察鍼末^⑭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⑮之聰^⑯。合八風^⑰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⑱。因^⑲天地之自然。則六合^⑳不足均^㉑也。

【注釋】①覆：被，被覆。②和：調和。③節：調節。④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國古代稱構成各種物質的五種元素，古人常以此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⑤重：累。⑥害：妨礙。⑦體：效法。⑧逸而不窮：安樂而順達。逸，安樂。窮，阻塞不通。⑨任數：依靠權術。任，依據。數，權術。⑩峭：一作「峻」，嚴酷、嚴厲。⑪刻誅：嚴酷的刑罰。誅，懲罰、責罰。⑫捶箠：鞭杖。捶，鞭子、棍杖。⑬離朱：人名，古之明目者。⑭鍼末：針尖。鍼，同「針」，縫紉或縫合用的工具。⑮師曠：中國春秋時期晉國的樂師，善於辨音。名曠，字子野。⑯聰：聽覺靈敏。⑰八風：指八音。⑱數：規律。⑲因：順，順應。⑳六合：天地四方。㉑均：治之使平，平治。

【譯文】道，覆被天地，調和陰陽，使四時有序、五行相配。所以，凡得道之人，居於上位而百姓不會感到有壓力，處於人前而衆人不會感到有妨害，天下的人都歸附他，奸邪小人都害怕他。因為他不與萬物相爭，所以沒有誰能夠和他相爭。依道行事者安逸而順達，憑依權術者辛勞而無功。嚴厲的刑法、苛刻的誅罰，不是成就霸業的手段；快鞭驅馬，不是到達遠方的駕馭辦法。離朱的眼睛明亮，能看到百步之外的針尖，却看不見深淵中的魚；師曠的聽覺靈敏，能分辨出八音的音調，却不能聽到十里外的聲音。所以，憑一個人的能力，不足以治好三畝見方的家業；遵循道的規律，順應天地自然之性，則天地四方還不够他治理。

本經

【題解】「本經」指根本性的、永遠起決定作用的治國平天下的原則。東漢高誘注曰：「本，始也。經，常也。天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本篇闡明祇有實行道治方能實現天下長治久安。文中以遠古時期清淨無爲之治的美妙功效同五帝三王的仁義之治、末世暴君昏王的亂世胡爲作了層次鮮明的對照，有力地論證了以上主旨。并提出要想實現禮樂治國，必須先從根本上恢復淳厚之風、節儉之德。

【原文】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①則禽獸跳^②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③矣。故鐘鼓管簫^④。所以飾^⑤喜也。衰經^⑥苴杖^⑦。苴。麻。所以飾哀也。金鼓^⑧鈇鉞^⑨。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⑩。乃爲之文^⑪。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⑫。衣食有餘。家足人給^⑬。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舊無和字。補之）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⑭之。末世之政。田漁^⑮重稅。關市^⑯急徵^⑰。民力竭^⑱於徭役^⑲。財用殫^⑳於會賦^㉑。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㉒。以給上求^㉓。猶不能贍其用^㉔。愚夫蠢婦。皆有流連^㉕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

琴瑟。則失樂之本矣。

【注釋】①節：動詞，符合節拍。②禽獸跳：像禽獸一樣地跳躍。跳，跳躍。③釋憾：謂藉事報復以解恨。釋，解。憾，恨。④鐘鼓管簫：古代禮樂器。⑤飾：表現，顯示。⑥衰經：音催碟。衰和經，是古代喪服的主要部分。古人喪服胸前當心處綴有長六寸、廣四寸的麻布，名衰，因名此衣為衰。圍在頭上的散麻繩為首經，纏在腰間的為腰經。⑦苴杖：苴，音居。古代居父喪時孝子所用的竹杖。《禮記·喪服小記》：「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禮記·問喪》：「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⑧金鼓：金與鼓，都是古代指揮戰爭的用具。鼓是用來鼓舞士氣，指揮軍隊前進的訊號。《管子·三官》：「鼓，所以往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金，是金屬的樂器，就是古代的鐘。鳴金的作用，是指揮軍隊堅守、退却、免戰。《管子·三官》：「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⑨鈇鉞：音「夫越」，斫刀和大斧。腰斬、砍頭的刑具。⑩質：性質，本質。⑪文：指禮樂制度。⑫輯睦：和睦。⑬給：供給，供養。⑭和節：猶調節。⑮田漁：動詞。耕田和捕魚。⑯關市：位於交通要道的市集。⑰徵：指徵收賦稅。⑱竭：窮盡。⑲徭役：古代官方規定的平民（主要是農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時期內或特殊情況下所承擔的一定數量的無償社會勞動。一般有力役、軍役和雜役。歷代以來，繁多而苛嚴。⑳殫：盡，竭盡。㉑會賦：計人口數，責其稅斂。會，總計。㉒贅妻鬻子：典妻賣子。贅，抵押、典質。鬻，音域，賣。㉓上求：君王的索求。

上，君主。②④瞻其用：滿足需用。瞻，滿足。②⑤流連：流離轉徙。

【譯文】大凡人性，總是心情平和、欲望滿足就快樂（快樂了就會歌舞），歌舞符合節拍就會像鳥獸一樣蹦跳；心裏憂愁或親友離世就傷悲；受到侵犯就發怒，發怒就會藉機報復。所以，鐘鼓管簫之類的樂器，用來修飾喜悅之情；喪服孝杖，藉以表現悲哀之情；金鼓刀斧，用來發泄憤怒之情。一定是因為有這樣的內在情感，纔制定相應的禮樂制度。從前聖人居於上位，上下同心，君臣和睦，百姓衣食有餘，家用豐足，人人都有衣食供給，父親慈愛，子女孝順，兄長溫良，弟弟恭順，天下安定融洽，人人隨心如願。所以聖人爲其制禮作樂，使人們和樂而又有節制。衰世的政治情況則是：農民和漁夫需要交納苛重的賦稅，（官吏）在位於交通要道的市集急迫地徵斂賦稅；民力被徭役耗盡，百姓的財用被賦稅耗盡；居家的人無飯吃，外出者無乾糧；老人得不到贍養，死者沒有人安葬；抵押妻子，賣掉子女，來供給官府的索求，却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像這樣）即便是愚夫蠢婦也會生出流離轉徙之意、淒涼悲愴之情，此時纔開始爲他們撞大鐘、擊響鼓、吹竽笙、彈琴瑟，就失去了製作樂曲的本意了。

【原文】古者上求薄①而民用給②。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

各致其愛^③。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④。非強引^⑤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⑥不甘。思慕^⑦之心未能弛^⑧。晚世風流俗敗^⑨。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⑩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經^⑪。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⑫。千里爲畿。諸侯一同^⑬。百里爲同也。各守其分地^⑭。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⑮。卜^⑯其子孫以代之。天子不滅^⑰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⑱也。（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自古之政也）晚世^⑲務廣^⑳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㉑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㉒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㉓。徙^㉔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駭^㉕滿野。以贍^㉖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主^㉗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㉘也。非所以爲淫^㉙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㉚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注釋】①上求薄：秉政者的需求少。求，需求。②給：豐足，充裕。③各致其愛：各自奉獻自己深厚真摯的感情。致，奉獻、獻納。④三年之喪：父母死，子服喪三年。⑤強引：強行。⑥旨：味

美，美味。⑦思慕：懷念，追慕。⑧弛：減弱。⑨風流俗敗：風尚習俗敗壞。流，放縱、無節制。敗，壞。⑩怨尤：埋怨責怪。⑪被衰戴經：身穿喪服戴孝帶。被，通「披」，動詞，披在身上或穿在身上。衰，通「縗」，古代喪服的一種。戴經，戴孝。⑫畿：古代王都所領轄的千里地面。⑬同：古稱土地面積方百里為「同」。⑭分地：分封的土地。⑮易其黨：更換君侯的朋黨。易，改變、更改。⑯卜：選擇。⑰滅：除盡，使不存在。⑱正：準則。⑲晚世：近世。⑳廣：擴大。㉑不辜：無罪。㉒繫：拘囚。㉓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㉔徙：奪取，搬走。㉕暴骸：暴露尸骸。㉖贍：滿足。㉗主：根本。㉘致和：使人獲得和諧心性。致，獲得。和，和諧。㉙淫：邪惡，奸邪。㉚容：禮儀，法度。

【譯文】古時候，在上位者需求少（賦稅輕）而百姓財用充足；君主布施恩德，臣民盡心效忠；父親行其慈愛，子女盡其孝道，各自都奉獻愛心，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遺憾和怨恨。人子為父母服喪三年，并非（法令）強制使其做到，是因為（他在這期間）聽到音樂也感受不到快樂，吃著美食也不覺得香甜，懷念逝去的父母之情未減弱。近世之時，風尚習俗敗壞，人們的嗜好和欲望增多，禮義被廢棄懈怠，君臣間相互欺騙，父子間相互懷疑。怨恨充滿心胸，痛思父母之心已失。人子雖然披麻戴孝，却在那裏嬉戲歡笑，雖然也做到了服喪三年，但却失去了服喪的根本意義。古代天子有方圓千

里的國土（方圓千里的土地爲一畿），諸侯有方圓百里的封地（方圓百里的土地爲一同）。他們各守本分，不得相互侵犯。出現不行仁義的君王、諸侯，殘害百姓，敗壞政治，違反禁令，便發兵征討他。殺掉作亂的君主，更換他的朋黨，選擇他子孫中賢能的人來取代他。天子不除盡同祖之人，諸侯不奪取其封地，這是自古以來的準則。近世以來，諸侯致力於擴大領土，兼并不休，發動不義之師，攻打無罪之國，殘殺無罪的百姓，滅絕前代聖人的後嗣，大國發動進攻，小國死守城池，趕走他人的牛馬，拘囚別人的子女，毀掉他國的宗廟，拿走人家的國寶，血流千里，尸橫遍野，以滿足貪婪君主的欲望。這不是建立軍隊的根本目的。原本軍隊是用以討伐暴亂的，不是用來製造暴亂的；音樂是用來陶冶和樂心性的，不是用來助長淫縱享樂的；喪制是用來充分表達哀悼之情的，不是用它（裝模作樣）表現虛情假意的。所以，侍奉父母有定則，而以真心敬愛爲要務；進入朝堂有禮儀，而以敬而無失爲上；居喪有禮節，而以表達發自內心的哀悼之情爲主；用兵有策略，而以正義爲根本。根本確立以後，道義纔能順暢施行；根本受到破壞，道義就會廢棄。

主術

【題解】「主術」，指君主統御臣下的權術。東漢高誘注曰：「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本段全面論述了君主治國的方針、策略和方法，認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君王應該拋開私心，樹立公心，讓百官有條不紊并且如同輻條湊聚在車輪上一樣圍繞在君王身邊，各盡其職，人人都能建功立業。而立法的目的制約天下所有人去邪守正，淨化精神，從而達到天下太平無事。同時君主要以「道」「德」為標準加強自身的修養，身教重於言教，事事做出表率。

【原文】人主之術①。處無為②之事。行不言之教③。清靜④而不動。壹動⑤（壹動作壹度）而不搖⑥。因循⑦而任⑧下。責成⑨而不勞⑩。是故心知規⑪。而師傅⑫喻道⑬。口能言。而行人⑭稱辭。足能行。而相者⑮前導。耳能聽。而執政（政作正）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⑯。言成文章⑰。而行為儀表⑱於天下。進退應時⑲。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事由⑳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⑳。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纁㉑充耳。所以揜㉒聰。黈纁。所以

塞耳。天子外屏^{②④}。所以自障^{②⑤}也。故所理^{②⑥}者遠。則所在者^{②⑦}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②⑧}。目妄視則淫。耳妄聞（聞作聽）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②⑨}。暗主則不然。信所愛習^{③⑩}親近者。雖邪枉不正^{③⑪}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③⑫}。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③⑬}海內。存^{③⑭}萬方^{③⑮}。是猶塞耳而聽清濁^{③⑯}。掩目而視青黃^{③⑰}也。其離聰明亦遠矣。

【注釋】①人主之術：君主治理天下的策略。術，治術。②無為：道家主張清靜虛無，順應自然，稱為「無為」。③不言之教：遵循自然法則，作為行事的準則。《論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④清靜：不煩擾。多指為政清簡，無為而治。⑤壹動：應作「壹度」。統一法度。壹，統一。⑥不搖：不輕易變更。搖，動搖。⑦因循：承襲。⑧任：任用。⑨責成：指令臣下負責完成任務。⑩不勞：不親自操勞。高誘注：「成辦而不自勞。」⑪規：謀計，韜略。高誘注：「規，謀也。」⑫師傅：太師、太傅或少師、少傅的合稱。⑬喻道：告之以正道。喻，告知。⑭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等事，猶今之外交官。⑮相者：襄贊禮儀之官。相，贊禮者。⑯過事：錯誤之事。⑰文章：禮樂制度。⑱儀表：準則，楷模。⑲應時：適應形勢的變化。⑳由：從，聽從。㉑冕而前旒：皇冠

前垂挂著玉珠。冕，帝王的帽子。用絲綫穿玉珠挂在冕的前後叫旒。②2 旒纒：旒，音頭（三聲），黃色。纒，音礦，絲綿。古代帝王冠冕兩側懸垂到耳部的黃色絲綿球叫旒纒，用它們塞耳，表示耳不妄聽。②3 揜：掩蓋。②4 屏：照壁。對著門的小牆。②5 自障：以屏攔隔自己，表示遠離奸佞小人。②6 理：治理。②7 所在者：帝王居處活動的範圍。②8 小：有簡要之意。亦即以簡馭繁、以少制多。②9 不責其辯：不求其巧言善辯。責，責令。③0 愛習：親近熟習。③1 邪枉：邪曲，不合正道。③2 窮之以辭：謂以言辭窮詰之，使其理屈辭窮。③3 炤：同照，照耀。③4 存：撫恤。③5 萬方：引申指天下各地、全國各地。③6 清濁：音樂的清音與濁音。③7 青黃：泛指色彩。

【譯文】君主治理天下的策略，應該是實行無為之治，以遵循自然法則來施行教化；身心清靜而不輕舉妄動，統一法度而不隨意變更；遵循舊制，任用臣下，責令百官各成其事而不親自勞作。因此，自己心裏雖懷有韜略，却還要輔政大臣來告以正道；口雖能言善辯，却還要外交使臣去陳說辭令；雙腳雖能行走，却要讓負責禮儀的儂相在前面引導；耳雖善於聽政，却讓執政大臣規勸指正。因此考慮問題就不會失策，謀劃大計就不會出錯；言談皆成爲禮樂法度，行爲成爲天下人效法的準則；一進一退都合乎時宜，一舉一動都遵循客觀規律；不因爲美醜而產生喜好和憎惡之情，不因獎賞和處罰而表現喜怒；萬事萬物都是順其自然，而不獨出於個人意見。所以古代的君主皇冠前垂挂玉串，

這是爲了遮擋（不依仗自己的）視力之明（冕，皇冠。前旒，皇冠前面的玉珠裝飾）；用黃色的絲綿塞住耳孔，這是爲了掩蔽（不依仗自己的）聽覺之敏（黠纒，用來堵塞耳朵）；天子宮門外設立垣牆，是用來阻隔自己（表示自己要遠離奸邪小人）。因此天子所管理的地方很遠，但其活動的地方却很近；所管理的事情重大，但所持守的道理却很簡約。眼睛胡亂觀看就會失去節制，耳朵胡亂聽受就會產生迷惑，信口胡亂言談就會發生混亂。這三個關口，不能不謹慎地守住。賢明的君主聽取群臣的建議，如果臣下的計策可用，就不應當因說話人的地位低下而耻於採用；如果臣下的言論可行，就不會責求他們能言善辯。昏庸的君主則不然，他信任、偏愛平素與自己親近的人，雖然他們奸邪枉法、品行不端，他却看不見；他疏遠地位卑賤的人，雖然他們竭盡忠誠奉獻才智，他却不知道；有人進言時，他要追根問底使對方理屈詞窮；有直言規勸的，他就用某種罪名予以懲處。這樣做還想要光耀海內、撫恤天下的百姓，就像是塞著耳朵去聽辨樂聲的清濁、蒙上眼睛却想看清楚顏色，這樣的君王離耳聰目明也太遠了。

【原文】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①人乘舫舟②浮③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④騎原馬⑤。服⑥駒駖⑦。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駒駖。野馬。孔。墨博通⑧。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⑨。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

方。不因^⑩道理^⑪之數^⑫。而專己之能。則其窮^⑬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⑭。則人才不足以任明^⑮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⑯。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⑰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⑱者大。而斟酌^⑲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⑳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㉑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主道^㉒圓者。運轉而無端^㉓。化育^㉔如神。虛無^㉕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㉖方者。論是處當^㉗。爲事先唱^㉘。守職分明。以立成功^㉙者也。是故君臣异道則治。同道^㉚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㉛相使^㉜也。夫載重而馬羸^㉝。雖造父^㉞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㉟可以追速^㊱。是故聖人之舉事^㊲也。豈能拂^㊳道理之數。詭^㊴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㊵爲伸哉。未嘗不因^㊶（因下舊無其字。補之）其資^㊷而用之也。是以積力^㊸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

賢主之用人。猶巧匠製木^㊹。大小修短^㊺。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㊻。殊形异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㊼。奚毒^㊽。附子^㊾。然而良醫橐^㊿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弃者。而又况人乎。

【注釋】①越：代稱廣東、廣西地區，或泛指南方。②舩舟：舩，音窮，一種小船。③浮：水上航行。④胡人：我國古代對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稱呼。隋唐時亦特指中亞粟特人。後泛稱外國人。⑤原馬：駿馬。原，驢。⑥服：駕，乘。⑦駒駘：音陶途，良馬名。⑧博通：廣泛地通曉。亦謂廣具各種知識。⑨榛薄：叢雜的草木，引申指山野僻鄉。榛，叢木。薄，草木叢生處。⑩因：順，順應。⑪道理：事理，事物的規律。⑫數：規律，自然性。⑬窮：困窘。⑭強：強盛，勢力大。⑮明：明顯。⑯閨門重襲：內室的門重疊緊閉。閨門，內室的門。重襲，一層又一層、重疊。⑰閭里：借指平民。⑱灌輸：灌注輸送。此處指傳輸資訊的管道。⑲斟酌：倒酒不滿曰斟，太過曰酌。意指凡事要反覆考慮、擇善而定。⑳牖：音有，窗戶。㉑有：為，治理。㉒王道：君主治國之道。㉓無端：沒有起點，沒有終點。㉔化育：化生長育。㉕虛無：謂道體虛無，故能包容萬物。性合於道，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㉖臣道：為臣的道理和本分。㉗論是處當：言論正確、處事得當。論，議論、分析和說明事理。是，正確。㉘先唱：率先倡導。唱，通「倡」。㉙成功：成就功業或事業。㉚同道：《莊子·天道》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㉛有以：表示具有某種條件、原因等。㉜相使：猶言相互為用，互相促進的意思。實則上使下，下事上。㉝羸：衰病，瘦弱，困憊。㉞造父：古之善御者。㉟中工：指技術中等的御手。㊱追速：謂疾速。㊲舉事：行事，辦事。㊳拂：同拂，違背，違逆。㊴詭：違背，相反。㊵詘：捲曲，彎曲。㊶資：稟賦，才質。㊷積力：合力，盡力。㊸製木：裁取木

料。製，依式剪裁、斷切。④④修短：長短。指物的長度。④⑤施：用。④⑥奚毒：附子的別名。根莖塊狀有毒，可作鎮痛藥。④⑦附子：植物名。多年生草本，株高三、四尺，莖作四棱，葉掌狀，如艾。秋月開花，若僧鞋，俗稱僧鞋菊。葉莖有毒，根尤劇，含烏頭鹼，性大熱，味辛，可入藥。對虛脫、水腫、霍亂等有療效。④⑧橐：音陀。用口袋裝。④⑨莽：叢生的雜草。

【譯文】商湯和周武王，是聖明的君王，却不能和南方的越人一樣乘坐小船泛游在江
河湖泊之上；伊尹，是賢良的卿相，却不能和北方的胡人一樣騎駿馬、馴野馬（原，國
家的名稱，在益州西南，出產千里馬，駒駝即是野馬）；孔子和墨子，是通曉經典、學識廣博
的人，却不能和山裏人一樣出入於草木叢生的險阻之地。由此看來，人們有限的才智相
對於萬物的複雜情況來說就太淺薄了。君主若想光耀海內、撫恤天下百姓，却不遵循事
物的規律，而僅用自己的才能治理國家，就會遭遇困窘不通的情形。所以，憑藉個人的
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憑藉個人的勇力不足以使國家強盛，那麼個人才智不够勝任重大
的責任已經是很明顯了。可是君主不必走出朝廷就能知道四海之事，是因為他能够通過
身邊的事物來推知其他的事物，通過身邊的人來瞭解其他人。因此，君主居住在深宮、
處於隱蔽之地以避開氣候的燥濕，重門緊閉以來避開奸人和賊黨的陷害，對內沒有體察
過民情，對外沒有視察過遠處山川的形貌，在宮室的帷幕之外，他的眼睛不能看到十里

開外，兩耳不能聽到百步遠的聲音，然而他却能對天下之事沒有不通曉的，這是因為向他傳遞資訊的管道十分寬敞，為他出謀劃策的人員衆多。所以，君主能够足不出戶就瞭解天下大事，不用向窗外觀看就知道自然規律。君主如果憑藉衆人的才智，那麼整個天下也不够他治理。如果祇運用個人心智治國，那麼連他自己也不能保全。

君主治國之道要圓，要能周而復始地不停運轉，化育萬物功效如神，清靜無為，隨順事物的本性，常甘願處於人後而不為人先。百官為臣之道要方，要能議論合理，處事得當，臨事率先倡導，忠於職守，職責分明，從而建功立業。所以，君臣所行之道有別，就能使國家太平安定；君臣所行之道相同，就會使國家混亂。如果君臣各自遵循合宜的處事之道，處在各自恰當的位置上，那麼君臣上下便能互相促進。如果車輛承載過重，馬匹又疲弱，即使是造父這樣高明的御手也不能駕它到達遙遠的地方。如果車輛載物較輕，馬匹又優良，即使是中等的御手也可以駕著它跑得很快。因此，聖人做事又怎能違反事物的規律、背離自然的本性，把彎當作直而把捲曲說成伸展呢？他們沒有不遵循事物的本性而加以利用的。因此，凝聚衆人的力量來行事，沒有不勝利的；集中衆人的智慧來行事，沒有不成功的。

賢德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技藝高超的工匠裁取木料，無論大小長短，都各盡其用，無論規矩方圓，都能各有所施，就是奇异的形狀以及有特殊材質的木料，也沒有不

能使用的。天下的植物，沒有比附子毒性更猛烈的，然而良醫却將它用袋子裝著收藏起來，是因為它有用處。所以，竹木野草之類的材料，尚有不應拋棄的原因，更何況人呢！

【原文】今夫朝廷之所不舉^①。而鄉邑之所不譽^②。非其人不肖^③。其所（其所下舊無以字。補之）以官^④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跋^⑤也。及其下^⑥也。牧豎^⑦能追之。才有修短也。是故有大略^⑧者。不可責^⑨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⑩以大功^⑪。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⑫於毫厘之計^⑬者。必遺^⑭天地之數^⑮（天地之數作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⑯之選^⑰者。惑於大事之舉^⑱。猶狸^⑲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有作或）欲平九州。從^⑳（從或作并）方外^㉑。存^㉒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㉓之禮。人事^㉔（人事作隳窵）之間。或佞巧^㉕小具^㉖。修^㉗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㉘。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㉙。是猶以斧鬻^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注釋】①舉：推薦，選用。②譽：稱贊，贊美。③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④官：授給某人官

職，使爲官。⑤跋：通「拔」，超越。⑥下：此處指下山。⑦牧豎：牧童。⑧大略：遠大的謀略。⑨責：要求，期望。⑩任：委任，任用。⑪功：事情，事業。⑫審：詳究，細察。⑬計：出入之數曰計。⑭遺：缺漏，失誤。⑮天地之數：一作「天下之大數」，指天下的大略。大數，大計、大略。⑯小物：小事。⑰選：選擇，挑選。⑱舉：謀畫。⑲狸：泛指貓。⑳從：治，治理。㉑方外：域外；邊遠地區。㉒存：保全。㉓閨閣：本指宮中小門。這裏指內宮。㉔人事：應作「隩窾」。隩，古同奧，《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窾，東南隅謂之窾。」古代宮中室門開在南邊靠東的一側，西南角最隱蔽，所以稱西南角爲「奧」，有隱秘的意思。室的東南角靠近門戶，常被打開的門扇遮擋，光綫較弱，所以叫室東南角爲「窾」。「奧窾」，這裏指宮中內室。㉕佞巧：諂佞巧詐。㉖具：才能。㉗修：遵循。㉘耳目：猶視聽、見聞。㉙機：機要，多指軍國大事。㉚鬚：同「剪」，剪斷。

【譯文】現在那些朝廷不選用、鄉邑不贊譽的人，并非他們不賢能，而是給他們所封的官職不是他們適於擔任的。麋鹿上山時，大獐子也不能趕上它；等到它下山，連牧童都能追上它，這是因爲它的才能有長有短。所以，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苛求他們敏捷和靈巧；有小才智者，不可委任他們去做大事業。人各有其才能，物各有其形貌。有人承擔一件事就已感到沉重，有人肩負百倍的重擔仍然覺得輕鬆。所以，那些詳究毫厘小

數的人，必定要失誤於天下大事；無誤於小事揀擇的人，往往迷惑於大事的謀劃。這就像狸貓不能讓它與牛搏鬥、老虎不能用來捕捉老鼠一樣。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外族，保全危亡之國，却要求他們去主管君主宮內的禮節、君主宮內的事務；有些人祇具有小聰明，他們隨順鄉野偏僻處人的陋俗，低下地嘩衆取寵，却委任他們來掌管天下的大權、關乎治亂的大事，這些就猶如用斧子去割剪毛髮、用剃刀來砍伐大樹，都沒有發揮他們的才能啊。

〔原文〕人主之賦斂①於人也。必先計歲收②。量民積聚③。知民（無民字）饒饉④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⑤。（欲舊作上。改之）高臺層榭⑥。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⑦狹廬⑧。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⑨。非不香⑩（香作美）也。然民無糟糠菽粟⑪。則明主不甘⑫也。匡床⑬衽（衽作箬）席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⑮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憚怛⑯於民也。國有飢⑰者。食不重味⑱。民有寒者。而冬不被⑲裘。歲豐穀登⑲。乃始懸鐘鼓陳干戚⑲。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⑲管絃⑲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⑲。所以飾⑲怒也。觴酌⑲俎豆⑲。所以效⑲喜也。衰絰⑲菅屨⑲。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⑲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⑲其力。

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³³財匱³⁴。君臣相疾³⁵。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³⁶貫介冑³⁷而入廟。被綺羅³⁸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³⁹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⁴⁰遂長⁴¹。五穀蕃殖⁴²。各因其宜。所以應時修備⁴³。富利國民。實曠⁴⁴來⁴⁵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⁴⁶自備矣。心之於九竅⁴⁷四支⁴⁸也。不能一事⁴⁹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⁵⁰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矣。

【注釋】①賦斂：徵收賦稅。②歲收：一年的收穫。③積聚：指積累、聚集起來的物資或錢材。④饒饒：饒，富足。饒，歉收、缺乏。⑤欲：需求。⑥榭：建在高臺上的木屋。多為游觀之所。⑦窟室：土屋。⑧狹廬：狹小簡陋的房屋。⑨脆：古同「脆」。特指食物易碎而適口。⑩香：一作「美」。指滋味甘美可口。⑪菽粟：豆和小米。泛指糧食。⑫甘：以為甘美。《淮南子·泰族訓》：「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⑬匡床：安適的床。一說方正的床。⑭衽席：衽，音任，泛指卧席。⑮犯：冒著（危險、惡劣環境等）。⑯憺憺：憂傷，悲痛，傷痛。憺，古同「慘」，萬分悲憐、淒

慘。怛，音達。①⑦飢：肚子吃不飽，飢餓。①⑧重味：兩種以上菜肴。①⑨被：後作「披」。穿著。②⑩登：成熟，豐收。②⑪干戚：亦作「干鉞」。盾與斧，古代的兩種兵器。亦為武舞所執的舞具。②⑫金石：指鐘磬一類樂器。②⑬管絃：管樂器與弦樂器。亦泛指樂器。②⑭斧鉞：斧與鉞。②⑮飾：表現，顯示。②⑯觴酌：亦作「觴勺」、「觴杓」。觴，音工，飲酒器。②⑰俎豆：俎和豆。古代祭祀、宴饗時盛食物用的兩種禮器。亦泛指各種禮器。②⑱效：顯示，呈現。②⑲衰經：喪服。③⑰管屨：音「兼具」，用菅草編織為鞋，草鞋。古代服喪時著之。③⑱成象：成為感官可以覺知的形象或現象。《易·繫辭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③⑲裁：估量。③⑳力勤：勤勞，勤勉。③⑳匱：窮盡，空乏。③⑳疾：嫌怨。③⑳由：通「猶」，如同、好像。③⑳貫介冑：穿著鎧甲和頭盔。貫，穿戴。③⑳被綺羅：穿著華貴的絲綢衣服。被，後作「披」，穿著。綺羅，泛指華貴的絲織品或絲綢衣服。③⑳君：主宰，統治。《書·說命上》：「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④⑰群生：一切生物。《莊子·刻意》：「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④⑰遂長：生長，成長。④⑰蕃殖：繁殖。《淮南子·傲真訓》：「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④⑰修備：周到完備。《後漢書·馬後紀》：「奉承陰後，倂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④⑰實曠：指使人民、國庫豐足。實，使充滿。《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實府庫。」④⑰來：使……來歸順。④⑰官：官府。《管子·權修》：「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④⑰九竅：指耳、目、口、鼻及尿道、肛門的九個孔道。《周禮·天官·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鄭玄注：「陽竅七，陰竅二。」④⑰四支：四肢。④⑰一事：專一事。《管子·心術

下》：「一事能變曰智。」^{⑤0}主：主宰。《墨子·尚賢中》：「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

【譯文】君主向百姓徵收賦稅，一定要首先計算當年的收成，估量百姓的積蓄，瞭解百姓的飽和飢、糧食有餘與不足的情況，然後適度（向百姓）徵取車輿、衣食的費用來供給自己的需求。高聳的樓臺、層疊的亭榭，不是不華麗，但是民衆有的連土屋、狹小的陋室都沒有，那麼明君住在華麗的宮室裏也不會感到快樂；肥肉烈酒、甘甜酥脆的食物，不是不香，但百姓有的連糟糠雜糧都吃不上，那麼明君吃著佳餚也不會覺得美味；方正舒適的臥床與床席，不是睡上去不安寧，但百姓還有的身在邊城，遭逢危難，死於荒野窪澤，尸骨暴露在外，則明君不會以寢卧舒適爲安。所以，古時候爲人君者，真正爲百姓的痛苦遭遇而悲傷。國民中有挨餓的，君主吃飯時就不要第二道菜；民衆中有受凍的，君主冬天就不穿裘衣。祇有年終五穀豐登、百姓富足的時候，纔開始懸挂起鐘鼓，陳列起干戚，君臣官民同心歡樂，國內沒有悲哀的人。所以，古代製作銅鐘、石磬、簫管、琴瑟等樂器，是用來抒發快樂之情的；製造兵刃、鎧甲、斧鉞，是用來表示憤怒之情的；設置酒器、禮器，是顯示喜悅之情的；披著麻服，繫著孝帶，穿著草鞋，是用來表達哀悼之情的。這一切都是發自內心并且通過一定的外在形式流露出來的。及

至亂世的君主，徵斂民財而不考慮百姓的財力，求取於民而不估量百姓的積蓄，使得男女不能從事耕織的本業來滿足君主的貪求，百姓辛勤勞作，而財物匱乏，君臣相互嫌怨。這時却開始撞擊大鐘，敲擊響鼓，吹起筚篥，彈起琴瑟。這猶如穿戴著甲冑進入宗廟祭祀、披著綾羅錦衣而去參軍，完全失去了制定禮樂的本意。

糧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百姓，是國家存在的根本；國家，是君主立身的根本。所以，爲人君者，如果能對上順應（四季）自然運行的時序，對下充分運用大地產出的財富，中間充分運用人力，這樣萬物就能順利生長，五穀繁育增長，就能各依其適宜的條件而成長。其所以能順應天時，將各項措施完備，使國家富足、百姓得利，使國庫富足、百姓富裕、遠方之民歸附，是因為他的治國之道完善。（所謂治國之道完善）并不是先聖君王能親眼去查看、親自邁開雙腳去行動，而是想對民衆有利。想對民衆有利，就會在中心念念不忘，這樣各級官府就會自行備辦。（君主治理國家）就像心臟對於九竅四肢一樣，不能做任何器官的具體工作，然而一舉一動、一看一聽都由心來掌管，是因為心不忘想要有利於它們。所以，堯帝施行善舉而各種善事相應而至，夏桀爲非作歹而各種惡事也隨之而來。

【原文】凡人之論。心欲小^①而志欲大。智欲圓^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

鮮^③。堯置欲（欲作敢）諫之鼓^④。舜立誹謗之木^⑤。湯有司直^⑥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⑦。過^⑧若毫厘。而既已備^⑨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⑩。發巨橋^⑪之粟。散鹿臺^⑫之錢。封比干^⑬之墓。解箕子之囚^⑭。無故^⑮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⑯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⑰之於明堂^⑱。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⑲繼文武^⑳之業。守明堂之制^㉑。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㉒。智過萇弘^㉓。萇弘。周景王^㉔之史臣。通天^㉕下鬼^㉖方^㉗之術也。勇服^㉘孟賁^㉙。孟賁。衛^㉚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㉛。伎巧^㉜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㉝。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注釋】①心欲小：即考慮處理問題要謹小慎微，不粗心大意。②圓：謂運轉無礙。③鮮：少。④欲諫之鼓：「欲」應作「敢」。敢諫之鼓，即「諫鼓」，設於朝廷供進諫者敲擊以聞之鼓。⑤誹謗之木：供百姓書寫政治缺失的表木。⑥司直：主正人過。亦指主正人過的人。⑦銘：文體的一種。古代

常刻於碑版或器物，或以稱功德，或用以自警。銘的另一說法為鞞，即有柄的小鼓。按《周禮·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⑧過：過失，錯誤。⑨備：戒備。「⑩武王克殷：指武王伐紂一事。克，戰勝、攻取。殷，朝代名。商王盤庚從奄（今山東曲阜）遷都殷，後世因稱商為殷。⑪巨橋：商紂王時之糧倉名。倉址在今河北省曲周縣東北。⑫鹿臺：古臺名。相傳為殷紂王所建。周武王伐紂，紂兵敗，登臺自焚而死。⑬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官少師。因屢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⑭解箕子之囚：紂暴虐，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為奴，為紂所囚。周武王滅商，釋箕子之囚，以箕子歸鎬京。解，解除、消除。⑮故：指舊交、舊友。⑯晏然：安適。⑰著：登記，記載。⑱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都在此舉行。⑲成康：周成王與周康王的并稱。史稱其時天下安寧，刑措不用，故用以稱至治之世。⑳文武：周文王與周武王。㉑明堂之制：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制，法度、制度。㉒通：博識。㉓萇弘：萇，音長，人名。字叔，又稱長叔。周景王、敬王的大臣劉文公所屬大夫。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在晉卿內訌中，由於幫助了范氏，晉卿趙鞅為此聲討，萇弘被周人殺死。傳說死後三年，其血化為碧玉。事見《左傳·哀公三年》。㉔周景王（？—公元前五二〇年）：名姬貴，周靈王第二子。靈王死後繼位，在位二十五年。病死，葬於翟泉（今河南省洛陽市舊城）。在位時，財政窘困，器皿用具都得向各國乞討。㉕鬼：神秘莫測。㉖方：古代指醫卜星相等方術。㉗服：降服。㉘孟賁：戰國時勇士。㉙衛：古國名。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公封周武王弟康叔於衛。先後建都於朝

歌（今河南淇縣）、楚丘（今河南滑縣）、帝丘（今河南濮陽）和野王（今河南沁陽）等地。公元前二〇九年為秦所滅。③〇聞：有名，著稱。③①伎巧：技術，技藝。③②素王：猶空王。謂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後指孔子。

【譯文】大凡衡量人的標準是：內心要謙卑而志向要遠大，智慮要圓融而品行要方正，能力要全面而行事要簡約。堯帝設置專門供直諫用的大鼓，舜帝樹起專門供人議論并書寫其過惡的木牌，商湯設立專門掌管直言進諫的官員，周武王刻製專門用來警誡自己的銘文，過錯祇有毫厘大小的時候，他們已經加以戒備了。聖人對於善舉，不因其小就不施行；對於過錯，不因其小就不改正。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時時謹慎。由此看來，聖人可謂是謹慎小心的了。周武王攻破殷商後，發放巨橋的糧食，散發鹿臺的庫錢；封修比干的陵墓，把箕子從囚禁中釋放出來；不分舊臣還是新人，祇要賢能就親近。使用的不都是原有的東西，任用的不一定都是親近的人，但武王安然放心，就像他本來就擁有一樣。由此看來，聖人的志向遠大啊！周文王全面地觀察得失，廣泛地鑒覽是非，舉凡堯帝、舜帝昌盛的原因和夏桀、商紂滅亡的教訓，都記載下來存放於明堂。由此看來，聖人的才能智慮可謂是圓融的了。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謹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演變的原因，不合道義的話不

說，不合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爲，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後根據它去行事。由此看來，聖人的品行可謂是方正的了。孔子學識廣博，他的才智超過萇弘（萇弘，周景王的史官，通曉天下神秘莫測及醫卜星相之方術），勇力可以制服孟賁（孟賁，衛國人），才能算是很多了。可是他的勇力並不爲人所知，技能也不被人瞭解，他專心於從事孝道，因而被人們稱爲（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的）「素王」，他做的事可謂是少而簡了。聖人的才智本已廣博，而他們所奉行的事又很簡約，所以凡有行動，必會興旺；愚人的才智本來就淺薄，而他們所做的事又很繁雜，所以一舉一動必然困窘不順。

繆稱

【題解】「繆稱」，東漢許慎注曰：「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繆」有「異」（不同）和「交錯」的意思，不是指荒謬、怪异；「稱」有「引述」、「并舉」的意思，不是指「稱謂」。作者將儒學同道家思想糅合起來，兼收并用，這便是篇名「繆稱」的含義。本篇剖析關於道德的理論，區分仁義的等次，間雜人間事務，歸總到德上。藉助各種現象，選取個別事例來作譬喻，條分縷析，節細段短，來適應細緻闡述的需要。這樣來周密細緻地解說論證，以求人們感覺到的現象都能從中找到答案。

【原文】主^①者。國之心也。心治^②則百節^③皆安。心擾^④則百節皆亂。治猶理^⑤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⑥相遺^⑦遺。忘。其國治者。君臣相忘^⑧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⑨（居作各）殊矣。

凡人各賢^⑩其所悅。而悅其所快^⑪。世莫不舉賢。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⑫。（其

所行之快性。作其性之所快）人（注人上有凡字）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爲賢也。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⑬也。求同於己者。遁。失。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幾。近也。矣。

【注釋】①主：君主。②治：指心緒安寧平靜。③節：骨節。人身骨骼連接的部分。④擾：混亂，煩亂。⑤理：猶順。⑥枝體：肢體。枝，通「肢」。⑦遺：忘。指各安其位，互不干擾。⑧君臣相忘：謂君臣之間各得其所，渾然自在。⑨居：應作「各」。各自。⑩賢：尊崇，器重。⑪快：高興，愉快。⑫快性：猶快意。⑬遁：失。謂沒有把握住或控制住。

【譯文】君主好比是國家的心臟。心安則全身都會安定，心亂則全身都會紊亂（治等於順，節等於事。這句是用身體來作比喻）。所以，如果一個人心神安定，肢體就相安無事；如果國家安定，君臣之間就會各守其職，相安無擾（君臣都處在適當的位置各行其事，沒有其他思慮）。

君子若沒有了仁義就不能生存，失去了仁義，就等於失去了他賴以生存的支柱；小人如果沒有了嗜欲就不能活命，失掉了嗜欲，也就失去了他活命的依托。所以，君子擔心不能行仁義之道，而小人害怕失去利益。觀察他們所擔心的，就能看出君子與小人各

自的不同。

人都認為自己喜歡的是賢才，且喜歡其能讓自己稱心。世人沒有不舉薦賢者的（器重自己喜歡的人，並且喜歡他所做的事讓自己快意。人沒有不推舉與自己趣味相同的人，並認為這樣的人很賢能的），可有的因此達到國家的治平，有的却導致了國家的混亂。這不是他們自己舉人有失，而是因為其訪求的是和自己一類的人。自己未必賢能，却訪求和自己一類的人，而又希望得到（真正的）賢才，那便相去甚遠了！

齊俗

【題解】「齊俗」，東漢許慎注曰：「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禮俗。但是，任何禮俗都來自一定的客觀環境，是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社會環境、人際關係、倫理道德的反映。君主對反映客觀實際的各種禮俗應該尊重，要入鄉隨俗，不能拿人爲的某種禮法標準去判定各種禮俗的貴賤是非。制定禮法必須因時因地制宜，不能泥古不化，人爲地製造出繁瑣無實用的禮俗來強使人們接受，妨害人的天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天下的人都要「體道返性」，如此，純樸的風俗便會形成，天下便能大治。

【原文】子路①拯。拯。舉也。溺②。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無不字）在④。而不可公行⑤也。故行齊⑥於俗可隨也。事周⑦於能易爲也。矜僞⑧以惑世。伉行⑨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也。

【注釋】①子路：仲由，字子路，或稱季路，魯國人，孔子弟子，孔門十哲之一。亦為《二十四孝》中為親負米的主角。②拯溺：救起落水的人。③子貢：端木賜，字子貢。也作子贛。春秋衛人，孔子弟子，孔門十哲之一。能言善辯，善經商，家累千金。嘗任魯、衛相。曾勸阻齊國田常伐魯，在吳、越、晉諸國之間游說，使互為牽制，故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之說。④廉有所不在：廉潔能在部分人中存在。廉，不貪、廉潔。在，存在。⑤公行：普遍地推行。公，共同的。行，執行、實行。⑥齊：指思想或行動一致。⑦周：合。⑧矜偽：矜持虛偽。⑨伉行：高尚的操行。

【譯文】子路救起溺水的人，因而接受了對方一頭牛的謝禮。孔子說：「魯國定會興起樂於救人於危難的風氣。」子貢出錢從他國贖回國人，却拒絕接受官府的獎金。孔子說：「魯國不會再出現贖人的舉動了。」子路接受了謝禮而勉勵了人們行善修德（魯國的法律規定，從其他國家贖回魯國的百姓，政府會給予獎金），子貢謝絕獎勵却遏止了善行的發揚。孔子的智慧明徹，表現在能從小處推知到大處、從近處推知到遠處，能够普遍地通曉事理。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廉潔能在部分人中存在，却難以普遍地推行。所以，行為同社會風俗一致時，就可以追從效仿；事情與能力相稱，就容易辦成。做出矜持虛偽的樣子來迷惑世人，操行看似高尚却背離民衆，聖人不以這種品行來整治民俗。

【原文】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①之。人性欲平②。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③也。以治身④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⑤。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⑥。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⑦。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⑧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⑨。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⑩則波興。氣⑪亂則智昏⑫。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⑬而勿失。萬物之情測⑭（測作既）矣。四夷⑮九州⑯服矣。

【注釋】①穢：污染，玷污。②平：平和，寧靜。③正：正確。④治身：猶修身。《孔子家語·六本》：「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⑤無以反性：無法回歸本性。反，後多作「返」，還歸。⑥得諸己：得己之性。謂能使自己返歸清明的本性。⑦清神：清淨心神。清，安靜、清淨。⑧載：懷有。⑨虛：空無所有。此處謂無所載於哀樂。⑩激：水流因受阻而騰湧、飛濺。⑪氣：狀態，情緒。⑫昏：昏聩，糊塗，迷亂。⑬執一：謂掌握根本之道。一，指事物的根本。⑭測：應作「既」。確定。⑮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⑯九州：指大九州，戰國齊人鄒衍主張的一種地理學說。《史記·孟荀卿列傳》：「〔駟衍〕以為……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譯文】日月本欲明亮，却有浮雲遮蔽它；河水本欲清澈，却有沙石污染它；人性本欲寧靜，却有嗜欲妨害它。如果放縱欲望而喪失了本性，那麼行動就沒有正確的時候。以這種心態修身則身心會陷入危殆，以這種心態治國則會使國家衰敗。所以，不瞭解道的人，無法回歸本性。因而古代聖明之君能够回歸自己清明的本性，因此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傳後世，恩德布於天下。所以凡是治事，一定要先平心靜氣，使心神清淨。平心靜氣，心神清淨，纔能使事物各得其當。

懷有哀痛心情的人聽到歡歌却流淚，懷有歡樂心情的人見人哭泣却發笑，這是為什麼呢？是其所懷的心情使他們這樣啊！所以人們保持心中虛靜是很重要的（虛表示心中沒有悲傷和喜樂）。水流騰湧就會興起波浪，情緒迷亂就會頭腦糊塗。頭腦糊塗便不能夠處理政事，蕩起波浪的水面不能作為測平的水準。所以聖明的君主掌握根本之道而不背離，那麼萬事萬物的情理就都可以掌握了，四夷和九州的百姓就都歸服了。

【原文】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

非。

客①有見②人於季子③者。季（季或作宓）子。子賤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④。慢也。談語而不稱師⑤。是反⑥也。交淺而言深⑦。是亂⑧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⑨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⑩也。交淺而言深。是忠⑪也。故客之容⑫一體⑬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⑭合。則言忠而益⑮親。身疏則謀當⑯而見疑也。

親母爲其子治（舊無治字。補之）挖禿⑰。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⑱。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

【注釋】①客：門客，寄食於貴族豪門的人。②見：介紹，薦舉。③季子：即宓子賤。孔子弟子，曾任單父縣令。這裏所引事出自《戰國策·趙策四》。④僂：傲慢，怠忽。⑤師：謂以師禮相待。⑥反：與之相反，違背。⑦交淺言深：交情淺而言事深切。謂言談有失分寸。⑧亂：昏亂，迷亂。⑨公：恭敬。⑩通：學問高深。⑪忠：忠厚。⑫容：儀容，言談舉止。⑬一體：一樣，一同。⑭趣舍：取捨。趣，通「取」。⑮益：副詞。更加。⑯當：適宜，適當。⑰挖禿：突起的頭瘡。挖，音古，通

「疙」。⑬豚：小豬。亦泛指豬。

【譯文】天下的是非沒有什麼定論，世人各自肯定其所認為正確的，而否定其所認為不正確的。所認為正確的和所認為不正確的各不相同，但都是自以為自己正確而別人錯誤。現在我想選擇正確的東西來堅守它，找出錯誤的東西來拋棄它，但不知道世人所謂的是與非，到底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

宓子賤的一位門客向他薦舉賓客，賓客離開後，宓子賤對門客說：「您引見的賓客有三個過錯：對著我笑，這是傲慢的表現；和我談話却不以師禮相待，這是違反禮節的表現；與我交情淺而言事深切，這是心性迷亂（言談沒有分寸）的表現。」門客說：「他看著您笑，是恭敬您；談論时却不以師禮相待，是他學識淵博；交淺而言深，是忠厚的表現。」所以賓客的言談舉止是一樣的，但有人認為他是君子，有人認為他是小人，這是由於各人看問題的角度和觀點不同造成的。所以志趣相投之人，就會言語忠誠并愈加親近；（與自己）關係疏遠之人，即使計策恰當也會被懷疑。

親生母親為兒子治頭上的疙瘩時，（弄得）血流到兒子耳朵上，見此情者認為是愛得深切。假如此事發生在繼母身上，那麼見到的人會認為這是繼母嫉恨孩子。事情的情況是一樣的，但人們（的看法不同是因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從城牆上俯瞰，牛就像

羊那麼大，羊就像豬那麼大，這是所處位置高的緣故。用盤子裏的水照臉是圓的，用杯子裏的水照臉是橢圓的。臉並沒有改變原樣，可有時照成圓形，有時照成橢圓，是由於用來映照自己的盛水器皿的形狀不同的緣故。

【原文】今吾雖欲正身^①而待物。庸遽^②知世之所自窺^③我者乎。治世^④之職易守^⑤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⑥。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⑦也。修脛者^⑧使之踏鑊^⑨。長脛以蹋插^⑩者。使入深。強脊者^⑪使之負土。脊強者任重也。眇^⑫者使之準^⑬。偃^⑭者使之塗^⑮。偃人塗地。因其俯^⑯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⑰矣。胡人便^⑱於馬。越人便於舟。异形殊類^⑲。易事而悖^⑳。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㉑一也。

夫擎^㉒輕重。不失銖^㉓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㉔。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㉕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㉖可世傳也。夫待要褻。飛兔^㉗而駕之。要褻。飛兔。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㉘。絡慕^㉙（絡慕作毛嬙）而爲妃。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㉚矣。然不待古之英俊^㉛。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㉜用之也。

【注釋】①正身：端正自身，修身。②庸遽：怎麼，哪裏。③窺：泛指觀看。④治世：太平盛世。⑤守：遵循，奉行，遵守。⑥性：生活。⑦土功：指治水、築城、建造宮殿等工程。⑧脛脛者：腿長的人。脛，泛指人的腿。修，長、高。⑨鑊：音貨，王念孫認為當作「鑊」。指錘。錘，鍬之意，起泥土的工具。⑩插：同「鍤」。鍬。⑪強脊者：背力強的人。⑫眇：一目失明。⑬準：測量。⑭偃：曲背，彎腰。⑮塗：抹，塗抹。⑯俯：屈身，低頭。⑰齊：相同，一樣。⑱便：擅長，善於。⑲殊類：不同的類別。⑳悖：惑亂。㉑數：方法。㉒擊：度，度量。㉓銖：古代重量單位，二十四銖為一兩。㉔權衡：稱量物體輕重之具。權，秤錘。衡，秤杆。㉕望：比量。㉖度量：測量長短多少的器具。㉗要褻、飛兔：古良馬名。褻，音鳥，《呂氏春秋·離俗》：「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高誘注：「飛兔、要褻，皆馬名也，日行萬里。」㉘西施：春秋越國美女。或稱先施，別名夷光，亦稱西子。㉙絡慕：應作「毛嬙」。古代美女。㉚家：結婚成家。㉛英俊：才智出眾的人。㉜遂：全部，完全，盡。

【譯文】現在我雖想端正自身來正確地對待外物，可怎能知道世人從什麼角度來看待我呢？太平盛世時各人的職責容易遵行，事情也容易做，所以一人不兼任多個官職，一職不兼管數事，各行各業的人都安於本職，就不會出現相互干擾的現象。所以伊尹興建土木工程時，讓腿長的人來踩鍬（讓長腿者來踩鍬，使鍬能深入土中），讓背力強的人背上，讓獨眼的人做測量，讓駝背的人塗抹地坪（讓駝背的人塗抹地坪，是因為他們駝背彎

腰)，使每個人都做自己適宜的事情，於是人的特點在這裏得到同等的發揮。胡人善於騎馬，越人善於駕船。地形不同，種族各异，如果讓雙方交換所做之事，便會（因與個人的特性不符而）出現悖亂，所處的位置不利就會被人瞧不起，處在有利的地位就受人尊重。聖人對所有的人和（與每個人相應的）特點統籌安排，合理應用，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有人用手掂量物體輕重不差銖兩，但聖人不任用他稱量，而是將重物挂在秤上稱量；有人目測地平高低不差尺寸，但明君不任用他測量，而依靠於測水準的器具（水準，與水準比量使之均平齊一）。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使用人才不能祇考慮一時一事有用，而度量器具却能够世代相傳下去。如果要等有了要褻、飛兔那樣的良馬纔駕車（要褻、飛兔，都是一日可以行萬里路的良馬），那麼世上就沒有乘車的人了；如果要等遇見西施、絡慕那樣的美女纔娶妻（西施、絡慕，古代美貌的女子），那麼人們終身也不能成家了。然而不必等待古代那些才智出衆的人物出現，而現有的人才就足够使用，是根據現有人才的特点，而充分加以任用的缘故。

【原文】治國之道。上無苟①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②。其事任③而不擾。其器完④而不飾⑤。亂世則不然。爲行⑥者相揚以高。揚。舉。爲禮者相矜⑦以

僞。車輿^⑧極於雕琢。器用遽^⑨（遽或作逐）於刻鏤^⑩。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遽^⑩（遽作處）於煩繞^⑪（繞作撓）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⑫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⑬於用。故神農^⑭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⑮。

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⑯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⑰者。無以養生^⑱。其織不力^⑲者。無以揜^⑳形^㉑。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㉒。成荊^㉓。無所行其威^㉔。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㉕。澆^㉖天下之淳^㉗。以清爲濁。人失其情^㉘。

故其爲編戶齊民^㉙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㉚也。猶人君與僕虜^㉛。不足倫^㉜之。夫乘^㉝奇伎^㉞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㉟修理。不爲苟得^㊱者。不免乎飢渴（渴作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㊲其源而壅^㊳其流也。

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㊴。害女功^㊵者也。農事廢業。飢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飢寒并至。而能無犯令于^㊶誅^㊷者。古今未之聞也。

故江河决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㊸而走^㊹。爭升^㊺陵阪^㊻。上高丘。輕足^㊼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㊽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况親戚乎。而人不能解

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④⑨}。湖上不鬻^{⑤⑩}魚。所有餘也。故物隆（隆作豐）則欲省。求贍^{⑤⑪}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刑不能禁也。

【注釋】

①苟：隨便，馬虎，不審慎。②淫巧：謂過於精巧而無益的技藝與製品。③任：承當，擔當。④完：完備，完整。⑤飾：修飾，裝飾。⑥爲行：謂行仁義之事。⑦矜：指誇耀別人。⑧車輿：車輛，車轎。⑨刻鏤：極力描摹和修飾。⑩遽：應作「處」，處在。⑪煩繞：繞，應作「撓」。煩亂紛多。⑫稽：爭論。⑬周：合，適合。⑭神農：傳說中的太古帝王名。⑮先：前導；前驅。⑯器：器重，重視。⑰強：努力。⑱養生：保養生命，維持生計。⑲不力：不盡力，不用力。⑳揜：遮蔽。㉑形：形體，身體。㉒孟賁：戰國時勇士。㉓成荊：亦稱「成慶」。春秋齊國的勇士。㉔威：顯示的使人畏懼懾服的力量。㉕具：器物，用具。㉖澆：薄，不厚。亦謂浮薄。指社會風氣不好。㉗淳：質樸，敦厚。㉘情：本性。㉙編戶齊民：編入戶籍的普通平民。㉚相去：相距，相差。㉛僕虜：奴僕。古以俘虜爲家奴，故亦謂奴僕爲僕虜。㉜倫：引申爲相類、等比。㉝乘：利用，憑藉。㉞奇伎：奇特的技藝。㉟守正：恪守正道。㊱苟得：不當得而得。㊲發：擴大。㊳壅：堵塞，阻擋。㊴纂組：赤色綬帶。亦泛指精美的織錦。㊵女功：舊謂婦女從事的紡織、刺繡、縫紉等。㊶干：干犯，衝犯。㊷誅：懲罰，責罰。㊸遺：

遺棄，捨棄。④走：疾趨，奔跑。④升：登，登上。④陵阪：山坡。阪，同坂。④輕足：行走迅捷。④志：意志，感情。④薪：柴火。④鬻：賣。④瞻：滿足。

【譯文】太平國家的治理方法是，君主沒有隨意發布的政令，官府沒有繁瑣的管理方式，士人沒有虛偽的品行，百工不濫施技巧，各種事務安排有關部門去做而不亂加干擾，各種器物完備而不加雕飾。亂世則不一樣，行仁義者互相吹捧抬高身價，修禮儀者虛偽地互相誇耀；車輿極力雕琢，器用爭相修飾；求取財物者爭貪難以得到的器物并視爲珍寶，書寫文章的人陷入繁雜紛亂的文辭之中還自以爲聰慧；官吏們爭相詭辯，政事積壓著長久不能決斷，對國家的治理無絲毫益處；工匠們製造珍奇的器具，經年歷歲纔可以完工，不適合實用。所以古帝神農的法令說：「男子中的青壯年不耕種田地，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餓；婦女成年後不從事紡織，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凍。」所以他親自耕種，其妻子親自織布，以此來作爲天下人的表率。

神農氏教導百姓，不看重難以得到的財物，不重視沒有實用價值的器物。所以那時不努力耕種的人，就無法維持生活；不努力紡織的人，就無法遮蔽身體。不論衣食有餘還是不足，都各歸結於其自身（是勤勞還是懶惰）。百姓衣食豐足，奸佞邪僻的事情就不會萌生；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就太平無事。於是，就是孔丘、曾參那樣的仁人也無處

實施他們的善行，就是孟賁、成荊那樣的勇士也無處施展他們的威猛（成荊，古代有力氣有膽量的人）。衰敗之世的風俗，是人們憑借機謀與巧詐弄虛作假，雕飾衆多無用的器具，貪愛來自遠方的奇貨，珍視難以得到的財寶，不積儲生活必需的物品，使天下質樸敦厚之風日見淡薄，把清澈當成污濁，人們都失去了（善良的）天性。

所以已編入戶籍的平民百姓，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同，然而貧富的差距之大，猶如人君與奴僕一樣，不能相提并論。那些憑藉奇特的技藝弄虛作假的人，能在社會上自給自足；那些堅守正道、講求義理、不苟且獲取的人，却不能免於飢寒的禍患。這樣却想要百姓拋開末業、返歸農耕，就像是擴大河水的源頭又去阻塞河道一樣。

況且追求雕琢刻鏤之物，是有害於農民生產的；熱衷錦繡之衣、五彩絲帶，是有害於紡織生產的。農事荒廢，是造成飢餓的根本原因；紡織不繼，是遭受寒冷的根本原因。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人們能夠不觸犯法令、刑罰，從古至今還未聽說過。

所以江河決堤潰口，一鄉的父子兄弟相互遺棄，各自逃命，爭相登上山坡高地，脚步輕快的先上去，不能顧及別人。如果在太平盛世，人們心氣平和，看見鄰國的人溺水，尚還哀憐他，更何況是親人呢？可是一些人對此却不能理解。游水自救的人不能拯救落水的人，因為他的手脚著急於自己浮游；燒傷的人不能去救火，是因為他身體疼痛。百姓財物富餘便會相互謙讓，財物不足便會相互爭搶。相互謙讓，禮儀就會產生；

相互爭奪，暴亂就會發生。有人敲門討水討火，沒有誰不給，這是因為水火豐足；在林中賣不出柴薪，在湖區賣不出魚，是因為這裏柴、魚有餘。所以財物豐足，貪欲便會減少；所求得到滿足，爭搶便會停止。所以在太平盛世，連小人都能堅守正道，財利也不能引誘他們；世道混亂，連君子都做奸邪之事，刑罰也不能禁止。

道應

【題解】「道應」，東漢許慎注曰：「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作者意在說明作為萬物本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總規律的「道」，已被古往今來的無數事實所驗證，它經得住實踐的檢驗。本篇回顧古人走過的道路，考察禍福利害互相轉化的現象，用來印證得失變化的趨勢。

【原文】惠子①為惠王②為③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④。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⑤。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⑥之歌也。豈無鄭衛⑦激楚⑧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⑨。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注釋】①惠子：即惠施，戰國宋人，在先秦諸子中屬名家。主張「合同異」說，認為一切事物的差別、對立是相對的。惠施曾見魏王，勸魏聯合齊楚以抗秦，欲破張儀連橫之計，為儀所逐。《莊子·天下篇》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②惠王：魏惠王。③為：制定。④翟煎：魏臣。《太平御

覽》六百二十四引此文作「翟璜」。⑤邪許：勞動時衆人一齊用力所發出的呼聲，即號子聲。一人領呼稱爲號頭，衆人應和稱爲打號。⑥勸力：謂鼓勁用力。⑦鄭衛：鄭衛之音。春秋戰國時鄭、衛兩國的民間音樂。《禮記·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⑧激楚：高亢淒清的音調。⑨文辯：文辭華美、巧妙。

【譯文】惠施爲魏惠王制定國法，完成後拿給惠王，惠王很高興，便讓大臣翟煎過目。翟煎看後說：「寫得好。」魏惠王說：「可以頒布執行了吧？」翟煎說：「不可以。」魏惠王說：「既然好，却不能頒布執行，爲什麼呢？」翟煎說：「抬大木料的人，前頭的高呼『呀嘿』，後頭的人也跟著應和，這是擡重物時互相鼓勁的歌號。難道沒有鄭國、衛國那種激越、齊整的音調可用嗎？然而之所以不使用那些音調，是因為它們不如這種歌號更適宜。治理國家在於禮的實施教化，而不在（法令）文辭的華美、巧妙。」所以《老子》中說：「法令越多越詳明，盜賊就越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原文】趙襄子①使攻翟②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③。此人之所喜（喜上舊有以字。去之）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④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風⑤。日中不須臾⑥。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⑦。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⑧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⑨勝矣。然而卒取^⑩亡焉。不通^⑪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注釋】①趙襄子：名毋恤（又作無恤），戰國時期趙國的創始人。出生於五霸稱雄的春秋末期，卒於諸侯兼并的戰國早期。卒謚襄，史稱趙襄子。②翟：同「狄」，古族名，主要居住在北方，亦爲中原人對各少數民族的泛稱。《列子·說符》：「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張湛注：「翟，鮮虞也。」③下：攻克。④大：漲水。今俗語說洪水到來爲「發大水」。⑤飄風暴風：狂風。《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⑥日中不須臾：太陽當頂祇一會兒便要偏西。說明極盛的事難以持久，盛則轉衰。⑦積：累積，堆疊。⑧持：保持。⑨嘗：副詞，曾經。⑩取：招致。⑪通：懂得。

【譯文】趙襄子派兵攻打翟大獲全勝，（得知獲勝的消息時）趙襄子正要吃飯，却面露憂色。他的近侍不解地問：「一早晨就攻下了兩座城池，這是平常人都會高興的事。現在您却面露憂色，爲什麼呀？」趙襄子說：「江河發大水不會超過三天（三天過後便會退去），颶風刮不了一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太陽當頂祇一會兒即要偏西，都不能

持續太久，都是片刻的現象。如今我們趙家的德行沒有積纍多少，又一早晨攻下兩城，恐怕衰亡也就會接踵而至吧！」孔子得知後說：「趙氏會昌盛的！」這種得勝後反而憂患就是昌盛（的原因），（為點小勝而）沾沾自喜就是衰亡（的禍根）。打勝仗並不容易，但要保持勝利果實並不容易。賢明的君主用這種憂患意識來保持勝利果實，所以他締造的幸福能澤及後世。齊、楚、吳、越四國都曾戰勝諸侯稱霸天下，然而最終還是自取滅亡，這是因為它們不懂得保持勝利果實的道理。祇有有德行的君主纔能保持勝利果實。

【原文】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①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②獻十珥而美③其一。旦日④。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⑤薛公。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⑥。

【注釋】①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封於薛，稱薛公。他是威王之子，孟嘗君之父。②因：副詞，於是。③美：贊美。④旦日：第二天。⑤重：重視。⑥老子曰一句：見《老子》第五十二章。《慈山注》：「兌為口，門乃眼耳，為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為聲，目得之

而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朗。故曰閉其門。」

【譯文】齊威王的王后死了，威王打算新立王后却没有定下來，便命群臣議定此事。薛公田嬰想迎合威王的心意，便獻上十隻玉耳飾而贊美其中一隻。第二天，田嬰便問那隻最美的玉耳飾在誰處，就勸威王立那位妃子爲王后。齊威王極爲高興，從此便格外器重田嬰。所以，君主的意圖嗜好一旦顯現於外，那麼就會受到臣子的挾制。所以老子說：「堵塞住流露欲望的洞口，關閉上接觸外物的門戶，便終身不會勞苦。」

【原文】宓子①治單父②。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③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往觀化④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⑤。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必行此術⑥也。

【注釋】①宓子：字子賤，春秋末期魯國人，孔子學生。曾爲單父宰，相傳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宓，音伏。②單父：地名，春秋魯邑，在今山東單縣。③巫馬期：巫馬施，字子旗，亦稱巫馬

旗、巫馬期。春秋魯國人，一說陳國人。《韓詩外傳》卷一載，他為單父宰時「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使單父治。^④化：教化。巫馬期此次是微服訪察同窗的政績如何。^⑤暗行：謂在夜中行事。^⑥術：方法。《禮記·祭統》：「惠術也，可以觀政矣。」鄭玄注：「術猶法也。」

【譯文】宓子賤治理單父的第三年，孔子的弟子巫馬期去暗中察訪宓子賤的教化成效如何（微服暗查之）。巫馬期見有人在夜間捕魚，捕得後又將魚放了，便詢問捕魚人這樣做的原因。漁夫回答說：「宓子賤不願讓人捕撈正在成長的小魚。我剛捕到的是些小魚，因而就把它們放了。」巫馬期回去後把所見所聞向孔子做了彙報，說：「宓子賤的德政好到極點了！他能使人暗夜做事時也像嚴刑峻法就在身邊一樣。宓子賤為什麼能達到這種治理成效呢？」孔子說：「我曾經詢問宓子賤治政的竅門，他告訴我：『（為政者）精誠的仁愛之心表現在身邊小事上，就能在（百姓中）產生深遠的影響。』宓子賤一定實施了這種治理方法。」

汜論

【題解】「汜論」，東漢高誘曰：「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本篇旨在指出人們思想上的偏蔽，推究事物的本原，預見得失的變化、利弊的轉化，故此泛舉世俗之論并加以批駁，提倡因時順變，主張凡有舉措，應以「利於民」、「周於事」爲根本原則。同時也提倡施行仁義，以避免桀紂亡國而不自知的教訓。

【原文】天下豈有常法^①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②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立政^③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④而服有苗^⑤。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⑥而節緩急^⑦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⑧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⑨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⑩。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⑪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⑫道而行也。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

武^⑬而不行^⑭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⑮而無益於治。勞形^⑯竭精^⑰而無補於主。

今夫圖工^⑱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⑲。而狗馬切^⑳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㉑。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㉒之言。明主不聽也。

【注釋】①常法：一成不變的治國辦法。常，永久的、固定的。②伏羲：古代傳說中的三皇之一。風姓，相傳其始畫八卦，又教民漁獵，取犧牲以供庖廚，因稱庖犧。亦作「伏羲」、「伏犧」。③立政：臨政。④干戚：亦作「干鉞」，盾與斧，古代的兩種兵器，亦為武舞所執的舞具。⑤有苗：古國名，亦稱三苗。堯、舜、禹時代我國南方較強大的部族，傳說舜時被遷到三危。⑥論民俗：根據當時的民風，來調整法度的寬嚴。論，憑藉。⑦節緩急：掌握好寬嚴，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節，調節、節制。緩急，指寬嚴。⑧制：遵從。⑨拘：束縛。⑩遠舉：遠走他鄉。⑪清濁：音樂的清音與濁音。⑫擅：通「揮」，持。《墨子·備城門》：「城上三十步一聾灶，人擅苴，長五節。」孫詒讓《墨子間詁》引王引之曰：「擅，讀曰揮。《說文》：『揮，捉持也。』古通作擅。」⑬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⑭行：實施。⑮極慮：指竭盡思慮。⑯勞形：謂使身體勞累、疲倦。⑰竭精：用盡精力。⑱圖工：畫

工。①信驗：指憑證。②切：靠近。③雖愚有餘：即使愚笨者也足以做到。④不驗：不切實際。

【譯文】天下哪有一成不變的治國方法呢！祇要切合世事，順乎人性，遵循自然規律，就可以讓天下大治了。神農、伏羲並不施行賞罰而百姓不幹壞事，可是（後來的）執政者却不能廢棄法令來治理百姓；舜帝手持盾牌戰斧起舞使有苗族歸順，可是（後來的）征伐之君却不能放下武器來制止暴亂。由此看來，法令制度是用來根據民風調節為政寬嚴程度的，器械用具是隨著時代的變化來製作以方便使用的。聖人制定法令，而百姓遵從；賢人建立禮法，而普通人受到約束。遵守法令的百姓不可能與之一同遠走他鄉，受禮法約束的人不可能靠他來應對變化。耳朵不能分辨清濁聲調的人，不可以讓他調整音律；心裏不懂治亂根源的人，不可以讓他制定法令。一定要有超常的聽覺和超常的視覺，（能看到事實真相）然後纔能（依據時世變化）按道而行。

殷商更改了夏朝的法度，周朝更改了殷商的法度，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更改了周王室的法度。三代的禮樂制度有所不同，遵從哪一種古制呢？現在儒家、墨家稱揚夏商周三代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而這些在今天已經不通行了，這就是在稱揚那些法度中不能實施於今天的方面（儒家、墨家所稱揚的法度，當今世人皆未予施行）；非議當今之世，而當世并不因此而改變，這可見今天通行著他們所非議的東西。稱贊的是古制中他們認為

好的東西，而通行的却是他們所非議的東西，因此整天殫精竭慮却無益於治國，勞身耗神却對君主毫無幫助。

現在有些畫工喜歡畫鬼魅而不喜歡畫狗和馬，這是因為鬼魅沒法驗證，而狗和馬却近在眼前啊！要挽救危局、治理混亂，沒有智慧是不行的，但是口頭上談論先王、稱贊古制，即使是愚笨者也綽綽有餘。所以不合時宜的法度，聖明的君王不會施行；不經實際檢驗的言論，賢明的君王不會聽信。

【原文】今謂强者勝。則度地計衆^①。富者利^②。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③。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

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④其所以存。而就^⑤其所以亡也。故桀困於焦門^⑥。而不能自非^⑦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⑧。紂拘^⑨於宣室^⑩。而不反^⑪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⑫於牖^⑬里。嘗試^⑭（嘗試作二君）處强大之勢^⑮。而修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⑯。何謀^⑰之敢慮乎。若上亂^⑱三光^⑲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⑳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㉑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㉒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

處小弱而能著（著作以王二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己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注釋】①度地計衆：丈量本國的地域、計算本國的人口。度，量長短。②利：好處，利益。此處做動詞，對……有利。③霸王：成就霸業或王業。④釋：廢棄。⑤就：趨向。⑥焦門：商湯擒夏桀的地方。⑦自非：自責自己的過失。⑧夏臺：夏代監獄名。夏臺當是中國最早的監獄。《史記·夏本紀》：「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⑨拘：囚禁，被囚禁。⑩宣室：殷代宮殿名。高誘注：「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⑪反：反省。⑫文王：指周文王。⑬牖：通「羨」。《漢書·中山靖王劉勝傳》：「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史記·殷本紀》作「羨里」。⑭嘗試：應作「二君」，指夏桀與商紂。⑮勢：權勢。⑯給：及。⑰謀：圖謀。⑱亂：擾亂。⑲三光：日、月、星。⑳微：沒有。㉑備：防備。㉒或：代詞，有的人。

【譯文】現在有人認為祇要國家強大必然會（作戰）勝利，於是便丈量土地的多少、統計人口的多少（來評定國家的強弱）；認為祇要富有了，對國事就有好處，所以醉心於計量儲備的糧食、稱量金銀財寶。如果是這樣，那麼千乘小國的君主無不可以稱霸諸

侯，萬乘的大國更是永遠不會滅亡。一個國家將要滅亡，即使國力強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君主按照道義治國，國雖小也不能輕視。由此看來，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存在，在於以道義治國而不在於土地面積大；一個國家之所以滅亡，在於其失去道義，而不在於其面積小。

敗亂國家的君王，祇致力於擴大其領土而不行仁義，祇致力於加強自己的權力地位而不修養道德，這是抛弃使其存在的東西而走上滅亡的道路。所以，夏桀被（商湯）關在焦門，不自責自己的胡作非為，却後悔沒有在夏臺殺了商湯；殷紂王被（周武王）困在宣室，不反思自己的過失，反而懊悔當初沒有在羑里殺死周文王。假若這兩位君王處在勢力強大的時候，能夠遵道修德來治國，商湯、周武王改過都來不及，哪裏還敢有什麼圖謀呢？若是對上擾亂日、月、星辰的光輝，對下失去萬民之心，即使沒有商湯、周武的出現，誰不能奪走他的江山呢？如今不檢查自己的過錯，反而去防備別人。殊不知普天之下并不祇有一個商湯、一個武王，殺掉一個，一定會有後繼的人。并且商湯、周武王之所以能處在弱小的地位而最終成就王業，是因為他們有道義；夏桀、殷紂王雖處在強大的地位却最終被奪走天下，是因為他們喪失道義。如果現在有人不采用前人所以稱王的經驗，却反而更多采用前人政權被剝奪的做法，這是趨向滅亡之道。

【原文】事有可行^①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捨^②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③也。易爲而難成者。事^④也。難成而易敗者。治^⑤（治作名）也。此四策^⑥者。聖人之所獨視^⑦而留志^⑧也。

【注釋】①行：做。②趣捨：取捨。趣，通「取」。③僞詐：欺詐。詐，欺騙。④事：事業，功業。⑤治：應作「名」，名聲之意。⑥策：謀略。⑦獨視：謂獨立觀察。⑧留志：留意。

【譯文】事情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說，有的可以說但不能做，有的容易做但難以成功，有的難於成功而容易敗壞。所謂可以做但不能說的，是指取捨；可以說但不能做的，是指欺詐；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是指事業；難於成功而容易敗壞的，是指名聲。這四種策略，是聖人所獨立觀察并且時刻予以關注的。

【原文】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①者。世主之所亂惑^②也。嫌疑^③肖象^④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⑤者類智^⑥。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⑦（君子作仁一字）。而非君子也。戇^⑧者類勇。而非勇

也。使人之相去^⑨也。若玉之與石也。葵^⑩之與莧^⑪也。則論^⑫人易矣。

【注釋】①相類：相近似。②亂惑：昏亂迷惑。③嫌疑：疑惑難辨的事理。④肖象：相似。⑤狠：應作「慢」，驕傲，這裏為剛愎自用。⑥類智：看上去好像有智慧。類，類似、像。⑦君子：應作「仁」，仁慈。⑧戇：音撞，迂愚而剛直。⑨相去：相距。⑩葵：蔬菜名，我國古代重要蔬菜之一。⑪莧：一年生草本植物。⑫論：評定。

【譯文】尚未有功勞而知其為賢才的，就像祇有堯能瞭解舜；功成業就後纔知其是賢才的，就像普通人的瞭解舜。事物中相近似的東西，君王常被迷惑；彼此酷似難以區分的現象，一般人常被迷惑。所以傲慢自恃的人看上去好像有智慧，而實際上那不是智慧（而是獨斷）；愚笨的人好像寬厚仁慈，而實際上那不是仁慈（而是懦弱）；迂愚而剛直的人看上去似乎勇敢，而實際上那不是勇敢（而是魯莽）。假使人與人之間（善惡）的差別就像美玉和石頭、冬葵和莧菜那樣明顯的話，那麼評定人（的優劣）便容易了。

【原文】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①而多欲也。適情^②辭^③餘。無所誘慕^④。修性保真。無變於己。故

曰。爲善者易也。越^⑤城郭。逾^⑥險塞。篡殺矯誣^⑦。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

【注釋】①躁：浮躁。②適情：順適性情。③辭：遣去。④誘慕：被誘惑而貪戀。⑤越：跨過。⑥逾：越過。⑦矯誣：假托君命，誣陷無辜。

【譯文】天下（的事情）沒有比爲善更容易的，也沒有什麼是比作惡更難的。所謂爲善，就是清靜無爲；所謂行爲不善，就是浮躁而多欲。調適心情，排遣雜念，不受外界誘惑；修養天性，保持真誠，不改變自己的本來。所以說爲善很容易。翻越城牆，跨越險關，篡位弑君，假托君命，誣陷無辜，這些行爲都是違背人的本性的，所以說作惡是件很難的事情。

【原文】今人之所以犯囹圄^①之罪。而陷於刑戮^②之患者。由嗜欲無厭^③。不修度量^④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⑤。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⑥。而曲撓^⑦者要斬^⑧。然而隊伯^⑨（伯作階）之卒。皆不能前遂^⑩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⑪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⑫之。

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⑬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⑭。不讓福^⑮。其有不弃^⑯。非其有不索^⑰也。恒盈而不溢。常虛^⑱而易足。今夫溜水^⑲足以溢壺榼^⑳。而江河不能實漏卮^㉑。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㉒度量^㉓。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㉔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注釋】①囹圄：監獄。②刑戮：受刑罰或被處死。③無厭：不滿足。④度量：法度。⑤相當：相對。⑥拜爵：封授官爵。⑦曲撓：亦作「曲撓」，退縮。撓，音饒。⑧要斬：古代的一種酷刑，以斧砧斷人之腰。要，通「腰」。⑨伯：應作「階」，官階。⑩遂：完成。⑪去：離開。⑫就：逢著，碰上。⑬惑：昏亂。⑭苟得：苟且求得。⑮讓福：推讓屬於自己的利益。⑯弃：拋棄。⑰索：索取。⑱虛：指無欲無爲的思想境界。《老子》：「致虛極。」魏源《老子本義》：「虛者無欲也。」⑲溜水：屋檐上滴下的水。溜，通「霤」，屋檐下接水的溝槽。⑳榼：音柯，盛酒或貯水的器具。㉑卮：「卮」的古字。古代盛酒的器皿。㉒道術：道德學問。㉓度量：限度。㉔乘：量詞，古時一車四馬叫「乘」。「萬乘之勢」，擁有可出動兵車萬乘的力量，喻擁有的地位極高。

【譯文】如今，人們之所以犯監禁之罪而遭刑罰、殺戮之禍，是因為其嗜欲沒有止境，不按照法度做事的緣故。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現在戰場上兩軍對壘，擺開陣勢，將帥下令道：「砍下敵兵首級的士兵封授爵位，後退逃跑的將受腰斬。」然而隊伍裏的士兵都不能衝上去完成殺敵之功，而是紛紛後退，受到腰斬的懲治，這就是因怕死而逃跑，反而走向必定死亡（的境地）。有些事是想要得到却恰會失去、本想避開却因此而偏偏會撞到的。有一個人乘船時遭上大風，江上巨浪襲來，他非常驚恐，（爲了躲避翻船之禍），便縱身跳進江中。其實這個人不是不貪生怕死，而是被怕死的念頭嚇昏了頭，反而忘掉了還有生的機會。所以人的嗜欲也是如此。

因此明白道理的人，不隨便獲得好處，也不推讓屬於自己的利益；自己該享有的不放棄，不該有的絕不索取；能經常保持充實但不外溢，保持清淨無欲而容易滿足。屋檐上滴下的水能把水壺裝滿，而江河之水却裝不滿漏水的酒杯。人心也像這樣，應當以道的法則來約束自己，食物能填飽肚子，衣服能抵禦風寒，也就足以養護七尺之軀了。如果不用道的法則來約束自己，那麼即使擁有極高的地位也會嫌不夠尊貴，富甲天下也會嫌不夠快樂。

詮言

【題解】「詮言」，東漢許慎注曰：「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詳細地解釋闡明叫做「詮」。本篇通過譬喻，推論人事要旨，剖析治亂本原。其中主要講的是「無爲」二字。「無爲者，道之體也。」道的本質就是無爲。而無爲的關鍵，在於節制嗜欲。

【原文】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①。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②。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③。釋^④道而任智^⑤者必危。弃數^⑥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⑦失^⑧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⑨。愚不足以至於失寧^⑩。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⑪。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

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修^⑫其所有。則所欲^⑬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⑭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⑮。而海內^⑯從。文王修之岐周^⑰。而天

下移^⑮。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⑯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⑰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⑱之者危。

【注釋】①勿奪時：不使失去農時。時，指農時。②省事：減少徭役。③反性：返歸天性。反，返回。④釋：廢棄。⑤智：聰明。《老子》：「絕聖弃智，民利百倍。」⑥數：道數，方法。⑦常：規律。⑧失：喪失，與「得」相對。⑨免患：免除禍害。⑩寧：安寧。⑪德：感恩。⑫修：修養。⑬欲：想要。⑭奪：強取。⑮歷山：古山名。相傳舜耕於歷山，歷山人皆互讓田界。⑯海內：古謂我國疆土四面臨海，故稱。⑰岐周：岐山下的周代舊邑。地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境，周建國於此，故稱。⑱移：改變。⑲尺地：一尺之地，極言其小。⑳動：指「有爲」，有目的地做某事。㉑道：通「蹈」，赴。

【譯文】（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使百姓安定。安定百姓的根本，在於使百姓衣食豐足。百姓衣食豐足的根本，在於不使其失去農時。不使百姓失去農時的根本，在於減少徭役。減少徭役的根本，在於君主節制物欲。節制物欲的根本，在於返歸其清淨安逸的天性。放棄大道而單憑自己的聰明行事，一定會很危險；放棄方法而任用特异的才能，必然會陷於困境。祇有因爲貪欲多而滅亡的，沒有因爲無欲而面臨危險的；祇有

以私欲治理國家而使天下大亂的，而沒有遵循（道的）規律却失去天下的。所以僅憑個人的聰明不足以免除禍患，而愚蠢還不至於失去安寧。安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憂傷，得到了不歡喜，順應春天而生養，隨著秋天而刑殺，被生養者不感恩戴德，被刑殺者也無恨無怨，（達到這種境界）就接近「道」了。

聖人安守自己所具有的（德），而不追求自己沒有的（名利）。如果追求自己沒有的（名利），那麼已有的（德）也會喪失掉；如果修養自己已有的（德），那麼想得到的也會得到。所以用兵的人，先求不能被戰勝，從而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時機）；治國的人，先求不能被奪取，以等待可以奪取敵國（的時機）。舜在歷山修治其身，却使天下人都順從歸化；周文王在岐山修明德政，而使天下改朝換代。假使舜祇顧追逐天下的利益，而忽略修養自身的德行，那他連自身都難以保全，哪裏會得到尺寸之地呢？所以沒有什麼比無禍患更幸福的，沒有什麼比不喪失（已得到的）更為有利的。人為地去做事情，不獲得益處就會受到損害，不成功就會被毀滅，沒有利就會有害，都是危險的（險，是說人為有目的地做事情是有危難的，不可行）。照這樣做，都會遇到危難。

說山

(舊脫說山字，加之)

【題解】「說山」，東漢高誘注：「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原文采用箴言體，由林林總總各自相對獨立的語段組成章，以便發揮其勸誡作用。藉用譬喻，取用物象，涉及千差萬別、形形色色的事物，來引導人們的思想意識，解開死結和疑團，從而明白各類事物的徵兆。本書僅采其中一段。

【原文】上求材①。臣殘②木③。上求魚。臣乾谷④。上求楫。而下致⑤船。上言若絲⑥。下言若綸⑦。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⑧。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注釋】①材：木材。②殘：毀壞。這裏指砍伐（樹木）。③木：樹。④谷：山間的水流。⑤致：奉獻，獻納。⑥絲：細絲。⑦綸：粗絲綫。⑧衰：衰、殺，皆喻「儉」。儉作「逾」，超過。

【譯文】在上位的人要用木材，在下位的人就會毀壞林木。在上位的人要吃魚，在下位的人就會放乾河谷的水。在上位的人要用船槳，在下位的人就會獻納船隻。在上位的

人說的話若像一根細絲，在下位的人就會像一根粗絲繩。在上位的人有一分優點，在下位的人就有兩分贊譽。在上位的人的奢欲減少三分，臣下就會減少九分。（古書上說：「在上位的人喜好的，在下位的人會更過分。」所以在上位的人減少三分，在下位的人就會減少九分。）

人間

【題解】「人間」，東漢許慎注曰：「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本篇通過觀察禍與福、利與害的互相轉化，研究得和失變化的軌迹，揭示出事物的更替過程，辨析各種事物的隱藏之處，鋪述存亡的關鍵，讓人們懂得禍可以轉變為福、失可以轉變成得、成功可以轉變成失敗、利可以轉變為害。

【原文】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①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②者難立③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④之屋。以突⑤隙之烟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⑥。日慎一日。莫蹟⑦於山。而蹟於埵⑧。蹟。蹟。埵。埵。螳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⑨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⑩。倦。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⑪。俞夫⑫（夫作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夫作跗）。黃帝時醫。

【注釋】①邇：近。②名：名聲。③立：樹立。④百尋：形容極高或極長。尋，古制八尺為一尋。⑤突：烟窗。⑥戰戰慄慄：亦作戰戰栗栗，敬畏戒慎貌。⑦蹟：音頽，意為「蹟」。跌倒，絆倒。⑧埵：螳

封，蟻冢。螞蟻做窩時堆積在洞口周圍的浮土。⑨易：輕視。⑩倦：意為「劇」，極。⑪扁鵲：戰國時名醫。⑫俞夫：應作「俞跗」，傳說為黃帝時良醫。

【譯文】話從自己口中說出，不會終止於聽的那個人；所做的事發生在近處，不可能禁止它（的影響）傳到遠方。事情成功困難却容易失敗，名聲樹立很難却容易毀掉。千里大堤，會因螻蛄之穴而發生滲漏；近百丈的高樓，會因烟囪縫隙冒出的火星而焚毀。《堯戒》上告誡說：「要經常懷著畏懼之心，一天比一天謹慎。人不會因為遇到山而跌倒，却會在螞蟻洞外的小土堆前摔倒。」因此說，人們往往都輕視小害，不看重小事，以至釀成大禍後纔後悔不迭。禍患降臨時纔憂慮，好比病情沉重纔去求良醫。（到那時）即使醫生有扁鵲、俞夫那樣高超的醫術，也難以讓病人起死回生了。

【原文】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賢主不苟得①。忠臣不苟利②。何以明③之。中行繆伯④。攻鼓⑤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間（間或作聞）倫⑥曰。鼓之嗇夫⑦。間（間或作聞）倫知之。餽間倫。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

一卒。而鼓可得也。君^⑧奚爲弗取。繆伯曰。間（間或作聞）倫爲人。佞^⑨而不仁。若使間（間或作聞）倫下^⑩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⑪。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注釋】①苟得：苟且求得，不當得而得。②苟利：貪求不正當的利益。③明：證明。《韓非子·難勢》：「何以明其然也？」④中行繆伯：晉國大夫。⑤鼓：地名，春秋時北狄據有之地。⑥餽間倫：晉國大夫。⑦嗇夫：古代官名。秦漢之前有司空屬官和主幣官兩種。⑧君：對對方的尊稱，相當於「您」。⑨佞：用花言巧語諂媚人。⑩下：攻克。⑪武：武將。

【譯文】天下有三種危險情況：缺少德行却倍受尊寵，是第一種危險；才能低下却地位高貴，是第二種危險；自身沒有大功却享有優厚俸祿，是第三種危險。

賢明的君主不苟且貪得，忠誠的臣子不苟且取利。怎麼證明這一點呢？晉國大夫中行繆伯攻打被北狄人占據的鼓地，很久未能攻克。餽間倫對他說：「鼓地的嗇夫，我認識。請您不要勞累軍中將士，我有辦法得到鼓地。」繆伯沒有答應。他身邊的人問：「不折一戟，不傷一卒，却可以得到鼓地，您爲什麼不派餽間倫去收取鼓地呢？」繆伯說：「間倫的爲人，巧言諂媚而不仁德。如果他奪下鼓地，我能不獎賞他嗎？如果獎賞

了他，便是獎賞了不仁德的人。不仁德的人得志，會使晉國的武將捨棄仁德而追求奸佞，果真這樣的話，即使得到鼓地，又有什麼用呢？」

泰族

【題解】「泰族」，東漢許慎注曰：「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曾國藩云：「族，聚也。群道衆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本篇特別強調用「仁義」感化人。仁就是「愛人」，這是「仁」的最重要的內容，是治國的根本。與此相聯係的是以仁愛得民心、用民力。仁政和法制，前者是本，後者是末；前者是主，後者是輔。要實行仁政，君王一方面要從自身修養做起，同時還要「知賢」，發現和任用賢才。

【原文】聖王在上位。廓然^①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②。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③上之德。象主之指^④。夷狄之國。重譯^⑤而至。非戶辨^⑥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⑦處邠^⑧。狄^⑨人攻之。（舊無處邠至攻之六字。補之）杖策^⑩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⑪乎岐周^⑫。非令^⑬之。（舊無令之二字。補之）所能召也。秦穆公^⑭爲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⑮之所責^⑯也。券。契也。季（季作宓）子^⑰治單父。夜漁（漁舊作畝。改之）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¹⁸。田漁¹⁹皆讓長²⁰。長者得多。而斑白²¹不負載。斑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²²也。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²³者。弩²⁴力也。其所以中的²⁵剖²⁶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²⁷。不能獨²⁸中。令雖明²⁹。不能獨行。必有精氣³⁰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注釋】①廓然：空曠貌。②逸民：指遁世隱居的人。③仰：敬慕。④象主之指：依從君王的旨意。象，依照。指，旨意。⑤重譯：指譯使。⑥戶辨：辨應作「辯」。挨戶說明。⑦亶父：亦作「亶甫」，亶，音膽，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周武王追尊爲太王。⑧邠：音兵，同「豳」，古代諸侯國名。周后稷的曾孫公劉由邠遷居於此。在今陝西省彬縣。⑨狄：我國古代民族名。春秋前，長期活動於齊、魯、晉、衛、宋、邢等國之間，與諸國有頻繁的接觸。公元前七世紀時，分爲赤狄、白狄、長狄三部，各有支系。因爲他們主要居住在北方，故又稱北狄。⑩杖策：執馬鞭，謂策馬而行。⑪國：建都。⑫岐周：岐山下的周代舊邑。⑬令：命令。⑭秦穆公：又作秦繆公，春秋時代秦國國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六五九年—公元前六二一年），謚號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認定爲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非常重視人才，其任內獲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等賢臣的輔佐。曾協助晉文公回到晉國奪取君位。周襄王時出兵攻打蜀國和其他位於函谷關以西的國家，開

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為西方諸侯之伯，遂稱霸西戎。^⑮券：契據。古代常用竹木等刻成，分為兩半，各執其一，合以徵信。後世多以紙為之。^⑯責：要求，期望。^⑰季子：宓子賤，孔子弟子。曾為單父宰，彈琴而治，為後世儒家所稱道。^⑱司寇：官名，夏殷已有之，周為六卿之一，曰秋官大司寇，掌管刑獄、糾察等事。春秋列國亦多置之。孔子嘗為魯司寇，因與季氏不合而去。^⑲田漁：耕田（者）和捕魚（者）。^⑳讓長：禮讓長者。^㉑斑白：頭髮黑白相雜，謂年老。^㉒致：達到。^㉓貫：堅；穿透堅硬之物。貫，射中、穿透。^㉔弩：弩弓，一種利用機械力量發射箭的弓。^㉕中的：箭靶的中心，一說指箭靶。^㉖剖：辨明。^㉗強：有力量。^㉘獨：單獨。^㉙明：嚴明。^㉚精氣：猶精誠。

【譯文】聖明的君主處在君位上，空廓沒有身形，寂靜沒有聲響；官府就像無事可做的似的，朝廷就像沒有人似的；民間沒有隱士，沒有避世的民衆；百姓沒有勞役，牢獄沒有冤屈受刑的人。四海之內，無不仰慕君主的仁德，依從君主的旨意；周邊外族之邦，通過譯使前來朝拜。這不是靠挨家挨戶地說教能實現的，而是君王以自己的精誠之心施於天下人（的結果）。

《詩經》中說：「君主施恩惠於國中，這樣來安撫四方諸侯。」國內政治和順，外部就能安寧了。太公亶父在邠地時，狄人常常攻打他，於是亶父便騎馬離去，百姓們扶老携幼地跟隨他，來到岐周建立了國都，這不是簡單的命令能夠招致的。秦穆公為避免

盜去他駿馬的人吃馬肉生病（他聽說吃馬肉不喝酒，就會傷及身體），便拿美酒給他們喝，（因此在與晉國的戰鬥中）這些人（指吃馬肉的人）便拼死報效穆公，這不是憑契約要求他們這樣的。宓子賤治理單父之地時，夜間打漁的人捕到小魚便自覺地放掉，這不是刑罰所能阻止的。孔子做魯國司寇時，農夫漁夫都謙讓長者（長者得到的多些），老年人不用去背負重物，這不是法律（的要求）所能够達到的。

箭之所以能遠射并穿透堅硬之物，靠的是弩的力量，然而它之所以能正中目標并分辨出細微之處，還是靠人的意念。獎賞善行，懲罰暴虐，靠的是政令，而政令所以能施行，靠的又是執政者的精誠。所以弩雖有力但不能（憑此）就能射中目標，法令雖然嚴明但不能（憑此）孤立推行，一定要有人的精誠來配合施行。所以（君主）闡明道理和主張來讓民衆接受，如果民衆不聽從，是由於誠心還沒有普被（民衆）。

【原文】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①。陰陽^②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③其所有。而滌蕩^④之。故因^⑤則大。化^⑥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⑦者也。因其好色^⑧。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⑨。因其好音^⑩。而正^⑪雅頌^⑫之聲。故風俗不流^⑬。因其寧室家^⑭。樂^⑮妻子^⑯。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

序。然後修朝聘^①。以明貴賤。鄉飲^②習射^③。以明長幼。時蒐^④振旅^⑤。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入學庠序^⑥。以修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⑦也。

【注釋】①神明接：精氣交接。②陰陽：古代指宇宙間貫通物質和人事的兩大對立面，指天地間化生萬物的二氣。③拊循：依循。拊，撫，有循順的含意。④滌蕩：蕩洗，清除。⑤因：依照。⑥化：王念孫云：「化」字義不可通。「化」當作「作」，字之誤也。作為「造化」，這裏指人為之意。⑦節文：謂制定禮儀，使之有度。⑧色：美色。⑨班：區別。⑩好音：喜愛音樂。⑪正：修正。指將歪斜不正或有偏差、謬誤的事物改正過來。⑫雅頌：《詩經》內容和樂曲分類的名稱。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⑬流：向壞的方面轉變。⑭因其寧室家：順應人皆希望家庭安寧（的願望）。⑮樂：指使其歡樂。⑯妻子：妻子和孩子。⑰朝聘：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春秋時期，政在霸主，諸侯朝見霸主，亦稱「朝聘」。⑱鄉飲：古代嘉禮之一，指鄉飲酒禮。古之鄉學，三年業成，考其德藝，以其賢者能者薦升於君。時由鄉大夫作主人，為之設宴送行，待以賓禮，飲酒酬酢，皆有儀式，稱鄉飲酒禮。⑲習射：演習射箭。⑳蒐：檢閱車馬。㉑振旅：操練士兵。㉒庠序：古代的地方學校，後亦泛稱學校。㉓匠成：培養造就。

【譯文】天地、四季，不能直接產生萬物。精氣相接，陰陽二氣融合，萬物便自然產生。聖

人治理天下，不是強制改變民衆的天性，而是依循人們已經具有的天性，引導其改變。因勢利導效果良好，人爲地改變則成效不大（能够順應自然就會效果顯著，人爲地想要改變成效反而不大）。先王制定禮法，都是依據人們的愛好來調節典章制度。根據人們的好色之欲，於是制定婚姻禮法，所以男女有別；因人喜愛音樂，於是創作純正的雅樂、頌樂，所以風俗不會變壞；因人皆希望家庭安寧、妻兒快樂，於是教育他們孝順事親，所以父子間有了親情；因人皆喜歡交朋友，於是教育他們敬重年長的人，所以長幼之間禮節有序。做到這些之後，再制定朝拜天子、出使諸侯國的禮節，以明確高低貴賤；制定鄉飲和習射的禮節，來明確長幼之間的次序；適時檢查車馬、整頓軍隊，來練習用兵；讓人們進學堂學習，修明倫理道德。這些都是人們本性中具有的，而經由聖人的培養造就得以實現。

【原文】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①。不向^②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③。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墨^④之行。法能刑^⑤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⑥。行爲儀表^⑦。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⑧。死不還踵^⑨。化之所致也。

【注釋】①廢醜：廢除醜惡現象。②向：仰慕。③行法：按法行事。④孔墨：指儒家、墨家兩大學派。⑤刑：懲罰。⑥言為文章：言辭有文采。⑦儀表：立木以示人謂之儀，也叫表。引申為法則、標準、榜樣。⑧蹈刃：踏刀鋒，喻不顧危險。⑨還踵：轉身。

【譯文】民衆如果沒有廉耻之心，就無法治理好。而不學習禮義，民衆的廉耻觀念就不會樹立。民衆不懂禮義，法律也無法使他們行為端正。不推崇善舉、廢除惡習，民衆就不會嚮往禮義。沒有法令不能治理好國家，民衆不懂禮義不會按法令辦事。法律能處罰不孝的人，但不能讓人效法孔子、墨子弟子們的品行；法律能懲處偷盜的人，却不能讓人學伯夷的正直。孔子培養的門徒三千人，都是在家講孝道，出門講友愛，言辭有文采，行為可作表率，這都是教育的結果。墨子的門徒一百八十人，都可以赴火蹈刃，至死不後退，這也是教化使然。

【原文】夫刻肌膚。鑱①皮革②。被創③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④刺其皮。爲龍文⑤。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人作之）。經⑥誹譽⑦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⑧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⑨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⑩維時。庶績⑪咸熙⑫。禮

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⑬天下之高。以爲三公^⑭。一國之高。以爲九卿^⑮。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⑯。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⑰而民和^⑱。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⑲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⑳。

【注釋】①鑱：音纏，刺。②皮革：此人體的皮膚。③被創：受傷。④箴：同針，針灸治病所用的針形器具。⑤龍文：龍形的花紋。⑥經：量度。⑦誹譽：毀謗和贊譽。⑧賤：輕視。⑨高世：高超卓絕，超越世俗。⑩百工：百官。⑪庶績：各種事業。⑫熙：興盛。⑬舉：推薦。⑭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⑮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⑯元士：商、西周、春秋時統治者的最低一層，有元士、上士、中士、下士等。天子的士稱元士，以和諸侯國的士相區別。⑰唱：倡導，後作「倡」。⑱和：響應。⑲化民：教化百姓。⑳靡：倒下。

【譯文】刀割肌膚、針刺皮肉，受傷流血，這是人很難忍受的痛苦，但越人却刻肌刺膚來求取榮耀（越人用針在皮膚上刺成龍形花紋）。聖明的君主居於高位，闡明好惡來昭示國人，通過對人們的譏諷、稱譽來加以引導，親近賢人并提拔他，鄙棄不賢的人并罷免他，沒有受傷流血之苦，却有盛世尊顯的名聲，民衆誰不服從這樣的君王呢？

古代制定了法律却無人觸犯，設置了刑罰却不施用，不是該施刑而不用刑，而是因為百官都想著做好本職工作，各項事業都興盛成功，禮儀建立起來，賢德之人得到任用。所以選拔天下的賢才來任為三公，選拔一國的賢才任為九卿，選拔一縣的賢才任為二十七大夫，選拔一鄉的賢才做八十一元士。各以其才能大小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做其適宜做的事。教化由根本（天子）達於枝末（下級官吏），以位重者制約位輕者。（於是）在上位的人倡導一聲，人民便應和；在上位的人一有行動，下邊的人便緊隨其後。四海之內，歸於一心，背棄貪婪和卑污，趨向義理。如此教化民衆，就像風吹動草木，草木沒有不隨風而倒伏的。

【原文】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①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②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③。召公奭^④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⑤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⑥用大宰^⑦嚭^⑧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⑨。而賢不肖可論也。

【注釋】①臨：監視，監臨。引申為統治、治理。②舉：選用。③太公望：呂尚，俗稱姜太公。據

《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尚窮困年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④召公奭：奭，音是，召公，姓姬，名奭，周的支族，周武王之弟。因封地在召，故稱召公或召伯。⑤隰朋：隰，音習，春秋時齊大夫。⑥夫差：春秋吳王闔閭子。闔閭為越王勾踐所傷而死，夫差嗣立，誓報父仇，大敗越於夫椒。勾踐求和。周敬王三十六年，吳北伐齊，敗齊兵於艾陵。三十八年又會諸侯，與晉爭霸於黃池，越乘機入吳，大敗吳兵。周元王三年，越滅吳，夫差自殺。⑦大宰：官名，《左傳·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⑧詬：音匹，伯詬，春秋晚期人，原為晉國公族，姬姓。⑨黨與：同黨之人。

【譯文】現在讓愚笨的人去教誨聰明的人，讓不賢的人居於賢人之上，即使嚴明刑罰，民衆也不會順從。這是因為小不能制約大，弱不能支配強。所以聖明的君主任用賢人來建立功業，不賢的君主任用習性與他相同的人。周文王舉用太公呂望、召公奭而成就王業，齊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成就霸業，這些都是任用賢能建立功業的典範。夫差任用太宰伯嚭導致滅亡，秦始皇、秦二世任用李斯、趙高而使秦國敗亡，這是任用的人習性與自己相同的惡果。所以觀察他們所舉用的人，其國家是大治還是混亂不堪便可以預見；考察一個人的同黨，他自身的賢明與不賢明便可以推知了。

【原文】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①也。枉^②者。以求直也。故雖出^③邪僻之道。行幽昧^④之塗^⑤。將欲以興大道^⑥。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⑦之人。不得不濡^⑧足。夫觀逐^⑨者於其反^⑩也。觀行者於其終也。

【注釋】①申：伸展，伸張。②枉：彎曲。③出：在，處於。④幽昧：昏暗不明。⑤塗：道路。⑥大道：正道。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⑦拯溺：救援溺水的人，引申指解救危難。⑧濡：浸漬，沾濕。⑨逐：追趕，追逐。⑩反：還歸。後多作「返」。

【譯文】聖人暫時的屈從是爲了日後的伸展，暫時的彎曲是爲了日後的挺直。所以他們雖然有時行走出沒在偏僻幽暗的路上，但那爲的是振興大道、成就大業，就好像走在山林中没有筆直的路、拯救溺水的人不能不沾濕雙腳一樣。觀察逐獵者，要看他們返回時的情況（是否收穫獵物）；觀察走路的人，要看他們達到終點時的情形（是否堅持到達目的地）。

【原文】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踏馳^①。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②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③也。

猶狗之晝吠。鴟④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⑤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⑥。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⑦踏馳。百事并作。聖人（人下有一字）以仁義爲之準繩。中⑧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

【注釋】①趨行踏馳：忙忙碌碌地急行快走。趨行，急行、趕路。踏，音及，輕步行、小步行走。踏馳，小步快走。②蝕：日月食。③可：謂認爲是、認爲對。④鴟：音吃，貓頭鷹一類的鳥。⑤計：考慮。⑥智能：智謀與才能。⑦智能：此處指有智謀與才能的人。⑧中：符合。

【譯文】所以百川奔流，不能注入大海的，算不上（真正的）河谷；人忙忙碌碌地急行快走，不歸向善良的，不能算是君子。所以好的言論要歸結到可行，好的行爲要符合仁義。君子的過失，如同日月虧蝕，怎能減損它的光明呢？小人認爲正確的事，如同狗白天吠叫、鴟鳥夜裏能看見東西，對行善又有什麼益處呢？智者不隨意行事，勇者不胡作非爲，（他們一定要）選擇善事去做，考慮到符合道義再行動，所以事情得以成功而功業足可以帶來利益，死去以後名聲還能爲人稱頌。即使擁有智慧和才能，一定要以仁義爲根本，然後纔能有所建樹。聰明能幹者日日奔忙，百事同時而興起，聖人祇是以仁

義作為準繩來評判（那些人和事），符合仁義的稱為君子，不符合仁義的稱為小人。

【原文】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①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②不足。以鑿觀池③之力耕④。則田野必闢⑤矣。以積土山之高修堤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⑥之日誦詩書⑦。則聞識⑧必博矣。

【注釋】①嬉戲：玩樂。②日：一天天地。③觀池：供游觀的池沼。④耕：翻土犁田。⑤闢：開墾。⑥博奕：局戲和圍棋。⑦詩書：指《詩經》和《尚書》。此處泛指經典。⑧聞識：知識，學問。

【譯文】人沒有誰不懂得學習對自己有益處的，然而却不能好好求學，是貪圖玩樂害了他。人多是以無用之事來妨礙有用之事，所以造成才智無法廣博并且日漸貧乏。假如用開墾供游觀的池塘的勁頭去翻土犁田，那麼田野一定會被開墾出來；倘若用堆積土山修高臺的功夫去興修堤防，那麼用水就一定會很充足；如果用喂養狗馬鴻雁所花的費用來供養士人，那麼名望和聲譽一定會顯揚榮耀；假使用射獵博奕的時間去誦讀經典，那麼見聞和知識一定會廣博。

【原文】故上下①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②者從。事③大而道小者凶。

【注釋】①上下：指位分的高低，猶言君臣、尊卑、長幼。②大：表示程度深。③事：引申為職守、職權、責任。

【譯文】所以君臣異道（各司其職），國家就能治理好；君臣同道（職分相混），國家就會混亂。地位高且德行深厚者做事就會順暢，職事重大而德行淺薄者就會多凶險。

【原文】故小快①害義。小惠②害道。小辯③害治。苛峭④傷德。大政⑤不險。故民易遵。至治⑥寬裕⑦。故下不相賊⑧。至德⑨樸索⑩。故民無慝⑪。原蠶⑫一歲⑬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⑭桑也。家老⑮異糧⑯而食之。殊器⑰而烹之。子婦⑱跣⑲而上堂。跪而酌羹⑳。非不費㉑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㉒。娉納㉓而取㉔婦。紱繞㉕而親迎㉖。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㉗。有罪相告㉘。於以禁奸。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㉙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㉚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㉛。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

【注釋】①快：暢快。②惠：通「慧」，聰明。③辯：巧言，會說話。《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④苛峭：亦作「苛削」，謂刻薄嚴峻。⑤大政：猶善政。⑥至治：最好的治理。⑦寬裕：寬大。《國語·晉語四》：「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⑧相賊：相互侵犯、妨害。⑨至德：最高的道德。⑩樸索：樸素，質樸無華。⑪慝：邪惡。⑫原蠶：二蠶，即夏秋第二次孵化的蠶。⑬歲：一年為一歲。⑭殘：毀壞。⑮家老：一族或一家中的長者。⑯糧：穀類食物曰糧。⑰器：用具，器具。⑱子婦：指兒媳婦。⑲跣：赤脚，光著脚。⑳酌羹：斟倒羹湯。酌，挹取，舀。㉑費：煩勞。㉒結言：訂婚約。㉓娉納：亦作「娉內」，古代婚禮中的問名、納幣。㉔取：「娶」的古字。㉕紱統：音伏問，亦作「紱冕」，古時繫官印的絲帶及大夫以上的禮冠，引申為官服、禮服。㉖親迎：古代婚禮「六禮」之一。夫婿親至女家迎新娘入室，行交拜合巹之禮。㉗司：通「伺」，偵察。㉘告：告發。㉙仇讎：仇人，冤家對頭。㉚樹：種植。㉛穢：污濁。

【譯文】所以貪圖小的快活會損害大義，玩弄小聰明會妨礙大道，小的巧辯會妨礙國家治理，刻薄嚴峻會損害德行。善政沒有險惡之法，所以民衆容易遵行；最好的治理政策寬裕，所以百姓不互相傷害；最高的德行是質樸無飾，所以民衆沒有邪惡之念。蠶本一年可以再次孵化而兩次收穫蠶絲，（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利，但是王法禁止這樣做，是因為這樣做會損害桑樹；家中長者（與家人）吃不同的飯，用不同的食具烹調，兒媳

光著脚走上堂去，跪著給長輩斟倒羹湯，這種禮法不是不煩勞，然而却不能省減，是因爲省減了會損害義理；等有了媒人纔訂婚約，下聘禮以後迎娶新婦，夫婿穿上盛服親至女家迎新娘入室，行交拜合卺之禮，這樣做不是不煩雜，但是不能改變這套禮法，是因爲這樣做可以防止淫亂；讓百姓左鄰右舍相互監視，發現有人犯罪便相互告發，這樣來查禁奸惡，并非不能終止作惡，但是却不能那樣做，（是因爲這樣）會傷害和睦相處之心，而結成仇怨。所以事情有時像鑿開一個小孔就會生成百條縫隙、栽一棵樹就會長出萬片葉子一樣，鑿開一個小孔不會帶來什麼方便，而裂開的縫隙足以壞事；所栽之樹不會帶來什麼收益，而長出的枝葉足以帶來污穢（落葉滿地）。愚蠢的人迷戀小利，而忘掉（這樣做）會產生大禍，因此不可以效法。

【原文】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①矣。知人則無亂政②矣。三代③之所以昌也。智伯④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⑤畢極。三材也。巧文辯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⑥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⑦。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後勝⑧之計。不用淳於越⑨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惠⑩捷巧。不免於亂矣。

【注釋】①虐刑：殘酷的刑罰。②亂政：腐敗的政治，暴政。③三代：指夏、商、周。④智伯：名瑤，又名智襄子，春秋時期晉國卿大夫，智氏家族領主。他於公元前四七五年成爲晉國執政，此後欲滅同列卿位的趙、魏、韓三家，乃聯合魏、韓，於公元前四五五年共同對趙氏發動晉陽之戰。趙襄子派人向魏、韓陳說利害，魏、韓因而與趙氏聯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趙襄子擒殺，智氏就此衰落。⑤伎藝：指手藝或藝術表演等。⑥齊王建：戰國時代田氏齊國的亡國之君。⑦引強：強，應作「弓」。挽拉強弓。⑧後勝：戰國末齊王建之相。受秦厚賄，屢勸齊王建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禦秦。齊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軍兵臨齊都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齊王建聽從其計，不戰而降，齊亡，秦統一中國。⑨淳於越：戰國時齊國博士，秦朝時曾任僕射。⑩察惠：聰明有智慧。

【譯文】所以，仁德和智慧，是人的美好資質。所謂仁德，就是親愛他人；所謂智慧，就是瞭解他人。親愛他人就沒有殘酷的刑罰，瞭解（誰是賢人）就沒有腐敗的政治，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昌盛的原因。（晉國執政者）智伯有五種超衆的資質（鬚鬚長、體貌高大壯偉，爲其一；射箭、駕車的力氣都很大，爲其二；才藝技能無不具備，爲其三；擅長文辭、富於辯才，爲其四；剛強堅定、果決勇敢，爲其五）。却免不了死於別人之手，其原因就是他對人不仁愛。齊王建有三種過人的技藝（力氣可以挽拉強弓，奔跑的速度超過疾跑的馬，起跳能越過高處）。但自己却被秦國俘虜，就因爲他辨識不出賢人（齊王建任用

後勝，秦國軍臨城下，後勝勸齊王投降，齊王建聽從其計，而不聽淳於越的諫言，導致齊國滅亡。所以「仁」沒有比愛人更重要的，「智」沒有比瞭解人更高明的。如果不具備二者，即使聰慧過人、敏捷靈巧，也不會幸免於動亂之禍。

群書治要卷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題解】漢武帝時，推行以桑弘羊為主制定的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及均輸、平準等一系列重大財經政策。這些政策對於西漢政權的鞏固在短期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給人民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於是，漢昭帝即位后，於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從全國各地召集賢良文學六十多人到京城長安，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民生疾苦問題，後人把這次會議稱為「鹽鐵會議」。會上，雙方對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統一徵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平準（平抑物價）、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和戰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會議結果，廢除了全國的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三十年后，桓寬根據這次會議的官方記錄，加以推衍整理，增廣條目，把雙方互相責難的問題詳盡地記述出來，寫成《鹽鐵論》一書。

魏徵從《鹽鐵論》六十篇的十二篇中，輯錄十二段，約三千字，編入《群書治

要》。所選皆出自文學與賢良之口。這十二段內容上各自獨立，但又渾然一體，詳細論述了明君與諍臣、德教與刑治、居安思危等重大問題。

【作者簡介】桓寬，字次公，西漢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西漢後期散文家。治《公羊春秋》。漢宣帝時被舉為郎，後任廬江太守丞。知識廣博，善為文。著有《鹽鐵論》一書，對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較大的關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做了詳實的記錄。

貪富

【題解】本篇主要對鹽鐵官營導致大家起了貪欲進行了描述，表達了賢良文學派對鹽鐵官營政策的不滿。指出「君子能休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原文】行遠道者假①於車。濟江海者因②於舟。故賢士③之立功④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⑤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⑥榭⑦。而不能自為專屋⑧狹廬⑨。材不足也。歐冶⑩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爐⑪大鐘。而不能自為壺鼎⑫槃⑬杵⑭。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政作正）朝⑮以和百姓。潤⑯衆庶⑰。而不能自饒⑱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⑲。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⑳。德溢四海㉑。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㉒而假財也。

【注釋】①假：憑藉；依靠。②因：依托；利用；憑藉。③賢士：志行高潔、才能杰出的人。④立功：建樹功績；建立功勞。⑤公輸子：即魯班，姓公輸，名般。魯國公族之後，又稱公輸盤、班輸、魯般。魯國人（都城山東曲阜，故里山東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時通用，故人門常稱他為

魯班。大約生於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五〇七年），卒於周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四四四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由於成就突出，建築工匠一直把他尊為祖師。⑥臺：高而上的方形建築物。供觀察眺望用。⑦榭：建在高臺上的木屋。多為游觀之所。⑧專屋：猶專室，即小室。⑨狹廬：狹小簡陋的房屋。⑩歐冶：即歐冶子，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越國人。中國古代鑄劍鼻祖，曾鑄龍泉寶劍。⑪金爐：金屬鑄的香爐。⑫鼎：古代炊器，又為盛熟牲之器。多用青銅或陶土製成。圓鼎兩耳三足，方鼎兩耳四足。⑬槃：同「盤」，木盤，古代承水器皿。⑭杆：盛湯漿的器皿。⑮政朝：君主受臣朝見的地方。⑯潤：惠及；加惠。⑰衆庶：衆民；百姓。⑱饒：富裕；豐足。⑲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本為行政建制，後泛指鄉里或本土。⑳八荒：八方荒遠的地方。㉑四海：古以中國四境有海環繞，各按方位為東海、南海、西海和北海。這裏指天下，全國各處。㉒枉道：違背正道。

【譯文】走遠路的人要依靠車子，渡江海的人要利用船隻。因此，賢士之所以能建樹功績、得名於世，是因為憑藉自己的天資，同時也是依靠外在的物質條件。魯班能夠利用君主的木材來建築宮殿臺閣，但不能給自己蓋一間簡陋的小屋子，就是因為自己的木材不足。歐冶能夠利用國君的銅鐵來鑄造香爐和大鐘，但不能給自己造一些壺鼎盤盆，也是因為沒有可供使用的材料。君子能夠藉助君主的朝政來安和百姓，加惠衆民，但不

能使自己的家裏富足，這是因為地位不允許的緣故。所以，舜在歷山耕田的時候，他的恩惠還達不到他的鄉里；姜太公在朝歌宰牛爲生的時候，就連他的妻子兒女也得不到一點利益；到了他們得到重用的時候，恩惠遍及全國，德澤流溢天下。所以，大舜憑藉堯帝而利益天下，姜太公依托周王朝而利益天下。君子可以藉助道義來修身，不可以藉着著財富來違背正道。

相刺

【題解】本篇是大夫和賢良文學對面互相諷刺的記錄。大夫指責儒生「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授之以政則不達」，「此亦當世之所患也」。賢良文學則反唇相譏，認為「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旨在勸諫君主應善於納諫。

【原文】扁鵲①不能治不受鍼藥②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食疑受）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③而夏亡。紂有三仁④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⑤。由余⑥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⑦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⑧。枉道⑨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不得作而不）合者也。

【注釋】①扁鵲：約生於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〇七年，卒於報王五年（公元前三一〇年），姬姓，秦氏，名越人，又號盧醫，春秋戰國時期名醫。勃海郡鄭（今河北任丘）人。由於醫術高超，被認為是神醫，當時人們就借用了上古黃帝時期神醫「扁鵲」的名號來稱呼他。相傳中醫典籍《難經》為扁鵲所著，後人尊他為醫祖。②鍼藥：亦作「針藥」，針灸、藥物。③關龍逢：桀臣。桀作酒

池塘丘，爲長夜飲。龍逢力諫，桀不聽，并把他殺害了。事見《史記·夏本紀》。④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三人。⑤夷吾：即管仲，又稱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人。早年經營過商業。公元前六八五年齊桓公即位，經鮑叔牙推薦，任用管仲爲相，被尊稱爲「仲父」。相齊四十年，使齊國空前強盛，成爲春秋時首先稱霸中原的大國，使齊桓公成爲春秋第一霸主。⑥由余：一作繇余，罕之第三十七世孫（軒轅黃帝之五世孫夏禹的三子少康氏，又名罕，封於無余；爲無余王，余氏即由此始），春秋時天水人。公元前六五九年投入秦國，被秦穆公任爲上卿（即宰相），爲秦穆公出謀劃策，幫助秦國攻伐西戎，一舉攻伐錦諸戎、緄戎、翟戎、義渠等十二個戎國，遂稱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⑦屈原：即屈平，字原，通常稱爲屈原。我國最早的著名詩人，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⑧三黜：三次被罷官。《論語·微子》：「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⑨枉道：違背正道。與「直道」相反。

【譯文】扁鵲不能醫治不接受針灸和藥物的疾病，賢人和聖人也不能糾正不接受規勸過失的國君。因此，夏桀雖有關龍逢，夏朝還是滅亡了；殷紂雖有微子、箕子、比干三個仁人，但商朝還是滅亡了。可見不用擔心臣子沒有像管仲、由余那樣好的見解，就怕國君不能像齊桓公、秦穆公那樣聽取建言。所以，孔子東奔西走而得不到任用，屈原也是被楚國流放。所以柳下惠纔會說：「用正直的心來事奉國君，到哪裏不是屢屢被罷官

呢？如果是用邪曲的心來事奉國君，那又何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呢？」這就是君子的建言往往不被採納，所作所爲也往往不能被世人所認同的原因所在啊！

後刑

【題解】本篇是關於用刑的辯論。「人之初，性本善。」賢良認為聖人以仁義教化百姓，導之以政，天下大治；愚人以刑律為治化之基，張網以捕鳥，設井以陷獸，猶沾沾自喜，致國滅人亡。主張「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

【原文】古者篤教①以導民。明辟②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③之於御④也。良工⑤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⑥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⑦而不能張⑧。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⑨。發以毒矢⑩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⑪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⑫己之能得奸。猶弋⑬者睹鳥獸挂罽羅⑭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⑮之邪。鄧皙⑯之偽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⑰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⑱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⑲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注釋】①篤教：竭誠於教化。②明辟：明法，嚴明法律。辟，法，法度。③策：驅趕騾馬役畜的鞭棒。④御：駕馭車馬。⑤良工：古代泛稱技藝高超的人。⑥威厲：猶威嚴，即嚴厲、嚴肅。⑦紀綱：網罟的綱繩。引申為法度。⑧張：擴大；張揚。⑨闌牢：養牲畜的欄圈。⑩毒矢：毒箭。⑪哀矜：哀憐；憐憫。⑫伐：自我誇耀。⑬弋：指狩獵。⑭罽羅：捕鳥的網。⑮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鮮與蔡叔度的并稱。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東都，後成王迎周公歸，管蔡懼，挾紂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伐，誅殺武庚與管叔鮮，流放蔡叔度，其亂終平。事見《書·金縢》及《史記·管蔡世家》。⑯鄧皙：一作「鄧析」，春秋時鄭國大夫。鄧析欲改鄭刑書，而另創為新刑，并把它寫在竹簡上，稱為「竹刑」。相傳為子產所殺。事見《呂氏春秋·離謂篇》。又一說鄧析是鄭駟歆所殺，與此不同。事見《左傳·定公九年》。⑰孔子曰一句：出自《論語·泰伯第八》。⑱嘉善：謂贊美善人。⑲德潤：猶德澤。

【譯文】古時候，聖人竭誠用仁義的教化來引導百姓，把法令宣講清楚以依法執行刑律。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就像用馬鞭駕車一樣。技藝再高的駕車者也不能沒有馬鞭駕車，而是拿著馬鞭但不輕易使用。聖人藉助於法令來做好教化工作，教化成功了，也就不用實行刑法了。所以，他們雖然很威赫嚴厲，但不輕易殺人；設置了刑律，但無人敢違反。如今廢除了聖人的治國法度，而不能發揚；敗壞了古代的禮義，就不能防止犯

法。百姓陷入法網，就抓起來法辦，就好比打開欄圈放出野獸，再用毒箭去射死它一樣，不射完不罷休呀。曾子說過：「當政的人不按正道行事，民心離散已經很久了。如果知道了他們的真實情況，就會哀憐他們而不會沾沾自喜。」不憂慮百姓沒有治理好，反而自我誇耀能制裁奸人，就好像捕鳥的人看到飛鳥陷入自己懸挂的羅網中一樣的高興。現在天下被殺的人，不一定有管叔和蔡叔那樣的邪惡，有鄧皙那樣的偽詐。孔子說：「對待不仁的人，憎惡得太過分了，那就必然立即作亂了。」因此，下民亂了，要從朝政上反省原因；朝政亂了，要從執政者自身反省原因。自身行得端正，天下自然安定。所以，君子能够贊美善良的人，又能够同情那些不能為善的人，對受刑的人要給予恩惠，對窮人也要施與恩德；在施與恩惠時內心滿懷喜悅，而在不得已需要執行刑罰時就會感到難過。

授時

【題解】授時，即不違農時的意思。在古代，由於生產力水平低，所以自然力對農業生產和人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作用。本篇以「授時」為篇名，表明大夫和賢良在辯論如何發展農業生產時，雙方都注意到天時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他們的觀點則是不同的。本篇旨在指出為政者應該「使民務時」，就是要農民適應和掌握自然規律來發展農業生產。

【原文】周公之相①成王也。百姓饒樂②。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③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④。上以奉君親⑤。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⑥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⑦。夫何奢侈暴慢⑧之有乎。管子曰。倉廩⑨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注釋】①相：輔助；佑助。②饒樂：富饒安樂。③耕織：耕種紡織。猶言農桑。④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語出《孟子·盡心上》。易，整治。疇，已耕作的田地。稅斂，稅收。⑤君親：

君王與父母。亦特指君主。⑥徙義：謂見義即改變意念而從之。⑦入孝出悌：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嚴守兄弟禮義。⑧暴慢：凶暴傲慢。⑨倉廩：貯藏糧食的倉庫。穀藏叫倉，米藏叫廩。

【譯文】周公輔助周成王時，百姓生活富裕，安居樂業，國家沒有窮人，這並不是周公替代老百姓耕種紡織，而是教導百姓治理田地，減輕百姓的賦稅，這樣百姓就會富裕了。這樣上可事奉君主與父母，下則百姓也沒有飢寒的憂患，那麼禮教就可以推行了。《論語》上說：「百姓富裕了，還要怎麼辦呢？」孔子回答說：「要教育他們。」用道德教化他們，用禮儀規範他們，百姓明白了道義就會改變意念，從而一心向善，沒有不是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則嚴守長幼之禮的。這樣哪裏還有什麼揮霍浪費、凶暴傲慢的現象呢？管子說：「糧倉充實，百姓纔能夠有條件學習禮儀規矩；衣食富足了，百姓纔會去關心自己的榮譽和耻辱。」所以，百姓在基本生活條件得到了保障以後，就容易接受有關禮儀的教育了。

水旱

【題解】本篇從上篇「授時」問題伴隨而來的對農業生產嚴重威脅的水旱災害問題，進行辯論，并聯系到鹽、鐵官營問題。從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從而推論到欲「除饑寒之患」，在於「罷鹽、鐵」，「分土地」。指出應予民以田，大力發展農桑。

【原文】古者政得則陰陽①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②於內。聲聞於外。爲之（爲之作爲善）於下。福應③於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④。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⑤。風不鳴條⑥。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⑦。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斂作檢）也。爲民父母見飢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⑧。方今⑨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⑩。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注釋】①陰陽：指宇宙間貫通物質和人事的兩大對立面，即天地間化生萬物的二氣。②行修：品行端正。③福應：指預示幸福吉祥的徵兆。④天傷：天折損傷。這裏指自然災難。⑤破塊：謂暴雨毀壞農田。⑥鳴條：風吹樹枝發聲。⑦孰：「熟」的古字。莊稼、瓜果等生長成熟。⑧「孟子曰……非我，兵也」：文本《孟子·梁惠王上》。引文與原文略有不同，大意相同。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殍，餓死的人。狗豕，犬與豬。常比喻行爲惡劣或品行卑劣的人。⑨方今：當今；現時。

⑩本業：農業。

【譯文】古時候，政令得當，於是陰陽二氣調和，星辰循軌運行，風雨適合農時。所以，祇要自己內修仁德，美名就會傳揚在外；在人間做好事，上天就會預示福德的徵兆。周公在上位謙己修身，因而天下安寧和平，國家沒有災難，年年沒有災荒。這個時候，下雨時沒有毀壞農田，刮風時樹枝不響，往往隔十來天便下一次雨，每次下雨都在夜裏。不論是丘陵還是高地、低窪地，所有的莊稼都能成熟。如今不去反思過去爲什麼會這樣，反而說什麼「這是陰陽二氣的運數」，沒有聽說過這種說法。《孟子》上說：「田野有餓死的尸首而不去收殮。豬、狗吃供人食用的糧食也不加遏止。做爲百姓的父母，看到百姓餓死時，却說『這不是我的過錯，而是年景不好的緣故』。這和用刀子殺

了人，却推說這不是我殺的，是刀子殺的，有什麼兩樣呢？」當務之急，在於消除飢寒的憂患，終止鹽、鐵官方專營，解除山海禁令放權讓利於百姓，將土地分給百姓，致力於農業耕作，養蠶種麻，充分發揮土地的出產能力。少搞土木建設，節省費用，那百姓自然就會富裕起來。如果能這樣，即使是遇上水旱災害也不會憂愁，荒年也不會受苦啊。

崇禮

【題解】本篇是賢良文學對「禮治」的主張。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周公制禮而天下平，懿公侍鶴而身敗亡。以此告誡人們：「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原文】王者^①崇禮^②施德^③。尚仁義而賤怪力^④。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⑤。雖之蠻貊^⑥。不可弃也。今萬方^⑦絕國^⑧之君。奉贄獻^⑨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禮下有儀字）。宜設明堂^⑩辟廱^⑪以示之。揚干戚^⑫。昭雅頌^⑬以風^⑭之。今乃以玩好^⑮不用^⑯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⑰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⑱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

【注釋】①王者：謂以王道治天下之君主。《論語·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邢昺疏：「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②崇禮：尊崇禮儀。③施德：給予恩惠。④怪力：指關於怪異、勇力之事。語出《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⑤篤敬：篤厚敬肅。⑥蠻貊：貊，音陌，古代稱南方和北方落後部族。亦泛指四方落後部族。⑦萬方：各方諸侯。引申指天下各地。⑧絕國：極其遼遠的邦國。⑨贄獻：贄，音質，初次見人時所執的禮物。贄獻，獻

贈的禮物。⑩明堂：古代天子朝見諸侯的地方。也可以用來舉行頒獎、養老、教學、選士等。⑪辟廱：即辟雍。本為西周天子所設大學，校址圓形，圍以水池，前門外有便橋。東漢以後，歷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為太學之預備學校（亦稱「外學」）外，均為行鄉飲、大射或祭祀之禮的地方。辟，通「璧」。⑫揚干戚：揚，飛揚，引申為舞。干戚，亦作「干鉞」，盾與斧，古代的兩種兵器，亦為武舞所執的舞具。⑬雅頌：指《詩經》內容和樂曲分類的名稱。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⑭風：教化，感化。⑮玩好：玩賞與愛好。⑯不用：不為所用。⑰角抵：我國古代體育活動項目之一。起源於戰國，其稱始於秦漢。晉以後亦稱「相撲」、「爭交」。類似現代的摔跤，即二人互相的角鬥。⑱殆：句首語氣詞，大概、恐怕的意思。

【譯文】作為治理天下的君主，應當尊崇禮儀，施予恩惠，崇尚仁義，而輕視那些怪异、勇力之事，所以聖人從來不談這些。孔子說：「一個人說話要忠實守信，行為要篤厚恭敬，即使到了蠻貊這樣的國家，也不應該改變。」當今四面八方偏遠地區的國君都帶著禮物來進見，這是感懷皇上的威嚴與聖德，同時也是想看看我們中原大國的禮儀。所以應該設置明堂、開辦大學給他們看；跳起干戚舞蹈，表演雅頌的樂曲來感化他們。如今却拿那些祇供玩賞而沒有實用的寶器、奇异而不易餵養的動物、摔跤之類的遊戲、以及陳列一些光彩奪目的物品來誇耀自己，這恐怕和周公接待遠方賓客的方式不一樣吧！

【原文】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①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睹②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③雅頌之聲。心充（充下舊有以字。刪之）至德④。欣然以歸。此四夷⑤所以慕義⑥內附⑦。非重譯⑧狄鞮⑨來觀猛獸熊羆⑩也。夫犀象兕⑪虎。南夷⑫之所多也。驢騾駝⑬。北狄⑭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⑮以孔雀珥⑯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⑰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⑱。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⑲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⑳。不能者雖隋和滿篋㉑。無益於存亡矣。

【注釋】①越裳：亦作「越常」或「越嘗」，古南海國名。②睹：親眼看見。③升歌：祭祀、宴會登堂時演奏樂歌。④至德：最高的道德；盛德。⑤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⑥慕義：傾慕仁義。⑦內附：歸附朝廷。⑧重譯：輾轉翻譯。⑨狄鞮：古代翻譯西方民族語言的人，鞮，音低。⑩羆：音皮，熊的一種。俗稱人熊或馬熊。⑪兕：音四，古代獸名，皮厚，可以製甲。《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製鎧。」⑫南夷：舊指南方的少數民族。又指南方邊遠地區。⑬駝：駱駝。⑭北狄：原指古代的狄族。因其主要居住於北方，故稱。後用爲對北方各少數民族的

泛稱。⑮南越：亦作「南粵」，古地名，今廣東廣西一帶。⑯珥：插；戴。⑰玉璞：未經琢磨的玉石。⑱隋和：隋侯珠與和氏璧的并稱。傳說古代隋國姬姓諸侯見一大蛇傷斷，以藥敷之而愈；後來這條蛇就在江中銜明月珠來報德，所以叫隋侯珠，又稱靈蛇珠。楚人卞和在荊山得到一塊璞玉，先後獻給武王、文王，均認為是普通的石頭，卞和以欺君罪被砍斷兩足；成王登位，使人剖璞，果得夜光寶玉，因為這樣，便命名為和氏璧。事見《韓非子·和氏》《淮南子·覽冥訓》。⑲珍怪：珍貴奇異之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⑳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樽俎，指宴席。折衝，交涉；談判。折衝樽俎，謂不用武力而在酒宴談判中制敵取勝。語出《戰國策·齊策五》。㉑篋：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

【譯文】過去周公謙卑禮讓地接待身份卑微的士人，用禮儀仁德屈尊來對待天下之人。辭謝越裳國君進獻的禮物，這表現了周公恭讓的禮儀；行禮完畢後，將禮品供奉到文王的祠堂裏，這是顯示大孝的禮節啊！來賓親眼看到干戚舞的盛容，耳聽到雅頌莊嚴的樂聲，心中充滿了盛德，高高興興地回去了。這就是四方的民族之所以仰慕仁義而親近歸附的原因，並不是通過譯使翻譯觀賞猛獸熊羆後的結果。犀牛、大象和老虎，南方多的是；騾子、毛驢、駱駝，是北方常見的牲畜。中原地帶很稀罕的，而外族人却認為很平常。廣東、廣西一帶的人用孔雀的尾羽插在門戶上作裝飾，昆侖山附近的人却用玉

石來投擲飛鳥。現在看重人家不稀罕的東西，珍藏別人多得不得了的东西，這并不是厚愛中國以顯明朝廷的盛德。隋侯珠與和氏璧，都是世間有名的寶貝，但對國家的安危存亡却没有什麼幫助。所以，要想顯示國家的盛德和威望，祇有依靠賢臣良相，并不在於戰馬之類的珍寶異獸。因此，聖明的帝王把賢人視為寶貝，而不是把珍珠美玉當作寶貝。從前晏子在宴會上講究禮義，便使得千里之外的晉軍退却；不能遵修禮義的人，即使有滿箱子隋侯珠、和氏璧，對國家的存亡也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取下

【題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本篇賢良文學以衛靈公聽取婉春之諫為例，勸誡上位者應體恤下民，常聽取下位者意見，「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方可成就「君子」。

【原文】衛靈公①當隆冬②興衆穿③池。海春（海春作宛春④）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⑤。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天寒乎哉云云七字。作天寒哉。我何不寒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⑥。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⑦。廣廈⑧洞房⑨者。不知專屋⑩狹廬⑪。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⑫者之急也。乘堅驅良⑬。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床⑭薦席⑮。侍御⑯滿側者。不知服輅⑰輓⑱船。登高絕流⑲者之難也。衣輕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⑳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風者下有之字）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㉑。匹婦㉒之悲恨也。耳聽五音㉓。目視弄優㉔者。不知蒙㉕流矢㉖。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㉗仗几㉘振筆㉙而調文㉚者。不知木索㉛之急。捶楚㉜之痛也。昔商鞅之任

秦也。刑人若刈³³菅茅³⁴。用師若彈丸³⁵。從軍旅者暴骨³⁶長城。戍漕³⁷者輜車³⁸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注釋】①衛靈公：春秋衛國國君，獻公孫，名元。在位四十二年，謚靈。②隆冬：深冬。③穿：挖掘；開鑿。④宛春：生卒年待考，鄭國人。著名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宛氏鼻祖之一。⑤凍餒：謂飢寒交迫。《孟子·盡心上》：「不暖不飽，謂之凍餒。」⑥隱約：困厄；儉約。⑦邃宇：深廣的屋宇。⑧廣廈：高大的房屋。⑨洞房：幽深的內室。⑩專屋：猶專室。⑪狹廬：狹小簡陋的房屋。⑫稱貸：請求別人借給錢款。⑬乘堅驅良：乘好車，驅良馬。形容生活奢華。⑭匡床：安適的床。一說方正的床。⑮薦席：亦作「薦席」，墊席。⑯侍御：侍奉君王的人。⑰服輅：駕車。⑱輓：牽引。⑲絕流：橫流而渡。⑳乘：防守；防禦。㉑憔悴：憂戚；煩惱。㉒匹婦：古代指平民婦女。㉓五音：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即宮、商、角、徵、羽。這裏泛指音樂。㉔弄優：猶俳優，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㉕蒙：冒著，迎著。㉖流矢：亂飛的或無端飛來的箭。㉗東向：面向東。古代以東為上方、尊位。㉘几：古人坐時憑依或擱置物件的小桌。㉙振筆：奮筆；揮筆。㉚調文：猶掉書袋，比喻說話、寫文章愛引用古書詞句，以顯示有學問。宋馬令《南唐書·彭利用傳》：「〔利用〕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㉛木索：刑具。木指「三木」

，索即繩索，用以拘繫犯人。③②捶楚：本指棍杖之類，引申為拷打。③③刈：音義，割取。③④菅茅：茅草的一種。③⑤彈丸：發射彈丸。用以喻輕易、隨便。③⑥暴骨：暴露尸骨。指死於郊野。③⑦戍漕：水運邊防軍需品。③⑧輜車：古代有帷蓋的車子。既可載物，又可作卧車。

【譯文】衛靈公在嚴冬季節召集老百姓挖池塘，他的臣子宛春就規勸他說：「天氣太冷了，老百姓又凍又餓，希望您停止這項工程吧！」衛靈公說：「天氣很寒冷嗎？我為什麼不感到冷呢？」宛春回答說：「人們常說安居的人不能體恤處於危困的人，吃飽飯的人想不到分給飢餓者食物。所以糧食、魚肉吃不完的人，很難和他說關於節儉的道理；生活安逸快樂的人，很難跟他說關於勤勞與辛苦的道理。那些身居高樓深院、大廈寬屋的人，不知道居住在狹小簡陋、屋頂漏雨、地面潮濕的房屋之人的苦。車馬成群、財物滿屋、儲藏舊糧、收入新糧的人，不知道吃了上頓沒下頓、負債累累者的焦慮。乘坐堅車、駕馭良馬、隨從排列成行的人，不知道挑著擔子趕路者的勞累。睡在安適的床上、鋪著墊席、妻妾奴婢圍滿了身邊的人，不知道駕車拉船、爬山涉水者的艱難。穿著輕盈暖和的衣服、住著溫暖的房子、坐著安適的車子的人，不知道守衛長城、觀望胡人和代族人的動靜、冒著寒風守衛邊防者的寒冷和危險。妻子兒女和好團圓、子孫守在身邊的人，不知道老母思念兒子的憂愁和婦女想念丈夫的痛苦。耳聽音樂、眼觀雜技的

人，不知道在邊境上冒著飛來的利箭、抵抗遠方敵人而時時面臨著死亡之人的威脅。伏在公案上提筆舞文弄墨的人，不知道刑具束縛下的憂急和鞭棍拷打的痛苦。過去商鞅在秦國做官，殺人如同割茅草，出兵像拋彈丸一樣隨便；出征的人尸骨扔在長城下無人掩埋，運送軍需的輜車絡繹不絕；人們活著出去，死著回來。難道他們不是父母所生養的嗎？所以君子立身處世，當以仁愛之心寬待別人，凡事都依據道義來衡量，與天下百姓同好惡共哀樂。」

擊之

【題解】本篇就要不要抗擊匈奴的侵擾，以保境安民的問題展開辯論。賢良文學指出，不可以強凌弱，以富欺貧。應時刻警醒自己，慎獨修身，萬勿隨意「擊之」，否則只會「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

【原文】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①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②得志^③。兩敵相機^④而匹夫乘閑^⑤。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注釋】①陵：侵犯；欺侮。②螻蟻：亦作「螻螳」，螻蛄和螞蟻。③得志：指名利欲望得到滿足。多含貶義。④相機：亦作「相幾」，察看機會。⑤乘閑：同「乘間」。乘著空閑。此處是有機可乘的意思。

【譯文】土地廣闊而不實行德政的人，國家就會有危險；兵力強大而侵犯他國的人，自身就會滅亡。猛虎和犀牛相互搏鬥，螻蛄和螞蟻就會得志；兩敵互尋戰機，無名之輩就會有機可乘。因此，聖明的君主，看到有利的一面，還會考慮有害的一面；既會考慮未來，也會注意眼前的形勢。

刑德

【題解】本篇所指「刑」和「德」的問題，實質上是關於「法治」和「禮治」的問題。賢良文學認為治理國家之根本方法當以德行教化天下，而非法治天下。并指出秦法多過秋天的茅草，細密勝過油脂，却壹人呼而天下隳頽。由此告誡君主，治國要簡刑厚德，法制應昭乎如日月，曠乎若大路，以感知四方之民，使之不迷不惑。

【原文】道徑^①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②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③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④。而網密於凝脂^⑤。然而上下相遁。奸僞^⑥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⑦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群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⑧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律令塵蠹^⑨於棧閣^⑩。吏不能遍睹。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⑪。五刑^⑫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注釋】①道徑：道路。②折：判斷。③獄犴：亦作「獄豻」，牢獄。犴，音暗。④秋荼：荼至秋而繁茂，因以喻繁多。⑤凝脂：凝凍的脂油。因無間隙，比喻事之嚴密，多指法網。⑥奸僞：詭詐虛假。⑦捌：同「扒」，破裂；分開。⑧明習：明了熟習。⑨塵蠹：被塵土污染，蠹蟲蛀壞。形容陳舊破爛。⑩棧閣：存放東西的屋子。⑪服不過五：超不過五服。五服，封建社會規定的喪服制度，依照親疏關係，分五等孝服和守孝時間：斬衰，服三年喪；齊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七月；緦麻，三月。⑫五刑：五種輕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為墨、劓、剕、宮、大辟；秦漢時為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隋唐以後為死、流、徒、杖、笞。

【譯文】道路多了，人們就不知道該走哪一條；法令多了，百姓就不知道怎樣避免觸犯法禁。因此，聖明的君主制定法律，如同太陽和月亮一樣昭明，所以百姓不會迷惘；如同大路一樣寬廣，所以百姓不會疑惑。即使是再隱蔽、再偏遠地區的人，通過判斷也能瞭解法令；愚昧無知的婦女兒童，也都知道怎樣迴避犯法。這樣，沒人違犯法律和政令，監獄也就沒有用處了。從前，秦朝的法律比秋天的茅草還多，法網比凝結的油脂還細密，然而上下都能逃過制裁，奸詐虛偽的事層出不窮，有關官員懲處這些，就像挽救腐爛之品、分開燒焦之物那樣困難。這並不是法律鬆弛、罪犯漏網造成的，而是廢棄禮儀、濫用刑法的結果。現在制定的法律和政令有一百多篇，章目繁瑣，罪名衆多，就是

各郡施行起來，多少也會感到一些疑惑不解，定罪時或輕或重，就連通曉法律的官吏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更何況那些無知的百姓呢！法律與政令的典籍被塵土覆蓋、被蠹蟲蛀壞，放在閣樓上，連官吏都不能全部過目，又何況無知的百姓呢？這就造成要決斷的案件越來越多，百姓犯法也日益增多了。穿喪服的親屬很多，按親疏關係分別穿不同的喪服，但喪服的種類最多也不會超過五種。五刑的條例多達三千餘條，但上下比較、歸類，也不過五種刑法。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在於務必加強禮儀的教育感化。

草書

【題解】本篇實質上依舊是關於「法治」和「禮治」問題的辯論。賢良文學指出，治國者當以禮制、良吏爲要。良吏如良醫，敗吏如毒草。良醫明察體氣盛衰而針石刺肉，敗吏構法陷害忠良，禍國殃民。指出爲政者應以仁義爲本，善用法制，勿使之成爲禾田中之毒草。

【原文】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①者。貴其審消息②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③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④者。貴其絕惡於未萌⑤。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⑥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⑦則以禍其民。強力⑧則以厲⑨其下。不本⑩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⑪。文誅假法以陷不辜⑫。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⑬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⑭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⑮。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鋤⑯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⑰苗也。非患無準平⑱。患其舍枉而繩直⑲也。故親近爲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注釋】①良醫：醫道高明的醫生。②審消息：審，詳察。消息，徵兆，端倪。③鍼石：亦作「針石」，用砭石製成的石針。古代針灸用石針，後世用金針。④良吏：賢能的官吏。⑤未萌：指事情發生以前。⑥囹圄：監獄。⑦文察：深文苛察。⑧強力：威力；武力；暴力。⑨厲：虐害，欺壓。⑩本：根據。⑪殘心：謂殘害人的心；殘忍的心。⑫不辜：無罪之人。⑬州里：同鄉的人。⑭癰疽：毒瘡名。《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癰疽總論歌》：「疽由筋骨陰分發，肉脉陽分發曰癰。」⑮「詩云」以下四句：語出《詩經·小雅·雨無正》。辜，罪。淪胥，相率牽連。鋪，通「痛」，病苦。⑯鈹鋤：鋤草翻地的農具。鈹，鋤鍤之類。鋤，鋤草翻地的農具。⑰芸：通「耘」，除草。⑱準平：測量平面的儀器。⑲枉而繩直：枉，不正，不直。繩作動詞用，糾正。⑳爲：有。「爲過」與「有功」，互文見義。

【譯文】法律可以懲罰人，但不能使人廉潔；可以把人處死，但不能使人仁義。醫道高明的醫生之所以可貴，在於他能明察氣脉盛衰，使邪氣消退，而不在於他用石針去刺皮肉。賢能的官吏之所以可貴，在於能把壞事消滅在沒有發生之前，使人不去爲非作歹，而不在於他把犯人逮捕到監獄，并處以死刑。可是現在所謂賢能的官吏，深文苛察來禍害百姓，使用暴力強權來殘害下民，不根據法律制定的本意，而是憑著自己一顆殘忍的心獨斷專行。深文羅致，假藉法令，陷害無辜，連累無罪的人，兒子牽連父親，弟

弟連累哥哥。一人受罪，整個鄉里都驚慌害怕，以致許多家的人都逃亡了。好像毒瘡一樣互相傳染，像好色和淫亂互相聯係，一個枝節動搖，牽連百根枝條都晃動起來。《詩經》上說：「赦免那個有罪的人，因為他已經服罪；如果此人無罪，那便是受到牽連而受苦難。」這是在哀傷其無罪而受連累啊！不怕鋤頭不鋒利，祇怕留著雜草不鋤，反而把禾苗鋤掉了；不怕沒有測量平直的儀器，祇怕放過凹曲不平直的反而去糾正平直的。所以執政者對親近的人，雖有過錯而不處罰他，這就等於見到雜草却不將它鋤去；對關係疏遠的人，雖有功勞而不獎賞他，這就等於見到禾苗生長出來了，却不用心去培育。所以，國家不怕沒有法律，怕的是沒有真正能够切實可行的法律。

周秦

【題解】本篇用「周秦」作為篇名，通過對秦朝實行嚴刑酷法的描述，就「禮治」和「法制」問題展開討論，主張應該效仿周朝實行「禮治」，繼續宣揚「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其目的是攻擊漢武帝推行的「法治」。

【原文】古者周^①其禮而明^②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③四罪^④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⑤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⑥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⑦。什伍^⑧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⑨葉。傷小指而累四體^⑩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⑪。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⑫。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⑬。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⑭。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⑮。

疾始而誅首惡^⑩。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注釋】①周：周密，周全。②明：宣揚。③施：判罪。④四罪：謂舜治共工、歡兜、三苗、鯀四凶之罪。⑤執：拘捕。⑥聽失：謂聽獄的錯失。⑦相坐：謂一人有罪，連坐他人。⑧什伍：古代戶籍編制，五家為伍，十戶為什，相聯相保。⑨華：同「花」。⑩四體：四肢。⑪道不捨遺：謂路有失物，無人拾取。此處用以形容民風淳厚。⑫首匿：謂主謀藏匿罪犯。⑬隱：隱匿；隱瞞。《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⑭兄弟緩追以免賊：典引《漢書·鄒陽傳》：「陽見王長君曰『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說的是春秋時魯國慶父殺人後奔逃，其弟季友縱而不追，以免其賊亂之罪的故事。⑮惡惡止其人：語出《春秋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其人」「其身」，字異義同。惡惡，憎恨邪惡。⑯首惡：元凶，罪魁禍首。

【譯文】古時候，君王制定周全的禮義，繼而宣揚教化。禮義完備，教化嚴明，不順從的人再按其輕重的不同程度，處以不同的刑罰。刑罰恰當，百姓就不會有怨言。所以，舜懲辦了四個罪人而天下人都信服，這是因為懲辦的是沒有仁愛之心的惡人。根據罪行的輕重，分別處以不同的刑罰，必須判刑的絕不寬赦，寬赦的祇是由於證據不足、

一時無法準確定罪之疑犯。這樣下去，世間哪能找到不守法規的人來判罪呢？現在廢除了仁德教化，却要求百姓要懂禮義，這是殘害老百姓啊。《春秋公羊傳》上說：「兒子犯罪，抓捕他的父親；臣子犯了罪，追究他的國君。這樣處理案件的人錯失就太大了。」現在因為兒子犯了罪，制裁父親；因為弟弟犯了罪，懲辦兄長，親戚和鄰居也都牽連有罪，這就像拔樹根而連及花和葉子、傷一小指而牽連四肢一樣。這樣做，就是一人犯罪而加罪於無罪之人啊。歸罪於無罪之人，那麼天下的無罪之人就很少了！所以，官吏不以多斷案為高明，醫生不以多施針為本領。子產治理鄭國，祇是殺掉一人、處罰二人，便使鄭國出現了路不拾遺的景象，百姓也沒有了欺詐的念頭。所以做官的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樣，祇要更多的施與恩惠就行了。自從施行「首匿相坐」之法以後，人與人之間連骨肉親情也被拋棄了，於是違法犯罪的現象也就隨之越來越多。從前聽說父母對待自己的兒子，雖然明知道他犯了罪還是要替他隱瞞，因為不忍心看到他伏法受刑；祇聽說兒子為父親隱瞞罪惡，父親為兒子隱瞞罪惡的，從來沒聽說過父子互相連坐的事情；祇聽說過兄弟之間明知對方犯罪却故意放走他以免其罪咎的骨肉相憐之事，從來沒聽說過兄弟互相連坐的道理。祇聽說憎恨惡人祇恨惡人本人、痛恨帶頭作惡的人而懲辦那些罪魁禍首，從沒有聽說十家連保、五家相坐的事。

【原文】紂爲炮烙^①之刑。而秦有收斂^②之法。趙高^③以峻文^④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⑤斷割^⑥於外。死者相枕席^⑦。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⑧。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⑨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嬖。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⑩以幽^⑪。二世以弑^⑫。惡^⑬在峻法之不犯。嚴家^⑭之無格虜^⑮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和作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⑯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⑰。吳起^⑱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慈母乎（或以下六字本書同。疑有誤）。

【注釋】①炮烙：傳說是商紂的一種酷刑，用燒紅的鐵烙人的刑罰。②收斂：古時，一人犯法，妻子連坐，沒爲官奴婢，謂之收斂。斂，音奴，妻子和兒女。③趙高：秦朝二世皇帝時丞相。④峻文：指苛細的法令條文。⑤峭法：嚴峻的法令。⑥斷割：裁決。⑦枕席：同「枕藉」，物體縱橫相枕而卧。言其多而雜亂。⑧側目重足：側目，不敢正視，形容畏懼。重足，疊足不前，形容非常恐懼。⑨蹈刃：踏刀鋒。喻不顧危險。⑩晉厲：即晉厲公，春秋時晉景公子，名壽曼。曾西敗秦，南敗楚，威震諸侯，後被大夫欒書和中行偃二人捉捕囚禁而死。⑪幽：囚禁。⑫二世以殺：指秦二世胡亥被趙高所殺。⑬惡：疑問詞，怎麼，哪裏。⑭嚴家：家規嚴厲的人家。⑮虜格：格，同「格」。强悍不馴的奴

僕。^{①⑥}怨毒：怨恨，仇恨。^{①⑦}商鞅：約公元前三九五年至公元前三三八年在世，衛國（今河南濮陽）人，漢族。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爲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①⑧}吳起：公元前四四〇年至公元前三八一年在世，中國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軍事家。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人，拜魯國的曾子爲師，學習儒術。曾爲魯、魏兩國的大將，爲魏國拒秦，屢立戰功。魏武侯十五年，受小人陷害，出奔楚國，任令尹，輔佐楚悼王變法。公元前三八一年，悼王死，楚國貴族便殺害了吳起。^{①⑨}非特：不僅；不祇。

【譯文】商紂王設有炮烙的刑罰，秦國立有收孥的法律。趙高在朝廷內以苛刻的法律判決罪人，百官們在各郡縣以嚴酷的刑法懲治罪犯。死尸縱橫相枕，受刑的人一個接著一個，百姓不敢正眼相看，害怕得連腳都不敢移動，真是讓人不寒而慄。當此之時，人民所受的苦難，豈止是在刀山火海上行走所能形容的啊！然而，父子互相背棄，兄弟之間互相輕侮，甚至骨肉之間互相殘害，上下之間互相殘殺，這不是因爲刑罰輕和該懲罰的沒有懲罰，而是法令嚴苛、不施仁德和恩惠的緣故。所以，刑法寬恕，百姓就親近君主；法律苛嚴，臣子就謀害君主。正是因此，晉厲公被囚禁而死，秦二世被殺。怎麼說

在嚴峻的刑法之下就沒有犯罪的人，嚴厲的人家就沒有强悍不馴的奴僕呢？聖人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致力於教化，而不用刑罰威懾。所以，漢高祖簡化了秦朝的苛刻刑法，安慰那些心中充滿怨毒的百姓，長養大家的和睦之心。這樣做是因為怕刑罰太重而恩德顯得太薄，所以高祖在位之時施恩沒有窮盡，德澤一直流傳到後代。當年商鞅、吳起認為秦國和楚國的刑法太輕，而不斷地加重刑法，結果對上危害自己的君主，往下則斷送了自己的性命。或許這不祇是慈母沒教育好而造成的後果吧！

詔聖

【題解】詔，告。「詔聖」，就是告以所謂聖人之道的意思。本篇從「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的曆史進化觀點出發，認為「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強調執行法治，「故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本篇旨在批判當時社會的混亂。

【原文】民之仰^①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②則爭止。是以成。康^③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④。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捶^⑤。吻傷於銜^⑥。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捶^⑦。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注釋】①仰：依賴。②贍：滿足。③成康：周成王姬誦與周康王姬釗的并稱。史家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在位期間，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社會安定。後世將這段時期和成王末年的統治，譽為「成康之治」，史稱「成康盛世」。④若斯：如此。⑤捶：

鞭子。⑥銜：馬嚼子。⑦鞭捶：鞭打。

【譯文】老百姓依賴法律，就像魚兒依賴水一樣。水清澈，就生活得安靜；水混濁，就會受到驚擾。同樣，社會秩序混亂，百姓就不能安居；社會穩定，百姓就安居樂業。百姓安居樂業，就能致富；生活富裕了，人民就會接受教育講求仁義；家裏富足了，過去因為求生存而發生的爭奪也會漸漸停止。所以，周朝成王、康王的時代，沒有施予什麼賞賜，也沒有施加什麼刑罰。並不是應當判刑的沒有判刑，而是百姓沒有犯法的；也不是應當獎賞的沒有獎賞，而是百姓沒有不講仁義的。如果這樣，那官吏還有什麼事情可幹呢？今天的官吏，像一個笨拙的趕車人駕馭馬車一樣，馬在行走，却要它停下；馬停下了，又要鞭打它。馬身上到處落滿鞭痕，嘴角被馬嚼子勒破，還要求它不出錯，這怎麼可能呢？極度疲憊了的馬是再害怕鞭打的，極度疲困了的百姓也是不再懼怕刑罰的，即使對他們不斷地加重刑罰，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

【原文】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殺。是虐①民也。與其刑不可逾。不若義之不可逾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任作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②。

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③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④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⑤。匹夫奔萬乘^⑥。舍人折弓^⑦。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⑧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

【注釋】①虐：殘害。②誅斷：誅殺。③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秦始皇更名老百姓爲黔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④過任：超過力所能及的負擔。⑤窮鼠齧狸：猶言困獸猶鬥。逼得走投無路的老鼠也會咬貓。喻人被迫過甚，雖力不敵，亦必反抗。⑥萬乘：帝王。⑦舍人折弓：舍人，官名，戰國秦漢時王公貴官家都有舍人，和門客一樣，如李斯爲呂不韋舍人，就是一例。舍人折弓事，《呂氏春秋·適威篇》：「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又見《淮南子·泛論篇》。⑧一朞：一周年。《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亦作「期」。

【譯文】古時候的賢明君王，宣明以仁義修身的誓約，使百姓不僭越禮義；認爲如果不先進行教育而犯罪就殺，就是殘害百姓。與其制定刑法使百姓不敢觸犯，不如提倡禮義使百姓耻於違反。祇聽說推行禮義，刑罰就能運用得恰當；沒有聽說過施行刑罰，孝悌之風就能興盛起來的。高高的大牆，地基狹窄，是不能立得住的；用嚴厲的刑法治理

國家，是不能長久的。秦二世聽信趙高的計謀，用繁重的刑罰任意殺人，路上行人一半是囚徒，被處死的人日益增多。使官吏以殺人多者為忠，以刮盡民財者為能。其結果是百姓再也承受不了他們的苛求，平民再也無法忍受他們的刑罰，全天下的人都憂愁終日，感到再也無法活下去了。所以，父親不能要求兒子做他辦不到的事情，君主不能對臣子提出無止境的要求。如果到了必死無疑的境地，被逼得走投無路的老鼠也敢於嚙咬狸貓，普通老百姓也敢和天子拼命，寄食的舍人也敢殺害主人。陳勝、吳廣就是這樣的人啊。聽說從那以後，不到一年的時間，秦國就不復存在了，哪裏是像有些人所說的，祇要堅持不懈地用嚴刑峻法統治人民，就能永久保住政權呢？

新序

【題解】《新序》是西漢著名經學家劉向編撰的一部以諷諫為政治目的的歷史故事類編。劉向目睹漢王朝國勢衰頹的趨勢，對於執政者的奢侈腐朽和社會矛盾的尖銳，有較為清醒的認識，所以編《新序》，以期諷君勸臣，達到整頓朝綱、匡救時弊的目的。其編撰思想，以儒家仁政為主，而雜以王霸大略。魏徵從《新序》中共節錄了三十章，概括其思想，有以民為本、輕徭薄賦、禁欲戒奢、辨別賢佞忠奸、尊賢禮士、接受勸諫等，讀來十分耐人尋味。

【作者簡介】劉向（約公元前七十七年—公元前六年），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又名劉更生，字子政。沛縣（今屬江蘇）人。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治《春秋穀梁傳》。宣帝時，為諫大夫。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尉。曾奉命領校秘書近二十年。編有《新序》《說苑》《列女傳》三部歷史故事集。所撰《別錄》，為我國目錄學之祖。又據《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有辭賦三十三篇，今僅存《九歎》一篇。

雜事

【題解】本篇通過講述楚恭王臨終辨別忠奸、趙簡子與虎會辨才、楚昭奚恤義迎秦國使者、鍾無豔諷齊王等衆多小故事，告誡漢皇要尊賢禮士，禁欲戒奢，辨別忠奸，勸諷納諫，以民爲本，輕徭薄賦。故事短小而寓深意，讀之讓人回味。

【原文】楚恭王^①有疾。召令尹^②曰。常侍^③筓蘇^④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舊無厚字。補之）爵之。申侯伯^⑤與我處。常縱恣^⑥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⑦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筓蘇爲上卿^⑧。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⑨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⑩。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⑪。於是以開後嗣^⑫。覺來世^⑬。猶愈沒身^⑭不寤^⑮者也。

【注釋】^①楚恭王：即楚共王。恭，通「共」。公元前六〇〇年至公元前五六〇年，名熊審，楚莊王之子，時年幼，由重臣令尹（相當於丞相）子重專政。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五七五年）六月，

在鄆陵地區（今河南鄆陵西南），晉楚進行了一場大戰，史稱鄆陵之戰，楚共王中箭負傷，公子茂成了俘虜，軍帥子反自殺。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五六〇年），楚共王積鬱成疾，臨死之前，曾令臣下盡皆退走，獨留令尹交代後事，要臣下給予惡謚，請謚為「靈」或「厲」。^②令尹：春秋戰國時楚國執政官名，相當於宰相。^③常侍：官名，國君身邊的侍從近臣。秦漢有中常侍，魏晉以來有散騎常侍，隋唐內侍省有內常侍，均簡稱常侍。^④筮蘇：人名。^⑤申侯伯：人名，楚恭王的寵臣。^⑥縱恣：亦作「縱姿」，肆意放縱。^⑦亟：疾速。與「緩慢」相對。^⑧上卿：古官名。周制天子及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貴者謂「上卿」。^⑨曾子：即曾參（公元前五〇五年—前四三五年），字子輿，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今山東省平邑縣）人，孔子的弟子，世稱「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同時，他亦為《二十四孝》中「齧指痛心」的主角。在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南建有曾子廟、曾林（曾子墓）。^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語出《論語·泰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⑪朝聞道，夕死可矣：語出《論語·里仁》。^⑫後嗣：後代；子孫。^⑬來世：後世；後代。^⑭沒身：終身。

^⑮寤：醒悟；覺醒。

【譯文】楚恭王生病了，把令尹召來，說：「常侍筮蘇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用正義之言規勸我。我跟他相處時，感到心情不安寧，看不到他時也不會想念他。儘管如

此，但我却有所收穫，他的功勞不小，一定要賜給他更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縱容我胡作非爲。我所喜歡的，他都鼓動我去做；我所愛好的，他就會走到我前面去嘗試。我跟他相處時，感到很快樂，看不到他時，心裏就悶悶不樂。儘管如此，但我却一無所獲。他的過失不小，一定要趕快把他打發走。」令尹回答說：「好的」。第二天，楚恭王去世了，令尹就馬上拜筮蘇爲上卿，把申侯伯逐出國境。曾子曾經說：「人將要死去的時候，說出來的話也是善意的。」恭王就是這樣。孔子也曾說過：「假如一個人早上聽到了真理，即使他晚上就死去了，也不會有什麼遺憾。」楚恭王的做法可以用來啓發後人，警惕來世，總比那些至死還不覺悟的人強得多了。

【原文】趙簡子①上羊腸②之坂③。群臣皆偏袒④推車。而虎會⑤獨擔戟⑥行歌⑦。不推車。簡子曰。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爲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原書爲徒作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鬥。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鬥。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⑧。

【注釋】①趙簡子：即趙鞅（？—公元前四七五年），嬴姓，趙氏，原名名鞅，後名志父，謚號簡。時人尊稱其趙孟，史書中多稱之趙簡子，亦稱趙簡主。他是戰國時代趙國基業的開創者，郡縣制社會改革的推動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實踐者，與其子趙無恤（即趙襄子）并稱「簡襄之烈」。

②羊腸：喻指狹窄曲折的小路。③坂：山坡，斜坡。④偏袒：解衣裸露一臂。⑤虎會：人名。⑥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為一體，略似戈，兼有戈之橫擊、矛之直刺兩種作用，殺傷力比戈、矛為強。

⑦行歌：邊行走邊歌唱。藉以發抒自己的感情，表示自己的意向、意願等。⑧上客：春秋戰國時期，貴族有養士的風氣，即招攬一些有才藝的人，供其衣食，在用人時量才使用，稱為門客。根據門客的見識、能力，把門客分為若干等級，給予不同待遇。「上客」就是享受最高待遇的門客。

【譯文】趙簡子要上一條既狹小又曲折的山坡路，他的臣子們都光著一隻膀子給他推車子，祇有虎會一個人扛著戟，一邊走一邊哼著歌，沒有去推車子。趙簡子就質問他說：「大家都來幫忙推車子，祇有你虎會却扛著戟，邊走邊唱，你這是身為人臣而侮慢君主。做臣子的侮慢他的君主，該當何罪？」虎會回答說：「臣子輕慢其君主應該死上加死。」簡子又問：「什麼叫死上加死呢？」虎會回答說：「自己要被殺死，連老婆和孩子也都要被殺死，像這樣就叫做死上加死。主上您既然知道做臣子的人侮慢其君主該當何罪了，那麼您也聽說過作為君主而輕慢其臣下的結果吧！」趙簡子問：「結果會怎

麼樣？」虎會回答說：「做君主的人，如果侮慢其臣子的話，結果是有智謀的人不替他策劃大事，有辯才的人不給他做外交使節，有勇力的人不爲他衝鋒陷陣。有智謀的人不替他策劃大事，那國家就會有危險；有辯才的人不給他做外交使節，那國家就無法和他國往來；有勇力的人不爲他衝鋒陷陣，那邊境就會受到別國的侵犯。」趙簡子說：「你說得有道理。」於是就把虎會尊爲上客。

【原文】魏文侯^①與大夫^②坐。問曰。寡人^③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④。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⑤。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⑥。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注釋】①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公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位，公元前四二四年稱侯改元，公元前四〇三年與韓、趙兩家一起被周威烈王冊封爲諸侯，公元前三九六年卒。②大夫：古職官名。周代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後因以大夫爲任官職者之稱。③寡人：古代君主的謙稱。④翟黃：戰國時魏國下邳人，魏文侯的大臣。⑤中

山：古國名，春秋末年鮮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縣、唐縣一帶，後為趙所滅。⑥任座：人名，魏文侯的大臣。

【譯文】魏文侯和大臣們閑坐時，就問大臣們說：「我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君呢？」大家都說：「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國君！」輪到翟黃，他說：「君主您不是一位仁德的明君。」魏文侯追問說：「您憑什麼這麼說？」翟黃回答說：「君主您攻取中山國以後，不把它封賜給您的弟弟，却把它封賞給您的大兒子，我從這裏就知道您不是一位仁君。」文侯聽了大怒，就把翟黃趕了出去。接著輪到任座，魏文侯問他說：「我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君呢？」任座回答說：「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國君。」魏文侯問：「您憑什麼這麼說呢？」任座回答說：「我以前聽人說過，如果國君有仁德，他的臣子就敢於說真話。剛纔翟黃敢說真話，我因此知道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國君。」魏文侯說：「很好！」於是又召回了翟黃。

【原文】中行寅^①將亡。乃召其大祝^②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③不肥澤^④耶。且齋戒^⑤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⑥對曰。昔者。吾先君^⑦中行穆子^⑧皮車^⑨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⑩百乘。不憂德義之薄。

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⑪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注釋】①中行寅：即荀寅，中國春秋時期晉國政治人物，荀氏、中行氏，又稱中行寅，當時晉國的中行氏末代家主，中行吳之子。謚號中行文子。周天子有三軍，晉侯私置三軍，改「軍」爲「行」，中行，即中軍。荀林父（中行氏第一代家主）爲中行元帥，後以官名爲姓氏。②大祝：官名。主神祀之官。殷代天官六太之一。③犧牲：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稱。色純爲「犧」，體全爲「牲」。④肥澤：肌肉豐潤。⑤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整潔身心，防範邪物，以示虔誠。⑥簡：大祝的名字。⑦先君：前代君主。⑧中行穆子：姬姓，中行氏，名吳，謚號曰「穆」，中行氏第四代家主。因中行氏出自荀氏，故又多稱荀吳，史料中稱之中行穆子。春秋晉國六卿之一，軍事家。⑨皮車：古代用獸皮裝飾的車，即兵車。⑩革車：古代兵車的一種。⑪謗詛：非議、咒罵。

【譯文】中行寅在出逃的前夕，把他的太祝召了進來，想問罪處治，說：「你替我祭拜祈禱的時候，所用的牛羊等祭品不够肥美吧？或者是齋戒時的心行不够恭敬吧？弄得我國家滅亡，這是什麼原因呢？」祝簡回答說：「從前我們的君主中行穆子祇有皮車十

輛，但他不憂愁車子太少，而是憂慮自己在道德仁義上還有欠缺。現在君主您有戰車上百輛，您不憂慮自己道德仁義的欠缺，祇是憂患兵車不够多。對戰船兵車進行裝飾，征收賦稅就會相對加重；稅賦太重，老百姓就會怨恨、咒罵您了。況且君主您以為我祭拜天地就一定會有益於國家嗎？可是，人民的咒罵也會使國家滅亡的呀！一個人替您祭神祈福，而全國的人民都咒罵您，一個人的祈禱是敵不過全國人民咒罵的呀。國家將要滅亡，那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這個太祝又有什麼罪過呢？」中行文子聽了之後，感到非常慚愧。

【原文】秦^①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②子西^③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④。隨侯之珠^⑤。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⑥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⑦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為東面之壇^⑧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⑨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⑩使諸侯。解忿悁^⑪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⑫

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⑬。謹境界^⑭。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⑮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願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⑯。撮（撮作攝）治亂^⑰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⑱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注釋】①秦：周朝國名。嬴姓，周孝王封伯翳之後非子爲附庸，與以秦邑。秦襄公始立國，至秦孝公，日益富強，爲戰國七雄之一。傳至秦始皇而統一中國。②令尹：春秋戰國時楚國執政官名，相當於宰相。③子西：半姓，熊氏，名申，又名宜申，即公子申，字子西，中國春秋時期楚國的令尹，他是楚平王的庶長子，楚昭王的異母兄。公元前四七九年於內亂中被殺。④和氏之璧：和氏璧，楚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塊璞玉，先後獻給武王、文王，均認爲是普通的石頭，卞和以欺君罪被砍斷兩足；成王登位，使人剖璞，果得夜光寶玉，遂命名爲和氏璧。⑤隨侯之珠：傳說古代隨國姬姓諸侯見一大蛇傷斷，以藥敷之而愈；後來這條蛇就在江中銜明月珠來報德，所以叫隨侯珠，又稱靈蛇珠。⑥昭奚恤：生卒年不詳。楚國大臣，楚宣王時擔任令尹，事迹多見於《戰國策》。魏人江乙常欲使昭奚恤惡於楚王，變著法說昭奚恤狐假虎威。⑦玩好：供玩賞的奇珍異寶。⑧壇：高臺。古代祭祀天地、帝王、遠祖或舉行朝會、盟誓及拜將的場所，多用土石等建成。⑨葉公子高：即沈諸梁，半姓，沈尹

氏，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被楚昭王封到葉邑（今河南省葉縣），故稱「葉公」、「葉公子高」。^⑩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⑪忿悁：悁，音冤，怨怒，憤恨。^⑫兵革：兵器和甲冑的總稱。此處為戰爭之意。^⑬封疆：疆域；疆土。^⑭境界：疆界；土地的界限。^⑮枹鼓：枹，音福，即戰鼓。^⑯議：通「儀」，儀型（楷模，典範），法則。^⑰治亂：謂治理混亂的局面，使國家安定、太平。^⑱瞿然：驚駭貌。

【譯文】秦國想攻打楚國，於是派遣了一個使者去觀看楚國的寶器。楚王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召見令尹子西，問他說：「秦國要看我們國家的寶器，我們的和氏璧和隨侯之珠，可以拿給他們看嗎？」令尹子西回答說：「我不知道。」楚王於是又召見昭奚恤來詢問。昭奚恤回答說：「秦國是想藉此觀察我國政治的得失，進而別有企圖。一個國家的寶器，在於有賢能的臣子。珍珠、寶玉這些供玩賞的小物，實在算不上是國家最珍貴的寶器。」楚王於是便派昭奚恤來應對這件事。昭奚恤在東面建築了一座高臺，在南面建築了四座高臺，在西面建築了一座高臺。當秦國的使者來到之後，昭奚恤對他說：「先生是客人，請您坐在東面的上位。」令尹子西坐在南面，依次是太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昭奚恤自己坐在了西面的高台上。他對秦國的使者說：「客人您想觀看楚國的寶器，而楚國所珍貴的是賢能的臣子。治理百姓，充實國庫，使人民各得其所，

有令尹子西在這裏。手裏拿著玉珪寶璧，出使諸侯各國，化解彼此的憤怒和怨仇，結交兩國之間的友誼，使他們沒有戰爭的憂慮，有太宗子敖在這裏。保衛國土，嚴守疆界，不去侵犯鄰國，鄰國也不敢來侵犯楚國，有葉公子高在這裏。治理軍隊，整修軍備，來抵禦強敵的侵擾，手提著戰鼓，激勵百萬民衆，所用的人都能够赴湯蹈火、腳踏刀刃，即使萬死也不推辭，有司馬子反在這裏。緬懷先王霸業所留下的治國典範，攝取先王治理亂世的經驗教誨，有我昭奚恤在這裏。就請大國的使者隨意看吧！」秦國的使者吃驚地看著，一時答不出話來。秦國的使者回國後對秦王說：「楚國有很多賢明的臣子，現在還不可打他們的主意。」於是就沒有攻打楚國。

【原文】昔者。唐虞^①崇舉九賢^②。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③。要荒^④來賓。麟^⑤鳳^⑥在郊。商湯^⑦用伊尹^⑧。而文。武用太公^⑨。閔天^⑩。成王任周。邵^⑪。而海內大治。越裳^⑫重譯。祥瑞并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⑬不能以興。

【注釋】^①唐虞：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為太平盛世。^②九賢：九個賢人。指堯舜時九官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③大康：《詩·唐風·蟋蟀》：「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陸德明釋文：「大，音泰。」朱熹集傳：「大康，過於樂也。」後以「大康」指安豐泰樂。④要荒：要，要服；荒，荒服。古稱王畿外極遠之地。亦泛指遠方之國。⑤麟：即麒麟，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動物。性情溫和，不傷人畜，不踐踏花草，故稱爲仁獸。麒麟的首似龍，形如馬，狀比鹿，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毛紋，腹部有黃色毛。麒有獨角，麟無角，口能吐火，聲音如雷。中國古代用麒麟象徵祥瑞。相傳祇在太平盛世，或世有聖人時，此獸纔會出現，亦作騏驎。⑥凰：即鳳凰，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雄的叫鳳，雌的叫凰，通稱爲鳳或鳳凰。羽毛五色，聲如簫樂。常用來象徵瑞應。亦稱爲丹鳥、火鳥、鸞鷄、威鳳等。⑦商湯：商爲成湯有天下的名號，所以世人稱成湯曰商湯。成湯爲契的後代，子姓，名履，又稱武湯、天乙、成湯、成唐、高祖乙。⑧伊尹：公元前一六四八年至公元前一五四九年在世，名摯。因爲其母親爲侏民，在伊水住居，故以伊爲氏。伊尹爲中國商朝初年著名丞相、政治家，尹是右相之意。本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隸，後來被商湯提拔爲宰相。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他輔助商湯滅夏朝，商朝建立。伊尹歷事商朝商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五十餘年，爲商朝立下了卓越的功勞。⑨太公：即呂尚，字子牙，本姓姜，周東海人，爲周文王四友之一。文王初遇呂尚，稱之爲太公望，世遂稱呂尚爲太公，而武王尊他爲師尚父。武王滅紂有天下，尚謀居多。⑩閔天：西周開國功臣，與散宜生、太顛等共同輔佐西伯姬昌。西伯被紂囚禁，他設計用美色重賂，營救西伯脫險；后又輔佐武王滅商。⑪周邵：即周公、召公。周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召公，名奭，周文王的庶子。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召公攝政。

邵，古地名，周初召公奭的封地。故地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南。⑫越裳：亦作「越常」或「越嘗」，古南海國名。⑬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文王，三人為夏商周三代開國的君主。

【譯文】從前，唐堯和虞舜兩個聖君在位的時候，尊崇、選拔九位賢能之士，把他們安置在適當的職位上。因此國泰民安，四面八方偏遠地區的人民，都帶著貢品前來朝見，而麒麟和鳳凰之類的祥獸瑞鳥，也都出現在郊外。商湯王任用伊尹為宰相，周文王、周武王重用呂尚和閔天，周成王任用周公和召公，因而國家政治升平。遠在南海邊的越裳國，也通過譯使前來朝貢。種種吉祥的徵兆紛紛降臨，千年以來社會也都是長治久安。這些都是由於任用賢才的緣故啊！沒有賢明的臣子，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可能使國家興盛起來。

【原文】齊桓①得管仲②。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③不用百里奚④而亡。秦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⑤而破。吳王闔廬⑥用之而霸。夫差⑦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⑧用樂毅⑨。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⑩廢樂毅。變（變作更）代以騎劫⑪。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

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

【注釋】①齊桓：即齊桓公，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姜姓，齊氏，名小白。齊僖公的兒子，齊襄公的弟弟。春秋五霸之首。桓公任管仲為相，一匡天下，成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賞賜。桓公晚年昏庸，信用易牙、豎刁等小人，最終在內亂中餓死。②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出生於潁上（今中國安徽省潁上縣），中國春秋時代齊國的政治家，哲學家，周穆王的後代，齊桓公尊為仲父。③虞：古國名。舜之先封於虞，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周武王克殷，封古公亶父之子虞仲的後人於此，是為西虞。④百里奚：百芮氏，名奚，字井伯，楚國宛邑（今河南南陽市）人，春秋時著名政治家。也稱百里奚、百里子，世人稱其為五羖大夫或虞國大夫，孟明視之父。事虞公為大夫，晉滅虞，被虜，將以為秦穆公夫人媵，奚耻之，走宛，楚都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皮贖之，授以國政，相秦七年而霸，所以稱之為五羖大夫。⑤子胥：即伍子胥，名員，字子胥，春秋時期楚國人，屬今湖北監利縣人，後來吳國封他於申，因此又叫申胥。伍子胥先祖伍舉，以正直進諫楚莊王而得名聲。父奢兄尚，為楚平王所殺，子胥逃到吳國，輔佐吳王闔廬伐楚，五戰而入楚，掘楚王墓，鞭尸三百，報父兄之仇。後被讒言中傷，吳王夫差賜劍令子胥自盡。⑥闔廬：即闔閭，春秋末吳的國君，名光。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公元前四九六年在位。他派專諸（刺客名）刺殺吳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後在槁李（今浙江嘉興西南）

為越王勾踐所敗，重傷而死。見《史記·吳太伯世家》。⑦夫差：姬姓，春秋時期吳國第二十五任國王，在位時期為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公元前四七三年。最後被勾踐流放，自殺身亡。⑧燕昭王：即燕昭襄王，姬姓，名職，燕王噲之子，太子平之弟。簡稱昭王或襄王。本在韓國做為人質。燕王噲死後，燕人立職為燕昭王，派樂毅伐齊國，連克七十餘城，燕惠王時，齊將田單組織反攻，以火牛陣破燕軍，纔得以收復失地。⑨樂毅：戰國時期燕將，事燕昭王，攻下齊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又在趙國封望諸君。⑩惠王：即燕惠王，燕昭王之子，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七九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⑪騎劫：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七九年，中國戰國時期燕國將領。燕國在「子之之亂」中被齊國擊敗，燕昭王一心想雪恥，於是任用大將樂毅，率領燕、趙、韓、魏、楚五國聯軍一舉攻破齊國七十餘座城池，并攻陷了齊國都城臨淄，包圍了即墨城。燕昭王死後，他的兒子樂資即位，即燕惠王。惠王向來與樂毅不和，齊國的將軍田單藉機施反間計，惠王於是讓騎劫代替了樂毅的位置。騎劫就任後，將之前樂毅「以德服人」的政策完全顛覆，後中田單計。公元前二七九年，田單在即墨城以火牛陣大破燕軍，騎劫也在此戰中陣亡。

【譯文】齊桓公重用管仲為宰相，因此纔有了稱霸諸侯的光榮歷史；但管仲去世後，齊國就遭到了危險變亂的耻辱。虞國因為不用百里奚以致亡國，但秦穆公因重用他而稱霸諸侯。楚國不重用伍子胥而被打敗，吳王闔廬重用他而稱霸天下。吳王夫差不但不重

用伍子胥，還殺了他，最後國亡身死。燕昭王重用樂毅，率領弱小的燕國軍隊，打敗了像齊國那樣強大的仇敵，攻占了七十多座城池。然而燕惠王却罷免了樂毅，讓騎劫代替他當大將，燕軍馬上被打敗，結果又失掉了七十座城池。這些都是父親重用的人才而兒子却不用導致的，其事情的成敗清楚可見啊！所以，闔廬重用伍子胥而國家興盛，夫差殺伍子胥而導致國亡；昭王重用樂毅而取得勝利，惠王逼走樂毅而致使失敗。這樣的事實，的確像黑白兩色一樣地分明。

【原文】秦不用叔孫通^①。項王^②不用陳平^③。韓信^④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所以之以作謂）隔蔽^⑤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⑥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注釋】

①叔孫通：又名叔孫何，生卒年不明，初爲秦待詔博士，後被秦二世封爲博士。見秦將要

滅亡，逃回薛城舊地，歸附正在盤踞薛城的項梁。後來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②項王：即項羽（公元前二三二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名籍，字羽，秦下相（今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人，後遷吳中（今江蘇省蘇州市）。秦末時被楚義帝封為「魯公」，在公元前二〇七年的巨鹿之戰中統率楚軍大破秦軍，秦亡後自封「西楚霸王」，統治黃河及長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後在楚漢戰爭中的垓下之戰為劉邦所敗，逃亡至東城被殺。《史記·項羽本紀》稱項羽在烏江（今安徽和縣）自刎而死。③陳平：字孺子，西漢陽武戶牖鄉（今河南原陽）人，以謀略見長。在楚漢相爭時，初在項羽手下做謀士。早期被項羽重用，因得罪亞父范增，逃歸漢王劉邦帳下。曾多次出計策助劉邦。西漢建立後，任右丞相，後遷左丞相，曾先後受封戶牖侯、曲逆侯（今河北順平東），死後謚獻侯。④韓信：淮陰（今江蘇淮安）人，是西漢開國名將，漢初三杰之一。起初追隨項梁舉兵起義，後歸附漢王，拜為上將軍，因立下汗馬功勞，歷任齊王、楚王、淮陰侯等，却也因其軍事才能引起猜忌。最後，韓信由於被控謀反，被呂雉（即呂后）及蕭何騙入宮內，處死於長樂宮鐘室。⑤隔離：謂被阻隔遮蔽。⑥禍敗：災禍與失敗。

【譯文】秦朝因為不用叔孫通，項羽因為不用陳平、韓信，結果都滅亡了；漢王因為重用了這些人，所以很快就興起，這些都是距離現在不遠的事。失去賢才的，他的危害就像上述那樣；重用賢才的，他的福運也像上述的一樣。君主沒有不尋求賢才來輔佐自

己的。然而國家仍會產生變亂或滅亡，原因就在於君主所認為賢能的人，其實並不賢能；或者是君主讓賢能的人做事，却與無才無德的人一起非議他；讓有智慧的人謀劃一件事，却又同愚蠢的人一起商議；無才德的人嫉妒賢能的人，愚蠢的人妒忌聰明的人；這是賢人被隔阻遮蔽難以接近君主的原因，也是君主千載難以遭遇賢臣的原因。有的君主不肯重用賢士，或者任用了賢能之士，却不能長久；即或任用較久，也不能有始有終；或不成材的兒子，把賢明的父親的忠臣廢棄不用，這種做法招來的災禍與失敗，實在無法一一記述。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君主自己不賢明，反而一味聽信一般臣子的言辭。所以說，使誣陷之辭不起作用，那纔是君主的賢明啊！

【原文】魏龐共①與太子質②於邯鄲③。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④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⑤魏遠於市。議⑥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⑦果至矣。遂不得見。

【注釋】

①龐共：又作龐恭，人名，魏國大夫。②質：以財物抵押或留人質擔保。③邯鄲：趙國的

都城，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西南十里。④明：明白，清楚。⑤去：距離。⑥議：非議。⑦讒口：說壞話的嘴；讒人。

【譯文】魏國的龐恭將陪同太子到趙國的邯鄲去做人質，臨行前對魏王說：「現在有一個人來說集市裏有老虎，大王相信嗎？」魏王說：「不相信。」龐恭說：「兩個人說集市裏有老虎，大王信不信？」魏王說：「我有些疑惑了。」龐恭再說：「三個人來說集市裏有老虎，大王會相信嗎？」魏王說：「我會相信有虎。」龐恭說：「鬧市沒有老虎，這是清清楚楚的事，然而聽了三個人的話，您就相信會有老虎了。如今邯鄲到魏國的距離，比這裏到集市的距離要遠得多，如果非議我的人又不止三個，我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等到龐恭從邯鄲回來，讒言果然出現了，龐恭最終也沒有被魏王召見。

【原文】昔者鄒忌①以鼓琴②見齊宣王③。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有稷下先生④淳于髡⑤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⑥。補之以弊⑦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缸⑧。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

忌曰。諾。請減吏省員^⑨。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三辭之辭作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⑩。淳于髡等辭屈^⑪。辭而去。

【注釋】①鄒忌：戰國時代齊國人。《史記》亦作騶忌，田齊桓公時以為重臣，齊威王時為相，封於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號成侯。後又事齊宣王。②鼓琴：彈琴。③齊宣王：約公元前三五〇年至公元前三〇一年在世，本名田辟疆，戰國時齊國國君，齊威王之子。④稷下先生：指戰國時聚集在齊稷門之下的學者。稷下，指戰國齊都城臨淄西門稷門附近地區。齊威王、宣王曾在此建學宮，廣招文學游說之士講學議論，成為各學派活動的中心。⑤淳于髡：戰國時期齊國（今山東省龍口市）人。齊國贅婿，滑稽多辯，齊威王用為客卿。淳于，複姓。⑥狐白之裘：用狐腋的白毛皮做成的衣服。⑦弊：破損。⑧方內而圓缸：內，通「枘」。方內，方枘（方形的榫頭）。方枘不能入圓孔，比喻不相投合。⑨省員：同「圓」。缸，通「釭」，即車輪的車轂內外口的鐵圈，用以穿軸。方內圓缸，意同「方枘圓鑿」、「方枘圓鑿」。方形榫頭與圓形榫眼。比喻彼此不相投合，事不能成。⑩省員：裁減員額。⑪應響：回聲。⑫辭屈：謂理屈辭窮。

【譯文】從前，鄒忌以善於彈琴進見齊宣王，齊宣王非常贊賞他，和他一連談了三天，於是就拜鄒忌為相國。有一天，齊國稷下的學者以淳于髡為首的七十二個人，就結

伴一道去拜見鄒忌。淳于髡等人說「雪白的狐皮大衣，補上一塊舊羊皮，您認為怎麼樣？」鄒忌回答說：「是的是的，請相信我不敢把賢能之士與不材之徒相混雜。」淳于髡等人說：「樨頭是方形的，卯眼是圓形的，您認為怎麼樣？」鄒忌回答說：「是的是的，我會小心看守大門，不隨便留賓客住宿。」淳于髡等人說：「三個人一起放牧一隻羊，羊得不到草吃，而人也没工夫休息。您認為怎麼辦？」鄒忌回答說：「噢，請相信我會裁減官吏，減少冗員，使他們不要侵擾百姓。」淳於髡等人三次設問，鄒忌都理解其寓意，像回音那樣迅速準確地作出回答。淳于髡等人理屈辭窮，祇好告辭而去。

【原文】梁君^①出獵。見白鴈^②群。梁君下車，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④（龍作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⑤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⑥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⑦呼萬年（年作歲）。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注釋】①梁君：梁國國君。梁，即魏，戰國時魏惠王遷都大梁後，亦稱魏為梁。②白鴈：即白雁。③殼弩：殼，音够，猶殼弓，張滿弓。④公孫龍：龍作「襲」，即公孫襲。⑤忿然作色：氣憤得變了臉色，發怒。⑥主君：對一國之主的稱呼。⑦郭門：外城的門。

【譯文】梁國國君出外打獵時，看見一群白雁，他下了車，用力拉開弓，想射白雁。路上恰好有人路過，梁君叫那個行人停下來，那個行人却没有停下，驚動了那群白雁。梁君十分生氣，想射死那個行人，他的車夫公孫龍從車上下來，用手按住弓箭，說：「還請君上不要射。」梁君氣憤得變了臉色，罵道：「你公孫龍不向著你的國君，反而向著別人，這算什麼呢？」公孫龍回答說：「從前在齊景公的時候，天大旱三年，占卜的結果說：『必須用活人做祭品，天纔會下雨。』齊景公說：『我祈求下雨的原因，就是爲了我的人民。如今一定要我用活人來祭祀，然後纔下雨，那就讓我親自去充當祭品吧！』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方圓千里的地域都下起了大雨。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他的仁德感動了蒼天，一心爲民造福啊！而今主君您因爲驚飛白雁的原故，就要射死行人，這跟虎狼沒什麼兩樣啊！」於是梁君拉著公孫龍的手，跟他一塊兒上了車，回來剛進入外城的大門，就高呼「萬歲」，說：「我今天是多麼幸運呀！別人打獵得到的都是禽獸，而我却獵獲了極好的諫言回來。」

【原文】晉文公①出田②。逐獸。碭③入大澤④。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⑤。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⑥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無數字）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膾⑦之憂。鼃鼃⑧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⑨。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⑩。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注釋】①晉文公：生於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九七年），公元前六三六年即位，卒於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二八年），晉獻公之子，姬姓，晉氏，名重耳，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晉國國君，在位九年，在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介之推等人的輔助下成爲春秋五霸之一。②出田：亦作「出畋」。出外打獵。③碭：音蕩。突；闖。④大澤：大湖沼。⑤獻：奉獻。貢獻力量，表陳心意、意見等。⑥鴻鵠：即鵠，俗稱天鵝。⑦膾：繫有生絲繩來射飛鳥的箭。⑧鼃鼃：鼃，音元，即大鱉，俗稱癩頭龜。鼃，音駝，即揚子鱷，也稱鼃龍、猪婆龍。⑨渚：小洲；水中的小塊陸地。⑩四國：四方鄰國，指所有的諸侯國。

【譯文】晉文公出外打獵，因為追逐野獸，衝進了一片大沼澤地，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在這裏遇到一位漁夫，晉文公對他說「我是你的國君，請問從哪條路能走出去呢？」那位漁夫說：「下民祇求您聽我的一點獻言。」晉文公說：「等走出這片沼澤地再聽吧！」於是那位漁夫就送晉文公走出了這片大沼澤。那位漁夫說：「天鵝安居在大河大海當中，但日久生厭而想遷移到小的湖澤裏，那必然會有被彈丸和弓箭射中的危險；大鰲和揚子鱷安居在深淵裏面，但日久生厭而想游到淺水的河洲旁，那必然會有遇到網捕和鈎釣的危險。現在大王追逐野獸，竟然闖入到水澤的深處，您走得也太遠了吧！」晉文公說：「你說得對呀！」於是吩咐隨從的人記下漁夫的姓名。那位漁夫說：「君上何必記下我的姓名呢？君上若能尊崇天地，慎重對待祖宗基業，固守鄰國的邦交，愛護百姓，減輕租稅，草民也就會身受其福了。君上若不珍惜祖宗基業，不固守鄰國邦交，在外對其他諸侯失禮，在內違背民意，使得全國百姓流離失所，草民即使得了重賞，最後也是不能保住啊。」於是謝絕了賞賜沒有接受，并說：「請君上趕快回到國都吧！草民也該回打漁的地方去了。」

【原文】晉文公逐麋^①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②而起曰。壹^③不意^④人君

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⑤曰。維鵠有巢。維鳩^⑥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⑦。欒武子曰。獵得獸乎。侯（侯作而）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注釋】①麋：哺乳動物，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驢，蹄像牛，頸像駱駝，但從整體來看哪一種動物都不像。性溫順，吃植物。原產中國，是一種稀有的珍貴獸類。也叫四不像。②振衣：抖衣去塵，整衣。③壹：的確，實在。④不意：不料，意想不到。⑤詩曰二句：語出《詩經·召南·鵲巢》。⑥鳩：鳥名。古為鳩鴿類，種類不一。如雉鳩、祝鳩、斑鳩等，亦有非鳩鴿類而以鳩名的如鳩鳩（布穀）。今為鳩鴿科部分鳥類的通稱。常指山斑鳩及珠頸斑鳩兩種。⑦欒武子：即欒書，姬姓，欒氏，名書，一名傀，謚號武。時人尊稱欒伯。春秋中期晉國卿大夫，才能卓越的軍事家、政治家、戰略指揮家。

【譯文】晉文公追趕一頭麋鹿，可是跟丟了，於是問農夫老古說：「我的麋鹿跑哪去

了？」老古用脚指著說：「朝這邊跑去了。」文公說：「我問你話，你却用脚指頭一指，這是什麼意思呢？」老古抖了抖衣服，站了起來，說：「實在沒想到一國的君主竟然是這個樣子！虎豹有它該住的地方，因為厭倦了安靜而接近人群，所以被射殺；魚鱉有它該住的地方，因為厭倦了深水而游向淺水，所以被捕獲。身為諸侯，假如厭棄了人民，那就會失掉他的國家。《詩經》裏有這樣的話：『喜鵲的窩，却讓布穀鳥霸占了。』大王在外游蕩而不回宮，別人就要取代您的位子了。」文公聽後心裏有些惶恐，回來的路上遇到了欒武子，欒武子問道：「看您面露喜色，大概是捕到野獸了吧？」晋文公回答說：「我追捕一隻麋鹿，沒有追上，反倒得到幾句有益的勸告，所以我纔有這樣的喜色。」欒武子問到：「那個人現在哪裏？」晋文公說：「我沒有和他一塊回來。」欒武子說：「身為君主而不體恤下面的人民，這是驕傲；法令還沒發出，却忙著處罰違令的人，這是殘暴；接受了人家的勸告，却把人家丟在一邊，這是偷盜的行為。」文公說：「是啊！」於是調轉車頭去接老古，和他一起乘車回來。

【原文】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①。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②矣。明年。東陽上計^③。錢布^④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

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⑤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注釋】①反裘而負芻：反穿皮衣，背着柴。②恃：依賴；憑藉。③上計：戰國、秦、漢時地方官於年終將境內戶口、賦稅、盜賊、獄訟等項編造計簿，遣吏逐級上報，奏呈朝廷，借資考績，謂之上計。④錢布：錢幣。布，古代一種鏟形的貨幣。⑤士民：泛指人民、百姓。

【譯文】魏文侯出外游玩，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反穿皮衣背著柴草，於是魏文侯就問他：「你為什麼反穿著皮衣來背草呢？」那個人回答說：「我是愛惜皮上的毛。」魏文侯說：「你難道不知道皮子磨掉了的話，那些毛不就無處依附了嗎？」第二年，魏國東陽的地方，呈上的計簿顯示上交的稅款比往年多了十倍，朝臣全都來道賀。魏文侯說：「這不是應該祝賀我的事。這和路上那個反穿皮衣背著草的人沒有什麼不同，他祇是愛惜皮上的毛，却不知道皮子磨沒了，那些毛也就沒有依附了。現在我們國家的耕地沒有擴大，人民沒有增多，而錢却增加了十倍，這一定是各級官吏從百姓那裏剝削得來的。我聽說過，人民生活不安定的，在上位的人也不會穩固，所以這不是什麼值得向我道賀的事啊！」

【原文】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①。白頭深目^②。長壯^③大節。印鼻^④結喉^⑤。肥頂少髮。折腰^⑥出胸^⑦。皮膚若漆。行年^⑧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⑨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官之埽除^⑩。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⑪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注釋】①無鹽女：名鍾離春，齊宣王的王后。因是無鹽人，故名。無鹽，古地名，戰國時為齊邑，故地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②白頭深目：形容相貌極醜。白，舂米器，這裏用以形容頭部如白狀物。③長壯：高大而強壯。④印鼻：謂鼻露而向上。⑤結喉：謂喉頭凸出隆起。⑥折腰：彎曲的腰。⑦出胸：胸骨向前突出。即今所謂鷄胸。⑧行年：經歷的年歲，指當時年齡。⑨售：指女子得嫁。⑩埽除：埽同「掃」。打掃；去除。⑪強顏：厚顏，不知羞耻。

【譯文】齊國有位女子，容貌奇醜，人人都稱她為「無鹽女」。她頭像搗白，眼窩深陷，身材高大，骨節強壯，鼻孔朝天，喉結突出，脖子肥大，頭髮稀疏，腰部彎曲，胸骨突出，皮膚漆黑。年紀都三十歲了，還沒有人願意娶她。於是她自己去拜見齊宣王，對負責傳達的人說：「我是齊國那個嫁不出去的女子，聽說君王德行高尚，我願意充當

後宮打掃衛生的僕人。」負責傳達的人就把這件事報告給了宣王，當時宣王正在漸臺參加酒宴，左右的人聽了以後，沒有一個不捂着嘴笑的，都說「這真是天下臉皮最厚的女子了。」於是齊宣王就召見了無鹽女，祇見她睜大眼睛，咬著牙齒，舉起手來拍打著胳膊肘兒，然後放聲大叫：「危險呀！危險呀！」像這樣大叫了四聲。齊宣王說：「我願意聽聽你的指教。」

【原文】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三作二）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①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陲②。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舊無翡翠二字。補之）珠璣③。莫落④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⑤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沉湎⑥。以夜續朝。女樂俳優⑦。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⑧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⑨。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注釋】①春秋：年紀；年數。②山陵崩阨：阨，音陀，山陵崩，諸侯帝王死亡的委婉語。山陵，古代帝王或皇后墳墓的名稱。崩阨，塌毀。③珠璣：珠寶，珠玉。璣，即小珠。④莫落：綴結。⑤伏匿：隱藏；躲藏。⑥沉湎：亦作「沉沔」，猶沉溺，多指嗜酒。⑦俳優：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⑧喟然：感嘆、嘆息貌。⑨側陋：處在僻陋之處的賢人或卑賤的賢者。

【譯文】無鹽女回答說：「現在大王所統治的國家，西邊有實行連橫的秦國這樣的憂患，南邊又有像楚國這樣強盛的仇敵；國外要應付這兩個大國侵略的困難，而國內又聚集著大批的奸臣，民心不歸附於您；大王的年紀已經四十歲了，孩子大了也不正式選立太子，不替兒子們操心，而致力於收納衆多姬妾；祇重視自己喜愛的人，而輕忽那些可以依靠的人，假如大王一旦不幸歸天，國家必然大亂，這是第一種危險。大王建造了五層高的漸臺，裏面所藏的都是一些黃金白玉，到處掛滿了翡翠、珠寶等貴重的裝飾品，然而全國的百姓却疲困至極，這是第二種危險。國內賢能的人都隱藏到山林草野當中，阿諛奉承之人拼命地朝大王身邊靠近，奸邪虛偽的人成了朝中權貴，使得要進忠言的人沒有法子見到大王，這是第三種危險。大王沉迷於飲酒作樂，日夜不停，歌伎和舞女在宮廷裏毫無顧忌地大笑大鬧；對外不設法謀求和諸侯的關係，對內不操持國家的治理，這是第四種危險。所以我纔說『危險呀！危險呀！』」於是齊宣王啞口無言，長嘆了一

聲，說：「寡人痛悔啊！聽了無鹽君的這番話，今日纔確實明白了我的危險，差一點兒就使我國破家亡、性命不保了。」於是立刻下令拆掉漸臺，解散歌舞隊，黜免了那些阿諛奉承的人，不用華貴的器具，挑選精兵良馬，充實國家府庫，招納直言正諫之士，門第很低者也在提拔重用之列，選擇黃道吉日冊立太子，并拜無鹽女為王后。齊國因此國泰民安，這都是這位醜女的功勞啊！

【原文】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①。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為^②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③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④。成王任周。邵^⑤。刑措^⑥不用。用衆賢故也。

【注釋】①仲父：春秋時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仲者，管夷吾的字；父者，事之如父。②曷為：為何；為什麼。③恭己：恭謹以律己。④伊呂：商伊尹輔商湯，西周呂尚佐周武王，皆有大功，後因并稱伊呂，泛指輔弼重臣。⑤周邵：周成王時共同輔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稱。兩人分陝而治，皆有美政。⑥刑措：亦作「刑錯」、「刑厝」，置刑法而不用。

【譯文】有關官員向齊桓公請示一件事情，桓公說：「將此事報告給仲父。」官吏又有人來請示，桓公還是說：「將此事報告給仲父」。這樣的請示與回答一連三次。在桓公身邊侍候的人說：「一次是『報告給仲父』，二次還是『報告給仲父』，當個國君也太容易啦！」桓公說：「我沒有得到仲父輔佐以前是很難，現在有了仲父之後，怎麼能不容易呢？」所以說，當君主的人尋求賢才是辛勞的，得到了賢才就輕鬆了。大舜舉用了很多賢能的人，使他們各得其位，自己垂衣正身，恭謹律己，凡事不用親為，就使得天下太平。商朝的湯王、周朝的文王重用伊尹、呂尚，周成王重用周公、邵公，結果刑法擺在那裏都用不上，這是因為重用那些賢士的緣故啊。

【原文】公季成^①謂魏文侯曰。田子方^②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③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注釋】^①公季成：即魏成，又稱魏成子、樓季，中國戰國時期魏國政治人物，魏文侯的弟弟，魏駒

之子。事見《呂氏春秋》《新序·雜事第四》。②田子方：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國人，是孔子弟子子貢的學生，道德學問聞名於諸侯，魏文侯慕名聘他為師，執禮甚恭。③博通：廣泛地通曉，具備各種知識。

【譯文】魏成子對魏文侯說：「田子方雖然是一位賢人，但並不是擁有封地的君王，國君您却常常以對待君王的禮節對待他，假如以後遇到一位比田子方更賢能的人，那您又要怎樣去對待他呢？」文侯說：「像田子方這樣的人，可不是季成你能隨意評論的。田子方是一個有仁德的人，而有仁德的人是國家的珍寶；有才智的人是國家的重器；博通的人是國家所尊貴的。因此，國中有仁者，那麼群臣們就不會爭權奪利；國家有智士，那麼國家就沒有四鄰諸侯侵擾的擔憂；國家有博通的人，那麼國君就會受到尊崇。這不是你季成所能議論的。」魏成子就自覺地離開了都城。

【原文】孟嘗君①問於白圭②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③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④。友田子方。敬段干木⑤。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⑥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⑦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注釋】①孟嘗君：名田文（？——公元前二七九年），戰國四公子之一，齊國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嬰是齊威王的兒子、齊宣王的異母弟弟，曾於齊威王時擔任要職，於齊宣王時擔任宰相，封於薛（今山東滕州東南），號靖郭君，權傾一時。田嬰死後，田文繼位於薛，是為孟嘗君，以廣招賓客、食客三千聞名。②白圭：公元前三七〇年至公元前三〇〇年在世，中國戰國時期周人，名丹，字圭。在魏惠王屬下為大臣，善於修築堤壩，興修水利。③五伯：指春秋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公、秦繆公。伯，通「霸」，春秋時諸侯的盟主。④子夏：即卜商，字子夏（公元前五〇七年——約公元前四二〇年），後人多稱其字，是孔子著名弟子，少孔子四十四歲，孔門十哲之一，善於文學。⑤段干木：段干，複姓，名木，戰國時期初期人物。原是晉國的市儈，曾經向子夏求學。和子夏、田子方都被魏成推薦給魏文侯，魏文侯以他為師，給他爵祿，他堅持不受。魏文侯每次路過他家都起身致敬。後來，段干木答應見他，魏文侯向他垂詢治國之道。⑥卜相：選擇相才。⑦翊：通「翼」，輔佐，護衛。

【譯文】孟嘗君問白圭道：「魏文侯的名聲超過齊桓公，但是他的功業却比不上五霸，那是為什麼呢？」白圭回答說：「魏文侯以子夏為老師，以田子方為知友，敬重段干木，這是他的名聲比齊桓公大的原因。但在選擇相國時却問『公季成與翟黃哪一個可以任用？』這就是他的功業所以比不上五霸的原因。這是因個人的偏愛妨害了公正的選

拔，致使在位的人不能勝任其本職工作，所以功業也就廢墮了。然而他的名聲之所以顯赫榮盛，這是由於有三位賢者的輔佐。假如他能够舉用這三位賢士為相國，就能够成就稱王天下的大業，豈止成爲一個霸主呢？」

【原文】晉平公①問於叔向②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③。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製割④。隰朋⑤善削齊⑥（齊作縫）。賓胥無善補（補作純）緣⑦。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⑧侍。曰。臣請譬之⑨以五味⑩。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⑪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注釋】①晉平公：姬姓，晉氏，名彪，晉悼公之子，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公元前五三二年在位。即位之初，與楚國發生湛阪之戰，獲得勝利。②叔向：出生年不詳，約卒於公元前五二八年或稍後，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字叔譽。春秋後期晉國賢臣，政治家、外交家。出身晉國公族，歷事晉悼公、平公、昭公三世，為晉平公傅、上大夫。叔向和晏嬰、子產是同時代人，他不曾擔任執晉國國政的六卿，但以正直和才識見稱於時，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見解和政治風範。③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九合，多次會盟。《論語·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邢昺

疏：「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一說謂糾合。朱熹集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一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論語·憲問》：「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④製割：裁剪切割。⑤隰朋：春秋時期齊國的大夫。與管仲、鮑叔牙等輔佐齊桓公，齊國大治。⑥削縫：猶縫紉。⑦緣：給衣履等物鑲邊或緹邊。⑧師曠：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時著名樂師。他生而無目，故自稱盲臣、瞑臣。為晉大夫，亦稱晉野，博學多才，尤精音樂，善彈琴，辨音力極強，以「師曠之聰」聞名於後世。⑨譬之：謂把它比方作。⑩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種味道。這裏泛指各種味道或調和衆味而成的美味食品。⑪齊和：使食物的滋味調和適口。

【譯文】晉平公問叔向說：「從前齊桓公九次會和諸侯，匡正天下，不知道那是國君的功勞呢？還是臣子的功勞？」叔向回答說：「如製衣服，管仲擅長裁剪，隰朋擅長縫紉，賓胥無擅長鑲邊，而齊桓公祇是知道穿衣罷了，這是他臣子的功勞。」師曠陪伴在旁邊，說：「現在我就拿烹飪來做比喻吧！管仲善於掌刀，隰朋善於煎炒，賓胥無善於調配佐料，羹湯已經做熟了，端來進奉給桓公，但是齊桓公不吃，誰又能強迫他吃呢？這裏面也有桓公的功勞！」

【原文】晉文公田於虢^①。遇一老夫而問曰。子^②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謀作諫）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③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注釋】①虢：古國名。西周文王弟虢仲之封地，故城在今陝西省寶雞市東者，是為西虢。虢叔之封地，在今河南省成皋縣虢亭者，是為東虢。平王東遷，西虢徙上陽，地在今河南省陝縣東南，稱南虢。西虢遷徙後，其支族留居原封地者，稱小虢。此外，虢仲有別支，地居於今山西省平陸縣大陽之南、濱河之北者，稱北虢。此處疑為北虢，晉假道攻打虞國，還師滅了虢國。②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③趙衰：即趙成子（？——公元前六二二年），字子餘，亦稱成季，孟子餘，春秋時期晉文公大夫，造父的後代。

【譯文】晉文公在虢地打獵，遇到一位老人，晉文公問他說：「您住在這裏也很久了，對虢國的滅亡您有什麼評議呢？」老人回答說：「虢國國君自己不能決斷國事，忠言進諫他又不贊成。自己不能決斷國事而又不重用賢才，這就是虢國滅亡的原因了。」文公聽

了這話就停止打獵，回到都城，遇見了趙衰，就把這事說給他聽。趙衰說：「古時候的君子，采納了一個人的建言就任用這個人；現在的君子，采納了人家的建議却把人家甩在一邊。可悲啊！這是晉國令人擔心之處啊！」於是晉文公就召見并賞賜了這位老人。從此晉國樂於采納好的建言，文公也終於因此而成了諸侯的盟主。

【原文】晉平公①過九原②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③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④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⑤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注釋】①晉平公：春秋時晉國國君。姬姓，晉氏，名彪，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公元前五三二年在位。②九原：春秋時晉國卿大夫的墓地，在今山西省絳縣北境。③趙武：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四年，嬴姓，趙氏，名武，謚獻文，又稱趙文子、趙孟，趙盾之孫、趙朔之子，母爲晉成公之姊趙莊姬。④白屋：指平民或寒士。⑤私德：個人的恩惠。

【譯文】晉平公經過卿大夫的墓地九原時，嘆息地說：「唉！這塊土地埋葬著我們晉國

多少杰出的大臣，如果能讓這些死去的人再活過來，我應該帶哪位一起回去呢？」叔向回答說：「應該是趙武。」晉平公說：「您偏袒您的老師吧！」叔向說：「臣下冒昧地談談趙武的為人。他站起來時，好像連衣服都承受不住；說話的時候，半天都說不出一句，但是他親身舉薦的貧寒之士有四十六人，在趙文子死的那天，這些人都在賓客的席位，這說明他對人沒有私人恩惠！臣下因此認為趙武是位賢德的人。」晉平公說：「說得好！」

【原文】周文王作靈臺^①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②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③。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④焉。

【注釋】^①靈臺：古時帝王觀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築。^②更葬：改葬。^③朽骨：謂死者之骨。^④歸心：誠心歸附。

【譯文】周文王在建造靈臺及修建池沼的時候，從地裏面挖出了死人的骨頭，管理工地的官吏就把這事報告給了周文王。周文王說：「給他改葬吧。」管理的官吏說：「那是無主的尸骨。」周文王說：「擁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主人；擁有一個國家的人，就是一國的主人。我本來就是他的主人，你還到哪兒去找他的主人？」於是叫那位官吏用衣服和棺木裝好尸骨，給他改葬。天下的人聽到這件事，都說：「文王真是賢君啊，就連死人的遺骨都受到他的恩澤，更何況是活生生的人呢！」有人得到珍寶，但給國家帶來災難；文王得到枯骨，以此表明他的仁德，繼而天下人都誠心歸附他！

【原文】寧戚^①欲干^②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③。於是爲商旅^④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⑤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寧戚飯牛^⑥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⑦。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寧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人。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注釋】①寧戚：姬姓，寧氏，名戚，中國春秋時期衛國人，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寧戚仕齊期間，經常到齊國東部活動，組織民衆發展農耕，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辭世後被人們安葬在膠水東岸（今平度馬戈庄鎮境內）。②干：追求，求取，舊指追求職位俸祿。③自進：謂不經薦舉，自謀仕進。④商旅：行商；流動的商人。⑤郭門：外城的門。⑥飯牛：餵牛。⑦商歌：悲涼的歌。商聲淒涼悲切，故稱。後以「商歌」比喻自薦求官。

【譯文】寧戚想投靠齊桓公並為之效力，但因窮困而沒有辦法自我進薦，於是他便給流動商人趕車，因而到了齊國。夜晚在外城的大門外住宿。當時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夜間打開了城門，派人叫趕車的雇工回避，寧戚當時正在車下餵牛吃草，看見齊桓公就敲打著牛角，激切地唱起淒涼的商調歌曲。桓公聽到歌聲，說：「奇怪！這位唱歌的人，不是個平常的人啊！」便命令後面的車子載上寧戚。桓公回來之後，寧戚就前來進見，勸齊桓公統一國內的領土。第二天又進見，又勸齊桓公去稱霸天下。桓公聽了非常高興，打算任用他。一些大臣們却產生了爭議，說：「這位客人是衛國人，離齊國并不太遠，不如先派人去查問清楚，如果真的是賢人的話，再任命他也不晚。」桓公說：「不可這樣。如果派人去查問的話，恐怕他會有些小缺點；因為他的小缺點，而忘記人家的大優點，這是一個國君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況且，人本來就難以十全十美，祇需重用他的長處即可。」遂即提拔重用寧戚，授他為卿。由於此舉得當，桓公得到了賢士，所以他

後來成就了霸業。

【原文】齊桓公見小臣稷^①。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②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③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④而朝。靡有不至。

【注釋】^①小臣稷：齊桓公時的隱士。^②萬乘：指帝王。^③夫子：古代對男子的敬稱。^④相率：相繼，一個接一個。

【譯文】齊桓公去拜訪小臣稷，一天當中去了三次，都沒有見到。隨從的人員說：「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國君，拜見一個平民百姓，一天去了三次都不能見到，這也可以就此作罷了。」齊桓公說：「不是這樣。士人當中那些輕視官爵和俸祿的，當然就會輕視國君；如果國君輕視成就霸業之道，也就會輕視士人。縱然這位先生輕視官爵和俸祿，而我怎麼敢輕視成就霸業之道呢？」齊桓公直到第五次拜訪，纔見到小臣稷。天下的諸侯聽到這件事，都說：「齊桓公對平民百姓都能屈身去見，何況對國君呢？」因

此，天下諸侯都相繼朝見桓公，沒有不來的。

【原文】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①而軾②。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③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④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案兵⑤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⑥充天。流矢⑦如雨。扶傷⑧舉死。履腸⑨涉血⑩。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注釋】①間：古時二十五家爲間。這裏指里巷的大門。②軾：古代設在車箱前供立乘者憑扶的橫木。這裏指伏軾致敬。③司馬唐且：《淮南子·修務訓》作司馬庾，注云：「庾，秦大夫也，或作唐。」《群書拾補》云：「呂氏（春秋）無且字，淮南修務訓注云：『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唐且是魏人，此在秦者，非其人也。古今人表有司馬庾。」④無乃：亦作「無迺」，相當於「莫非」、

「恐怕是」，表示委婉測度的語氣。⑤案兵：止兵，屯兵不動。⑥塵氣：猶塵霧，烟塵。⑦流矢：亂飛或無端飛來的箭。⑧扶傷：謂扶助受傷的人。⑨履腸：形容死人之多。⑩涉血：形容血流遍地，流血多。

【譯文】魏文侯經過段干木住的巷子大門時，俯身靠在車前的橫木上施以敬禮，他的僕人就問：「國君爲什麼要伏軾致敬？」魏文侯說：「這不是段干木住的那條街道嗎？段干木是位賢德之士，我怎麼敢不俯身行禮呢？況且，段干木因德行高尚而榮光，我祇因國土廣闊而榮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義，我富有的僅僅是錢財。土地不如德行，錢財不如道義，我應當向他學習纔對。」於是給段干木送去薪俸百萬，經常向他請教，魏國人民都很高興。過了不久，秦國起兵想要攻打魏國，司馬唐且規諫秦國國君說：「段干木是位賢德之士，而魏文侯非常禮遇他，天下無人不知，不可以發兵去攻打它。」秦國國君認爲此話有理，於是就屯兵不動，撤銷了計劃，不再攻打魏國。魏文侯可以說是善於用兵的人了。凡是有德行的君子用兵，未見其有所表露，而大功已告成，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那些野蠻之人用兵，打鼓的聲音大得就像雷響，喊殺聲震天動地，塵土滿天飛揚，亂飛的箭就像下雨一般；扶持傷患，抬運死者，踩著死者的腸子，趟過滿地的血水；無辜的老百姓，其戰死者足以填平一大片窪地。但是國家的存亡、國君的死活，還

不得而知，這離仁義之道也就遠了。

【原文】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①。近臣②畏罪③而不敢言。下情④不上通⑤。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注釋】①極諫：盡力規勸。古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②近臣：指君主左右親近之臣。③畏罪：害怕獲罪。④下情：指下級或群眾的情況或心意。⑤上通：謂下情上達於君。

【譯文】晉平公問叔向說：「國家的禍患以什麼爲最大？」叔向回答說：「大臣祇看重爵祿而不盡力規勸，左右親近的臣子畏懼獲罪而不敢說真話，下面的情況不能傳達給國君，這些纔是國家最大的禍患啊。」晉平公說：「說得好！」

【原文】子張①見魯哀公②。見七日。哀公不禮。托僕夫③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趼④。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⑤之好龍⑥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⑦。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

失其魂魄^⑧。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⑨。敢托而去。

【注釋】①子張：即顓孫師（公元前五〇三年—前四四七年），複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春秋時陳國人，孔子的弟子。②魯哀公：姬姓，名將，為春秋諸侯國魯國君主之一，是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魯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③僕夫：駕馭車馬之人。④百舍重趼：百里一宿，足底老皮上又生出硬皮。形容長途奔走，十分辛勞。百舍，百里一宿。謂長途跋涉。趼，音剪，通「繭」，胝，足久行生硬皮。⑤葉公子高：即沈諸梁，半姓，沈尹氏，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被楚昭王封到葉邑（今河南省葉縣），故稱「葉公」、「葉公子高」。⑥好龍：成語「葉公好龍」，用來比喻表面上愛好某事物，實際上并不真愛好。⑦牖：窗戶。⑧魂魄：指一種能脫離人體而獨立存在的精神，附體則人生，離體則人死。⑨詩曰二句：語出《詩經·小雅·隰桑》。

【譯文】子張去拜見魯哀公，求見七天，魯哀公都沒有以禮接見。子張就委托僕人帶話給魯哀公，說：「我聽說國君您愛好賢士，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走了百里纔休息一次，脚上磨起層層厚繭，一直都不敢休息就來拜見國君。求見了七天，而國君您却没有

給予應有的禮遇。可見國君愛好賢士，就像葉公子高喜歡龍一樣。葉公子高喜歡龍，衣服帶鉤上刻著龍，樨頭卯眼的地方裝飾著龍，房子裏雕刻繪畫的都是龍。於是，天上的真龍聽說後就飛了下來，把頭伸進窗子裏偷看，尾巴拖在廳堂。葉公看見以後，丟開手上的東西掉頭就跑，嚇得魂飛魄散。這樣看來葉公子高並不是愛好龍，而是愛好像龍而又不是龍的東西。如今臣下聽說國君愛好賢士，所以不遠千里而來拜見國君，求見了七天，您沒有以禮接見。看來，國君愛好的不是賢士，而是愛好像賢士而又不是賢士的人。就如《詩經》裏說的：『心裏很喜歡他，究竟什麼時候纔能把他忘懷呢？』所以我臨走以前，冒昧地托人把這番話轉達給您。」

【原文】孟子①見齊宣王於雪宮②。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③者。未之有也。

【注釋】①孟子：名軻，字子輿，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山東鄒城人，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

物，著有《孟子》一書，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被後人尊為「亞聖」，并與孔子合稱為「孔孟」。

②雪宮：齊國離宮名，故址在山東省臨淄縣東北六里。《孟子》趙岐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台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離宮是古代帝王正宮之外出巡時所居住的行宮。）③王：稱王。

【譯文】齊宣王在雪宮接見孟子，齊宣王看著左右說：「賢德的人也有這樣的享樂嗎？」孟子回答說：「有的。人們要是得不到這種快樂，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因得不到這種快樂就埋怨國君，是不對的；可是作為老百姓的領導人，而不與民同樂，這也是不對的。國君能以老百姓的快樂為快樂，老百姓也會以你的快樂為快樂；國君能憂老百姓所憂愁的，老百姓也會以你的憂愁為憂愁。以天下百姓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百姓的憂愁為憂愁，這樣還不能夠稱王天下，是從來沒有的事啊！」

【原文】鄒穆公①有令。食鳧鴈②者必以糝③。無以粟。於是倉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④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費上有為字）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利作計）而不知大會⑤也。周諺曰。囊漏貯中⑥。汝獨不聞

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間之。皆知其私積^⑦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注釋】①鄒穆公：即邾穆公，與孟子爲同時代人，其在位時間大約爲公元前三八二年至公元前三三〇年之間。是邾婁（後爲鄒）國除邾文公籛條之外最爲時人及後人稱頌的英明君主。②鳧鴈：鴨與鵝。③糝：同「秕」，中空或不飽滿的穀粒。④石：計算重量的單位，一百二十斤爲一石。⑤大會：猶大計。⑥囊漏貯中：指糧食從小器漏入大器，其實并未漏掉。常以喻實際利益并未外流。貯，盛米器，大於囊。⑦私積：私人的積蓄。

【譯文】鄒穆公下令，飼養鴨、鵝祇能用癩穀，不許用小米。結果鄒穆公倉庫裏的癩穀吃光了，就得到民間去換，兩石的小米纔換來一石的癩穀。主管的官吏認爲這樣耗費太多，建議用小米來飼養。穆公說：「你快點去吧！這種事不是你能明白的。老百姓光著脊背來耕地，辛勤勞作，不敢怠惰，難道是爲了禽獸而勞累嗎？小米，這是人們上等的糧食，怎麼可以拿它來餵養鴨鵝？而且，你祇知道算計小帳，却不懂得大盤算。周地的俗話說：『盛糧食的袋子漏了，也都是漏在糧倉裏。』你難道沒聽說過嗎？身爲一

國的國君，那是百姓的父母，拿著倉裏的小米，去換取百姓的糶穀，難道就不是我們自己的糧食？讓鴨鵝吃鄰國的糶穀，是爲了不損失鄰國的小米罷了！而小米貯存在國家倉庫裏，還是收藏在老百姓家中，對我來說有什麼分別呢？」百姓聽了鄒穆公這樣說，都懂得了自家的藏糧和公家的儲存完全是一回事。這就叫做懂得使國家富裕的道理了。

諫言

【題解】本篇通過齊田巴先生之口，講述了其妻妾因偏愛他而說他美，以此勸誡齊王要辨明忠奸，善納諫言，不要因為別人的阿諛奉承之言而迷失自己。

【原文】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①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鬚②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③。其妾曰。佼④。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佼。過於淄水⑤。自窺⑥。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⑦。正身之本。在於群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製鬚飾。將造公門⑧。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⑨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注釋】①行修：品行端正。②鬚：同「剪」。③何若：如何，怎樣，用於詢問。④佼：美好。⑤淄水：即今山東省的淄河。⑥窺：泛指觀看。⑦正身：端正自身；修身。⑧公門：古稱國君之外門為「公門」。⑨醜惡：醜陋惡劣。

【譯文】齊國有一個叫田巴先生的人，他內在品行端正，聰慧顯揚於外。齊王聽說了他的賢明，於是就聘請他入朝，打算向他詢問如何為政。田巴先生臨行前，改穿了新作的衣服，修飾鬚髮，戴冠束帶，回頭問他的嬖妾說：「怎麼樣？」嬖妾回答說：「很漂亮。」將要出門時，問跟從他的人說：「怎麼樣？」跟從的人回答說：「很漂亮。」經過淄河時，田巴先生觀看水裏的倒影，發現自己很醜。於是去見了齊王，齊王便向他詢問如何為政，田巴先生回答說：「為政的根本在於端正自身，端正自身根本却在於群臣。今天大王召見我，我改穿了新製的衣服，修飾鬚髮，準備造訪大王時，我就問我的嬖妾，嬖妾因為偏愛我，恭維我說『很漂亮』；將走出大門時，我就問跟從我的人，跟從的人因為畏懼我，也說『很漂亮』。在我面對淄河水觀看身影時，這纔知道自己面貌很醜陋。現在齊國的大臣和妃妾恭維大王的，不僅僅是兩個人吧！大王如果能面對淄河水，發現自己的缺點和過失，進而自己改正，那樣齊國就能治理好了。」

猛政

【題解】本篇以「猛政」為題，通過子貢與臧孫對為政的辯答，舉子產之例，勸諫漢皇應行仁政，厚德薄罰，以民為本，輕徭薄賦。

【原文】臧孫^①行猛政^②。子貢^③非之。臧孫召子貢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④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⑤急則小弦^⑥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然也。故曰：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則疑之。范史注作之）賊心^⑦已見矣。」

【注釋】①臧孫：複姓。春秋時，魯孝公子彊食采於臧，為臧氏。其後人達生武仲紇，為臧孫氏。②猛政：嚴酷的政治。③子貢：即子貢，端木賜（公元前五二〇年—公元前四四六年），春秋末年衛國人，字子貢（古同子贛）。孔子的得意門生，「受業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

器」，在孔門十哲中以言語聞名。④陵：侵犯；欺侮。⑤大弦：弦樂器的內弦，也叫「老弦」。⑥小弦：指彈撥樂器的細弦。⑦賊心：害人之心；邪曲之心。

【譯文】臧孫實行苛刻的政治，子貢指責他。於是他把子貢召來，問道：「我沒有依循法制行事嗎？」子貢回答說：「是依循法制行事的。」「我不够廉潔嗎？」子貢回答說：「您很廉潔。」「我沒有執政能力嗎？」子貢回答說：「有執政能力。」臧孫說：「這三方面，我唯恐自己達不到，如今我全部都能達到，您爲什麼還指責我呢？」子貢說：「您能依循法制行事，却喜歡用刑法殺害人；您也廉潔，但喜歡以廉潔在國君面前表現出驕慢；您有執政能力，但喜歡欺侮下屬。爲政，就好像調緊琴瑟，老弦上得太緊音太高，細弦就會被崩斷。因此，地位尊貴的人，德行不能淺薄；官位高的人，管理不能瑣碎；轄地廣大寬闊，制度就不能偏狹；轄區百姓衆多，法律就不能苛刻。自然法則就是這樣。所以有人說：『處罰得當，奸邪就能制止；獎賞得當，下屬就會高興。』由此看來，您的殘忍之心已經顯露了。」

【原文】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①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②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德厚范史注旨地）者。不問其小疵③。有大功者。宿惡滅

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④也。其牧民^⑤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

【注釋】①論材：選擇人材。論，通「掄」。②大略：遠大的謀略。③小疵：小過失；小缺點。④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語出《論語·顏淵》：「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人之美，成全他人為善的美名。⑤牧民：治民。

【譯文】「難道您沒有聽說過子產在鄭國為相的事嗎？他選擇人才都是推薦賢能的人，能抑制人的陋習，而發揚人的長處。所以對於有大謀略的人，他不計較人的短處；擁有仁厚德行的人，他不計較人的小缺點；對於有大功業的人，舊日的罪錯隱滅不究；幫助別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惡事。子產治理人民的辦法是，以仁政培養人，用禮法教導人，用公義使用人，無論是修治法律還是訓練教育人，一定遵遁民衆所喜好的。所以，順著方便民衆的方式處理民事，按照民衆的願望而給予分配，順應民衆的喜好而勸導。獎賞的多少難於確定時寧可加重，懲罰的輕重難於確定時寧可減輕。處罰慎重，獎賞明

確。其刑罰簡約，其道德純美，其管理辦法簡要，這樣教化就會行遍天下，廣布宇內了。」

【原文】治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①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②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③哭於室。良人④絕琴瑟。大夫解佩玦⑤。婦人脫簪珥⑥。皆巷哭。然則思（思疑惠或恩）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

【注釋】①囹圄：監獄。②叩心：捶胸，悔恨、悲痛的樣子。③處女：指未出嫁的女子。④良人：美人。⑤佩玦：環形而有缺口的佩玉。玦，古時佩帶的玉器，環形，有缺口。⑥簪珥：髮簪和耳飾。古代多為高貴婦女的首飾。

【譯文】「子產治理鄭國七年，風尚習俗都十分和順，沒有發生灾害，全國沒有受刑的人，監獄變得空蕩。等到子產死的時候，全國的百姓聞知後，都捶胸痛哭，說『子產死了，我將怎麼生活呢？假如子產的生命可以替換，我家裏任何一個人都願意替他去死』

。子產活著的時候，被百姓所愛戴；死了以後，却使得舉國悲痛。為官的人在朝堂上痛哭，經商的人在集市上痛哭，農民在田野裏痛哭，姑娘在閨房中痛哭，美人不再彈琴奏樂，朝堂裏的大夫解下佩玉，婦女卸去發簪耳墜，全都在街上痛哭。之所以能這樣，是賢明智慧的人推行仁義之政、講究恕道啊。君子治理國家，一開始看不出他的政績，但是最終却讓別人難以企及，說的就是這種情形。」

【原文】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為疑偽）求。而惡不可以亂（亂疑辭）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慚焉。退而避位^①。

【注釋】①避位：讓位；辭職。

【譯文】「凡是德澤深厚的人，其果報必然美滿；積怨很深的人，其禍患必然嚴重。所以說，恩德莫過於施仁政，而禍殃莫過於行苛政。善行不能用詐偽來求取，罪惡不能用

巧辭來消除。現在您剛一生病，老百姓就高興得互相慶賀，說：『臧孫子已經生病了，幸虧他快要死了。』您的病稍有好轉，老百姓就相互表示懼怕，說：『臧孫子的病又好，為什麼我們的命運這麼不幸啊？臧孫子怕又死不成了。』您患病，人們相互慶喜；您活著，人們互相害怕。您的殘忍之心也太重了吧！執政到了這般地步，人們怎麼會不責怪您呢？」臧孫子聽後感到十分慚愧，就辭職讓位了。

和政

【題解】本篇通過孔子三贊子路爲政，勸誡漢皇要以子路爲政爲榜樣，以民爲本，對民寬厚，明察秋毫，誠實無欺。故以「和政」爲名。

【原文】子路①治蒲②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③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④盡易。草萊⑤甚闢⑥。溝洫⑦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甚崇⑧。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注釋】①子路：即仲由（公元前五四二年—公元前四八〇年），字子路，或稱季路，魯國人，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門十哲之一。亦爲《二十四孝》中爲親負米的主角。子路事親極孝，剛猛勇敢，性格爽朗，樂意接受別人的指正而立即改過，尊敬師長，也常常直言孔子。後在衛國的蒯賸之亂殉難，死後被剝成肉醬。孔子聞其死，極爲傷心。②蒲：古邑名。春秋衛地，戰國屬魏。在今河南省長

垣縣。③執轡：謂手持馬繮駕車。④田疇：田地。⑤草萊：指荒蕪之地。⑥闢：開墾。⑦溝洫：田間水道。⑧崇：高大。

【譯文】子路治理衛國的蒲縣三年。孔子經過那兒，進入蒲縣縣境，說：「子路真不錯啊！處理政事恭敬而且誠實無欺。」進入蒲縣城裏，說：「子路真不錯啊！對人民盡忠守信而且寬宏大度。」到了縣府公堂，說：「子路真不錯啊！對事情觀察明細，然後做出決斷。」子貢手持馬繮問道：「老師還沒有看見仲由，却三次稱贊他不錯，這是什麼道理，您能不能說給我聽聽呢？」孔子說：「我進入蒲縣的縣境，看見田地整治得很好，郊外荒地多已開墾，田間水溝也挖得很深，這是仲由做事認真而且誠實無欺，所以人民盡力耕種田地。進到縣城，看到房屋的牆很高大，樹木非常茂盛，這是仲由對人民盡忠守信而且寬宏大度，所以人民做事不敢苟且。進到縣府的大堂，門庭很清閑，這是仲由對事情觀察明細，然後纔去裁判，所以人民都不來申訴紛擾。」

群書治要卷四十三

說苑

【題解】《說苑》，成書於西漢末年，為劉向輯錄朝野藏書而成的雜著類編，凡二十篇，體例類似《國語》《戰國策》，以記言為主兼采記事，目的是借助先秦至漢代的歷史故事，提供政治興亡的歷史鏡鑒，意在諷諫君主、勸誡臣子，從而達到整頓朝政、匡救時弊的目的。此外，也載錄其他學派人物的言談事迹乃至許多「街談巷議」的小說家言，可補《國語》《戰國策》之不足。魏徵等在《群書治要》中節錄君道、臣術、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誠（敬慎）、善說、修文、反質等篇的片段，其中既可看到王道、霸道的方法，也可看到儒、道、法諸家做人做事的觀念，并以歷史上發生的故事為主，將處世待人的理念與方法貫穿其中，使人在閱讀中獲得智慧和啟示。

【作者簡介】劉向（？—公元前六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沛縣（今江蘇沛縣）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楚元王（劉交）之四世孫。漢宣帝時，任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兩度被捕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

時，更名為「向」，任光祿大夫，官至中壘校尉，故後世稱「劉中壘」。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劉向奉詔校勘皇家藏書，并彙集各書的叙錄，編成目錄提要——《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分類目錄書籍。另外還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

君道

【題解】君道，即為君之道。有道明君治理國家，國家就能安定興盛；無道昏君統治天下，天下必然動亂危亡。「社稷安危，國家治亂，在於一人而已」。本篇記載了堯、禹的言行及師經和魏文侯的軼事，說明君主要有胸懷天下的仁愛之心，關心人民疾苦，與百姓一體同心，此外還應善於聽取諫言、反躬責己、知人善任，如此方能把國家治理好。

【原文】河間獻王^①曰。堯^②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③。痛萬姓^④之罹罪^⑤。憂衆生之不遂^⑥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⑦。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注釋】①河間獻王：劉德，漢景帝第三子。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一五五年），受封為河間（今河北河間縣一帶）王，都樂成（今獻縣境內）。劉德修學好古，「廣求天下善書」，推崇儒術，立《毛詩》《左傳》博士，聘毛萇為博士。謚曰「獻」。②堯：即唐堯，古帝名。帝學之子，姓伊祁。

（亦作伊耆），名放勛。初封於陶，又封於唐，號陶唐氏。為古代聖王之一。③窮民：指鰥、寡、孤、獨等無依無靠的人。泛指貧苦百姓。④萬姓：萬民。⑤罹罪：罹，音離，遭受罪罰。⑥不遂：不能生長。⑦勸：勤勉，努力。

【譯文】河間獻王說：「堯帝心懷天下，關心貧苦無依的百姓，傷痛人民遭受罪罰，擔心芸芸衆生不能順利成長。祇要有一人挨餓，堯帝便說：『這是我使他挨餓的。』有一人受寒，就說：『這是我使他受凍的。』有一人犯罪，就說：『這是我造成的。』堯的仁愛昭著而正義樹立，德行博大而教化廣泛。所以即使不用獎賞，人民也會努力；不用刑罰，人民也能安定。先推己及人，然後再施以教化，這就是堯帝治理天下的方法。」

【原文】河間獻王曰。禹①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②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③而道④之。鑿江通於九派⑤。灑⑥五湖⑦而定⑧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注釋】①禹：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姒姓，名文命，鯀之子。又稱大禹、夏禹、戎禹。原為夏后

氏部落領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領導人民疏通江河，興修溝渠，發展農業。據傳治水十三年中，三過家門不入。後被選為舜的繼承人，舜死後即位，建立夏朝。後世視為聖王。②使：役使，使喚。③河：古代對黃河的專稱。④道：疏通。⑤九派：長江在湖北、江西一帶，分為很多支流，因以九派稱這一帶的長江。⑥灑：通「灑」，音施，疏導分散水流。⑦五湖：指太湖及附近的湖泊。⑧定：注入。

【譯文】河間獻王說：「禹王曾說：『百姓沒有吃的，那麼我就不能役使他們；事業成功却不能利於人民，那麼我就無法勸勉他們努力。』所以大禹疏通黃河進行導流；對長江進行開鑿，使它與衆多支流相通；疏導五湖之水使其注入東海。（做這麼多事）百姓確實勞累，然而却不怨恨痛苦，其原因就在於利益都歸屬於人民。」

【原文】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①。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②之心爲心。今寡人③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注釋】①使然：使其如此。②舜：人名。五帝之一，姚姓，有虞氏，名重華，史稱虞舜或舜。受堯禪讓，後禪位於禹，死在蒼梧。③寡人：古代君主的謙稱。《禮記·曲禮下》：「諸侯見天子，曰

『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孔穎達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

【譯文】禹王出巡時遇到一個罪犯，便下車詢問情況并為他哭泣。左右的人說：「罪犯自己不遵循道義，纔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君王為何要為他悲痛成這個樣子呢？」禹王回答說：「堯、舜的人民，都以堯、舜的存心作為自己的存心。現在我做君王，而百姓却各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所以我為此感到痛心。」

【原文】當堯之時。舜為司徒^①。契^②為司馬^③。禹為司空^④。后稷^⑤為田疇^⑥。夔^⑦為樂正^⑧。倕^⑨為工師^⑩。伯夷^⑪為秩宗^⑫。皋陶^⑬為大理^⑭。益^⑮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⑯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注釋】①司徒：官名。相傳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時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②契：人名。傳說中商的祖先，為帝嚳之子。舜時佐禹治水有功，任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③司馬：官名。相傳少昊始置。周時為六卿之一，曰夏官大司馬。掌軍旅之事。

④司空：官名。相傳少昊時所置。周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⑤后稷：人名，姬姓，周族始祖。相傳姜嫄踐天帝足迹，懷孕生子，因曾弃而不養，故名之為「弃」。虞舜命為農官，教民耕稼，稱為「后稷」。⑥田疇：音愁，田官。⑦夔：音葵，人名，相傳舜時樂官。⑧樂正：古時樂官之長。《儀禮·鄉射禮》：「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鄭玄注：「正，長也。」⑨倕：音垂，古代傳說中的巧匠名。⑩工師：古官名。上受司空領導，下為百工之長。專掌營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等事。⑪伯夷：舜的臣子，齊太公的祖先。⑫秩宗：禮官。古代掌宗廟祭祀的官。⑬皋陶：音高尧，傳說虞舜時的司法官。⑭大理：掌刑法的官。秦為廷尉，漢景帝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北齊為大理卿，隋唐以後沿之。⑮益：人名。即伯益。相傳為堯舜時大臣。⑯王道：君主治國之道。

【譯文】在唐堯為君王的時候，舜擔任掌管土地和教化百姓的司徒，契擔任掌管軍旅之事的司馬，禹擔任掌管工程的司空，后稷擔任掌管耕作的田官，夔擔任掌管音樂的樂正，倕擔任營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的工師，伯夷擔任掌管宗廟祭祀的秩宗，皋陶擔任掌管刑法的大理，益擔任掌管狩獵的官員。堯王不能承擔其中的任何一項職務，可是堯成為君王而這九人却作為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堯王瞭解這九種職務的職能作用，任命這九個人各自承擔他們的職事，九人都能勝任其職，并成就各自的功業。堯王於是憑藉他們的功績統治天下。所以，知人善任是君王的治國之道，掌管事務是做臣子的職

分。君王的治國之道在於知人善任，為臣之道在於掌管事務。不要擾亂舊有的法制，這樣天下就會安定太平。

【原文】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①而恐不能行。

【注釋】①至言：最高超的言論，極其高明的言論。

【譯文】聖明的君王有三件戒懼的事：一是身居高位而害怕聽不到自己的過失，二是得意時而害怕自己會驕傲，三是聽到天下的至理良言而害怕自己不能實行。

【原文】師經①鼓琴。魏文侯②起舞。賦③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④而撞文侯。不中。中旒⑤。潰⑥之。文侯顧⑦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⑧。提師經下堂一等⑨。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⑩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

爲寡人符^⑪。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注釋】①師經：戰國時人，善鼓琴，事魏文侯。師指樂官、樂師。②魏文侯：戰國時期魏國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公元前四四五年，繼魏桓子即位。公元前四〇三年，韓、趙、魏被周王與各國正式承認爲諸侯，成爲封建國家。魏文侯在戰國七雄中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經濟，北滅中山國（今河北西部平山、靈壽一帶），西取秦西河（今黃河與洛水間）之地，使魏國成爲戰國初期的強國。在位三十八年，謚曰「文」。③賦：吟誦或創作詩歌。④援琴：持琴。⑤旒：音流，冕冠前後懸垂的玉串。⑥潰：毀壞。⑦顧：回首，回視。⑧烹：古代用鼎鑊煮人的酷刑。⑨一等：一級臺階。⑩桀、紂：桀，夏代最後一位君主，名履癸，相傳爲暴君，後爲商湯所滅。紂，商代最後一位君主的謚號，一作受，亦稱帝辛，爲歷史上著名暴君。⑪符：憑證。

【譯文】樂師經在彈琴，魏文侯聞樂起舞，吟誦道：「讓我的話不要被人違背。」師經抱起琴就去撞魏文侯，沒有撞上，祇撞到了文侯冕冠前的玉串，玉串被撞散了。文侯回視左右臣僚問：「作爲臣子竟敢撞擊他的君王，該當何罪？」左右的臣僚說：「罪當受烹殺之刑。」於是武士將師經帶下朝堂，剛下了一級臺階，師經說：「臣可以說一句話再死嗎？」文侯說：「可以。」師經說：「從前堯、舜做君王時，唯恐自己的話沒有

人反對，而桀、紂做君王時，却唯恐自己的話被人違背。我撞的是像桀、紂這樣的暴君，而不是撞我的君主。」文侯說：「放開他吧，這是我的過錯。把這張琴懸掛在城門上，用來作為我知錯改過的憑證，也不要修補冕冠上的玉串，以此作為我的鑒誡。」

臣術

【題解】臣術，指為人臣的方法，即作為臣子應掌握的原則、應具備的才能以及應堅持的操守。本篇闡述了臣子的行為——「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自「聖臣」至於「直臣」，乃為臣子「行六正」之表現；自「具臣」至於「亡國之臣」，乃為臣子「犯六邪」之表現。為人臣子之道，固當「處六正之道」而「不行六邪之術」，如此方可上安下治，不失為賢明之臣。末後藉商湯和伊尹的對話，顯明了臣子的職位不同，所掌之事亦不同；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責，分別在於道、德、仁、義，此四者若能確定，則天下自正。

【原文】人臣之行有（本書有作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①未動。形兆未見②。昭然獨見。存亡之機③。得失之要。豫④禁乎未然⑤前（前上有之字）。使主超然⑥立乎顯榮⑦之處。如此者。聖臣⑧也。二曰虛心白意⑨。進善通⑩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⑪。將順⑫其美。匡救⑬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⑭。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⑮。以厲⑯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⑰。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

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⑮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⑰。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⑳也。六曰國家昏亂^㉑。所為不諛^㉒（諛作道）。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㉓也。是謂六正也。

【注釋】①萌芽：即「萌芽」，比喻始發或初生的事物。②形兆未見：徵兆形迹尚未顯現。見，同「現」。③機：事物的關鍵，樞紐。④豫：預備，事先準備。⑤未然：還沒有成為事實。⑥超然：高出，脫出。⑦顯榮：顯赫榮耀。⑧聖臣：指德行智能超群出眾之臣。⑨白意：謂心胸坦蕩。⑩通：懂得，通曉。⑪長策：猶良計。⑫將順：順勢促成。⑬匡救：匡正補救。⑭夙興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勞。⑮行事：行為，事迹。⑯厲：「勵」的古字。勸勉。⑰間：空隙，縫隙。⑱守文：本謂遵循文王法度。後泛指遵循先王法度。⑲贈遺：指贈送的財物。⑳貞臣：忠貞不貳之臣。㉑昏亂：指政治黑暗、社會混亂。㉒諛：諂媚，奉承。㉓直臣：直言諫諍之臣。

【譯文】為人臣子的操行，奉行「六正」就會享受尊榮，觸犯「六邪」就會招受耻辱。什麼叫「六正」？一是事情的萌芽未發，形迹徵兆尚未顯現，唯獨他能清楚地看到存亡的關鍵、得失的要害，在尚未形成事實之前預先制止，使君主能超脫地居於顯赫榮耀的位置，像這樣的臣子，就是聖臣。二是謙虛卑下，心胸坦蕩，進奏善言，通達道

義，用禮義來勉勵君主，用良策來啓示君主，順勢促成君主的美德，匡正補救君主的過惡，像這樣的臣子，就是大臣。三是早起晚睡勤勉辛勞，進薦賢才從不懈怠，常常稱引古聖先王的行爲、事迹來激勵君主的意志。像這樣的臣子，就是忠臣。四是能觀察入微，預見成敗，及早預防并加以補救，堵塞漏洞，杜絕致亂的根源，轉禍爲福，讓君主最終無有憂患。像這樣的臣子，就是智臣。五是能遵循先王法度，奉行法令，勝任所在官位的職責，不接受饋贈，衣冠端莊整齊，飲食節儉。像這樣的臣子，就是貞臣。六是當國家混亂無道時，他的行爲不阿諛奉承，敢於冒犯君主的威嚴，當面指出君主的過失。像這樣的臣子，就是直臣。以上這些就稱爲「六正」。

【原文】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①。左右觀望^②。如此者。具臣^③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④主之耳目。偷合苟容^⑤。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⑥也。三曰中實險詖^⑦。外貌小謹^⑧。巧言令色^⑨。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⑩不行。如此者。奸臣^⑪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⑫。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⑬也。五曰專權擅勢^⑭。以爲輕重。私門^⑮成黨。以富其家。擅矯^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⑰也。六曰諂主

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⑮。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⑯。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注釋】

①與世沉浮：隨波逐流，附和世俗。②觀望：謂懷著猶豫不定的心情觀看事態發展。③具臣：

備位充數之臣。④快：高興，愉快。⑤偷合苟容：偷合，苟且迎合。苟容，屈從附和以取容於世。

⑥諛臣：諂諛之臣。⑦險詖：陰險邪僻，詖，音畢。⑧小謹：謹於小事。⑨巧言令色：指用花言巧語

和媚態偽情來迷惑、取悅他人。⑩號令：發布的號召或命令。⑪奸臣：指不忠於君主、弄權誤國之

臣。⑫行說：猶游說。⑬讒臣：好讒害人之佞臣。⑭專權擅勢：專權，獨攬大權。擅勢，獨攬權勢。

⑮私門：權勢之家，權貴者。⑯矯：假托，詐稱。⑰賊臣：亂臣。⑱朋黨比周：結黨營私，排斥异己。

⑲無聞：《說苑》原文作「無間」。無間，不分。

【譯文】什麼叫做「六邪」？一是安享官位，貪圖俸祿，不致力於公務，隨波逐流，附和世俗，做事左右觀望，猶豫不定。像這樣的臣子，就是具臣。二是對君主所說的話都稱好，對君主所做的事都贊同；暗自探求君主所喜好的并進獻給君主，以愉悅君主的耳目，苟且迎合，屈從附和以求安身；一味與君主尋歡作樂，全不考慮後患。像這樣的

臣子，就是諛臣。三是內心實際陰險邪僻，外表却裝得謹小慎微，用花言巧語和媚態偽情取悅他人，而心裏又妒忌賢人。對他想要推薦的人就宣揚他的優點，隱瞞其惡行；對他想要排擠的人就宣揚他的缺點，掩蓋其優點，使得君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能施行。像這樣的臣子，就是奸臣。四是他的聰明足以掩飾自己的錯誤，他的辯才足以進行游說，在宮內則離間王室骨肉之親，在宮外則嫉妒賢人，擾亂朝廷。像這樣的臣子，就是讒臣。五是獨攬權勢，以自己的好惡決定是非輕重，與權貴者結黨營私，使自己的家族富有，擅自假托君主的命令，使自己顯達尊貴。像這樣的臣子，就是賊臣。六是用邪僻之事來諂媚君主，使君主陷於不義之地，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來蒙蔽君主的英明；使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惡名流布全國，傳揚於鄰國。像這樣的臣子，就是亡國之臣。以上這些就稱作「六邪」。賢臣以「六正」的原則立身處世，不走「六邪」之路，所以國家安定而百姓得到治理，這樣的臣子活著時受人愛戴，死後也會被人懷念，這就是爲人臣子的方法。

【原文】湯①問伊尹②曰。三公③九卿④。大夫⑤列士⑥。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⑦而不窮⑧。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⑨。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

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⑩也。通於人事。行猷^⑪舉繩^⑫。通於關梁^⑬。實於府庫^⑭。如是者。舉以為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⑮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⑯。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⑰也。

【注釋】①湯：商朝開國之君。契的後代，子姓，名履，又稱成湯、天乙等。夏桀無道，湯伐之，遂有天下，國號商，都於亳。②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是湯妻陪嫁的奴隸，後助湯伐夏桀，被尊為阿衡。③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一說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④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歷代多設九卿。周以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九卿。以後各朝的名稱、司職略有不同。⑤大夫：古職官名。周代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後因以大夫為任官職者之稱。⑥列士：即元士。古稱天子之上士。別於諸侯之士。一說，古時上士、中士和下士的統稱。⑦應變：順應變化。⑧不窮：不陷於困境。⑨調陰陽：謂使陰陽有序，風調雨順。舊多指宰相處理政務。⑩德：福慶。《禮記·哀公問》：「哀公曰：『敢

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鄭玄注：「德猶福也。」⑪猷：同「猶」。似，同。⑫舉繩：彈墨綫。比喻作準繩。⑬關梁：關口和橋梁。泛指水陸交通必經之處。⑭府庫：舊指國家貯藏財物、兵甲的處所。⑮強諫：極力諍諫。⑯諸父：古代天子對同姓諸侯、諸侯對同姓大夫，皆尊稱爲「父」，對多數就稱爲「諸父」。

⑰大順：謂順乎倫常天道。

【譯文】商湯問伊尹說：「三公、九卿、大夫、列士，這些職位有什麼區別呢？」伊尹回答說：「其智慧能通曉大道，能隨機應變而不會陷入困境，明辨萬事萬物的實情，他的言論可以使陰陽調和、四季有序、風雨有節，像這樣的人可以推舉爲三公，所以三公的職責每每在於把握大道。不違背四季節令，通達地理，能使不通的變得通暢，能把不利的變得有利，像這樣的人可以推舉爲九卿，九卿的職責每每在於造福謀利。精通人間百事，行爲如同工匠彈墨綫一樣端正，能疏通水陸交通要道、充實國家府庫，像這樣的人可以推舉爲大夫，大夫的職責就在於仁愛。忠誠正直，敢於直言極諫而無有奸詐之心，去除私欲而樹立公義，言語合乎法度，像這樣的人可以推舉爲列士，列士的職責就在於忠義。所以道德仁義確定之後，天下便能走向正道。大凡這四種人，聖明的君王雖然以他們爲臣，但却不稱他們爲臣。」商湯問：「什麼叫以他們爲臣，但却不稱他們

爲臣呢？」伊尹回答說：「君王不稱爲臣的有四種人：屬於父輩而作爲臣子的不稱其爲臣，衆兄長作爲臣子的不稱其爲臣，做過先王大臣的臣子不稱其爲臣，品德高尚之人作爲臣子的不稱其爲臣。這就叫做順乎倫常大道。」

貴德

【題解】貴德，指重視德行。本篇說明聖君治理天下，當為政以德，其核心在於「仁愛萬民」，君主施政當對百姓一視同仁，使人人皆得安樂。

【原文】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①向隅②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③也。

【注釋】①索然：流淚貌。②向隅：面對著屋子的一個角落。③薦進：薦，呈獻、進獻。進，呈獻、奉上。

【譯文】聖人治理天下就如同處在廳堂之上，假如滿堂都是飲酒的人，但有一個人獨自對著牆角哭泣，那麼滿堂的人都會不愉快了。聖人治理天下就好像處在廳堂之上，如果堂上有一個人不能得到適當的位置，那麼孝子也不敢將他的物品進獻上來。

復恩

【題解】復恩，意謂報恩。本篇記載了春秋時期的軼事三則。第一則記敘了晉文公在歸國即位後，不僅知恩報恩，賞臣下之功，且論功行賞，「先德後力」，能與聖王之行相應，故晉文之賢，由此可見一斑。第二則記載了楚莊王對無禮之臣隱忍不言，寬以恕人之事，感動此臣欲報君主之恩，「常願肝腦塗地」，於五戰之中，奮勇殺敵，以死相報。莊王於此，亦所料未及。第三則引陽虎與趙簡子的對話，說明「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之理，故當「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原文】晉文公^①亡時。陶叔狐^②從。文公反國^③。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④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⑤。手足胼胝^⑥。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⑦君忘我與。我有大故^⑧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⑨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⑩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禦^⑪。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為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吾

豈敢忘子哉。周內史^⑫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注釋】①晉文公：姬姓，名重耳，侯爵，稱「晉侯重耳」，史稱「晉文公」。春秋中前期晉國國君，晉獻公之子，晉惠公之兄。起初因晉獻公寵幸驪姬并引發「驪姬之亂」，重耳被迫流亡列國，歷時達十九年之久。後在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介之推等人的輔助下，於公元前六三六年（周襄王五十六年）復國即位，在位八年。文公對內拔擢賢能，對外聯秦合齊，保宋制鄭，尊王攘楚。設立三軍六卿，勤王事於洛邑，敗楚師於城濮，盟諸侯於踐土，開創了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謚號曰「文」。②陶叔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生平不詳。③反國：歸國。④咎犯：名狐偃，字子犯，春秋時晉國大夫，晉文公舅父，故又稱舅犯。與兄狐毛跟隨重耳在外共患難十九年，極力輔佐晉文公回國即位。回國後幫助晉文公改革內政，整頓軍旅，親任上軍之佐，協助文公建立霸業。晉襄公六年卒。⑤黧黑：黧，音梨，謂臉色黑。⑥胼胝：胼，音便，二聲，手掌脚底因長期勞動摩擦而生的繭子。⑦意者：表示測度。大概，或許，恐怕。⑧大故：指嚴重的過失或罪惡。⑨耽：愛好，專心於。⑩成人：德才兼備的人。猶完人。⑪強禦：強而有力。⑫內史：官名。西周始置，協助天子管理爵、祿、廢、置等政務。春秋時沿置。

【譯文】晉文公在外流亡時，陶叔狐跟著他。文公回到晉國，進行了三次賞賜，都沒有輪到陶叔狐。陶叔狐去見咎犯說：「我跟隨君主在外流亡十三年，容顏憔悴，手脚都結了老繭。如今國君歸國，進行了三次賞賜都沒有輪到我，或許是國君忘了我呢，還是我有什麼大的罪過呢？」咎犯將此事報告了文公。文公說：「唉，我怎麼會忘了這個人呢！那些能用道義使我精神專注，用仁愛的道理來說服我，顯揚我的名聲，使我成爲德才兼備之君的人，我認爲應該受到最高的賞賜。那些用禮來規範我，用德義來勸諫我，使我不至於做錯事的人，我認爲應該受到第二等的賞賜。那些勇猛強壯的保衛者，危難在前就奮身向前，危難在後就斷後保護，使我可以從患難中得以解脫的人，我認爲應該受到第三等的賞賜。況且他難道沒聽說過嗎？爲人殉死，不如保護那個人的性命；跟人逃亡，不如保存那個人的國家。三次獎賞之後，就該輪到有勞苦功績的人了，而有勞苦功績的人當中，陶叔狐當然是頭一個了，我怎麼敢忘記他呢？」東周的內史叔興聽到這件事後說：「文公大概要稱霸了！從前，聖王都是將德行擺在首位，而將勇力放在其後，文公或許堪當這樣的評價吧！」

【原文】楚莊王①賜群臣酒。日暮酒酣②。華（華作燈）燭滅。乃有引③美人衣者。美人援絕④其冠纓⑤。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待作持）之矣。促

上火^⑥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群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二作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⑦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⑧敵久（久舊作人。改之）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注釋】①楚莊王（？——公元前五九一年）：又稱荊莊王，芈姓，熊氏，名侶，謚號「莊」。楚穆王之子，春秋時期楚國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六一三年即位，共在位二十三年。②酒酣：謂酒喝得盡興、暢快。③引：牽引，拉。④援絕：拉斷，扯斷。⑤冠纓：帽帶。結於領下，使帽固定於頭上。⑥上火：燃亮燈火。⑦合：交鋒，交戰。⑧湔：同「澣」。澣灑。

【譯文】楚莊王賞賜群臣飲酒。天黑了，大家酒興正濃，燈燭突然滅了。此時有人拉扯莊王美人的衣服，美人順手扯斷了那人的帽帶，告訴莊王說：「剛纔燈燭熄滅後，有人拉扯妾的衣服，我扯斷了他的帽帶，並拿在手上，趕快點亮燈火，看看誰是斷了帽帶的人。」楚莊王說：「我賞賜人家喝酒，使他醉後失禮，怎能爲了顯示婦人的貞節而羞辱士人呢？」於是就命令左右衆人說：「今天和我飲酒，不扯斷帽帶就不算盡興。」群

臣都扯斷了自己的帽帶，然後纔點上燈火，大家盡興而散。過了兩（三）年，晉國和楚國交戰。有一個臣子常衝殺在前，五次交鋒，五次斬獲敵人首級，并擊退敵軍，最終取得勝利。楚莊王覺得奇怪，就問他，那人回答說：「我從前酒醉失禮，君王克制忍耐，沒有暴露我的醜行，也沒有責罰我，所以，我常常希望肝腦塗地，以頸上的鮮血濺灑到敵人身上（來報答大王）已經很久了。我就是那天晚上被美人扯斷帽帶的人。」

【原文】陽虎^①得罪。北見簡子^②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③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④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種作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注釋】^①陽虎：姬姓，陽氏，名虎，一作陽貨，春秋魯人，孟孫氏族人，季孫氏家宰。陽虎一度「陪臣執國命」，掌握魯國的實權。在魯國失勢後，陽虎先逃往齊國，後又奔晉投趙簡子。^②簡子：趙簡子（？—公元前四七五年），嬴姓，趙氏，原名鞅，後名志父，謚號「簡」，故史書中多稱其為

「趙簡子」。春秋後期晉國卿大夫，六卿之一，趙氏大宗宗主，趙武之孫，趙成嫡長子。晉定公時任執政達十七年之久，是晉國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改革家，也是戰國時代趙國基業的開創者。③樹人：培養造就人才。④蒺藜：音吉离，一年生草本植物。莖平鋪在地，羽狀複葉，小葉長橢圓形，開黃色小花，果皮有尖刺。種子可入藥，有滋補作用。這種植物的果實，也稱蒺藜。

【譯文】陽虎因事獲罪，北去晉國拜見趙簡子，說：「從今往後，我不再培養人了。」簡子問：「爲什麼？」陽虎回答說：「朝堂上的大臣，我所培養的超過了半數；朝廷中的官吏，我所推薦的也超過了半數；駐守邊疆的將士，我所培養的也超過了半數。可現在那些朝堂上的人，親自在君王面前排斥我；朝廷中的官吏，親自用法令危害我；駐守邊疆的將士，親自用武力威脅我。」簡子說：「唯有賢人能够報恩，不賢之人是做不到的。栽種桃李的人，夏天可以在樹蔭下休息，秋天可以收穫果實。而栽種蒺藜的人，夏天沒有樹蔭可休息，秋天得到的祇是棘刺。現在你所栽培的都是蒺藜，而不是桃李。從今以後，要選擇人材進行培養，不要已經培養了纔去選擇。」

政理

【題解】政理，謂為政之道。政治有三個層面：一為王道政治，二為霸道政治，三為強國政治。德教與刑罰是治國的兩個關鍵，尚德簡刑為王者之治，德刑并用為霸者之治，先刑後德為強國之治。「德者養善而進闕」，「刑者懲惡而禁後」，更輔之以誅賞，如此教化便可大行於天下。本篇還列舉了宓子賤與巫馬期、宓子賤與孔子、齊桓公與管子以及齊侯與晏子的對話或軼事共五則，從不同角度闡述了為政的道理，提出「任人者逸，任勞者勞」、向賢德之人學習等觀點，指出國家之患在於「社鼠」一樣的小人和「猛狗」一樣的惡人，而為政者之患在於善惡、賢愚難辨，對君主左右之人當審慎地選擇任用。以上諸事，皆可為從政者之龜鑒。

【原文】政有三品。王者^①之政化之。霸^②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③。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④以變之。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注釋】①王者：謂以王道治天下之君主。②霸：霸道。指憑借武力、刑法、權勢等進行統治的政策。與「王道」相對而言。③防禁：防備禁戒。④弊：通「幣」。

【譯文】政治有三種品級：以王道治天下的君主，其政治靠的是教化；以霸道治天下的君主，其政治靠的是威嚴；強暴之國的政治，靠的是威脅。這三種政治各有所用，而以教化最為可貴。若教化不能使百姓有所轉變，就用威嚴震懾他們；用威嚴震懾而無效，就用強力脅迫他們；強力脅迫而無效，就用刑罰懲治他們。如果到了要動用刑罰的地步，就不是實行王道的君主所崇尚的了。因此聖王先實行德教，而後纔使用刑罰；樹立榮辱的觀念，並明確應當防備和禁戒的事項；崇尚禮義的節操，並給百姓做示範；輕視財利金錢，來改變人們的貪婪。那麼，臣民就沒有誰不仰慕禮義節操的光榮，而厭惡貪婪淫亂的可耻。之所以能使百姓達到這樣的原因，都是教化的結果。

【原文】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①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并湊②。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③（進之作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④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

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注釋】①尚：尊崇，重視。②并湊：聚合。此指并用。③進之：《說苑》原文作「進闕」。闕，不完善。④繆：錯誤，乖誤。

【譯文】治理國家有兩個關鍵，就是刑罰與教化。行王道的君主崇尚教化而少用刑罰，行霸道的君主刑罰和教化并用，強暴之國則是先使用刑罰而後施行教化。刑罰與教化是轉變社會風氣的必由之路。所謂德化，就是培養良好品行，彌補其不足之處；所謂刑罰，就是懲罰邪惡行為，以禁止後來者仿效。所以受道德教化而修養高的應該得到賞賜，受刑罰懲處最嚴厲的就是被誅殺。責罰與獎賞，是用來區別賢與不肖、分辨有功和無功之人的。懲罰與賞賜一旦發生錯亂，那善惡就會混淆不清。如果有功勞而不給予賞賜，善良的人就得不到鼓勵；有罪過而不加以誅罰，那作惡的人就會無所畏懼。善良的人得不到鼓勵，而能用德行感化天下的事，還從來沒有聽說過。

【原文】齊桓公①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②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

曰。臣故畜牝牛^③。子大。賣之而買駒^④。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⑤。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⑥爲理^⑦。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⑧者也。是公知獄訟^⑨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注釋】①齊桓公（？——公元前六四三年）：呂氏，名小白。僖公第三子，襄公之弟，齊國第十六代君主，公元前六八五年至公元前六四三年在位。任用管仲改革，選賢任能，加強武備，發展生產；號召「尊王攘夷」，助燕敗北戎，援救邢、衛，阻止狄族進攻中原，國力強盛；聯合中原各國攻楚之盟國蔡，與楚在召陵（今河南鄆城東北）會盟。又安定周王室內亂，多次會盟諸侯，成爲春秋五霸之首。②臣：國君所統屬的民衆。此爲「老公」自稱。③牝牛：母牛。牝，音字。④駒：兩歲的馬。泛指少壯的馬。⑤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名夷吾，春秋時期齊國穎上（今安徽潁上）人，諡曰「敬仲」，史稱「管子」。齊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周穆王之後。經鮑叔牙力薦，任齊國上卿，輔佐齊桓公成爲春秋霸主之首，被譽爲「春秋第一相」。⑥咎繇：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⑦理：治理獄訟的官。⑧叟：老人。⑨獄訟：訟事，訟案。

【譯文】齊桓公打獵時為追逐野鹿而走遠了，進入一個山谷之中，看見一位老者，問他說：「這是什麼山谷？」老者回答說：「這是愚公之谷。」桓公說：「為什麼叫這個名字？」老者回答說：「是因我而得名的。」桓公說：「為什麼因你而取此名？」老者回答說：「我從前養了一頭母牛，生下牛犢長大後，便把它賣掉買了一匹馬駒。有一個少年說：『牛是不能生馬的。』於是就把馬駒牽走了，鄰居們聽到了，都認為我愚蠢，所以把這個山谷命名為愚公谷。」桓公說：「你實在是愚蠢，為什麼要把馬駒給他呢？」桓公於是回到宮中，把這件事告訴了管仲，管仲說：「這是我的過錯。假使堯王在上為君，咎繇做治理獄訟之官，怎麼會有隨便拉走人家馬駒，像這位老翁一樣被人欺凌的事發生呢？這位老翁知道訴訟的判決不公正，所以纔把馬駒給了那個蠻橫的青年。請允許我下去好好地整頓政治。」孔子說：「弟子們應記住這件事。齊桓公是稱霸諸侯的君主，管仲是賢明的輔臣，尚且有把智者當作愚人的時候，何況比不上桓公、管仲的人呢！」

【原文】宓子賤^①治單父^②。彈鳴琴^③。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④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⑤。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舊無固字。補之）

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⑥。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⑦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⑧。勞煩教詔^⑨。雖治猶未至也。

【注釋】①宓子賤：春秋時魯國人。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曾為單父宰，彈琴而治，為後世儒家所稱道。宓，音伏。②單父：春秋魯國邑名。故址在今山東省單縣南。孔子弟子宓子賤為單父宰，甚得民心，孔子美之。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③鳴琴：琴。④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以勤政、無貪著稱，被後世列為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⑤不處：不能安居。⑥四支：四肢。⑦百官：古指公卿以下的衆官。後泛指各級官吏。⑧弊性事情：損傷性情。弊，使……疲困。事，插入、刺入，引申為傷害。⑨教詔：教誨，教訓。

【譯文】宓子賤治理單父，彈奏琴曲，身不出公堂，而單父社會安定；巫馬期也治理單父，披星戴月，日夜不能安居，凡事都親自處理，而單父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巫馬期向宓子賤請教這其中勞逸的原因，宓子賤說：「我的做法是用人，您的做法是用力，用力的人當然勞苦，用人的人當然安閑。」有人說：宓子賤可算是位君子了。四肢安逸，不勞耳目，平心靜氣，而各級官吏都能把事情辦好；巫馬期則不是這樣，他損害性情，不惜勞苦地親自教化百姓，雖然也使單父得到了治理，但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

【原文】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①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②父其父。子其子。恤③諸孤④而哀喪紀⑤。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⑥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⑦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⑧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⑨其身。務來⑩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⑪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注釋】①語：告訴。②不齊：宓子賤之名。③恤：體恤，憐憫。④諸孤：衆孤兒。⑤喪紀：喪事。⑥小人：平民百姓。⑦父事：把別人當作父親一般侍奉。⑧悌：敬愛兄長。亦泛指敬重長上。⑨清微：虛己謙下。⑩來：招致，招攬。⑪宗：根本，本旨。

【譯文】孔子對宓子賤說：「你治理單父，民衆都很高興，告訴我你是靠什麼做到這樣的？」宓子賤說：「我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對待百姓的父親，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愛護百姓的子女，撫恤所有的孤兒，并爲百姓的喪事哀痛。」孔

子說：「好，但這是細小的善行，祇能使百姓歸附，仍然不够。」宓子賤說：「我當作父親一樣對待的有三人，視爲兄長來對待的有五人，結交的朋友有十一人。」孔子說：「當作父親一樣對待的有三人，可以教導百姓行孝了；當作兄長一樣對待的有五人，可以教導百姓敬愛兄長了；結交朋友十一人，可以教導百姓好學了。這算是中等的善行，中等層次的人會來歸附，但仍然不够。」宓子賤說：「此地百姓中比我賢明的有五個人，我向他們學習，他們都教給我用來從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說：「要想使自己成就大事的關鍵就在這裏了。從前堯、舜虛己謙下，力求招來賢人。推舉賢人，這是百福的根本，也是神明主持的要務。可惜，不齊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他所治理的地方很大，其功績就將與堯舜相繼了。」

〔原文〕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②束^③木而塗之。鼠因往托^④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⑤權重^⑥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⑦腹有之^⑧。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⑨者。爲器甚潔清。置表^⑩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⑪

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⑫器而入。且^⑬酤公酒。狗迎而噬^⑭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⑮者也。有道術^⑯之士。欲明萬乘^⑰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⑱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注釋】①社鼠：社廟中的鼠。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②社：古代謂土地神。③束：捆縛。④托：寄托，寄寓。⑤賣：炫耀，賣弄。⑥權重：權力，大權。⑦案據：猶安定。謂庇護。⑧腹有之：《說苑》原文作「腹而有之」。《韓詩外傳》此句作「覆而育之」。⑨酤酒：賣酒。⑩置表：懸挂酒旗。⑪里人：同里的人，同鄉。⑫挈：提起，懸持。⑬且：副詞。將要。⑭噬：嚙啃，咬。⑮用事：執政，當權。⑯道術：道德學問，文章道德。⑰萬乘：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亦泛指國家。⑱齧：音禾，咬嚼。

【譯文】齊桓公問管仲道：「治理國家所擔心的是什麼？」管仲回答說：「擔心社鼠。」桓公問：「什麼意思呢？」管仲回答說：「那土地神是用木頭捆扎後再塗上泥做成的，老鼠便棲身其中。若用烟熏它，則害怕會燒壞木頭；若用水灌它，又害怕沖壞了塗在上面的泥。這裏面的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殺死，是因爲土地神像的緣故。國家也有社

鼠，君主身邊的親信就是。他們在宮內對君主隱瞞一切善惡情況，在宮外就向百姓炫耀他們手中掌握的大權。不誅殺他們就會造成禍亂，要殺掉他們，他們又被君主所庇護，（君主對他們）常常加以保護和豢養，這些人就是國家的社鼠。有個賣酒的人，他準備的酒具很潔淨，懸挂的酒旗也很高，然而酒都放酸了也賣不出去。他就問同里的人這是什麼緣故，同里的人說：『你的狗太凶了。有人提著酒器進來要買你的酒，那狗迎面撲來就咬人，這就是酒放酸了也賣不出去的原因。』國家也有猛狗，那些當權的人就是。有道德學問的人士，想來求見國君，而當權的人就像狗一樣迎上去咬他，這種人便是國家的猛狗。身邊的親信是社鼠，當權的人是猛狗，那麼有道德學問的人就得不到任用了。這就是治理國家所擔心的事。」

【原文】齊侯問於晏子①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②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③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注釋】①晏子：晏嬰（公元前五七八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字仲，謚「平」，習慣上多稱平仲，又稱晏子。春秋時齊國夷維（今山東高密）人，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晏嬰歷任齊靈公、齊莊

公、齊景公三朝的卿相，輔政長達五十餘年。以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②百僚：百官。③信：果真，確實。

【譯文】齊侯向晏子問道：「執政的人擔心什麼呢？」晏子回答說：「擔心好人、壞人分不清。」齊侯說：「怎麼樣來考察他們呢？」晏子回答說：「審慎地選擇左右親信，如果左右親信好，那麼百官就會各自得到其所適合的位置，這樣好人、壞人也就能夠別清楚了。」孔子聽後說：「這話確實如此。賢善之人得到進用，那麼不良之人就沒有辦法進來；如果不良之人得到進用，那麼賢善之人也就沒有辦法進來了。」

尊賢

【題解】尊賢，即尊敬賢者。尊賢為君主平治天下的關鍵所在。君王無法以一人之力而治理天下，故須謙卑恭敬禮待賢者，依群賢之力方可成就功業。若所用非其人，必會國破人亡。故曰：「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本篇列舉了自周公至戰國時期的故事八則。周公不敢輕於寒士，「貴下賤而大得民」，可知此為招納賢人的關鍵；齊桓公「設庭燎」而能禮遇「以九九之術見者」，故「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淳于髡以滑稽之言譏諷齊宣王無真實好賢之心，使宣王默然，無以應對；衛君用豐厚的賞賜來招攬人才却無人前來，旨在說明「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故賢士知來此必為害，故不至；魏文侯禮賢下士，既得賢者之利，而其心愈謙，更希望得賢智之人輔佐自己；齊桓公與管仲的兩段對話，說明賢者不能富貴并受到國君的親近信任，就難以發揮他的作用；君主尊賢又當先識別賢才，然後任用他，并委以重任，還要對他信而不疑，勿使小人干擾他，否則賢者便不能發揮其作用，就會妨害霸業；田忌對楚王的預言，在現實中得到了印證，說明尊賢愛眾者便能凝聚人心，此為眇子不可戰勝之真因。本卷於此篇著墨最多，可知「尊賢」一事，當為執政者之要務。

【原文】人君之欲平治①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②。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③。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④。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⑤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⑥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⑦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⑧者托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⑨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注釋】①平治：治理，整治。②下士：屈身交接賢士。③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語出《易經·益卦·象辭》。下下，謙恭地對待臣民。④以貴下賤大得民：語出《易經·屯卦·象辭》。得民，謂得民心。⑤懷遠：安撫邊遠的人。⑥鴻鵠：即鵠。俗稱天鵝。鵠，音湖。⑦絕：橫度，越過。⑧霸王：成就霸業或王業。⑨夏至：二十四節氣之一。在公曆六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這天北半球晝最長，夜最短，南半球則相反。至，指陽氣至極，陰氣始至和日行北至。

【譯文】君主想要治理天下并使功名永垂後世，就必須尊重賢人、謙恭地對待士人。《易經》上說：「在上位的人，謙恭地對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就會光明遠大。」又說：「以尊貴的身份，謙卑地對待地位卑賤的人，就會大得民心。」那些英明的君王布

施恩德并謙恭地對待臣民，就能安撫邊遠的人并使近處的百姓親附。如果朝廷裏沒有賢人，就好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即使有翱翔千里的願望，還是不能到達自己心中想去的地方。因此橫渡江海的人要依靠舟船，走遠路的人要依靠車馬，想成就霸業或王業的人要依靠賢人。所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却想建立功業，就好像在夏至那天而希望夜晚很長，又如同對著天空射魚却想把魚射中一樣，就是虞舜、夏禹那樣的君王也要處於困境，又何況一般的君主呢？

【原文】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①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②以見禽於越。穆公^③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④以劫^⑤於望夷^⑥。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故成王^⑦處襁褓^⑧而朝諸侯。周公^⑨用事也。趙武靈王^⑩年五十而餓於沙丘^⑪。任李兑^⑫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⑬諸侯。一匡天下^⑭。失管仲。任豎刁^⑮。易牙^⑯。而身死不葬^⑰。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⑱。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⑲。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⑳。而昭王^㉑反位。齊有田單^㉒。襄王^㉓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㉔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㉕而

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②⑥}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②⑦}。則天下之豪相率^{②⑧}而趨^{②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③⑩}。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注釋】①闔廬：一作闔閭，姬姓，吳氏，名光，春秋時吳國第二十四任國君。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公元前四九六年在位。闔閭即位後，重用大臣孫武、伍子胥等爲將，聯合唐、蔡二國攻楚，五戰五捷，最終攻破楚國郢都（今湖北江陵北），楚昭王被迫出逃。後在携李（今浙江嘉興西南）爲越王勾踐所敗，重傷而死。②夫差（？—公元前四七三年）：姬姓，吳氏，名夫差，又稱吳夫差。春秋末期吳國國君，闔廬之子。他登位之初，勵精圖治，大敗勾踐，使國力迅速增強。在位後期，生活奢華無度，對外窮兵黷武，屢次北上與齊、晉爭鋒。公元前四八二年，夫差在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會盟諸侯，與晉爭霸獲勝。此時勾踐趁虛攻吳，大敗吳師，殺太子友。公元前四七三年，勾踐滅吳，夫差自殺。③穆公：秦穆公（？—公元前六二一年），嬴姓，名任好，春秋時秦國國君。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六五九年—公元前六二一年），謚號「穆」。秦穆公非常重視人才，其任內得到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等賢臣的輔佐，曾協助晉文公返回晉國即位，又出兵平定西戎，辟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爲西方諸侯之伯，遂稱霸西戎。④二世：即秦二世（公元前二三〇年—公元前二〇七

年），嬴姓，名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⑤劫：威逼，脅迫。⑥望夷：秦代宮名。故址在今陝西省涇陽縣東南。因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秦末，趙高迫殺秦二世於此。⑦成王：周成王，姓姬，名誦，周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代天子，謚號「成王」。成王即位時年少，由叔父周公旦攝政。周公攝政七年後，還政於成王。此後，成王大封諸侯，加強宗法統治權力，並營建洛邑（今河南洛陽市西），令周公制禮作樂，規劃各項典章制度，從而奠定了西周王朝的基礎。公元前一〇二一年，成王崩，終年三十五歲。⑧襁褓：背負嬰兒用的寬帶和包裹嬰兒的被子。後亦泛指嬰兒包。⑨周公：姓姬，名旦，也稱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輔武王滅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東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繼而厘定典章、制度，復營洛邑為東都，作為統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於大治。⑩趙武靈王（？—公元前二九五年）：名雍，嬴姓，趙氏。戰國中後期趙國君主，死後謚號「武靈」。趙武靈王在位時，推行「胡服騎射」政策，趙國因而得以強盛，先後滅中山國，敗林胡、樓煩二族，辟雲中、雁門、代三郡，並修築了「趙長城」。公元前二九五年，武靈王在沙丘之亂中被幽禁餓死。⑪沙丘：沙丘宮。在今河北省廣宗縣西北大平台。⑫李兌：嬴姓，李氏，名兌。戰國時趙國大臣。趙武靈王讓位少子何（趙惠文王），引起內亂。他和公子成（靈王之叔）一起，發兵保惠文王，殺太子章，進圍沙丘宮，逼死主父（武靈王）。從此獨專國政，由司寇升任相國，號奉陽君。⑬九合：多次會盟。⑭一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⑮豎刁：春秋時齊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諛事桓公，頗受寵信。桓公卒，諸公子爭立，寺人貂等恃寵爭權，殺群吏，立公子無虧，齊國因此發生內亂。見《左傳·桓公

十七年》。後世用「豎刁」或「豎刀」蔑稱寺人貂。^⑩易牙：人名。又稱狄牙、雍巫。春秋時齊桓公寵臣，長於調味，善逢迎，傳說曾烹其子為羹以獻桓公。^⑪身死不葬：齊桓公晚年信任豎刁、易牙、開方等佞臣。管仲病重時，曾告誡桓公要驅逐豎刁等三人出宮，不然他們必會為亂。管仲死後，齊桓公依其言逐三人出宮。但離開小人，桓公食不甘味，於是桓公復召三人回宮。後來桓公病重，易牙與豎刁等擁立公子無虧，迫使太子昭奔宋，齊國五公子因此發生內戰。易牙等堵塞宮門，假傳君命，不許任何人進宮，桓公在飢渴中死去。桓公死後，眾公子忙於爭奪君位，桓公尸體停放六十七天後方纔下葬，其時蛆蟲遍地，尸臭薰天。齊國霸業隨之衰落。^⑫公子無忌：即魏無忌（？—公元前二四三年），號信陵君，戰國四公子之首。魏安厘王魏圉的异母弟。魏無忌處於魏國走向衰落之時，他效仿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的輔政方法，延攬食客，養士數千人，自成勢力。他禮賢下士、急人之困，曾竊符救趙。後任魏國上將軍，率領五國聯軍大敗秦軍，挽救了魏國危局。^⑬藺相如：戰國時趙國人，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初為繆賢家臣，因出使秦國完璧歸趙，被拜為上卿。^⑭申包胥：姓公孫，名包胥，因封於申，故稱。春秋時期楚國大夫，與伍子胥交好。楚昭王十年（公元前五〇六年），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藉助吳國力量攻入楚國郢都，楚昭王出逃。申包胥入秦求救，哭七日七夜，感動秦哀公出師救楚，吳軍敗退。楚昭王返國復位，論功行賞，申包胥逃賞不受。^⑮楚昭王（？—公元前四八九年）：原名熊珍，楚平王之子。公元前五一六年即位。^⑯田單：臨淄人，戰國時田齊宗室遠親，任齊都臨淄市掾。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國大將樂毅出兵攻占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又於半年

內接連攻下齊國七十餘城。最後祇剩莒城（今山東莒縣）和即墨（今山東平度市東南）未能攻克。五年後，田單以「火牛陣」大敗燕軍，迎齊襄王入臨淄，因功受封安平君。^{②③}襄王：本名田法章，齊湣王之子，田齊政權第七任國君。在位十九年，公元前二六五年卒。^{②④}繼絕：繼絕世的略語。謂恢復已滅絕的宗祀，承續已斷絕的後代。^{②⑤}文王請除炮烙之刑：《史記·周本紀》：「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炮烙，相傳是殷紂王所用的一種酷刑。指用燒紅的鐵烙人的刑罰。^{②⑥}湯去張網之三面：《史記·殷本紀》云：「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②⑦}本朝：朝廷。古以朝廷為國之本，故稱。^{②⑧}相率：相繼，一個接一個。^{②⑨}趨：同「趨」。歸附。^{③⑩}安昌：安定昌盛。

【譯文】禹因夏朝而成就王業，桀却因夏朝而亡身；湯因殷朝而成就王業，紂却因殷朝而亡身；闔廬憑藉吳國的力量而取得戰爭的勝利，舉世沒有對手，夫差却因此被越國所擒；秦穆公因秦國而名號尊顯，但秦二世却被脅迫而自殺於望夷宮。他們同樣都是君王，但功業和事迹却不一樣，原因就在於他們用人不同。所以周成王還在孩提時，就能使諸侯前來朝見，是因為有周公攝政。趙武靈王到五十歲時，却餓死在沙丘宮中，這是因為任用李兌的緣故。齊桓公得到管仲的輔佐，多次會盟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管仲

過世後，任用豎刁、易牙，以致死後無人安葬，被天下人譏笑。在同一個人身上，榮耀和耻辱都遇到了，是在於用人的不同。所以魏國有公子無忌，失去的國土能够重新收復；趙國任用藺相如，秦軍不敢出兵侵犯；楚國有申包胥，昭王最終能够復位；齊國有田單，齊襄王纔能擁有齊國。由此看來，國家沒有賢能的輔佐和杰出的俊才，而能够建立功業，樹立名聲，安定危局，延續已滅亡的國家，還未曾有過。所以國家不求大，要求贏得民心；輔佐的人不求多，而求得到才德杰出的人。獲得民心的人，人民追隨他；有賢臣輔佐的人，士人歸附他。周文王向商紂王請求廢除炮烙的酷刑，殷商的百姓就追隨他；商湯網開三面，夏朝的百姓就追隨他。這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事順乎民心。所以祇要聲氣相同，即使處在不同的地方，也能相互應和；德行相合，就算彼此沒有見過面，也能互相親愛。賢能的人在朝廷立足，那麼天下豪杰之士就會相繼前來歸附。所以沒有長久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永遠順從的人民。得到賢人國家就會安定昌盛，失去賢人國家就會危亡。從古至今，沒有不是這樣的。

【原文】周公攝^①天子位七年。布衣^②之士。執贄^③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④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⑤萬人。當此之時。誠使^⑥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心

作必。貪而尸祿^⑦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注釋】①攝：代理。②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故稱。③執贄：猶執摯。贄，初見尊者時所送的禮品，古代禮制，謁見人時携禮物相贈。④窮巷白屋：窮巷，冷僻簡陋的小巷。白屋，指平民或寒士的住所。⑤官朝者：給朝拜者授予官職。⑥誠使：假使。⑦尸祿：指尸位素餐，謂空食俸祿而不盡其職，無所事事。

【譯文】周公代理天子執政七年，未做官的讀書人中，他帶著禮物以尊師之禮求見的有十人，以朋友之禮求見的有十二人，對窮巷陋屋中的貧寒之士優先接見的有四十九人，被他舉薦的優秀人才有上百人，受他教導的士人有上千人，給朝拜者授予官職。在那時，假使周公對人驕傲而且鄙吝，那麼天下的賢士來見他的就很少了。如果有來見的，也一定是貪圖財利而空食俸祿、無所事事的人。空食俸祿而不盡其職的臣子，不能保全君主。

【原文】齊桓公設庭燎^①。期年^②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③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④待士期年而士不至。

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⑤而并至。

【注釋】①庭燎：古代庭中照明的火炬。古代，庭中置火炬為接待賓客的盛禮。②期年：一年。期，周期。③九九：算術乘法名。以一至九每二數順序相乘。上古時係由九九自上而下，而至一一，故稱「九九乘法」。④主君：對一國之主的稱呼。⑤相攜：相伴。

【譯文】齊桓公在庭中設置了照明的火炬，但過了一年，却没有士人前來。於是有人懂得九九算法的人來求見，桓公說：「懂得九九算法就足以求見嗎？」那人回答說：「臣並不認為會九九算法就值得求見。臣聽說君主設立庭燎以禮待士人，過了一年而士人不來。士人之所以不來，是因為您是天下的賢君，四方的士人，都自認為比不上您，所以不來。九九算法祇不過是個小技能，而國君還能禮遇這樣的人，更何況比懂得九九算法更賢能的人呢？」桓公說：「說得好。」於是就對他以禮相待。一個月後，四方的士人便攜手相伴、一同到來了。

【原文】齊宣王①坐。淳于髡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驂騮、騏驎③。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④、西施⑤。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注釋】①齊宣王（？—公元前三〇一年）：本名田辟疆，媯姓，戰國時齊國第五代國君，齊威王之子。公元前三一九年至公元前三〇一年在位。②淳于髡：戰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髡，音坤，具體生卒時間不詳，主要活動在齊威王和齊宣王之際。淳于髡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③驂騮、騏驎：驂騮，音華留，周穆王八駿之一。泛指駿馬。騏驎，駿馬。④毛嬙：嬙，音牆，春秋時期越國美女，與西施時代相當，相傳為越王愛姬。⑤西施：春秋越國美女，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或稱先施，別名夷光，亦稱西子。姓施，春秋末年越國苧羅（今浙江諸暨南）人。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吳王夫差，使其迷惑忘政。越遂亡吳。後西施歸范蠡，同泛五湖。事見《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一說，吳亡後，越沉西施於江。

【譯文】齊宣王閑坐，淳于髡陪侍。宣王說：「先生您說說我喜好的是什麼？」淳于髡說：「古代君王所喜好的有四樣，而大王所喜好的祇有其中三樣。」宣王說：「可以聽聽是什麼嗎？」淳于髡說：「古代君王喜好駿馬，大王也喜好駿馬；古代君王喜好美味，大王也喜好美味；古代君王喜好美色，大王也喜好美色。古代君王喜歡賢士，大王唯獨不喜歡賢士。」齊宣王說：「是國家沒有賢士，若有，我也會喜歡他們的。」淳于髡說：「古代有驂騑、騏驎那樣的駿馬，而現在沒有，大王就從衆多的馬中去挑選，可見大王喜好駿馬；古代有豹胎、象胎那樣的美味，而現在沒有，大王就從衆多美味中挑選，可見大王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嬙、西施那樣的美女，而現在沒有，大王就從衆多美女中挑選，可見大王喜好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到像堯、舜、禹、湯時代的那些賢士出現纔喜歡，那麼，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也不會喜歡大王您了。」宣王沉默不言，無以應答。

【原文】衛君問於田讓^①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②繒帛^③。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④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⑤矣。雖有香餌^⑥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注釋】①田讓：人名。生平不詳。②御府：帝王的府庫。③繒帛：絲綢之統稱。④誅罰：責罰，懲治。⑤祝鷄：發出「祝祝」聲呼鷄。祝，呼鷄聲。⑥香餌：漁獵所用之誘餌。

【譯文】衛君問田讓說：「我用盡千里之地來封侯，用盡御府裏的絲綢來賞賜，但賢士不來，爲什麼呢？」田讓答道：「君王的賞賜，不能憑功勞得到；您的誅罰，不能憑道理避免。這就像舉著棍棒來喚狗、拉開弓弦來呼鷄，雖然有很香的誘餌，却不能把它們招來，因爲它們知道來了一定會受到傷害。」

【原文】魏文侯從中山①奔命安邑②。田子方③後。太子擊④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⑤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哥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⑦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⑧。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⑨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⑩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⑪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⑫子方以仁（仁作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⑬。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注釋】①中山：古國名，春秋末年鮮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縣、唐縣一帶，早期建都於顧（今河北定州）。公元前四〇六年（周威烈王二十年），被魏將樂羊所攻滅。後中山桓公復國，遷都靈壽（今中國河北省靈壽縣）。公元前二九六年，最終被趙國所滅。②安邑：古代都邑名，戰國時期魏國早期都城，在今山西夏縣。③田子方：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國人。魏文侯友人，子貢的學生，以道德學問聞名於諸侯，魏文侯慕名聘他為師，執禮甚恭。④太子擊：即魏武侯。魏文侯之子，姬姓，魏氏，名擊。公元前三九五年至公元前三七〇年在位。⑤乘：車子。春秋時多指兵車，包括一車四馬。⑥朝哥：《說苑》原文作「朝歌」。朝歌，古地名，位於河南省淇縣。殷商末期紂王在此建行都，改稱朝歌。⑦驕人：傲視他人。⑧家：卿大夫或卿大夫的采地食邑。⑨納履：穿鞋。⑩及：追上，趕上。⑪微：非，不是。⑫下：居人之下；謙讓。⑬樂羊：戰國時中山國人，魏文侯時期大將，樂毅的先祖。曾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譯文】魏文侯從中山國急速奔赴安邑，田子方在隊伍後面。太子擊遇到田子方，便下車快步走上前，而田子方仍舊坐在車上未動，告訴太子說：「替我請求國君，在朝歌等我。」太子不高興，對田子方說：「不知是貧窮的人對人傲慢，還是富貴的人對人傲

慢？」田子方說：「當然是貧窮的人待人傲慢，富貴的人哪敢對人傲慢呢？君主對人傲慢就會亡國，大夫對人傲慢就會失去他的采邑。貧窮的人如果不順意，穿上鞋子就可以離開，到哪裏會得不到貧窮呢？」太子追上魏文侯，叙說了田子方的話，文侯感嘆地說：「要不是你的緣故，我怎能聽到賢人的這番話呢！我用行動來謙恭地禮敬子方，從而能夠與他結交。自從我結交上田子方，君臣之間更加親近，歸附的百姓越來越多，我因此得到與賢士交友的成效。我想討伐中山國，就以對待武將之禮對待樂羊，三年後樂羊就將中山國攻下獻給了我，我因此得到與武將交友的成效。我之所以不能比現在稍有進步，是因為我還沒遇見憑智慧對我驕傲的人，假如得到憑智慧對我驕傲的人，難道還怕趕不上古人嗎？」

【原文】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①貴。桓公以爲上卿^②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③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④。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⑤而霸矣。

【注釋】①臨：監視，監臨。引申爲統治、治理。②上卿：古官名。周制，天子及諸侯皆有卿，分

上、中、下三等，最尊貴者謂「上卿」。③市租：指商業稅。④仲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仲，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⑤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

【譯文】齊桓公讓管仲治理國家，管仲對他說：「低賤的人不能管理高貴的人。」桓公封他為上卿，但國家未能治理好。桓公問：「這是為什麼？」管仲回答說：「貧窮的人不能差使富有的人。」桓公便把齊國一年的市場租稅賜給了他，但國家還是沒有治理好。桓公問：「這是為什麼？」管仲回答說：「關係疏遠的不能管制關係親密的。」桓公立即拜他為仲父，齊國於是太平安定，並最終稱霸天下。孔子說：「像管仲這樣的賢人，如果不能得到這三種權力，也不能使他的國君面南而坐、稱霸天下啊！」

【原文】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①腐於酒。肉腐於俎②。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③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注釋】①爵：古代一種盛酒禮器，像雀形，比尊彝小，受一升。亦用為飲酒器。②俎：音組，切肉用的砧板。③貴：崇尚。

【譯文】齊桓公問管仲說：「我要讓酒在酒杯裏放壞，肉在砧板上放臭，這對稱霸沒什麼妨害吧？」管仲回答說：「這些不是值得崇尚的事，但也不妨害稱霸。」桓公問：「怎樣纔會妨害稱霸？」管仲回答說：「不能識別賢人，妨害稱霸；能識別賢人而不使用，妨害稱霸；使用賢人却不委以重任，妨害稱霸；重用他但不信任他，妨害稱霸；信任他而又讓小人干預他，妨害稱霸。」桓公說：「說得好。」

【原文】田忌①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②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③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眇子④將。則楚悉發四封⑤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⑥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眇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⑦。是以王僅得存耳。

【注釋】①田忌：媯姓，田氏（亦作陳氏），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於徐州（今山東滕州南），故又稱徐州子期。戰國初期齊國名將。後被鄒忌中傷，出逃至楚。②申孺：齊國將軍。③上將軍：行軍作戰時軍中的主帥。④眊子：據《史記·田完世家》，當作「盼子」，即「田盼子」，齊宣王時與田忌同為將軍。⑤四封：四面疆界。⑥於是：當時，其時。⑦負責：擔負重任。

【譯文】田忌離開齊國投奔楚國，楚王問他說：「楚、齊經常想互相吞并，這該怎麼辦？」田忌回答說：「如果齊國派申孺領兵，那麼楚國就發兵五萬人，派上將軍率領軍隊，大軍到後，就能提著齊國將軍的首級回來；如果齊國派眊子領兵，那麼楚國即使出動四境之內的全部人馬，大王親自率兵出征，也祇能使您個人得以保全。」當時，齊國派申孺率兵攻打楚國，楚國發兵五萬人，派上將軍率軍迎敵，斬下了齊將的首級而回師。於是齊國另派眊子率軍攻楚，楚國出動國內的全部軍隊，楚王親自率軍作戰，但楚王僅免於被擒而已。回到館舍，楚王問道：「為什麼先生早就知道這樣的結局呢？」田忌說：「申孺的為人，輕慢賢人又看不起不肖之人，如此賢人和不肖之人都不肯為他出力，所以他會敗亡；眊子的為人，尊重賢人也愛護不肖之人，賢人和不肖之人都能擔負責任，所以大王僅僅得以保全。」

正諫

【題解】正諫，即直言規勸。《管子·形勢》：「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臣子「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國家、爲百姓。此是臣子之本分。

【原文】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①。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②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注釋】^①「易曰」下二句：語出《易經·蹇卦》，原文作「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臣，志匡王室之臣。蹇蹇，忠直。蹇，通「蹇」。匪躬，謂忠心耿耿，不顧自身。^②矯：匡正，糾正。

【譯文】《易經》上說：「有志於匡正王室的臣子剛正忠直，不是因爲自身的緣故。」臣子之所以要剛正忠直，迎難而上去勸諫君主，不是爲了自身，而是想要糾正君主過錯，匡正君主的過失。君主有過失，就是危亡的萌芽，看到君主的過失而不勸諫，就是輕視君主的危亡。輕視君主的危亡，忠臣是不忍心做的。

法誠

(法誠作敬慎)

【題解】法誠，《說苑》原書作「敬慎」。敬慎是指為人處世應當恭敬謹慎。本篇記載了周公、孫叔敖和魏公子牟的軼事，突出了謙卑恭敬為敬慎之要。越是位高權重者，越當屈己下人，這不僅是執政者招賢納士的關鍵，也是其治國安邦的基本前提。推而廣之，無論君主，亦或百姓，皆當謙恭謹慎，居安思危。這不僅可以養德，亦可遠禍。

【原文】昔成王封伯禽^①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②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③。一食而三吐哺^④。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⑤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⑥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無曰字）。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⑦。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⑧。鬼神害滿而福謙^⑧。人道惡滿而好謙^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⑩。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注釋】①伯禽：姬姓，字伯禽，亦稱禽父，周公旦長子。周公東征之後，周成王將商朝遺民六族和泰山之南的原奄國土地、人民封給周公，為魯國。由於周公需要留在朝中，因此派其長子伯禽赴魯國就任，成為魯國第一任國君。共在位四十六年。②相：輔助。③一沐而三捉髮：謂洗一次頭髮須三度握其已散之髮。形容求賢殷切或事務繁勞。沐，洗頭髮。④一食而三吐哺：謂一飯之間，三次停食，以接待賓客。喻求賢殷切。吐哺，吐出嘴裏食物。⑤博裕：廣闊富饒。⑥尊盛：位高勢盛。⑦「易曰」下五句：不見於《易經》。或為作者解說《易》理之詞。⑧福謙：使謙虛者得福。⑨「天道毀滿」下四句：語出《易經·謙卦》。「毀」原作「虧」。「滿」原作「盈」。⑩謙亨，君子有終，吉：語出《易經·謙卦》。謙亨，此言人謙虛則亨通。後以「謙亨」指謙恭有德。有終，始終一貫。

【譯文】從前成王把周公之子伯禽封在魯國，伯禽將要告辭離去時，周公告誡他說：「去吧！你千萬不要因為做了魯國的國君就對士人傲慢。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當今君王的叔父，又輔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來說也不算低了。然而我曾在一次洗頭之中要多次握著已散的頭髮去接待客人，在一頓飯之間要多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接待賓客，即便如此，還恐怕錯失天下的賢士。我聽說：『道德品行寬廣博大又能守持恭敬的人纔會榮顯，土地廣闊富饒又能守持節儉的人纔會安樂，俸祿多、爵位高又能守持

謙卑的人纔會尊貴，兵員衆多、軍隊強大又能守持戒懼的人纔會獲勝，聰明睿智又能守持愚拙姿態的人纔會受益，見聞廣博、記憶力強又能守持淺陋態度的人纔會更加廣博。』這六種操守都是謙虛的美德。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如果品德上不謙虛，就會失去天下，敗亡自身，桀、紂便是這樣的人，能不謹慎嗎？所以《易經》上有一種處世之道，大可以保住天下，中可以保住國家，小可以保住自身，這說的就是謙虛。天的規律是減損盈滿者而增益謙虛者，地的規律是改變盈滿者而流向謙虛者，鬼神是損害自滿者而福佑謙虛者，爲人之道是厭惡自滿者而喜好謙虛者。《易經》上說：『人能謙虛則諸事亨通，君子若能始終保持謙德，就會吉祥如意。』你一定不要因爲做了魯國的國君就對士人傲慢啊！』

【原文】孫叔敖①爲楚令尹②。一國③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吊④。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⑤。使臣受吏民之垢⑥。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吊。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⑦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⑧曰。敬受命⑨。願聞餘教⑩。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⑪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注釋】①孫叔敖：春秋楚人，蔣氏，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楚莊王時任令尹，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使楚日漸富強。②令尹：春秋戰國時楚國執政官名，相當於宰相。③國：國都。④吊：祭奠死者或對遭喪事及不幸者給予慰問。⑤不肖：自謙之稱。⑥受吏民之垢：承受官吏百姓的羞辱。這裏是自謙之詞，意指自己無德無才而居高位。⑦擅權：專權，攬權。⑧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古代的一種禮節。⑨受命：猶受教。⑩餘教：很多的教誨。⑪謹守：謹慎守護，敬慎守持。

【譯文】孫叔敖做了楚國令尹，全都城的官員和百姓都來祝賀。有一位老人最後前來吊問。孫叔敖說：「楚王不知道我德才不佳，使我愧居高位。現在人們都來祝賀，祇有您最後來吊唁，難道有什麼話要說嗎？」老人說：「有。身份已經顯貴而對人傲慢的人，百姓會離開他；地位已經很高而獨攬大權的人，君主會厭惡他；俸祿已經豐厚却還不知足的人，禍患會伴隨他。」孫叔敖拜了又拜，說：「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誨，還希望聽到更多的教誨。」老人說：「地位已高而態度却更加謙卑，官職愈大而內心却愈謹慎，俸祿已厚而愈加慎重，不敢妄取，您能够敬慎地守持這三條，就足以治理好楚國了。」

【原文】魏公子牟^①東行。穰侯^②送之曰。先生獨無^③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④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注釋】^①魏公子牟：即魏牟，戰國時人。因封於中山，又稱中山公子牟。好與賢人游，悅趙人公孫龍。游秦東歸，辭應侯，戒其勿以富貴驕奢，平原君嘗道其事，見《戰國策·趙策三》。^②穰侯：姓魏名冉，戰國秦相，其姊為秦昭王之母（宣太后）。魏冉自秦惠王、秦武王時開始任職用事。秦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事，魏冉主持國政，封於穰，號穰侯。^③獨無：猶言難道沒有。^④期：邀約，約定。

【譯文】魏公子牟要往東方去，穰侯為他送行，說：「先生（要離去）難道沒有一句話來教導我嗎？」公子牟說：「官位並不與權勢相約，而權勢自己就會來到；權勢不與財富相約，而財富自己就會來到；財富不與尊貴相約，而尊貴自己就會來到；尊貴不與驕奢相約，而驕奢自己就會來到；驕奢不與罪過相約，而罪過自己就會來到；罪過不與死亡相約，而死亡自己就會來到。」穰侯說：「說得好！」

善說

【題解】善說，即善於說服他人。發言者說話具有藝術性，則能使聽者心悅誠服。本篇記載了閻邱先生以與眾不同的行動和言語，對齊宣王進行勸諫，既表達了自己為民請願之意，又達到了勸諫齊宣王的效果，言語頗具啟發性。

【原文】齊宣王出獵於社山①。父老②相與③勞④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邱先生⑤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⑥有過乎。閻邱先生對曰。聞大王來游。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⑦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修行⑧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⑨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注釋】①社山：一作「杜山」。在今山東臨淄縣西。②父老：對老年人的尊稱。③相與：共同，一道。④勞：慰勞。⑤閭邱先生：春秋時齊國閭丘嬰之後。著名隱士。⑥得無：猶言莫非。⑦殺生：生殺。謂主宰生死。⑧修行：美好的品行。⑨振：古同「賑」。救濟，賑濟。

【譯文】齊宣王外出到社山打獵，當地父老一起來慰勞齊宣王。齊宣王說：「父老們辛苦了！賞賜父老們田地免交賦稅。」父老們都拜謝，祇有閭邱先生不拜謝。宣王問：「父老們認為這樣太少了嗎？再賜父老們不徭役。」閭邱先生還是不拜謝。齊宣王說：「父老們都拜謝，唯有先生您不拜謝，我莫非有什麼過失嗎？」閭邱先生回答說：「聽說大王要來游獵，所以前來慰勞大王，希望從大王這裏得到長壽，希望從大王這裏得到富裕，希望從大王這裏得到尊貴。」齊宣王說：「上天主宰人的生死有一定時間，不是我所能給予的，無法使先生長壽；糧倉雖然充實，是用來防備災害的，無法使先生富裕；大的官職沒有缺額，小的官職又太卑賤，無法使先生尊貴。」閭邱先生回答說：「這些不是臣所敢期求的。希望大王選擇有美好品行的人做官，使法令制度公平合理，這樣臣便可以稍微多活幾年了；及時賑濟民衆，不要煩擾百姓，這樣臣就可以稍微得到富裕了；希望大王發布命令，讓年少的人尊敬老人，這樣臣就可以稍微得到尊貴了。現在大王賞賜臣下田地不必納稅，但這樣國庫將會空虛；賞賜臣下不必服徭役，但這樣官

府就無人可供使用了。這些本來就不是臣所敢奢望的。」齊王說：「說得好。」

修文

【題解】修文，意謂採取措施加強文治，主要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禮樂教化等。

【原文】成王將冠^①。周公使祝雍^②祝^③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④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⑤。

【注釋】①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則舉行加冠禮，叫做冠。一般在二十歲。②祝雍：名雍的祝官。祝，祭祀時司禮儀的人。③祝：祝禱。④嗇：音色，愛惜。⑤任賢使能：委任使用有才德的人。

【譯文】成王將要加冠，周公命祝雍為成王致祝辭，說：「祝辭要通達簡練。」祝雍說：「使君王親近仁德之人，遠離奸邪諂媚之人，愛惜時間，惠施財物，任用有才德的人。」

反質

【題解】反質，即回歸質樸。本篇旨在闡明奢侈靡費是產生淫佚的根源，所以人君當力戒奢侈，提倡簡樸。秦始皇與侯生的對話，說明奢侈、淫靡會直接導致國家的敗亡；李克在回答魏文侯的問題時，指出「奸邪淫佚之行」是刑罰產生的根本，君主若不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而祇從枝末細節上來禁止人們的惡行，這對國家是有害的；季文子論妾馬一事則說明儉樸并不羞耻，奢華祇會誤國，表現了一位上層執政者所應具有的優良品德。「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此語雖淺，實乃為政者不易之警語。

【原文】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①。有方士^②韓客侯生、齊客盧生^③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下畏罪持祿^④。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⑤以慢欺^⑥而取容^⑦。諫者不用而失道滋^⑧甚。吾黨^⑨久居且為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⑩多為妖言以亂黔首^⑪。乃使御史^⑫悉上^⑬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⑭之。侯生後得^⑮。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生曰之生上有侯字）。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⑯趣末。宮室臺閣。連屬^⑰增累^⑱。珠玉重寶。積襲^⑲成山。婦女倡優^⑳。數巨萬人。

鍾鼓之樂。流漫^⑲無窮。輿馬文飾^⑳。所以自奉。麗靡^㉑爛漫^㉒。不可勝極。黔首匱竭^㉓。民力殫盡^㉔。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㉕而千昆吾^㉖、桀、紂。臣恐陛下之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㉗。下凌三王。弃素樸^㉘。就末技^㉙。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刑作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㉚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

【注釋】①侈靡奢泰：侈靡，奢侈靡爛。奢泰，奢侈。②方士：方術之士。古代自稱能訪仙煉丹以求長生不老的人。泛指從事醫、卜、星、相類職業的人。③韓客侯生、齊客盧生：韓客侯生，韓國人，著名方士，爲秦始皇顧問。齊客盧生，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盧生爲燕方士。相傳二人爲秦始皇入海求神仙藥，不獲而遁。④持祿：保持祿位。猶言尸位素餐。⑤懾服：因畏懼而屈服。⑥慢欺：輕慢欺詐；輕慢欺負。⑦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⑧滋：愈益，更加。⑨吾黨：猶吾輩、吾儔。⑩諸生：衆有知識學問之士，衆儒生。⑪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⑫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為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蓋因近臣，使作耳目。^⑬悉上：《史記》作「悉案問」。^⑭坑：活埋。^⑮得：指被捕獲、被逮捕。^⑯淫佚：恣縱逸樂。^⑰連屬：連接，連續。^⑱增累：重疊。^⑲積襲：積累。^⑳倡優：古代稱以音樂歌舞或雜技戲謔娛人的藝人。^㉑流漫：放縱。^㉒輿馬文飾：輿馬，車馬。文飾，彩飾。^㉓麗靡：華麗。^㉔爛漫：形容光彩四射。^㉕匱竭：空乏，盡絕。^㉖殫盡：空竭。^㉗丹朱：帝堯之子。《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㉘昆吾：指昆吾之君。夏末帝桀時諸侯，後為商湯所滅。《史記·殷本紀》：「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㉙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說法不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㉚末技：指求長生不老之類的道術。^㉛無冀：沒有希望。

【譯文】秦始皇吞并天下之後，奢侈靡費，有方術之士韓人侯生、齊人盧生一起商量說：「看現今的時勢，不能再在秦國待下去了。君主喜歡以刑殺樹立威嚴，臣下害怕獲罪，祇求保持祿位，沒有人敢盡忠。君主聽不到自己的過失而日益驕橫，臣下因畏懼而屈服，用輕慢欺詐的手段來討好君主以求安身。敢於進諫的人不被任用，而背離正道的

情況更加嚴重。我們如果久居此處，將會遭到殺害。」於是就一起逃走了。秦始皇聽到後大怒，說：「我聽說衆儒生大多製造妖言，擾亂百姓的思想。」於是命令御史把儒生全部抓來審問。諸儒生四百多人，全被活埋了。侯生後來被捕，秦始皇召見他。侯生說：「陛下肯聽臣一句話嗎？」秦始皇說：「你要說什麼？」侯生說：「現在陛下奢侈而喪失根本，放任逸樂而追求末節。宮室臺閣，層層相連；珠玉珍寶，堆積成山；美女歌伎，數以萬計；鐘鼓之樂，放縱不節而無休止；車馬用彩繪裝飾。凡是用來供自己享樂的東西，豪華艷麗，光彩繽紛，不能詳盡列舉。而百姓窮困貧乏，民力已經用盡，自己還不知道。又因別人指責而焦燥，用威勢制服臣下。下面的人不敢說話，上面的人聽不到意見，我們因此離去。我們不吝惜自己的性命，而惋惜陛下下的國家將要滅亡。現在陛下這樣的荒淫無度，是丹朱的萬倍，是昆吾、桀、紂的千倍，臣恐怕陛下有十次敗亡的可能，而無一次生存的機會。」秦始皇沉默了很久，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侯生說：「陛下自認爲賢明，自認爲強盛，上對五帝輕慢，下對三王不敬，拋棄樸素，追求末技。陛下滅亡的徵兆已經出現很久了。臣等怕說出來也沒有用處，祇是自尋死路，所以逃走而不敢進言。現在臣必死無疑，所以爲陛下陳述這些。即使不能讓陛下免於滅亡，也希望使陛下自己明白。」秦始皇問：「我還能改變這種局面嗎？」侯生說：「形勢已經造成，陛下祇有坐以待斃了。如果陛下想要改變這種形勢，能做到像唐堯和夏禹

那樣嗎？如果不能，就沒有希望了。」秦始皇感慨地嘆了一口氣，於是放了侯生，沒有殺他。

【原文】魏文侯問李克^①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②。害農事^③者也。文繡^④纂組^⑤。傷女功^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⑦以相矜^⑧。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⑨。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⑩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注釋】^①李克：即李悝，戰國時期魏國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曾受業於子夏弟子曾申門下，做過中山相和上地守。後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改革。^②雕文刻鏤：謂在器物上刻鏤花紋圖案以為文飾。^③農事：指耕耘、收穫、貯藏等農業生產活動。^④文繡：刺繡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⑤纂組：赤色綬帶。亦泛指精美的織錦。^⑥女功：亦作「女工」。舊謂婦女從事的紡織、刺繡、縫紉等。^⑦飾美：打扮得漂亮。^⑧相矜：互相誇耀。^⑨技功：《說苑》原文作「技巧」。^⑩督：《說

苑》原文作「替」。替，廢棄。

【譯文】魏文侯問李克說：「刑罰的根源是怎樣產生的？」李克回答說：「產生於奸詐邪惡、放縱逸樂的行為。凡是奸詐邪惡的念頭，都由飢寒所引起；淫逸放縱的行為，是因為耗神於文飾。雕繪彩飾，會妨害農業生產；錦繡綬帶，會妨害女工。農事受妨害，是飢餓的本源；女工受妨害，是受寒的本源。飢寒交迫，却能不做邪惡之事的，還未曾有過；男女打扮得漂亮來互相誇耀，而能沒有縱欲放蕩行為的，也未曾有過。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就會使國家貧困、百姓奢侈。國家貧困、百姓奢侈，那麼貧窮者就會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足者就會有荒淫放蕩之行，這就等於是驅使百姓去做壞事。百姓既已做了壞事，於是隨即用法令誅殺他們，這就如同為百姓設下了陷阱。刑罰的產生是有根源的，君主不堵塞其根源，而去禁止那些枝末的小事，這是有害於國家的做法。」魏文侯說：「講得好。」

【原文】季文子①相魯。妾不衣帛②。馬不食粟③。仲孫忌④（忌作它）諫曰。子爲魯上卿⑤。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⑥。且不華國⑦也。文子曰。然⑧。吾觀人之父母。衣粗⑨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

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⑩。不能自反^⑪。何以守國^⑫。仲孫忌慚而退。

【注釋】①季文子：即季孫行父（？——公元前五六八年），姬姓，季氏，魯莊公之弟季友之孫，季孫無佚之子，春秋時期魯國正卿。為人克勤節儉，「三思而後行」，曾輔佐魯宣公、成公、襄公三代國君。魯襄公五年卒，謚曰「文」，史稱「季文子」。②帛：古代絲織物的通稱。③粟：糧食的通稱。④仲孫忌：《說苑》原文作「仲孫它」。仲孫它，姬姓，孟孫氏，名它，一作佗，字子服，又稱子服它。孟獻子之子，孟莊子之弟，任魯國大夫。⑤上卿：古官名。周制天子及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貴者謂「上卿」。⑥愛：捨不得，吝惜。⑦華國：光耀國家。⑧然：《說苑》原文作「然乎」，譯文中暫據此譯。⑨粗：粗布。⑩文章：錯雜的色彩或花紋。⑪自反：反躬自省。⑫守國：掌管國政，治理國家。

【譯文】季文子做魯國的卿相，他的妻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仲孫它勸諫說：「您是魯國的上卿，妻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別人會認為您吝惜，並且也會使國家不光彩。」文子說：「是這樣嗎？我看到國人的父母還穿粗布衣服吃蔬食，我因此不敢奢侈。況且我聽說君子靠德行來光耀國家，沒有聽說靠妾和馬的。所謂德，既能使自己

有所得，又能使別人有所得，因此可以推行。如果縱情於奢侈的生活，沉迷於華美的彩飾，而不能反躬自省，怎麼能治理國家呢？」仲孫它慚愧地退了下去。

群書治要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題解】《新論》是東漢時期政論著作，共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有錄。原書早佚，今存皆係後人輯本。較早的有元人陶宗儀輯《桓譚新論》一卷。明吳康虞本《弘明集》，收有《新論·形神篇》。清代有孫馮翼、嚴可均輯本，其中以嚴輯本較為完備，收入《全漢文》中。

《群書治要》中節錄《新論》共十四段，大都關乎治體。特別是對於王莽敗亡的教訓，總結得十分深刻。又通過「曲突徙薪」的故事，發出「謀臣稀賞，而鬥士常榮」的感嘆，深中世間通病。桓譚反對讖緯之說，對於灾异現象，主張「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并指出因個人一時言論而窮究其罪的做法的荒謬。東漢王充對《新論》評價極高，說桓譚「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

【作者簡介】桓譚（約公元前二十三年—公元五十六年），字君山，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西漢成帝時，其父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王莽稱帝時，譚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太中大夫。東漢光武帝即位後，由大司空宋弘推薦，官拜議郎、給事中。桓譚好音樂，善鼓琴，博學多通，善於思考，喜非毀俗儒。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光武帝建靈臺，欲以讖決之，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因觸犯光武帝，貶爲六安郡丞，鬱鬱不樂，死於赴任途中。

【原文】昔秦王①見周室之失統②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③。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④、楚、漢⑤咸由布衣⑥。非封君⑦有土。而并共滅秦。高帝⑧既定天下。念項王⑨從函谷⑩入而已由武關⑪到。推却關（推却關恐有闕誤）。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⑫。設窮治⑬黨與⑭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⑮之奪取。乃不犯關梁⑯阨塞⑰。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⑱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焉恐怨）。更始帝⑲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⑳。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為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遏將當作將遏）救之耳。

【注釋】①秦王：此指秦始皇。②失統：喪失綱紀、準則。③自恃：自負。④陳勝（？—公元前二〇八年）：字涉，楚國陽城縣（今河南登封東南）人。秦末起義軍首領之一，與吳廣一同在大澤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眾起兵，成為反秦義軍的先驅。不久在陳郡稱王，建立張楚政權。後被秦將章邯所敗，遭人刺殺而死。⑤楚、漢：指秦漢之際，項羽、劉邦分據稱王的兩個政權。⑥布衣：藉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故稱。⑦封君：受有封邑的貴族。⑧高帝：漢高祖劉邦，字季（一說原

名季），沛郡豐邑中陽里（今江蘇豐縣）人，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為「太祖」，謚號「高皇帝」，史稱漢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漢高帝。⑨項王：指項籍。秦末下相人，字羽。從叔父梁在吳中起事，梁敗死，籍領其軍。秦亡，自立為西楚霸王，繼與劉邦爭天下。後漢王用張良、陳平計，圍籍於垓下，突圍至烏江畔自刎。⑩函谷：即函谷關。古關為戰國秦置，在今河南靈寶縣境，因其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漢元鼎三年移至今河南新安縣境，去故關三百里。⑪武關：地名。在陝西南商南縣西北。楚懷王三十年，秦昭襄王遺書誘楚王，約會於此，執以入秦。公元前二〇七年，劉邦由此入秦。⑫屯戍：戍卒。⑬窮治：徹底查辦。⑭黨與：同黨之人。⑮王翁：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年—公元二十三年），字巨君，新朝建立者。公元九年，王莽代漢建新，建元「始建國」，宣布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然而王莽的改革未能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公元二十三年，起義軍推翻新朝，王莽被殺。⑯關梁：關口和橋梁。泛指水陸交通必經之處，這些地方往往設防戍守。⑰阨塞：險要之地。阨通「厄」。⑱專國秉政：專國，把持國政。秉政，執政、掌握政權。⑲更始帝：即劉玄，字聖公，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綠林軍建立的更始政權的皇帝。原為西漢皇族，劉秀族兄。新莽時，因客犯法，亡命平林。地皇三年（公元二十二年）投入平林陳牧軍。因其為劉姓宗室，次年被擁立為帝，建元更始。先建都洛陽，後長安市民起事響應，殺死王莽，更始遂移都長安。他沒有才能，一朝為帝，便沉湎於宮廷淫樂生活，委政於其岳父趙萌，以致眾叛親離。赤眉軍進逼長安，劉玄於更始三年（公元二十五年）十月，奉璽綬歸降赤眉，封長沙王。不久，被縊死。

⑳京師：此指長安。

【譯文】當年秦始皇見到周王室失去綱紀，喪權於諸侯，因此便自矜稱大，（秦得天下後）便不再封立諸侯。及陳勝、項羽、劉邦，都是平民出身，并非天子授封而享有封地的諸侯，但他們共同滅了秦朝。漢高帝平定天下之後，思及當年項羽從函谷關入秦，而自己由武關到達咸陽，於是推想到據守關隘的重要，便整修加強防禦，在國內充實三軍的實力，在邊關則多派兵防守；制定了徹底查辦私結朋黨的法令，重金懸賞獎勵告發謀反之人。到了王莽奪取漢朝政權之時，却不用攻關奪塞而坐享其皇位。王莽自知是憑著獨攬朝政而竊取皇位，便抑制重臣勢力、控制下級權力，使事情無論大小輕重，都由自己一人決斷。等到他失去權力時，衆人不追隨，大臣皆抱怨。更始帝劉玄見王莽因失去民心而丟了天下，西進到長安後，趁著人民喜悅，就自圖安樂，不聽取諫臣謀士的意見，以致赤眉軍包圍長安，而親近大臣乘機反叛，長安城於是被攻破。由以上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危害國家的禍患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又怎能全都提前做好防患的準備呢？防備禍國之患的最好辦法，祇有去考察并任用那些賢能大智的人，然後纔能及早發現問題，預先安排考慮，從而遏止禍亂，挽救國家。

求輔

【題解】求輔，即得到賢才輔佐之意。大凡為政者沒有不想得到賢能之士來輔佐自己治理國家的。本篇則著重論述了為政者在得到賢能之士的情況下却很難讓其發揮作用的三大難題（大難三）和兩種不能始終信任賢輔（止善二）的情況。最後告誡為政者如果君臣之間不能以心換心、彼此信任，賢能之士就難以發揮作用。

【原文】維針艾^①方藥^②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針藥。可作為求買以行術伎^③。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④。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針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⑤。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⑥。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注釋】①針艾：刺灸治療的主要工具和材料。《素問·湯液醪醴論》：「鑱石針艾治其外。」針用於刺，艾用於灸。針艾是從用具而言，刺灸是從應用言。②方藥：醫方和藥物。③伎：舊指醫卜曆

算之類方術。④明輔：賢明的輔弼。⑤伯樂：春秋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以善相馬著稱。⑥歐冶：即歐冶子，春秋時著名鑄劍工。相傳他曾為越王鑄五劍，為楚王鑄三劍。

【譯文】針艾方藥，是治病的工具，不是良醫則不能用它治癒病人；才能德行，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不是賢明的君主則不能用它建立功業。醫生沒有針藥，可以通過製作、購買（得到）來施展醫術，而無須一定要自己擁有看病的器具；君主沒有才德，可以選拔任用賢明的輔佐，而不必一定要自身能擁有這些。由此看來，才能德行，是治國的針藥。它們要產生功效，還在於君主的使用。古書說，得到十匹良馬，不如得到一個伯樂；得到十把利劍，不如得到一個歐冶子。多得美好之物，不如少得能知物者。能知物者能使美好珍貴之物到來，且會使美好珍貴之物越來越多，就不僅僅是止於十倍之數了。

【原文】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為世之事。中庸①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②。持孤特③之論。干雷同④之計。以疏賤⑤之處。逆貴近⑥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⑦。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⑧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

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⑨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⑩。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⑪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⑫（想恐訴）。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

【注釋】①中庸：指中等、平庸的人。②訟：爭論。③孤特：特出，孤高。④雷同：隨聲附和。⑤疏賤：謂關係疏遠、地位低下。⑥貴近：顯貴的近臣。⑦蹕殊：蹕，音戳，卓然特立。殊，特出、卓越。⑧平：通「評」。評論。⑨中道：半途，中途。⑩尤：責備，怪罪。⑪間：離間。⑫譖想：疑作「譖訴」。讒毀攻訐。

【譯文】要說求取輔佐君主治國之人的方法，即使君主能够得到這些人才，在發揮其作用方面又有三大難題和兩種不能始終信任賢輔的情況。爲國家辦事的官吏，中等之人多，而具有高超才能的人少。少數則不能制服多數，一人之口不能與一國之人爭辯，抱持著獨特非凡之論，而去觸犯衆口一辭的觀點，憑其疏遠低賤的地位，而去違背權貴近臣的意願，則是萬萬不能相融的，這是一難。建立卓越特殊的功績，做不同尋常的事情，這是世俗之人所不能理解和明白的，又使明智之人去謀劃處事，而讓衆人去評論，

其結果也必定不會充分準確，這是第二難。君主既然已經聽取諫言而有所施行，但事情還未等到成功，進讒言的小人就隨即誹謗他，便會使君主中途產生懷疑，有時還會使進言者遭到君主的怪罪，這是第三難。有才智的人盡心竭言來為國家辦事，而衆人從中挑撥離間，那麼他反而會遭到懷疑，如果其意見稍不合宜，就會被讒毀誣陷，即使有十條輔佐的良策，也會因一次惡意的離間而被棄之不用。這是第一種不能始終信任賢輔的情況。有才能的人往往被世人所嫉妒，遇到明君，纔會被啓用，君主已經幸運地得到了他，又重新聽從衆人的意見，而不讓他參與知曉，即使是像孔子那樣的聖人，也依然會離去。這是第二種不能始終信任賢輔的情況。

【原文】是故非君臣緻密堅固。割心^①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②之見用。傳說通夢^③。管、鮑^④之信任。則難以遂功^⑤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⑥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⑦、孝己^⑧之設^⑨（設恐讒）。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⑩。忠臣高節^⑪、比干^⑫、伍員^⑬、晁錯^⑭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咎恐合）。皆欲上與賢侔^⑮。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⑯惡行乎。若夫魯連

解齊、趙之金封^⑰。虞卿捐萬戶與國相^⑱。乃樂以成名肆志^⑲。豈復干求便辟^⑳趨利^㉑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㉒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㉓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注釋】①割心：意謂竭誠。②伊、呂：伊，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呂，呂尚，姜姓，名尚，字子牙，俗稱姜太公。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姜尚窮困年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後佐武王滅殷，封於齊。③傳說通夢：傳說，殷商王武丁之大宰相。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求於野。乃於傅岩得之，舉以為相，國大治。《尚書·說命上》：「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④管、鮑：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的并稱。兩人相知最深。⑤遂功：猶成功。建立功業。⑥厲：「勵」的古字。勸勉。⑦高宗：殷高宗武丁，姓子，名昭。他是商王盤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武丁在位時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賢臣傅說為相、妻子婦好為將軍，使商朝再度強盛，史稱「武丁中興」。武丁晚年妃衆多，引起宮廷內亂，以至逼死其子孝己。武丁共在位五十九年，廟號「高宗」。⑧孝己：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行著，因遭後母讒言，被放逐而死。⑨設：疑作「讒」。⑩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栗太子事，漢景帝因薄皇后無子，於景帝四年（公元前一五三年），立栗姬之子劉榮為太子，史

稱「栗太子」。景帝七年（公元前一五〇年），栗姬失寵，劉榮也因此被廢為臨江王。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劉榮被控坐侵廟墮垣為宮，景帝徵榮覲見。劉榮到達時，被帶到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劉榮甚嚴，劉榮恐懼而自殺。衛太子事，衛太子劉據，為漢武帝與皇后衛子夫之長子，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被立為太子，又稱「衛太子」。武帝晚年迷信方術，追求長生不老，并寵信江充等奸臣。武帝與太子據政見不同，對其日益疏離，致使父子間溝通不暢。因此漢武帝在巫蠱之亂中被江充、蘇文等佞臣蒙蔽，導致太子劉據被迫起兵反抗，誅殺江充，而後太子兵敗逃亡，因拒絕被捕受辱而自盡。①龍逢：即關龍逢。夏之賢人，因諫而被桀所殺。②比干：商紂王的叔父，官少師。因屢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③伍員：即伍子胥，本為春秋楚國大夫。楚平王殺其父伍奢、兄伍尚，伍員經宋鄭入吳，助闔廬奪取王位，整軍經武。不久，攻破楚國，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吳王夫差時，因力諫停止攻齊，拒絕越國求和，而漸被疏遠。後夫差賜劍命自殺，并以鴟夷革盛其尸浮於江上。④晁錯：西漢學者、政治家、散文家。潁川（今河南禹縣）人。文帝時，因通曉文獻典故，為太常掌故。後任太子家令、中大夫等職，深得太子劉啓（後來之景帝）寵信，號為「智囊」。景帝即位，晁錯遷為御史大夫。力主削弱諸侯勢力，維護漢帝國的統一，觸犯了朝內貴戚勳臣和諸侯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反對。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吳楚等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

發兵叛亂，朝內大臣竇嬰、袁盎等以此迫使景帝默許，將晁錯腰斬於長安東市。⑮侔：音謀，齊等，相當。⑯不軌：越出常軌，不合法度。⑰魯連解齊、趙之金封：魯連，指魯仲連。戰國時齊國人。有計謀，但不肯做官。常周游各國，排難解紛，是一個兼有隱士、俠客和政治家特點的人。《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載：「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挺身而出，義不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又齊國要收復被燕國占據的聊城時，魯仲連寫信勸說燕將撤守。齊王打算給予官位，他便逃到海上。⑱虞卿捐萬戶與國相：虞卿，戰國時期人物，趙孝成王時為上卿。長於戰略謀劃，在長平之戰前主張聯合楚、魏，迫秦媾和。邯鄲解圍後，力斥趙郝、樓緩的媚秦政策，堅持主張以趙為主聯合齊魏抵抗秦國。後因拯救魏相魏齊的緣故，離趙赴魏。《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載：「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死後，虞卿發憤著書。著有《虞氏徵傳》《虞氏春秋》等。⑲肆志：快意，隨心。⑳便辟：諂媚逢迎。㉑趨利：求利，逐利。趨，同「趨」。㉒小辨貪饕：小辨，猶巧言。貪饕，貪得無厭。㉓絕异：獨特不凡。

【譯文】所以，如果不是君臣關係密切堅固，竭誠相待，彼此信任，對任何舉動都不

會有懷疑，就如伊尹、呂尚受到重用，像傳說出現在殷高宗的夢中而被啓用，如管仲和鮑叔牙那樣彼此信任，那麼就難以建立功業、實現願望了。再者，人們所說的言辭，也是各種各樣。想觀察受命聘用的臣子，人們就用古代賢輔的例子來勉勵君主；想離間疏遠君臣的關係，人們就用專權危害國家者的先例來評論他。世上父子關係是最親的啊，但君主中尚有殷高宗武丁聽信讒言逼死其子孝己，以及漢景帝廢掉栗太子、漢武帝逼死衛太子的事情。忠臣高節之士，當年也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的變故。這類情況很多，不能全都記下來。那麼事情還怎麼做呢？常人又怎能容易明白呢？即使如此，考察前代已經發生之事的效驗，可以審視明察，也可引以為戒。那諸多道德高尚、才能杰出之人，遇到合適時機，得到君主信任，都想盡力向上和先賢看齊，從而流芳百世，怎麼肯毀壞名節、放棄道義，而去幹不合法度的壞事呢？至於魯仲連放棄齊國的封官和趙國的賞金，虞卿拋棄萬戶侯和國相之位，乃是他們以成就名節、盡顯其志向為樂，又怎會摧眉折腰去追求功利呢？縱觀那些奸佞背叛之臣，都是巧言狡辯、貪得無厭之人，沒有一個人是具有大才能的。由此看來，世上那些志行高潔、才能不凡的人，他們的德行可以被君主信任則是很明顯的了。那些無道的昏君却懷疑他們，如果對他們的建議不能聽從採納並去施行，那麼高士們治國的良策即使再多，可知君主得到了也終無用處。

言體

【題解】本篇主要是通過漢高祖和王莽兩位歷史人物的對比，告訴我們為政者真正要識大體，必須要從當下的國情出發，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

【原文】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暗照^①。質行^②有薄厚。亦則异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③。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④。常守正^⑤。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异^⑥。為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⑦如公孫龍^⑧。敏給^⑨如東方朔^⑩。言灾异如京君明^⑪。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為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⑫。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⑬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注釋】①聽明有暗照：明，視力。暗，晦暗、不亮。照，明亮。②質行：品德操行。③大體：有關大局的道理。④用權：采用權變的辦法。⑤守正：恪守正道。⑥譎异：怪誕奇異。⑦察慧：聰明有關大局的道理。④用權：采用權變的辦法。⑤守正：恪守正道。⑥譎异：怪誕奇異。⑦察慧：聰明有

智慧。⑧公孫龍：戰國時期趙國人，名家代表人物，曾做過平原君的門客。他善於辯論，力倡「白馬非馬」之說，並與儒家的孔穿、陰陽家的鄒衍等人進行過辯論。由於他堅持和創立了「堅白相離」的學說，後人又稱他為「離堅白」派。公孫龍第一個從理論的高度提出了正名的原則，對中國古代邏輯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現存的《公孫龍子》一書有六篇論文，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學和邏輯思想。⑨敏給：猶敏捷。⑩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武帝即位，徵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他曾言政治得失，陳農戰強國之計，但武帝始終把他當俳優看待，不得重用。一生著述甚豐，後人匯有《東方太中集》。⑪京君明：京房（公元前七十七年—公元前三十七年），字君明，東郡頓丘（河南省清豐西南）人。西漢學者，易學「京氏學」的開創者。本姓李，字君明，史傳說他「推律自定為京氏」。曾就學於孟喜門人易學家焦延壽，詳於災異，開創了京氏易學，有《京氏易傳》存世。元帝時立為博士，有志於革除朝政弊端，因劾奏石顯之黨而被殺。⑫過絕：超越，超過。⑬中：陷害。

【譯文】大凡人的耳目所聽到和見到的，心理和意識所認知的，性情所喜好或厭惡的，面對利益和禍害所弃所求的，每個人基本都是相同的。至於才能有大小，智慧和謀略有深淺，聽覺和視覺有暗明，品德操行有薄厚，那就有不同的程度了。沒有出眾的才

能和深邃的智慧，就不能明見大體。所謂大體，都是恰當合適的事情。所說之言正確，所出之計得當，遭遇變故而能隨機應變，平常恪守正道，遇事不惑，內心有主見，不會因欺詐迷惑而動搖，這就是知大體者。假如沒有杰出的才能，那麼即使有像王莽那樣的威勢和權力，有像公孫龍那樣的智慧辯才，有像東方朔那樣的機敏，預言災異具有像京房那樣的能力，以及博見多聞，著書萬篇，教授儒生百千人，也祇是更不知大體而已。王莽超過世人的地方有三點：他的智謀足以顛倒是非，辯才能徹底詰難游說之士，威勢則能震攝臣下。他又多次暗算不合自己心意之人。所以群臣沒有人能抗辯他的謬論，沒有人敢冒犯他而匡正規諫，最終導致他的失敗滅亡，這就是不懂得大體的禍患。

【原文】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①。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注釋】^①張良、蕭何、韓信：此三人即「漢初三杰」。《漢書·高帝紀》：「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譯文】帝王中稱得上識大體的，漢高帝是一個。高帝說：「張良、蕭何、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們，所以能得天下。」這就是他識大體的證明。

【原文】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①賢聖。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②。群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③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④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注釋】①通明：開通而賢明。②揆度：揆，音葵。揣度，估量。③庠：音杯。本指兩旁高而中間低的屋舍。引申爲低下。④憲度：法度。

【譯文】王莽初掌國政，自認爲開通賢明、德才極高，而認爲臣下們的才智沒有能超出其上的，因此言行舉動、興辦政事，都是那樣自信，不肯和各位明事理、有才智的人交流溝通，隨意地憑主觀想象發表意見，想出一個辦法就運用，所以很少能取得功效，因此終於遭到破敗滅亡，這就是不識大體的人。漢高帝胸有大智謀略，能够自我估量，

群臣處理事務、制定法度時，高帝常對他們說：「標準不要定得太高，要考慮我所能做到的去做。」於是法度寬松，政令適合時宜。所以，百姓和臣下都歡樂喜悅，高祖亦被後世所懷念。這就是識大體的人。

【原文】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①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②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③。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④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⑤、韓信、樊噲^⑥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注釋】①簡薄：鄙薄，輕視。②釋：廢棄，放棄。③魏：魏王魏豹，秦末人。原戰國時魏國貴族。陳勝起義時立其兄魏咎為魏王。秦將章邯攻魏，魏咎被迫自殺。魏豹逃亡至楚，向楚懷王借兵數千人，攻下魏地二十餘城，自立為魏王。項羽大封諸侯時，改封其為西魏王。繼而投劉邦，又叛歸項羽。後韓信破魏，將其虜至滎陽，為漢將周苛所殺。④將率：同「將帥」。⑤曹參：西漢王朝開國功臣。在推翻秦王朝、楚漢戰爭以及漢初平定異姓王侯叛亂的戰役中屢建戰功，攻下二國和一百二十二個縣。歷任假左丞相、左丞相等職。劉邦即皇帝位後，遷齊相國。次年賜爵平陽侯，食邑平陽一萬

六百三十戶。後因蕭何推薦，繼任相國，依循蕭何的制度，實施黃老無爲之治，天下安定，世稱「蕭規曹隨」。⑥樊噲：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漢初名將。後封舞陽侯，謚號「武侯」。

【譯文】王莽贊美仰慕前世聖人之治，而鄙薄漢朝法令，所以許多漢朝法令被變更。又想事事效仿古人，稱美前世聖人的制度，却不知道自己并不能實行那些制度。捨棄近前的而追求遙遠的，所崇尚的不是當務之急，所以終由推崇先聖的高義而衰退到敗亡動亂，這是不識大體者。高祖想要攻打魏國，就派人暗中瞭解其國相以及諸位將領和其身旁左右參事的人，知道了對方各級主管者的名字，於是說：「這些人都不如我的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人，很容易對付。」於是率軍前去擊敗了敵人。這就是識大體的人。

【原文】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①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②將帥之用。猥③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④。咎⑤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注釋】①赤眉：指漢末以樊崇等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多轉戰於青、徐二州（今山東、江蘇）一帶，因起義軍士兵以赤色塗眉作為標志，故稱。②權智：權變智略。③猥：隨便。④散走：四散奔逃。⑤咎：罪過，過失。

【譯文】王莽先前想北伐匈奴，以及後來向東攻打青州、徐州各郡的赤眉軍，都不選擇良將，而祇是任用世姓家族和膽小謹慎的文官，或派遣自己的親屬子孫和平時所寵愛的人，這些人都沒有權智謀略，也不曾擔任過將帥，却隨意讓他們統領軍隊，前往抵擋強敵，因此與敵軍一交戰便大敗，士兵們四散奔逃。其過錯就在於選擇將帥不當，將帥與君主都是不識大體者。

【原文】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①。言行。君子之樞機②。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注釋】①「易曰」下四句：語出《周易·繫辭上》，原文作「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②樞機：樞與機。比喻事物的關鍵部分。又喻

指言語。

【譯文】言語行為在於美好，而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天下之人就會順從；有時表現出一件惡意醜事，萬民百姓都會違抗。（言語行為）能不慎重嗎？所以，《易經》上說：「言行，是君子立身處世的關鍵要樞。言語行為的發動是導致榮辱的根本所在，是驚動天地的大事啊！」

【原文】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①五毒②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③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④。亦何損益。成湯⑤之省納⑥。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⑦也。齊宣之活牛⑧。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思恐恩）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注釋】①醢：音希，即醋。②五毒：五種有毒的藥。《周禮·天官·瘍醫》：「凡療瘍，以五毒

攻之。」鄭玄注：「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③薦：墊。④創毒：傷害。⑤成湯：亦作「成商」。商朝開國之君。契的後代，子姓，名履，又稱天乙。夏桀無道，湯伐之，遂有天下，國號商，都於亳。《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孔安國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⑥省納：省察采納。⑦德惠：德澤恩惠。⑧齊宣之活牛：齊宣王田辟疆，戰國時齊國國君，齊威王之子，媯姓，公元前三二〇年繼齊威王，為田氏齊國第五代國君。《孟子·梁惠王上》：「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⑨文王葬枯骨：《資治通鑒外紀》卷二：「文王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我固其主矣。』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譯文】王莽以刑殺人，而對死者又加以殘害，竟至於活活將人燒死，爾後又用醋、五毒灌注死者的肌肉，掩埋死者時，又用荊棘鋪墊和覆蓋。人死之後如木土一般，即使再加以傷害，對死者來說又能有什麼損害呢？成湯的省察納諫，對於民衆無所補益，但民衆歸向他，是因為嘉許他有德行恩澤；齊宣王不殺牛，并無益於賢人，但賢人却贊美他，是因為崇尚他有仁愛之心；文王埋葬枯骨，對百姓來說沒有什麼益處，但百姓為之

而喜悅，是因為他的恩德道義感動了人們。王莽殘酷虐待死人，對於活著的人沒有什麼傷害，但活著的人厭惡痛恨他，是因為他向衆人顯示了他的殘酷。這四件事，雖細微但其意義十分顯著，雖細碎但其意義十分重大。所以，成湯、文王二位聖人因此而興盛，齊宣王因此而被稱揚，而王莽却因此滅亡。可見識大體與不識大體者相差甚遠啊！

【原文】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①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②。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③。潔齋④祀祭。犧牲⑤殺膳⑥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⑦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⑧言冤。號⑨興流涕。叩頭請命⑩。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矢射當作射矢）交集。燔⑪火大起。逃漸臺⑫下。尚抱其符命⑬書及所作威斗⑭。可謂蔽惑⑮至甚矣。

【注釋】①卜筮：古時預測吉凶，用龜甲稱卜，用著草稱筮，合稱卜筮。②時日：時辰和日子。古人迷信，以爲時日有吉凶，常以卜筮決之。③兆：古代設於四郊的祭壇。④潔齋：淨潔身心，誠敬齋戒。⑤犧牲：供祭祀用的純色全體牲畜。⑥殺膳：美味佳餚。⑦權策：權謀，計策。⑧搏心：猶搏膺。捶擊胸口。表示憤怒、不平或哀痛。⑨號：哭，大聲哭。⑩請命：請求保全生命或解除困苦。⑪燔：

音凡。焚燒。⑫漸臺：臺名。在陝西省長安縣。漢武帝作建章宮，太液池中有漸臺，高二十餘丈，臺址在水中，故名。漢末劉玄兵從宣平門入，王莽逃至漸台上，為衆兵所殺。⑬符命：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符兆。⑭威斗：王莽為顯示威嚴所作的器物，形似北斗。⑮蔽惑：蒙蔽迷惑。

【譯文】聖王治理國家，推崇禮義和謙讓，顯揚仁愛和道義，以尊賢愛民為要務，因此很少占卜問卦、祭祀鬼神。王莽好占卜，相信時日吉凶，虔誠地事奉鬼神，修建了許多廟宇祭壇，潔身齋戒以祭祀，祭祀所用牲畜和美味膳肴的費用以及官吏治辦的辛苦，無法用語言表述。王莽治理國家不善，而遭到天下人的反叛，及至災難發生，義軍四起，却無權謀計策以自救，於是策馬疾馳到南郊，向上天祈禱，捶胸稱冤，號哭流涕，叩頭祈求上天保佑，希望上天哀憐并幫助他。當義兵攻入宮中之時，萬箭交集，大火熊熊，王莽逃到漸臺下，還抱著他的符命書和自製的「威斗」，可以說是受迷惑蒙蔽太深了。

見微

【題解】見微，即見微知著之意。本篇通過「曲突遠薪」的故事，告誡後人要防患於未然。

【原文】淳于髡①至鄰家。見其竈突②之直而積薪③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并救擊。及滅止。而亨④羊具⑤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⑥。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⑦之類也。

【注釋】①淳于髡：髡，音昆。戰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影響的學者之一。②竈突：竈上烟囱。突，烟囱。③積薪：指積聚的木柴。④亨：同「烹」。⑤具：備辦，準備。⑥焦頭爛額：此指代救火者。⑦見微：從小處看到徵兆。

【譯文】淳于髡到鄰居家，看到他家鍋竈上的烟道太直，而柴草又堆放在竈旁，就對鄰居說：「這樣早晚會發生火災。」便告訴鄰人應將直烟道改爲彎烟道，并將柴草移到遠處。鄰人沒有聽他的話。後來竈火果然燃及柴草并燒著了房子，鄰里們都來救火。火被撲滅後，這失火者烹羊擺酒來答謝幫忙救火的人，隨後將烟道改爲彎烟道，將柴草搬到遠離鍋竈的地方，却不肯請淳于髡吃飯。智者譏諷失火者說：「教人將直烟道改爲彎烟道、將柴草遠離鍋竈的人，却不被認爲有恩澤，而那些幫助救火被燒得焦頭爛額的人，反而成爲貴客。」這是哀憐失火者不重視根本而看重末節。難道祇是改烟道和移柴草就能免除災害嗎？人們生病、國家動亂，道理也都是如此。所以，高明的醫生在疾病未發生之前就醫治，聖明的君主從根本上杜絕動亂的陰謀。後人多疏於杜絕尚未發生的動亂苗頭，而勤於打擊已成事實的動亂行動，那些當初爲防止動亂而提出建議的大臣很少得到賞賜，而那些平息動亂之士却常榮耀尊顯，這就如同那失火者一樣，弄錯了事情的輕重。仔細察看淳于髡「曲突遠薪」的預言，便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這就是能見微知著的例子。

譴非

【題解】本篇主要藉歷史人物的功過譴責人自己的行為乃是招禍的根本，要人們明白「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天作孽猶可避，自作孽不可活」、「肉自生蟲，人自生禍」的大道理。

【原文】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①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為羽翼^②。佐助鴻業^③。永垂流^④（流恐統）於後嗣。乃者^⑤強秦罷去^⑥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為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導恐遵）殷周之長道。哀顯^⑦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异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⑧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為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

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恐其傷肉多也。鄙人^⑨有得鯁醬^⑩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睡^⑪其中。共者怒。因涕^⑫其醬。遂弃而但（但疑俱）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⑬不肯與。是惜肉嗜鯁之類也。

【注釋】①輿：車。②羽翼：指輔佐的人或力量。③鴻業：大業。多指王業。④垂流：疑作「垂統」。垂統，把基業留傳下去。多指皇位的承襲。⑤乃者：從前，往日。⑥罷去：免去，除去。⑦褒顯：褒崇宣揚。「褒」，音剖，二聲，同「褒」。⑧抑奪：剝奪，強行奪取。⑨鄙人：指居住在郊野的人。⑩鯁醬：魚醬。鯁，音山。⑪唾：吐唾沫。⑫涕：指擤鼻涕。⑬愛：吝惜。

【譯文】王者初建王朝，都是首先建立根本，廣泛封立藩國作為屏障，來培植自己的同黨，加強、鞏固國家的根基。因此，周武王攻克殷都，還未下車就封立黃帝、堯、舜、夏禹、殷湯的後代及自己的同姓親屬、有功之臣和有道德的人，以他們作為黨羽，來輔助王業，使基業永遠流傳於後代。從前，強大的秦國廢去諸侯，祇靠皇帝一身獨決專行，不封立宗室子弟，從而孤弱而無黨羽，因此稱帝十四年便滅亡了。漢高祖剛平定天下，廢棄了秦朝短視的策略而遵從殷、周長治久安之道，褒獎宣揚有功之臣的功德，

封立衆多劉姓子弟。後來，即使許多諸侯王因驕奢淫逸而敗亡，但是漢朝的國家根基因此而得以穩定和確立，而勢力強大的异姓大臣也不能將其顛覆。到了景帝、武帝時，看到諸侯王多次作亂，因此便剝奪了他們的權勢，使諸王祇得到空虛的尊位，坐食租稅。因此漢朝逐漸衰敗，君主孤立無助，所以王莽不用興師動衆就能直接取得天下。然而王莽又心懷貪功及獨斷專行之利，不肯分封子孫及同姓親屬作為藩國，來輔助鞏固國家，所以戰事一起，沒有人來救助他。古書上說：「與已死之人患同樣疾病者，是不能醫治的；與亡國之君施行同樣的政略者，是不能為他謀劃的。」王莽的所作所為和殘暴的秦朝很相似，所以也祇在位十五年就滅亡了。打獵射殺飛禽走獸的人，開始祇想射中獵物，唯恐獵物創傷不大，得到獵物之後，又擔心將獵物之肉傷得太多。過去偏遠的地方有個人得到一些鯁魚醬，認為它很可口。到吃飯時，則不想與他人同食，就吐了一小口唾沫在醬中，與他一起食醬的人很生氣，於是便在醬裏擤了一把鼻涕，結果是扔掉了魚醬，誰都沒有吃上。那滅亡的秦朝和王莽，想奪取天下的時候，還樂於與人分享利益，等得到天下之後，却又十分吝嗇而不肯與他人分享，這和上述憐惜獵物之肉創傷多和想獨吃鯁魚醬是一樣的。

【原文】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①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為

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②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③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④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走出。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灾。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

【注釋】①故墟：遺址，廢墟。②賤：輕視，鄙視。③徵聚：徵募召集。④假號：古時稱起事者自立的名號。亦用以稱起事者。此指更始諸將欲擁更始帝劉玄掠長安以自富，玄怒不應。後玄欲誅諸將，諸將皆叛，玄出走。

【譯文】從前齊桓公外出，見到一處廢墟而詢問。有人回答說：「這是郭氏的廢墟。」桓公又問：「郭氏此處爲何會成爲廢墟呢？」那人回答說：「因爲他喜歡善人而憎惡惡人。」桓公說：「喜歡善人而憎惡惡人，這是得以保存之道，却反而成爲廢墟，這是爲什麼呢？」回答說：「郭氏雖喜歡善人却不能任用，憎惡惡人却不能去除。那些

好人知道他看重自己却不被任用，就會抱怨他；惡人看到他鄙視自己而得不到他的喜歡，就會怨恨他。和好人結怨，和惡人結仇，想不滅亡，行嗎？」從前，王莽喜歡天下有賢德才智之人，都將他們徵召聚集在一起，却不肯任用，使這些人心生非議而抱怨他；更始帝劉玄憎惡所封諸王、欲擁立自己而行不合道義之事，但却不能廢除他們，使他們各個心懷怨恨而仇視他。所以王莽被攻打而身亡，宮室被燒毀；更始帝因得罪諸王而出逃，使城郭毀為廢墟。以上二王都有喜歡賢人而憎惡惡人的言辭却言而不行，因此不能免於禍難、大災，終使長安都城被破壞成廢墟，這是極端錯誤的行爲。

【原文】北蠻之先。與中國并。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①。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②而不專制^③也。昔周室衰微。夷狄^④交侵。中國不絕如綫^⑤。於是宣王中興^⑥。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

【注釋】①忿鷙：殘忍凶狠。②羈縻：音「基迷」。籠絡，懷柔。③專制：控制，掌管。④夷狄：古稱東方部族為夷，北方部族為狄。常用以泛稱除華夏族以外的各族。⑤不絕如綫：形容局勢危急，像差點兒就要斷掉的綫一樣。⑥宣王中興：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位王。姬姓，名靜（一作靖），厲王

之子。厲王時國人起義，厲王出逃。共和十四年（公元前八二八年），厲王死於流放地彘（今山西霍縣），大臣擁立靜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後，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頓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時復興，史稱「宣王中興」。

【譯文】北方蠻夷的祖先，與中原地區同時并存，經歷了多少年，已不可計數。仁愛者不能以德行使他們歸順，強悍者不能以武力征服他們。他們的性情殘忍凶狠，時而像野獸一樣聚集，時而像飛鳥一樣分散，用強力難以使他們屈服，與他們和親修好又難以奏效，因此聖王采取懷柔的方法而不對其進行控制。從前周王室衰微，夷狄部落迭相侵犯中原，使中原政權像快要斷絕的綫一樣形勢危急。當時宣王中興，也僅是收復了被夷狄侵占的失地。憑著秦始皇的強大，擁有披甲的將士四十萬，仍不敢覬覦河西之地，便修築長城來隔離北蠻。

【原文】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①。呂后時為不軌之言^②。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③候騎^④。至雍^⑤、甘泉^⑥。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⑦。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甬恐民）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為五單于^⑧。甘延壽^⑨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⑩。故肯委質^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

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⑫。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⑬。分單于爲十五^⑭。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及恐反）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彈當作殫）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⑮。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⑯。天（天下當補作字）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⑰。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於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注釋】①高祖見圍於平城：漢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劉邦率軍親征匈奴，被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七日七夜方解圍。②吕后時爲不軌之言：吕后，指劉邦之妻呂雉。劉邦稱帝之後，呂雉被封爲皇后，是爲吕后。《漢書·匈奴傳上》：「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史記·匈奴列傳》：「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③烽火：古時邊防報警的烟

火。④候騎：擔任偵察巡邏任務的騎兵。⑤雍：地名。秦國早期都城，約在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⑥甘泉：宮名。故址在今陝西淳化西北甘泉山。本秦宮。漢武帝增築擴建，在此朝諸侯王，饗外國客，夏日亦作避暑之處。⑦禽制：捉拿制伏。禽通「擒」。⑧五單于：西漢後期，匈奴勢弱內亂，分立為五個單于：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五單于互相爭鬥，後為呼韓邪單于所并。⑨甘延壽：字君况，西漢鬱郅（今慶城縣）人。出身名門，善騎射。後升為郎官，又遷遼東太守，曾因事被免官。車騎將軍許嘉推薦他擔任了郎中和諫議大夫，隨後朝廷派他出使西域，就任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同誅滅了匈奴的郅支單于，被漢元帝封為義成侯。⑩呼韓邪單于：西漢後期匈奴單于。公元前五十八年至公元前三十一年在位。父死，未能立，逃至妻父烏禪幕處。漢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被烏禪幕及左地貴人等擁立，發兵擊敗握衍胸鞞單于。五鳳四年（公元前五十四年）夏，被其兄郅支單于擊敗，引眾南近塞，遣子入漢，對漢稱臣。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正月，朝見宣帝於甘泉宮（今陝西淳化西北），受特殊禮遇。數年後，鑒於郅支單于西遷，內患已消，力量漸強，乃率部重歸漠北。竟寧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正月，第三次朝漢，自請為婿，娶漢宮女王嬙（昭君）為妻，號為「寧胡閼氏」。此後，漢與匈奴四十餘年無戰事。⑪委質：向君主獻禮，表示獻身。引申為臣服、歸附。⑫往攻奪其璽綬：《漢書·食貨志》：「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璽綬，古代印璽上所繫的彩色絲帶，借指印璽。⑬舊常：昔日的法度。⑭分單于為十五：《漢書·王

莽傳》：「（始建國二年）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犇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⑮胡虜：秦漢時稱匈奴為胡虜，後世用為與中原敵對的北方部族之通稱。^⑯「書曰」下二句：語出《書·太甲中》。原文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強調自作的罪孽，無法逃避懲罰。^⑰愠色：怨怒的神色。

【譯文】漢朝興起，高祖征伐匈奴時被圍困於平城，呂后時匈奴曾對呂后有無禮之言；漢文帝時，匈奴大舉入侵，報警的烽火和偵察的騎兵已到達雍、甘泉等地。景帝、武帝年間，出兵征伐多次被困，最終不能制服匈奴，便與匈奴聯結和親，從這以後邊民纔得以安生，中原纔得以安寧。後來匈奴發生內亂，分為五個單于，甘延壽利用其分裂的弊端（誅郅支單于），漢朝對呼韓邪單于施以厚恩，所以他纔願意歸附稱臣，入朝謁見漢朝天子，漢朝得以向世人顯示其深厚廣大之德，又以強大的威勢顯明於四海，天下沒有不順服的，此後疊代沒有敵寇。新莽之初，王莽自身安危尚不可知，而又輕率地侵害匈奴，派兵前往攻打他們，并奪回其當年被賜封的印璽，貶低單于位次，其稱號和爵位與大臣無異，改變舊有的制度，并分立十五人為單于，因此匈奴怨恨憤怒，藉故便攻擊抗拒。王莽不自責悔過，反而持屈強、行無理，封拜許多將帥，調集兵馬，運送糧食

和財物，以竭力搜刮天下百姓。天下人民愁恨怨苦，於是國內大亂，然而竟不能損傷匈奴一兵一卒，白白使自己財力竭盡而已。《尚書》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年高帝被圍，十天吃不上飯，等到解圍脫險後，終無怨恨的神色，因為他的確認識到前往攻打匈奴不是應該做的事，而怨恨匈奴也毫無益處。如今匈奴有負於王莽，王莽便發兵攻打、侵擾他們，所以纔會使事情弄到如此地步，這難道不是所謂的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嗎？他做這些不緊迫的事情，其遺禍竟然劇烈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自作孽太過分了。

啓悟

【題解】本篇告誡為政者遇到天災異變時，要懂得「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的道理。

【原文】夫（夫疑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①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②。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③。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④。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三舍⑤。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⑥之矣。故周書曰⑦。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⑧。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⑨。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注釋】①咎殃：災禍。②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史記·殷本紀》：「帝雍己崩，

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大戊，即太戊，商朝君主。桑穀，二木名。古時以桑穀生於朝為不祥。

③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歡，殷道復興。」雉雉升鼎，古代認為是變異之兆。雉雉，猶雉雉。④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⑤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三舍。《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敬王）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

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景公，宋國第二十七任君主，宋元公之子，在位四十八年而卒。熒惑，古指火星，因隱現不定，令人迷惑，故名，主旱災、饑疾、兵亂、死喪、妖孽等。心，即心宿，二十八宿之一，蒼龍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顆，其主星亦稱商星、鶉火、大火、大辰。熒惑守心，意謂火星在心宿周圍徘徊不去，古人以為是不祥之兆。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三舍指三座星宿的位置。⑥報塞：猶報答、報效。⑦「周書曰」下四句：為《逸周書》之辭。⑧薄俗：輕薄的習俗，壞風氣。⑨註誤：貽誤，連累，註，音卦。

【譯文】災變怪异，是天下所常有的事，沒有哪個時代不是這樣的。遇到明主賢臣和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便會修養道德，改善政治，反省自己的職責，行為謹慎地來應對灾异，所以便會使灾殃消失，轉禍為福。當年太戊遇到桑谷之樹長在朝中的怪事，最終却獲得了中宗的稱號；武丁（殷高宗）時，出現過野雉飛登祭鼎而鳴的异事，最終却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到雷電、疾風倒伏禾苗、拔起樹木的天變，而最終獲得風向倒轉、五穀豐收的回報；宋景公時有火星徘徊在心宿的憂懼，而最終火星為之遷徙三舍。由此可見，沒有比用德義精誠應對灾异更好的了。所以，《逸周書》上說：「天子看到怪异現象則修養德行，諸侯看到怪异現象則修明政教，大夫看到怪异現象則修治政事，士人和百姓看到怪异現象則修養自身。」神明不能傷害道義，妖异不能傷害仁德。到了世道

衰敗、風氣澆薄時，群臣多驕奢淫逸，政治混亂，士人和百姓也多有邪心惡行，因此屢次發生災變怪异之事。又不能向內自我反省，畏懼上天的警戒，反而向外追究指責，求問災异發生的原因，從而被奸佞愚昧的小人所迷惑而連累自己，使得禍患得以發生，這些都是違背天理、道義的。

雜事

【題解】本篇第一部分指出為君者用人，不要拘泥於常，要能夠不拘一格任用奇才，纔能建立奇功。第二部分說明施用刑罰要察明實情，使用刑罰要適當，不可過於嚴酷。

【原文】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為之。後果然。彼何以處（處疑慮）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①。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②。其修善少愈^③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群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④之授管、寧^⑤、由^⑥、奚^⑦。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群下雖好意措。亦焉能真。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

【注釋】①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語出《論語·先進》。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億，臆測，預料。②膠著：比喻相持不下。③愈：賢。④穆：指秦穆公（？—公元前六二一年）。一作秦繆公，春秋時代秦國國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謚號「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認定為春秋五霸之一。⑤寧戚：春秋衛人，齊大夫，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

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呂氏春秋·舉難》：「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⑥由：由余，一作繇余，秦穆公時賢臣。本為西戎綿諸國之臣，綿諸王派由余出使秦國，秦穆公知其賢能，便設計將他留在了秦國。此後，由余幫助秦穆公一舉攻下綿諸戎、緄戎、翟戎、義渠等十二個戎國，開地千里，遂霸西戎。⑦奚：指百里奚，春秋時宛（今南陽）人，一說虞國（今山西省平陸北）人。秦國大夫。少時家境甚貧，顛沛流離，後出游諸國，到齊，不受用，又至周，仍不被用，後被虞公任用為大夫。晉滅虞後被虜，作為陪嫁之臣被送往秦國，途中逃亡，為楚人所執。後秦穆公聞其賢，用五張黑牡羊皮將其贖回，授以國政。稱為五羖大夫。任秦大夫七年後，與蹇叔等共同輔佐穆公建立了霸業。相傳他死後，秦國「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以示對他的尊重和哀悼。

【譯文】有人說：「從前公卿重臣等職位有空缺時，衆人都私下預先猜測排布說，某人應當補充這個位子。後來果然如此。他們根據什麼來推測得知，而又能和君主想法相同呢？孔子評論子貢，說他料事屢次都很準確，而衆人的才能能與子貢相等嗎？」我回答說：「世上在位之人，一般來說品位相當，彼此相差不是很明顯。其中德行修養略有出衆的，本來朝廷上下早有聽聞。聰明程度差別很大的人對事物的看法也不同，智力

相同的人思慮也差不多。所以群臣的想法，常常與君主想的一樣。而像古時商湯、周武王任用伊尹、呂尚，殷高宗啓用傅說，齊桓公、秦穆公授任管仲、寧戚和由余、百里奚那樣的情況，難道是衆人所能知道的嗎？那些群臣雖然喜好猜測部署，但其所猜想的又怎能準確呢？他們能料到這些人可以身居大臣、輔相之位嗎？」

【原文】國家設理官^①。制刑辟^②。所以定奸邪。又內量（量恐置）中丞御史^③以正齊轂下^④。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未恐衍）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⑤之謗。是以役以極楚^⑥。舞文^⑦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皋陶^⑧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⑨。聞惡弗原^⑩。故令天下相放^⑪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⑫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⑬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⑭。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⑮也。哀帝^⑯時。待詔伍客^⑰以知皇（皇恐星）好方道（以知至方道疑有闕誤）。數召。後坐帝（帝恐衍）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⑱事

可無於（於恐衍）不至罪。易言^⑱。大人虎變^⑲。君子豹變^⑳。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如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㉒乎。

【注釋】①理官：治獄之官。②刑辟：刑法，刑律。③中丞御史：中丞，漢代御史大夫下設兩丞，一稱御史丞，一稱中丞。中丞居殿中，故以爲名。東漢以後，以中丞爲御史臺長官。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爲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蓋因近臣使作耳目。漢以後，御史職銜累有變化，職責則專司糾彈，而文書記事乃歸太史掌管。④下：輦轂之下。舊指京城。轂，音古。⑤劣弱：衰弱，懦弱。⑥極楚：極，音垂。本指棍杖之類，引申爲拷打。⑦舞文：即舞文弄法。指玩弄文字，曲解法律。⑧皋陶：又作咎陶、咎繇。傳說爲虞舜時的司法官。⑨忿悁：怨怒，憤恨。悁，音冤。⑩原：推究。⑪放：仿效，模擬。⑫丹青：丹砂和青臚，可作顏料。亦指作畫。⑬阿指：迎合別人意旨。⑭宿留：謂存之於心。⑮強死：非因病、老而死，人尚壯健而死於非命。⑯哀帝：漢哀帝劉欣（公元前二七年—公元前一年），漢元帝庶孫，漢成帝之弟，定陶恭王劉康之子，母丁氏。在位七年。謚號「孝哀皇帝」。⑰待詔伍客：待詔，官名。漢代徵士未有正官者，均待詔公車，其特異者待詔金馬門，備顧問，後遂以待詔爲官名。伍客，疑作「伍宏」。《漢書·息夫躬傳》：「躬與寵謀曰：『上

亡（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托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⑱詆欺：毀謗醜化。⑲「易言」下二句：語出《易·革卦》。⑳虎變：謂虎皮的花紋斑斕多彩。比喻因時制宜，革新創制，斐然可觀。㉑豹變：謂如豹文那樣發生顯著的變化。幼豹長大退毛，然後疏朗煥散，其毛光澤有文采。㉒矇矇：糊塗不明。

【譯文】國家設置司法官吏，制定刑法，以此來平定奸邪，又在朝廷內設置了中丞、御史，以此來整束朝廷。因此，君主常常任用通曉熟悉法度的人。這樣做最初是想分別情況，明正法度，而最終却變得輕易用法，嚴峻苛刻。這些人都追求嚴酷過度，企圖表現自己辦事盡心盡力以求得到功勞賞賜。有的顯能行事，而怕人非議自己軟弱，因此動用棍杖拷打，舞弄文墨，屈成其罪。等到誣陷事成、冤案成立，即使是讓善於斷案的皋陶來審查，也不能知曉實情了。至於因言語小事，就陷人入罪以至於使其滅族，這種事情實在是令人痛心啊！等到案情逐漸傳到朝廷，君主也時有憤怒，但聽到了可惡之舉，却往往不去追究。因此，使得天下競相仿效這種惡行，百姓們都疑惑不解，指責執法部門行事苛刻，說下級官吏量刑偏重，以便能使君主施以恩惠（減輕刑罰）。這話是極不正確的。賢能官吏、方正之士，為君王處理事情，執法應如畫畫使用丹青那樣認真。

所以語言恰當必定可以施行，判罪適當必定可以處罰，怎麼能隨意地去迎合君主的心意呢？如果遇到君主忽略，未留心審察，而聽任下面按其上報的判決結果執行，那麼被判罪者就會死於非命。漢哀帝時，待詔伍客因懂得星象、喜好占卜方術而被多次召見，後來因事獲罪而入獄。獄吏窮究不捨地審訊，得知他過去曾對人說，漢朝應當有一個膽識過人、氣勢強盛的統治者，如同武帝那樣。苛吏以爲稱先帝爲「怒子」，不是合宜之言，乃是大不敬。人說話之時，難免有過差失誤，這不足以遭到殺頭之刑。等到毀謗醜化他的時候，這些事便可無不成爲罪狀。《易經》上說：「大人虎變，君子豹變。」這是以此來議論、曉諭君主的，君主難道能說：「爲什麼將我比作禽獸呢？」這也如同稱贊君主的聖明如堯、舜一般，也許君主會發怒說：「爲什麼將我同死人相比呢？」君主已經不明事理，而輔佐執事之人又附和君主，聽之任之，隨順君主的意思去做，這不是更加愚昧糊塗了嗎？

潛夫論

【題解】《潛夫論》，東漢末年思想家王符所作，共十卷，三十六篇。《四庫提要》記載：漢王符撰。符位元組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途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潛夫論》多數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哲學、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作者分題論述了用人、行政、邊防等內外統治策略和時政弊端，批評了當時迷信卜巫、交際勢利等不良風氣，對東漢後期政治黑暗情況進行了深刻反思。唐代文學家韓愈認為：「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若《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為不愧。」魏徵在《群書治要》中選錄了《潛夫論》中的十個段落，約四千餘字。以「勸學」開篇，次第論述重農、兼聽、任賢、賞罰、法術，而以「道德教化」終篇。

【作者簡介】王符，字節信，東漢安定臨涇（今甘肅省鎮原）人。約生於東漢和帝、安帝之際，卒於桓帝、靈帝之間。王符為人正直，終身不仕，與馬融、張衡等著名學者

友善。范曄在《後漢書·王符傳》中載：「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遷，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

贊學

【題解】贊學，即勉勵人要好學纔能成就道德學問。本篇以古聖先賢尚且需要求學的史實來訓誨我們一般人更應該求學。

【原文】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①。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②。顓頊③師老彭。帝嚳④師祝融⑤。堯師務成⑥。舜師紀后。禹師黑（本書黑作墨）如⑦。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⑧。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⑩。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⑪。楚和之璧⑫。不琢不錯⑬。不離礫石⑭。夫瑚簋⑮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⑯之絲耳。使巧倕⑰加繩墨⑱。而製之以斤斧⑲。女工加五色⑳。而製之以機杼㉑。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㉒。可羞㉓於鬼神。可御㉔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㉕之質。察敏㉖之才。攝㉗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贊㉘

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注釋】①至材：最有才能的人。②風后：相傳為黃帝臣之一。《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四人皆帝臣也。」③顓頊：上古帝王名。「五帝」之一，號高陽氏。相傳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生於若水，居於帝丘。十歲佐少昊，十二歲而冠，二十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顓頊帝也。」④帝嚳：傳說中五帝之一。黃帝子玄囂後裔。十五歲時，因輔佐顓頊有功，被封於高辛（今商丘市睢陽區）。三十歲時，代顓頊為帝，都於亳（今商丘）。因他興起於高辛，故稱之為「高辛氏」。⑤祝融：帝嚳時的火官，後尊為火神，命曰祝融。亦以為火或火災的代稱。《國語·鄭語》：「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⑥務成：即務成子，又稱「務成昭」、「巫成」。傳說為舜的老師。⑦黑如：當作「墨如」。盧文弨云：「『墨如』疑是『墨臺』。」汪繼培按：《路史·後紀四》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默臺。」《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怡，即墨臺。禹師墨如，或云墨臺。」⑧老稱：即老子，春秋時期思想家，道教的創始人。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曾為周「守藏室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亦名《老子》，為道教的經典著作。相傳春秋時，孔子曾問禮於老聃。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語出《論

語·衛靈公》。⑩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志，亦作多識，指博學廣記。前言往行，指前代聖賢的言行。⑪夏后之璜：美玉名。相傳為夏后氏的珍寶，故名。璜，半璧形的玉。《左傳·定公四年》：「夏后氏之璜。」孔穎達疏：「夏后氏所傳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夏后，即夏后氏，指禹受舜禪而建立的夏王朝。⑫楚和之璧：即和氏璧。《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卞和）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⑬不琢不錯：琢，雕刻加工玉石。錯，打磨玉石。⑭礫石：砂石。⑮瑚簋：簋，音軌。宗廟盛黍稷的禮器。殷曰瑚，周曰簋。⑯蠶繭：蠶吐絲結成的橢圓形殼，是繅絲的原料。⑰巧倕：相傳堯時巧匠名倕，故稱巧倕。⑱繩墨：木工畫直綫用的工具。⑲斤斧：斧頭。⑳女工加五色：女工，指從事紡織、刺繡、縫紉等工作的婦女。五色，青、赤、白、黑、黃五種顏色，古代以此五者為正色，亦泛指各種顏色。㉑機杼：指織機。杼，織梭。㉒黼黻之章：黼黻，音斧符，泛指禮服上所繡的華美花紋。章，即章服，指繡有日月、星辰等圖案的古代禮服，每圖為一章，天子十二章，群臣按品級以九、七、五、三章遞降。㉓羞：進獻食物。㉔御：使用。㉕敦貞：敦厚方正。貞，通「正」。㉖察敏：聰明敏捷。㉗攝：輔助，佐助。㉘幽贊：謂使隱微難見者明著。

【譯文】天地之間最寶貴的是人，聖賢之人所崇尚的是道義。品德道義所成就的是智慧，聰明智慧的人所追求的是學問。即使是至聖之人，也不是生來就有智慧的；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不是生來就能幹的。因此，史書上說：黃帝以風后為師，顓頊以老彭為師，帝嚳以祝融為師，堯以務成為師，舜以紀后為師，禹以墨如為師，商湯以伊尹為師，文王、武王以姜尚為師，周公旦以庶秀為師，孔子以老聃為師。這十一個人，都是德智超群的人，尚且還需要通過學習請教，才能智慧廣博、品德高尚，更何況是普通人呢？因此，工匠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必先使他的工具精良；士人想要彰顯他的道義，必先讀好書。《易經》上說：「君子通過博學廣記古聖先賢的言行來蓄養德行。」所以，人需要學習就如同器物需要加工一樣。所以夏朝的珍寶「璜」和楚國的和氏璧，不經過打磨雕刻，就不能從砂石中分離出來。瑚簋這樣的禮器和朝拜、祭祀時穿的服飾，推其本源，不過是山野中的樹木和蠶繭的絲而已，讓巧匠用繩墨和斧頭來加工，讓女工把蠶絲染上彩色并在織機上紡織，則都會成為宗廟裏的禮器和繡有華美圖案的服飾，可以用來向鬼神進獻食物，可以供王公大臣使用。更何況君子具有敦厚方正的本質、聰明敏捷的才能，加上以善友來輔助，以明師來教導，用禮樂來修飾，用《詩》《書》來引導，用《周易》來使其明瞭隱微難見之事，用《春秋》來闡明義理，那麼，怎會有不成功的呢？

務本

【題解】務本，即致力於根本的事情。本篇教導為政者治國需從根本做起。所以提出了「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的觀點。其實，孔子也是這樣的主張，《論語》中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可以說，本篇是對孔子這一見解具體而詳盡的發揮。

【原文】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①而務本^②。莫不善於離本而飾^③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④則詐偽^⑤。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

【注釋】①抑末：謂抑制商賈。末，古代指工商業。②務本：指務農。本，古代指農業生產。③飾：猶致力。④淫：奢華，浮華。⑤詐偽：巧詐虛偽。

【譯文】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沒有比抑制工商業而致力於農業更好的了，也沒有比

背離農業而致力於工商業更糟的了。治理國家的君主當以使百姓富裕為根本，以端正學風為基礎。百姓富足纔可以進行教化，學風端正才能够懂得義理；百姓貧窮就會背棄善行，所學浮華就會巧詐虛偽。深入學習就不會心志混亂，明白義理就會忠誠孝敬。因此明君的治國方法，就是致力於這兩方面，以此作為國家太平的基礎。

【原文】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①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②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厄③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④為本。以詭麗⑤為末。烈士⑥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⑦為末。孝悌以致養⑧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⑨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

【注釋】①游業：流動的職業。如行商等。②鬻奇：鬻，音玉。出售稀見貨物。③厄：困厄。④信順：真實而通達。⑤詭麗：奇異華麗。⑥烈士：有名望的人。⑦交游：交際，結交朋友。⑧致養：奉養親老。⑨媚愛：取悅，取寵。⑩崩：敗壞。

【譯文】要使百姓富裕就要以農耕與蠶桑爲本，以工商業爲末；各種工匠要以實用爲本，以工巧裝飾爲末；經商者要以流通商貨爲本，以出售稀有貨物爲末。這三點若能守住根本而捨棄末節，百姓就會富裕；背離根本而固守末節，百姓就會貧窮。貧窮就會使人困厄而背棄善行，富裕就會使人安樂而可以教化。教育訓導當以道義爲本，以巧言善辯爲末；言辭當以誠實通達爲本，以奇異華麗爲末；有名望的人當以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爲本，以交際游玩爲末；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當以奉養親老爲本，以浮華炫耀爲末；爲人臣子者當以忠誠正直爲本，以諂媚取悅爲末。這五方面，能守住根本而捨棄末節，就會使仁義興起；背離根本而固守末節，就會使道德敗壞。因此，遵循根本而忽略末節尚還可以，若捨棄根本而致力於末節就壞事了。

【原文】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①。六畜^②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③。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④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⑤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⑥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⑦爲善。以膠固^⑧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⑨。雖於奸工有利。而國界^⑩（界疑計）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

之貨。淫侈之弊^⑪。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⑫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⑬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費作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⑭。寬假^⑮本農而寵遂^⑯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

【注釋】

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語出《孝經·庶人章》。②六畜：指馬、牛、羊、雞、狗、猪。

③虛無譎詭：虛無，謂荒誕無稽。譎詭，怪誕。④力田：努力耕田。亦泛指勤於農事。⑤披采：廣為

采集。⑥公計：猶國計，指國家的財政。⑦便事：便於行事。⑧膠固：牢固。⑨賄：財物。⑩國界：疑

作「國計」。今譯文從此。⑪淫侈之弊：淫侈，奢侈。弊，據《潛夫論筭校正》作「幣」，「弊」與

「幣」通，指古代用於饋贈之繒帛。⑫淫商：以淫侈無益的貨物牟利的商人。⑬勤力：勤勞。⑭擅

利：專有其利。⑮寬假：寬容，寬縱。⑯寵遂：謂使之尊榮顯達。

【譯文】利用自然的時節，分清土地的高下優劣（加以利用），六畜的生長符合時令，萬物收穫於田野，這就是使國家富強的根本。祇重視商業和手工業，以此收取百姓的利益，這是使國家貧困的根源。忠信謹慎，這是道德仁義的基礎；虛妄不實，這是敗壞道德的根源。所以勤於農事纔能使國家富足。如今百姓放弃農耕蠶桑而去從事工商業，廣為收取眾人的利潤，聚集於自己一家，雖然對於自己家來說可以致富，然而國家

的財政却越來越貧乏。各類的工匠，為的是使人們各種所需器具完備。器物以便於使用為好，以牢固耐用為上。如今的工匠喜歡製造雕刻修飾而成的器物，虛浮不實的裝飾十分精巧，以此來欺騙百姓，賺取財利。這樣雖然對狡黠的工匠有利，但國家的經濟則越來越困難。商人是用來流通貨物的，貨物以實用為緊要，以牢固為本質。如今他們相繼出售沒有實際用途的貨物，奢侈的絲綢，以迷惑百姓，騙取其財產。雖然對於奸商來說有所收穫，然而國家的財富就會更加流失。這三種情況，表面上雖有勤勞富家的個人名聲，但內裏却有損害百姓、導致國家貧困的事實。因此執政者應明確監督工匠與商人，不要讓他們去做浮華巧偽之事；限制貶低那些流動的行業，不要讓他們獨占利益。寬待務農之人，使有才學之士尊貴榮顯，這樣就會使百姓富足、國家太平了。

【原文】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①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②鮮識。從而尚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③之失（失作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④以廣文。興喻^⑤以盡意。今賦頌^⑥之徒。苟為饒辨^⑦屈蹇^⑧之辭。競陳誣罔^⑨無然^⑩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黷士^⑪。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⑫。所以為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⑬以取濟

渡。誇末^⑭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⑮之節。而眩^⑯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⑰。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⑱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⑲以言孝。盛饗^⑳賓旅以求名。誣善^㉑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諛以取媚^㉒。玩法以便己。苟得^㉓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㉔之務。而暗君^㉕之所固也。

【注釋】①道術：治國之術。②品人：衆人，常人。③矇夫：矇昧無知的人。④溫雅：溫潤典雅。⑤興喻：打比方。⑥賦頌：吟賦作頌。⑦饒辨：即饒辯。爭訟辯論。饒，通「詭」。⑧屈蹇：形容隱晦艱澀。⑨誣罔：欺騙。⑩無然：不是這樣。⑪戇士：愚昧的人，戇，音壯。⑫閨門：內室的門。藉指家庭。⑬竊名：以不正當手段獲得名聲。⑭誇末：謂浮誇而不務實。⑮貞士：志節堅定、操守方正之士。⑯眩：迷惑。⑰養生順志：養生，指奉養父母。順志，順從他人心意。⑱儉：薄，少。⑲喪紀：喪事。⑳饗：以隆重的禮儀宴請賓客。泛指宴請，以酒食犒勞、招待。㉑誣善：偽善。㉒取媚：猶討好。㉓苟得：不當得而得。㉔衰世：衰亂的時代。㉕暗君：昏昧的君主。

【譯文】教育訓導，是爲了實現治國之術并崇尚道德仁義。現今做學問的人，喜歡談

論荒誕無稽的事，爭相寫作雕飾華麗的文章，以求被世人特殊看待。衆人很少有能認識到的，便跟著尊崇他。這是傷害道德的實質而嚴重迷惑無知者的事。詩和賦，是用來誦說善惡品行、抒發哀樂情感的。所以用詞溫潤典雅來增加文采，用比喻的方式來充分表達心意。而現今吟賦作頌的人，隨便地創作巧辯晦澀的文辭，競相陳述那些欺妄不實的事情，以博取世人的驚異。愚昧無知的人，便跟著對他稱奇贊嘆，這是惑亂孩童的思維而助長那些不誠實之言之事。對父母竭盡孝順恭敬，在家中則端正操守品行，所以被稱為烈士。如今人們多致力於結交朋友以結爲朋黨，竊取權勢、名譽以求取晉升。那些浮誇不實的人，便跟著推崇他。這是威脅忠貞之士的節操、迷惑世俗人心志的事。奉養父母，順承其意，就是孝道。現今人們多違背父母的心意并吝嗇於贍養父母，使他們生活貧苦而等待其死亡。當父母亡故之後，子女們就過分虛飾喪事來稱顯其孝心，以隆重的禮儀宴請賓客來求取孝順之名。偽善的人們，便跟著稱頌他們。這是悖亂孝悌的實質，貽誤後輩而令人痛心的事啊！以忠誠正直來侍奉君主，以信守法度來治理百姓，這是爲官者的責任。現今的官員多奸詐諂媚來討好上司，玩忽法令以方便自己。那些不當得到官職而得到的人，便跟著尊崇他。這是泯滅忠良之行、打開國家危亂源頭的事。這五種行爲，表面上雖然有賢才的虛假名譽，而實質上則會嚴重損害道德。以上八種情形，都是衰亂時代的所作所爲，也是昏庸之君所壅蔽不明的方面。

明暗

【題解】本篇旨在剖析君主之所以英明和之所以昏庸的道理及原因。主張君主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避免國君偏聽偏信。并通過堯舜和秦二世正反兩方面的史實證明了「兼聽」和「偏信」的利弊，以警戒後之為君者。

【原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①也。其所以暗者。偏信②也。是故人君通必③（必作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④。夫堯舜之治。闢四門⑤。明四目⑥。通四聰⑦。是以天下輻湊⑧而聖無不照。故共鯀⑨之徒（徒下有弗能塞三字）也。靖言庸回⑩。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⑪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妒⑫之人。故天下潰叛⑬。弗得聞也。皆知高殺⑭。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⑮。閻樂進勸乃後悔⑯。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⑰。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莅衆⑱。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⑲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聖作望）也。是故聖王表（表作

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

【注釋】①兼聽：廣泛聽取意見。②偏信：相信一方。③通必：當作「通心」。謂內心通達。④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語出《詩·大雅·板》。鄭玄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意謂不耻下問。先民，古代賢人。芻蕘，割草采薪之人。⑤四門：指明堂四方的門。⑥四目：能觀察四方的眼睛。⑦四聰：能遠聞四方的聽覺。⑧輻湊：集中，聚集。⑨共鯨：指共工與鯨，與歡兜、三苗并稱「四凶」。為堯舜時代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⑩靖言庸回：語言善巧而行動乖違。猶言口是行非。回，通「違」。⑪疏賤：指關係疏遠、地位低下的人。⑫驕妒：驕矜忌妒。⑬潰叛：亦作「潰畔」。叛亂離散。⑭皆知高殺：此處疑有脫誤。⑮周章至戲乃始駭：《史記·秦始皇本紀》：「(秦二世)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周章，秦末農民起義軍將領，陳縣人。陳勝稱王後，授予周章將軍印，西向攻秦。周章在行軍途中，不斷徵集士兵，至函谷關，已有兵車千輛，士兵數十萬，不久進駐戲水，直逼咸陽。秦派少府章邯率主力反擊，周章因孤軍深入，缺乏戰鬥經驗，敗退出函谷關，先駐守曹陽(今河南三門峽西南)，後又退至澠池(今河南澠西)。章邯追兵復至，周章戰敗自殺。戲，一說即戲水，在今陝西臨潼東。⑯閻樂進勸乃後悔：《史記·秦始皇本紀》：「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

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趙高之婿，為咸陽令。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受趙高之命，迫殺二世於望夷宮。①⑦納下：采納下面的意見。①⑧莅衆：治理百姓。①⑨讓：通「攘」，排斥。

【譯文】國家之所以能治理得好，是因為君主英明；國家之所以會動亂，是因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為他能廣泛聽取意見；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為他偏聽偏信。因此，君主內心通達，廣泛聽取意見，那麼聖德就會日益廣大，若偏信讒言，愚昧便會日趨嚴重。《詩經》上說：「古之賢人有這樣的話：要與樵夫商議事情。」堯、舜治理國家，敞開四方之門，放眼四方之地，聽取四方建言，因此天下歸心，而聖德光照四方。所以共工、鯀之輩不能阻塞他們的視聽，即使言語巧詐、行為邪僻之輩，也不能迷惑他們。秦二世極力把自己隱藏在深宮，斷絕與百官的來往，又隔棄疏遠微賤的百姓，祇聽信趙高一人，因此耳朵被位高任重的大臣堵塞，眼睛被驕橫妒忌的人蒙蔽，所以天下已叛亂離散，却還毫不知情。群臣百姓都知道這是趙高弄權所致，却無人敢向二世奏明。等周章的軍隊殺到戲水他纔感到震驚，閻樂進宮逼他自殺時方纔後悔，不是太

遲了嗎！所以，君主廣泛聽取並採納下面的意見，那麼顯貴的大臣就不能欺騙君主，而與君主關係較遠的臣下也不會受到欺凌。因此，賢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務求臣下之言來昭示於朝廷外，恭敬地接納卑賤之人來吸引賢士。君主不拒絕進言，未必因為所有的進言都能採用，祇是擔心拒絕無用的意見而會使有用的意見受到排斥；君主不敢怠慢微賤之人，未必因為他們都是賢士，祇是擔心怠慢不賢之人而會使賢人斷絕希望。所以聖王徵求小的建言，借此激發出大的論見；賞賜才能淺陋之人，藉此招攬賢人。然後賢良之士纔能彙聚於朝廷，下面的情況便能通達於君主。所以，君主沒有失誤的政策，百官中也没有違法的臣子。這是君主和百姓所喜歡的，却是奸佞之臣所憂懼的。

【原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①。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②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無居字。尹疑尸）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郤宛得衆而子常殺之^③。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④。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諫（無諫字）謀^⑤。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校（校作救）其功^⑥。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⑦矣。乘舊寵沮^⑧之於內。而已接^⑨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并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注釋】①「舜曰」下三句：語出《書·益稷》。予違汝弼，古代天子勛勉大臣進諫之詞，言我有過失，你應匡正。退有後言，謂當面順從，背後有異議。②繩：糾正，彈劾。引申為制裁。③郤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却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郤宛）聞之，遂自殺也。」郤宛，春秋時楚國大夫，字子惡，伯州犁之子。子常，即囊瓦，字子常，春秋時楚國令尹，曾聽信費無極讒言，殺害郤宛，國人始怨。後囊瓦接受沈尹戌建議，誅費無極。④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潛夫論箋校正》引《新序·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椒蘭，椒指子椒，楚懷王時曾任令尹；蘭指子蘭，楚懷王之子。二人均為佞人。構，誣陷。⑤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漢書·酷吏傳》：「（府丞）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

昌安得權此？」耿壽，即耿壽昌，漢宣帝時任大司農中丞，曾建議宣帝在西北設置「常平倉」，用來穩定糧價，兼作為國家儲備糧庫，宣帝採納并實施，百姓得利，因功被封為關內侯。嚴延，即嚴延年，東海下邳（今江蘇邳州）人，昭帝時為侍御史，後因劾大司農田延年，不實，坐法至死，逃亡。宣帝神爵中，嚴延年遇赦出，隨同許延壽征西羌，遷涿郡太守，又繼為河南太守，其治嚴酷，務在摧折豪強，誅殺甚衆，被稱為「屠伯」。後為人所告，以誹謗朝廷罪，被殺。⑥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救其功：《漢書·陳湯傳》：「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製，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今山東兗州北）人，西漢大將。元帝時，湯任西域副校尉，曾和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一起出奇兵攻殺郅支單于，斬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千餘級，因功賜爵關內侯，拜射聲校尉。郅（音治）支，匈奴單于，呼韓邪單于之兄。匡衡，字稚圭，東海郡承縣（今棗莊市嶧城區王莊鄉匡談村）人。西漢經學家，元帝時曾任光祿勳、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封為樂安侯。⑦讎：仇敵。⑧沮：阻止。⑨接：按《潛夫論箋校正》，「接」當作「疏」。今譯文從「疏」。

【譯文】舜王說：「我有過失，你應當匡正。你不要當面順從，背後却有異議。」所以治國之道，要鼓勵人們進諫，引導人們說出真話。然後君主便能觀察入微，不受蒙

敝，對國家治理的情況也纔能通達知曉。再者，大凡驕縱之臣喜好隱沒賢才，他們既害怕這些賢才明正道義來制裁自己，又耻於自己身居高位而才智却如下臣、身在其職但計策却不是出於自己。所以卻宛得到衆人的愛戴，而子常却殺害他；屈原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子椒、子蘭却進讒言誣陷他；耿壽昌建議設立常平倉，而嚴延年却嫉妒他的謀劃；陳湯殺死郅支單于，而匡衡却貶低他的功勞。由此看來，身處卑賤的地位而想貢獻忠心善言於國君，就必會先與受寵之臣結仇。寵臣仗舊寵在朝內阻撓，而賢士自己與國君關係疏遠，地位卑賤，身處朝外，却希望能受到國君的信任。這就是渴望得到賢才的國君和願意效忠的賢士，即使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也始終不能相遇的原因所在。

思賢

【題解】本篇旨在分析國家為何得不到賢才。根本原因在於君主喜歡導致國亂的事情，而不喜歡能使國治的事情；厭惡能使國家存在的事情，而喜歡導致國家滅亡的事情。

【原文】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①。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②國不數③。夫何故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與作以）存而愛其所與（與作以）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④敗迹。若重規襲矩⑤。稽節合符⑥。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⑦。

【注釋】①上記：古代典籍。②穢：按《潛夫論箋校正》，「穢」疑作「滅」。今譯文從「滅」。③不數：數不清，無數。④亡徵：國家將亡的徵兆。⑤重規襲矩：同「重規疊矩」。謂前後相合，合乎同樣的規矩法度。⑥稽節合符：稽，相合、相同。節，符節，古代使臣所持以作憑證。合符，符信相合、合驗符信。古代以竹木或金石為符，上書文字，剖而為二，各執其一，合之為證。⑦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語出《詩·大雅·蕩》。謂前人失敗的教訓就在眼前，應該引以為戒。

【譯文】國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安定；國家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動亂。君主沒有不喜歡安定而厭惡動亂的，沒有不喜歡國運長存而畏懼滅亡的。然而，我曾經觀覽古代典籍，看到近古以來，滅亡的朝代有三個，而滅亡的國家則多得不可勝數。這是什麼緣故呢？觀察它們敗亡的原因，都是由於國君常喜好導致動亂的事而不喜歡使國家安定的事，憎惡那些使國家常存的事而喜愛導致國家滅亡的事。因此，即使時間相距百代，風俗不同而相隔千里，然而他們亡國的徵兆、敗亡的行徑，就像用規矩重複去畫方圓般如出一轍，又如符信相合一般。所以說「供殷朝鑒戒的例子并不遙遠，就是夏朝的滅亡」。

【原文】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①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②。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③（舊無脉字。補之）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④。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灸針^⑤之法誤。而五經^⑥之言誣^⑦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⑧不直而準^⑨不平。

鑽燧^⑩不得火。鼓石^⑪不下金。驅馬^⑫不可以追速。進舟^⑬不可以涉水^⑭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道下有術字）以撫民氓^⑮。乘六龍^⑯以御天心^⑰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⑱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注釋】①嗜：愛好，喜愛。②嘉饌：美食。③國脉：國家的命脉。④黃帝之術：《潛夫論箋校正》引《漢書·藝文志》：「醫經：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⑤灸針：即針灸，中醫針法和灸法的總稱。針法是用特製的金屬針，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體內，運用操作手法以達到治病的目的。灸法是把燃燒著的艾絨，溫灼穴位的皮膚表面，利用熱刺激來治病。⑥五經：五部儒家經典，即《詩》《書》《易》《禮》《春秋》。其稱始於漢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禮》，漢時指《儀禮》，後世指《禮記》；《春秋》，後世并《左傳》而言。⑦誣：虛假，虛妄。⑧繩：木工用以測定直綫的墨綫。⑨準：古代測量水平的儀器。⑩鑽燧：亦作「鑽燧」。鑽燧取火。原始的取火法。燧為取火的工具，有金燧（陽燧）、木燧兩種。⑪鼓石：謂鼓風煽火，冶煉礦石。⑫進舟：行船前進。⑬涉水：渡水。⑭民氓：民衆，百姓。⑮六龍：古代天子的車駕為六馬，馬八尺稱龍，因為為天子車駕的代稱。⑯御天心：即「御天」。控御天道，統治天下。⑰傳嗣：承繼家業、爵位。

【譯文】與死人患同一種病的人，不能活下來；與亡國之君行為相同的君主，其國家也不能長存。這難道是空話嗎？怎麼知道人將要生病呢？通過他不愛吃飯就可知曉。怎麼知道國家將會動亂呢？通過君主不愛賢才就能看出。因此，病人家的廚房，并非沒有美食，祇是他吃不下，所以纔會死去；亂國的官員中，并非沒有賢才，而是國君不能任用他們，所以國家就會滅亡。因此，講究養生長壽的人，在疾病發生前就服用藥物；保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君主，在國家動亂前就任用賢才。所以纔會身體常健，國脉永存。身體的疾病，要靠醫生治療，纔會痊愈；國家的動亂，要靠賢才輔助，纔能治理。醫治身體，有黃帝留下的醫術；治理國家，有孔子留下的經典。然而，疾病不能痊愈、動亂不能治理的原因，并非針灸的療法有誤，也不是五經的言論不對，而是使用它們的不是合適的人選。如果不是合適的人選，那麼，用規畫不圓而用矩也畫不方，用繩量不直而用準也測不平，鑽木不能取火，煉礦不能出金，驅馬不能加速，行船也不能渡水。以上八種情況，都是有形狀、能看得到的，如果用人不當，尚且沒有成效，更何況是胸懷治國之術來撫育百姓、乘六龍之車來統治天下的事呢？治理天下得不到真正的賢才，如同治病得不到真正的良藥一樣。因此，先王任官選人，必定要得到合適的人才，使他們的功績惠及百姓、德行與官位相稱。這就是夏、商、周三代，建立國家，封立諸侯，所以能傳承百世、歷經千年的原因啊！

潛嘆

【題解】本篇與思賢有相同之處，主要還是討論賢才的問題。不過本篇著重論述得不到賢才的原因，以及怎樣做纔能得到賢才。

【原文】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固作賢）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①者。公也。公法行則宄^②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③用則公法奪。烈士之所以建節^④者。義也。正節^⑤立則醜類代。此奸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隔作塞）^⑥賢君義士之間。亟（亟作威）使不相得者也。

【注釋】①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②宄：音軌。作亂或盜竊的壞人。③私術：邪術，邪道。④建節：樹立節操。⑤正節：正直的節操。⑥杜隔：隔絕。

【譯文】凡是擁有國家的君主，沒有不希望安定太平的。然而，國家太平并非每個時

代都能出現，這是因為所任用的人不是賢能之士。世間并非沒有賢才，而賢才不能得到任用，是因為群臣妒忌的緣故。君主雖有尋求賢才之心，却没有得到賢才的方法；臣下雖有推薦賢才之名，却没有舉賢的實際行動。這就是國君之所以孤立危險地居於上位，而治國之術却被壓抑在下面的原因。君主之所以能使國家安定，是因為公正，公正的法令能被施行，違法作亂之人纔會絕迹；奸邪諂上的臣子之所以為自身謀取利益，是出於私欲，謀私之術得以運用，國法便會受到動搖；有名望的士人之所以能樹立節操，是因為遵循道義，正直的節操得以樹立，那麼醜惡的風氣就會被取代。這就是奸臣、亂吏、謀私之徒之所以要日夜阻隔在賢明的君主與仁人義士之間，屢屢使其不能相見互得的原因。

【原文】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①以取容^②。不墮^③公以聽私。不撓法^④以吐剛^⑤。其明能照奸^⑥。而義不比黨^⑦。是以范武^⑧歸晉而國奸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⑨。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⑩。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⑪。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捨^⑫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⑬。必察彼己之謂（謂作爲）而度之

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⑭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⑮。不稽^⑯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⑰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三上有使字）公^⑱至於列士^⑲獻詩^⑳。庶人傳語。近臣盡規^㉑。親戚補察^㉒。瞽史^㉓教誨。耆艾^㉔修之。而後王斟酌^㉕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宿（宿作苟）媚蠱惑^㉖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㉗。論德義者見尤惡^㉘。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㉙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㉚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之臣。噬^㉛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自而外至理也作權噬^㉜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注釋】①阿衆：迎合多數人。②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③墮：通「隳」，音輝。敗壞。

④撓法：枉法。⑤吐剛：比喻畏懼強暴。成語有「吐剛茹柔」，意謂吐出硬的，吃下軟的，比喻怕強欺弱。⑥照奸：察知奸邪。⑦比黨：拉幫結派。⑧范武：即范武子。春秋時晉國人。祁姓、士氏，名會，士蔦之孫，成伯缺之子。因被封於隨、范，以邑爲氏，又稱隨會、范會；謚曰「武」，又稱「范武子」。曾因迎公子雍之事流亡秦國，公元前六一四年，被趙盾用計迎回晉國。後任晉國中軍元帥并加太傅之號。⑨華元反朝而魚氏亡：華元，春秋時宋國相（今安徽省濉溪縣）人，華御事之子，爲宋

國六卿之一，歷事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公元前五七六年，宋共公卒，司馬蕩澤作亂，殺太子肥，華元奔晉。後魚石請華元歸，華元殺蕩澤，左師魚石與向爲人、鱗朱、向帶和魚府五人奔楚。魚氏，指魚石、魚府，皆宋桓公之後。⑩「書云」下二句：語出《尚書·周書·洪範》。⑪「孔子曰」下四句：語出《論語·衛靈公》。⑫施捨：《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韋昭注：「施，予也；捨，不予。」⑬專己：固執己見。⑭廢滅：廢棄毀滅。⑮斷正：判斷確定。⑯稽：考核，查考。⑰放佚：散失。⑱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一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⑲列士：即元士。古稱天子之上士。別於諸侯之士。一說，古時上士、中士和下士的統稱。⑳獻詩：進獻詩作。古代多用以示諷諫或歌頌。㉑盡規：竭力謀劃。㉒補察：補過誤，察得失。㉓瞽史：樂師與史官的并稱。㉔耆艾：尊長，師長。耆，音其。㉕斟酌：猶思忖、思量。㉖蠱惑：迷亂，惑亂。㉗愆咎：罪過。㉘尤惡：譴責和憎惡。㉙詆訾：亦作「詆訛」。毀謗：非議。㉚議：非議，訕謗。㉛妬：彭鐸曰：「『妬』與『詬』同，耻也。」㉜噬：啖食，吃。

【譯文】賢能之士作爲臣子，不以諂媚奉承和花言巧語來損害君主的聖德，不迎合衆人來苟且偷安，不損害公家利益來任憑私意行事，不歪曲法律以畏懼強暴。他們的賢明能察知奸邪，而他們的行爲符合道義，不會拉幫結派。因此，范武子回到晉國，那些危害國家的奸臣就逃跑了；華元返回朝廷，魚氏等人也逃亡了。所以，正義之士與奸邪之人是不會

并存的。而君主選取士人，如果不能廣泛地聽取民衆的意見，判斷他們的智慧才能，反而僅聽信亂臣的話，祇採用貪官污吏之言，這就是所謂的與仇家一起選擇使者、讓囚犯挑選獄吏。《尚書》上說：「先要自己考慮，再與庶民商議。」孔子說：「大家都厭惡他，一定要考察他；大家都喜歡他，也一定要考察他。」所以聖人的取捨不一定聽任大眾之言，也不一定祇按自己的意見處理，而必定是要考察自己和別人的看法，用道義來衡量，所以舉薦賢士沒有遺漏，其功勞也不會磨滅。迷惑的君主則不是這樣，自己有所偏愛，就以此來判斷好壞，不向衆人進行考察，不用心來考慮，如果被所偏愛的人迷惑，就會祇聽信他們說的話。這就是政治之所以敗壞混亂，而士人之所以流失離散的原因。所以，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坐朝處理政務，自三公至於列士獻上諷諫的詩篇，庶人（通過卿士）傳話給君主，近臣則竭力謀劃，親戚察補過失，樂師、史官用心教誨，尊長幫助修改，之後君王再斟酌考慮，因此政事施行而不會失敗。到了末代則不是這樣，君主祇聽信顯貴之人驕矜忌妒的建議，祇採用苟且諂媚之人的迷亂之言。遵行禮義的人蒙受罪責，講求德義的人被譴責憎惡。於是阿諛奉承的大臣、善於花言巧語的小人，按照毀謗的法令，給他們安上非議國君的罪名。這就造成了賢士的耻辱和困窘。毀謗非議的法令，是砍殺賢士的利斧；驕橫嫉妒的臣子，是噬咬賢士的惡狗。君主在朝內手持砍殺賢才的利斧，重用噬咬賢才的惡狗，而對外却招攬賢才并希望他們到來，這不是太可悲了嗎？

勸將

【題解】勸將，即教導將帥如何建設軍隊。本篇通過具體分析，指出士兵不能勇敢作戰的根本原因在於將帥，所以篇末說：「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原文】兵之設也久矣。涉歷①五代②以迨於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③之言。聒④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⑤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用作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嶮作阪）。步驟⑥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驥⑦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⑧。赴死嚴敵⑨。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⑩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⑪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⑫。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并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⑬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

【注釋】①涉歷：經過，經歷。②五代：指夏、商、周、秦、漢。③孫、吳：春秋時孫武和戰國時吳起的并稱。皆古代兵家。孫武著《兵法》十三篇，吳起著《吳子》四十八篇。④聒：喧鬧，聲音嘈雜。⑤進戰：進軍作戰。⑥步驟：緩行和疾走。⑦騏驥：駿馬。騏驥亦可用作比喻賢才。⑧先登陷陣：先登，先於衆人而登。陷陣，攻入敵人的營壘或陣地。⑨嚴敵：強敵。⑩無：不論。⑪要：約束；禁止。⑫崇利顯害以與下市：市，貿易、交易。《潛夫論箋校正》引《韓非子·難一》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⑬徼：求取。

【譯文】軍隊的設立由來已久，歷經五代以至於今。國家沒有不是因德義而昌盛、因軍隊而強大的。現在各種兵器堆滿了倉庫，孫子、吳起的用兵之言常在將帥的耳邊響起。然而，衆將領使用這些武器和兵法時，進軍作戰則兵敗，退軍防守則城破，這是什麼原因呢？敵我雙方的情況不告知君主，勝敗的幾率將帥心中也不明瞭，士兵進攻而無利可得，敗退亦無所畏懼，這就是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負重上山，馳騁千里，這是馬的災禍，然而駿馬却喜歡這樣做，是因為馭者優秀，值得爲他盡力。率先登城，攻陷敵陣，面對強敵以死相搏，這是百姓的災禍，然而，有節操的人却願意這樣做，是因為君主賢明，值得爲他捨命報效。人之所以肯赴死而不推辭的原因，不是爲了追逐利益，就

是爲了躲避災害。不論賢士、鄙夫、愚人、智者，都是如此，祇是他們各自看重的利害不相同而已。不是追求顯耀的名聲，就是追求豐厚的賞賜；不是爲了避免耻辱，就是爲了逃避禍亂。假如不是這四種情況，即使聖王也不能約束他的臣下，慈父也不能保證他的兒子（聽話照辦）。賢明的國君深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增高其利益也顯明其危害，以此與臣下進行交換，使親疏、貴賤、愚智之人，都必定要順從自己的命令，纔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因此，一旦進軍的戰鼓像雷鳴般敲響，旌旗幟出，士兵們都激昂振奮，爭著與敵人決一死戰的原因，難道是他們厭倦活得太久而樂於白白送死嗎？這是義士欲以此來求得美名、貪婪之人想以此來求得厚賞罷了。

〔原文〕爾今（上段微字至爾今舊作求實取令。改之）吏從軍敗沒^①。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吊唁^②。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③。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⑤五年。典兵^⑥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⑦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⑧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⑨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

器械不簡習^⑩。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屈作拙）遇敵挾（挾作巧）。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⑪。其敗負也。理數^⑫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注釋】①敗沒：猶覆滅。謂軍隊被敵方殲滅。②吊唁：哀悼死者并慰問生者。③勸慕：謂因受獎勵而有所企慕、向往（多指傾心向善）。④阻解：沮喪渙散。⑤暴師：謂軍隊在外，蒙受風雨霜露。⑥典兵：統領軍隊，掌管軍事。⑦死敵：猶死戰。⑧奔北：敗逃。⑨合變：隨機應變。⑩簡習：演習，訓練。⑪合戰：交戰。⑫理數：道理，事理。

【譯文】現今，吏卒從軍覆沒、因公而死的人，數以十萬計，上面聽不到（君主）有吊唁嘆息的光榮名譽，而下面也無獎賞的實惠，節義之士不能從中得到鼓勵而有所仰慕，平庸之人也不能從中求得實利，這就是人們心中沮喪渙散、不肯赴死的原因。戰事興起以來，軍隊在外征戰已有五年，領兵的軍官將近千人，大小戰役每年有數十上百次，但很少有建立功勳的。逐一察看他們的失敗，沒有別的原因，都是因為將帥不懂得根據形勢變化來改變戰略，而士兵又不努力拼死作戰。士兵之所以不願拼死奮戰，是因

爲他們的將領不能考察功過，說賞賜的却不給予，說處罰的却不執行。士兵前進有獨自送死之禍，但退逃則有大家保全性命之福。這就是士兵臨陣不戰而爭著想敗逃的原因。現在觀察諸位將領，既沒有判斷敵情、隨機應變的奇謀，也沒有賞罰分明的威信，然而他們的士兵又非常貧困，武器也未經操練，平時又得不到將帥的恩惠。若突然有緊急軍情，軍官就急忙催促、虐待士兵，士兵祇能用自己不熟練的武器與訓練有素的敵軍作戰。這就等於軍官驅使著心懷怨恨的人來抵禦仇敵，而士兵則如同被捆綁著手脚來等待敵人。將帥不能激勵他的士兵，士兵不能使用他的兵器，這兩種情況就和沒有軍隊一樣。沒有士兵又沒有武器，却想與敵軍交戰，他的失敗，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說，這樣的失敗，并非上天所降的災禍，而是將帥的過錯。

明忠

【題解】本篇提出如何能得到忠臣，以及如何使臣子變得忠誠的方法，其關鍵在於人君要善加運用手中掌握的強大權勢和豐厚利益。

【原文】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①。忠不萬一（它本作全）者。非必愚暗不逮^②而惡名（名下有揚）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③。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④。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⑤也。

【注釋】①繼踵：接踵，前後相接。②不逮：不及。③鞫案：審訊考問。鞫，音居。④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漢書·王章傳》：「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⑤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王嘉，字公仲，西漢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建昭中，任光祿掾。建平中，遷御史大夫。哀帝時為丞相，封新甫侯。元壽元年，哀帝寵幸董賢，欲封董賢為侯，王嘉反對，曰：「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又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哀帝怒將王嘉下獄。獄中絕食二十餘日，嘔血而死。

【譯文】對君主的稱頌，沒有超過英明的了；對臣下的美譽，沒有超過忠誠的了。這兩種美德，是古往今來君主和臣下所共同希求的。然而，英明的君主不是一個接一個地相繼出現，忠誠的臣下一萬人中也難有一個。這并非因為他們愚昧昏庸智力不足而討厭名聲遠揚，而是因為他們所追求聖明、忠誠的方法不得當。（君主的）英明是依靠臣下

而建立的，（臣下的）忠誠是依靠君主而成就的。兩個人同心同德，其鋒利可以截斷金屬。要達到這種效果，其關鍵就在於明智地運用法令策略而已。帝王，他所掌握的利益很多，他的威勢很強大，僅以重利懸賞，便足以勸人向善；僅施用威勢，就可以懲辦奸邪。如果設立重利來誘導百姓，操持威嚴來驅使民衆，就可以讓全天下的人冒著鋒利的刀刃而不遺憾，赴湯蹈火也不畏難。難道說僅僅帶領百姓共同治理國家反而就不合適了嗎？例如鷹，原是野鳥，然而獵人驅使它，尚能使它整日奮力搏擊而不敢懈怠。哪有身為人臣却不能使其竭盡全力的道理呢？所以，進獻忠誠，扶助危難，是賢人與不賢之人都願意做的。確實都願意這樣做，但行為却違背初衷的原因，是他們常苦於那樣做沒有利益反而有害，忠言未能被相信而自己却身敗名裂。廣泛觀察自古以來愛戴國君、為主分憂、敢直言進諫的臣子，忠誠信實之心還未能上達君主，就被君主左右之人抓去審訊拷問，以至於後來變成愚劣、邪惡、不肖之臣的人，豈可盡數！漢成帝到臨死之日，還不知道王章的正直；漢哀帝到去世之時，也不知道王嘉的忠誠。

【原文】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①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待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②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

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拱己^③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驚^④而不足。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⑤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注釋】① 沉吟：遲疑，猶豫。② 責：要求。③ 拱己：垂拱。謂無爲而治。④ 馳驚：奔走。⑤ 黷：輕慢不敬。

【譯文】以後的賢人即使懷有爲君主憂慮、哀痛的情操，忠誠、正直的節義，然尚且遲疑不決，觀望探聽。因此，忠臣必須要有聖明的君主，纔能顯出他的節操；賢能的官吏必須要遇到明察的君主，纔能成就他的功業。所以聖明的君主總是要求自己，而不責求臣下。大凡作爲國君，法令策略嚴明而賞罰必行的，即使不出一言，天下局勢也自然安定；法令策略不嚴明而賞罰不一定執行的，即使每天發號施令，而天下局勢也自會混

亂。所以，局勢安定的，即使將國事委托給大臣也不會混亂；局勢混亂的，即使君主再辛苦也治理不好。堯、舜垂衣拱手，不需要親力親為，而治理天下綽綽有餘，這是因為天下局勢安定；胡亥、王莽不停奔忙，而仍然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因為天下局勢混亂。所以說，明白事理的人謀求改變局勢，而不責難別人。因此，聖明的君主詳究法度，頒布教令，不懷私心行事而扭曲法律，不輕慢教化而損辱政令。所以臣下敬重君主的話并奉行他的禁令，竭盡其全力來與自己的職位相稱。這是由於法令策略嚴明的緣故。因此，聖人顯示其公正之心於仁德之中，隱藏其公正之心於法令策略的作用之中，神妙地潛移默化，使人民都能與之相適應，然後使國家安定而成就其功績。功業惠及百姓，美好的聲譽傳於世上，然後君主纔能稱得上英明，臣子纔能稱得上忠誠。這就是所謂「君主的英明靠臣下纔能建立，人臣的忠誠要靠君主纔能成就；兩個人同心同德，其鋒利可以截斷金屬」的道理所在。

德化

【題解】德化，即道德教化。《禮記·學記》云：「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意思是建立一個國家，領導全國人民，要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此處的教育指的就是古聖先賢的倫理道德教育。祇有通過這樣的教育，人民的性情纔會歸於純正，社會風俗纔會歸於淳樸。

【原文】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①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②。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奸慝③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④。聽訟⑤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⑥。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注釋】①苞：通「包」。孕育，養育。②撫世：治理天下。③奸慝：奸惡的心術或行爲。

④「故曰」下三句：語出《論語》。聽訟，聽理訴訟、審案。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語出《論語·顏淵》。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語出《論語·為政》。

【譯文】君主治理國家，最大的莫過於（堅持）道義，最盛的莫過於（修養）德行，最美好的莫過於（推行）教導，最神妙的莫過於（實現）化育。道義是用來守持國家的，德行是用來養育萬民的，教導是用來覺悟百姓的，化育是用來引導百姓達和諧的。人民有其稟性和情感，有其風氣和習俗。稟性情感，是心理、是根本；風氣習俗，是行為、是末節。古代君王治理國家，先注重根本，後治理末節，順應百姓的心理而規範他們的行為。心理、情感如果端正，那麼奸惡的心行就無從產生，邪惡的念頭也就無處立足了。因此，古代的聖王不致力於管理民衆的事務，而致力於治理人民的內心。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和別人是一樣的，重要的是必須使訴訟不再發生。」「用道德來引導百姓，用禮義來規範百姓」。人民彼此親愛，就不會有互相傷害的想法；行事想到道義，就不會有奸詐邪惡的念頭。像這種狀況，不是法律所能支配的，也不是嚴刑所能強迫的，這是教化所成就的。

【原文】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①。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②。

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③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撿^④淫邪而內^⑤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⑥也。由良工之爲黹鼓^⑦也。起居^⑧以其時。寒温得其適。則一蔭^⑨之黹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黹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⑩亦由一蔭也。黔首^⑪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⑫。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奸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奸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⑬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⑭之在爐。方圓薄厚。隨熔製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奸險之慮。則義、農^⑮之俗。復見於茲。麟龍鸞鳳^⑯。復畜於郊矣。

【注釋】①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人名，傳說中商的祖先，舜時佐禹治水有功，任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敷，施予、施行。五教，即五常之教，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倫理道德的教育。②皋陶以五刑三居：《尚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五刑，五種輕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爲墨、

劓、剕（劓）、宮、大辟（殺）。三居，古代依罪行的輕重分別將犯人流放到遠近不同的三個地方。《書·舜典》孔傳：「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③司：通「伺」。偵察，探察。④檢：約束。⑤內：「納」的古字。使進入。⑥天民：指人民；普通人。⑦糶豉：用大豆發酵製成的調味品。也叫豆豉。⑧起居：舉動，行動。⑨蔭：指地窖或暗室。⑩六合：天地四方。⑪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⑫云為：言論行為。《易·繫辭下》：「變化云為，吉事有祥。」孔穎達疏：「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為也。」⑬敦：崇尚，注重。⑭鑠金：指熔化的金屬。⑮羲、農：伏羲氏和神農氏的并稱。⑯麟龍鸞鳳：麟，麒麟，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動物。形狀像鹿，頭上有角，全身有鱗甲，尾像牛尾，古人以為仁獸、瑞獸。鸞，即鸞鳥，傳說中的神鳥、瑞鳥。鳳，即鳳凰，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雄的叫鳳，雌的叫凰。此四物皆象徵祥瑞之兆。

【譯文】聖明的君主非常尊崇道德禮教而輕視刑罰。所以舜先詔令契來恭敬地施行五常之教，而後纔命皋陶使用五種刑法，對犯人的放逐要區別出遠近三等。因此，凡是制定法令的人，不是為了窺探百姓的短處，從而懲罰他們的過錯，而是為了防止奸惡而拯救災禍敗亂、約束邪惡而使之納入正道。百姓受到善良的教化，那麼人們就會有士人君子的存心；遇到惡劣的政治，那麼人們就會懷有奸邪作亂的想法。所以，賢善的君主養育人民，猶如優秀的技師製作豆豉一樣。舉動要適時，溫度要合適，那麼這一窖的豆豉

就會味道鮮美而產量多。假如遇到笨拙的工匠，那麼這一窖的豆豉就都會發臭腐爛而被扔掉。現在天下也如同一個地窖，百姓則如同豆、麥，其言論行爲的變化，在於領導他們的人。百姓遇到好的官吏，就都會心懷忠誠信義而踐行仁愛寬厚；碰到不良官吏，就都會心懷奸詐邪惡而行爲淺薄。積累忠信仁厚就會實現天下太平，積累奸邪淺薄就會導致天下危亡。因此，聖帝明王都注重德教而輕視嚴刑。道德，是用來修養自身的；威刑，是用來治理人民的。百姓生活在世上，猶如熔化的金屬在爐中，是方是圓，是薄是厚，都隨著熔爐的形狀來製作。所以，世間的善與惡，風俗的薄與厚，都在於君主。果真能讓普天之下、舉世之人，都懷有正直厚道的性情，而沒有淺薄的惡行，各自奉獻公正之心，而無奸詐陰險的想法，那麼伏羲、神農時代的風俗就會重現在眼前，麒麟、祥龍、鸞鳥、鳳凰這些瑞獸祥鳥，就又会聚集在郊野了。

群書治要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崔寔政論

【題解】《崔寔政論》為東漢政論家崔寔所著。《隋書·經籍志·法家》著錄為六卷，《舊唐書·經籍志》作五卷。原書宋時已佚。

崔寔的主要活動時期，幾乎和桓帝朝相始終。這時已是東漢政治經濟的黑暗和破壞時期。從《群書治要》所收《政論》部分內容看，是文深刻地分析論述了東漢後期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一系列重大問題，指出為政者須居安思危，勵精圖治，明辨忠奸，善用賢能；強調嚴明法度，信賞必罰，以民為本，重農抑商；並針對當時下層官吏俸祿菲薄，貪贓枉法屢有發生，一年數次大赦而致犯罪愈加猖獗等現象，提出了重愛臣屬、厚俸養廉、慎言赦免、根治犯罪等一系列主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重刑」思想。由於桓帝時的腐敗統治，導致社會犯罪率大增，針對這種現實情況，崔寔認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也」，「德」「刑」的用途，因時而异。當時是「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的亂世，應當用重刑治理。他贊揚漢宣帝采取嚴刑峻法，使社會安定，批評漢元帝奉行儒術，「多行寬政」，成爲西漢王朝「基禍之主」。北宋司馬光認爲崔寔的這種嚴治之說，針對時弊，可以「矯一時之枉」。不過司馬光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義」，祇有「寬猛相濟」纔能「政和」。

范曄在《後漢書》中稱贊是文「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仲長統稱贊說：「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意思是，《政論》可作爲君主的座右銘或參考書。

《群書治要》收錄《政論》，專取精實，而腴語美詞，芟除淨盡。然於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故足可爲後世參考借鑒。

【作者簡介】崔寔（公元一〇三年—公元一七〇年），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東漢後期著名思想家、政論家。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帶）人。出身官宦世家，是東漢著名文學家崔駰之孫、崔瑗之子。祖父崔駰以文學留名，父親崔瑗以書法留名，崔寔則以《政論》青史留名。少時沉靜，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三年服終，三公推薦出仕皆不就。桓帝初（公元一四七年）以「至孝獨行」官至議郎（著作官），并曾

參與撰述本朝史書《東觀漢記》。後被任為五原（今內蒙古地區）太守，有政績。因病被徵召還京，拜為議郎，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梁冀因罪被誅，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錮了幾年。這時鮮卑多次犯邊，崔寔經司空黃瓊推薦，出任遼東太守。適值其母病故，請求歸葬行喪。服喪後，召拜尚書。他因「世方多難，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崔寔一生寒素，為政清廉。其父去世時，他變賣田宅，為起墳墓，立碑頌，因此「資產竭盡」，乃以釀酒販賣為業，時人多以此譏笑之。但崔寔以此為業，僅為生活所需，「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後「歷位邊郡，而愈貧薄」。死時「家徒四壁，無以殯殮」，朋友「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等「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立碑頌德」。

崔寔明於政體，多有著述。《政論》一篇專論當世之事，對現實直言抨擊，為其代表作。他并著有《四民月令》一書，為後世研究古時農業及經濟的重要典籍，其部分內容收錄在《齊民要術》一書中。

政論

【題解】《群書治要》節錄的《政論》，在「天明本」「元和本」中均為章題，而在「金澤文庫」本中則保有標題。

本篇首先指出，國家政事衰敗的原因是由於領導者不能敏銳地覺察到社會風俗的變化，習亂安危。並指出，要根據時代的不同，依時而定制，提出了「與時俱進」的思想。同時指出，治國必須依靠賢才，為君者必須善於甄別賢佞。

【原文】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①之佐。博物^②之臣。故皋陶^③陳謨^④而唐虞^⑤以興。伊箕^⑥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⑦之君。欲立中興^⑧之功者。曷嘗不賴功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⑨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⑩衰而不改。習^⑪亂安^⑫危。逸（本傳逸作怏）不自睹^⑬。或荒耽嗜欲。不恤^⑭萬機^⑮。或耳蔽箴誨^⑯。厭僞^⑰忽真。或猶豫岐路^⑱。莫適所從。或見信^⑲之佐。括囊^⑳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㉑縱弛^㉒於上。智士鬱伊^㉓於下。悲夫。

【注釋】①明哲：明智睿哲。②博物：通曉各種事物。③皋陶：音高堯，虞舜時的司法官。④陳謨：陳獻謀畫。謨，這裏指《尚書》的《皋陶謨》。⑤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為古時所稱的太平盛世。⑥伊、箕：伊尹和箕子的合稱。伊尹，商湯的大臣，曾作《伊訓》以教導太甲；箕子，紂王叔父，封於箕，因諫紂被囚，商滅後，作《洪範》向周武王陳述天地之大法。⑦繼體：繼位。⑧中興：復興。⑨承平：治平相承，太平。⑩浸：逐漸。⑪習：習慣，習慣於。⑫安：謂對某種環境、事物感到安適或習慣。⑬睹：覺察。⑭恤：顧及，顧念。⑮萬幾：同「萬幾」，指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⑯箴誨：規勸教導。⑰厭偽：對奸邪巧偽感到滿意。⑱岐路：指錯誤的道路。⑲見信：受到信任。⑳括囊：封閉袋口。指閉口不言。㉑王綱：天子的綱紀。㉒縱弛：鬆懈，放鬆，破壞。㉓鬱伊：憂憤鬱結。

【譯文】從唐堯、虞舜這樣的聖君，一直到商湯、周武王這樣的仁王，沒有不憑藉著明智睿哲者的輔佐、通達博學的臣子相佑（而成盛世的）。因此，皋陶獻《謨》，唐堯虞虞時代因而得以大興；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殷商和西周因而得以昌隆。此後繼位的君主，想要建立復興的功業，何嘗不靠賢明睿智者的謀略呢？大凡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常常是因君主安享太平已久，風俗漸漸變壞而不能覺知，政治逐漸腐敗而不糾正，對混亂習慣了，對危難安適了，覺察不到自己的荒淫放縱。有的放逸

迷亂沉湎於貪欲，不顧念國家大事。有的聽不進規勸教導之言，喜歡聽奸邪巧偽的話，輕忽真誠懇切的話。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從。或者是信任的輔臣，閉口不言祇為保住官職俸祿；或者是疏遠之臣，雖進忠諫之言却因身份卑微而被廢棄。所以天子的綱紀被破壞於上，有識之士憂憤鬱結於下，可悲可嘆！

【原文】且守文之君^①。繼陵遲^②之緒^③。譬諸乘弊車^④矣。當求巧工使輯治^⑤之。折則接之。緩則契^⑥之。補琢換易^⑦。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⑧捌裂^⑨。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⑩之獲傅說。宣王^⑪之得申甫^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⑬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⑭。大臣輔政。將成斷金^⑮。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⑯之心。年穀^⑰豐稔^⑱。風俗未乂^⑲。夫風俗者。國之脉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⑳。書曰。雖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㉑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㉒。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㉓決壞^㉔。枝拄^㉕邪傾^㉖。隨形裁割^㉗。取時君所能行。要厝^㉘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㉙定制^㉚。步驟之差。各有云施（施作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

【注釋】①守文之君：因循守舊的君主。②陵遲：敗壞，衰敗。③緒：前人未竟之功業。④弊車：

破車。⑤輯治：整頓治理。⑥契：通「楔」。用木榫嵌進空隙。⑦換易：調換，更換。⑧摧拉：摧折，摧毀。⑨捌裂：捌，同「扒」，破裂、分開。裂，破碎。⑩武丁：商朝第二十三位國王，廟號為高宗。為商王盤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他即位後，提拔傳說執政，使商朝再度強盛，史稱「武丁中興」。⑪宣王：指周宣王。他即位後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頓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時復興。⑫申甫：即申伯。西周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申國（今河南省南陽市）開國君主。⑬朝廷：借指帝王。⑭龍飛天衢：這裏是指皇帝接位。龍飛，帝王的興起或即位。天衢，天空廣闊，任意通行，如世之廣衢，故稱天衢。⑮斷金：語出《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孔穎達疏：「金是堅固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後謂同心協力或情深義厚。⑯兆民：古稱天子之民，後泛指衆民、百姓。⑰年穀：一年中種植的穀物。⑱豐稔：猶豐熟。稔，音忍。⑲乂：音易。治理。⑳休：美善。㉑濟時：猶濟世、救時。㉒體堯蹈舜：體，取法、效法。蹈，履行、遵循。㉓補綻：修補，彌補。㉔決壞：毀壞。㉕枝拄：支撐，支持。㉖邪傾：歪斜。邪，偏斜。㉗裁割：謂斟酌處置。㉘厝：音錯，謂安排、施行。㉙遭時：指所遭遇的時勢。㉚定制：擬定制度或法式。

【譯文】況且因循守舊的君主繼承了前人遺留的衰敗局面，如同乘坐著破車，應當找技術高超的工匠好好修理，把斷了的接好，把松了的楔緊，對缺損的進行修補，把壞掉的換新，如此纔可使之煥然一新。如果能總是修理，就能永遠像新的一樣用下去。如果

不去修理，而是繼續乘坐，那就會摧折破碎，以至於無可奈何。像商朝的高宗得到傳說，周朝的周宣王得到申伯，那就是他們（修補時政）的「巧匠」。當今朝廷聖上賢明有為，如金龍飛天，加之有大臣輔政，同心同德，可成斷金之勢。確實應該滿足天下人的期望，稱遂百姓的心願。現在年景雖好，惜風俗未淳。風俗猶如國家的脈搏癥狀，如果沒有調和，就不該停止治療。《書經》說：「治政雖美而不敢自以為美。」更何況治政尚未浹洽，而可以自滿并停止努力嗎？況且拯濟世風、匡救時弊的方法，不一定要完全沿襲遵循堯舜之治，然後纔能得到治理。（當前祇是）期望於彌補毀壞的、支撐歪斜的，因此應斟酌處置，擇取當下君王能夠實施的去做，關鍵在於要將當今天下治理得安定太平罷了。所以聖人當政，按所遇時勢而擬定法度，根據輕重緩急的差別，採取不同措施，決不勉強人去做辦不到的事，也不會不顧當務之急而去贊嘆那些僅僅是聽說的事情。

【原文】昔孝武皇帝①策書②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葉公③以來遠④。哀公⑤以臨民⑥。景公⑦以節禮⑧。非其不同。所急異務⑨也。然疾（無然疾二字）俗人拘文牽古⑩。不達權制⑪。奇瑋⑫所聞。簡忽⑬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不善。惡足⑭與論家國之大事哉。

故每有言事頗合聖聽者。或下群臣令集議之。雖有可采。輒見掎奪^⑮。何者。其頑士^⑯暗^⑰於時權。安習^⑱所見。殆不知樂成。况可與慮始^⑲乎。心閃^⑳意舛^㉑。不知所云。則荀云率由^㉒舊章^㉓而已。其達者或矜名^㉔嫉能。耻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㉕以破^㉖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㉗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㉘。吊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况其餘哉（下沉其餘哉四字恐衍文）。

【注釋】①孝武皇帝：即漢武帝劉徹，謚號「孝武」，廟號「世宗」。②策書：漢朝命令中的一種。由君主自上而下頒布教令，以驅策臣下。因當時祇用木簡寫，所以稱為「策」。③葉公：即沈諸梁，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葉邑為尹，故史稱「葉公」。④來遠：招撫邊遠地區臣民。⑤哀公：魯哀公。春秋魯國第二十六任國君。⑥臨民：治民。⑦景公：齊景公。春秋後期齊國國君。⑧節禮：節操禮義。⑨异務：不同的任務或要求。⑩拘文牽古：拘文，拘泥於成法。牽，拘泥。⑪權制：權宜之制，臨時制訂的措施。⑫奇瑋：珍奇，美好。奇，此處做動詞，指以……為奇。⑬簡忽：輕視，疏忽。⑭惡足：何足。⑮掎奪：指摘擯弃。掎，音擠。⑯頑士：冥頑不靈的人士。⑰暗：愚昧，昏亂。⑱安習：習慣於，習慣。⑲慮始：謀劃事情的開始。⑳閃：動搖不定，晃動。㉑舛：音喘，相違背。㉒率由：遵循，沿用。㉓舊章：昔日的典章。㉔矜名：崇尚名聲。㉕奮辭：

慷慨陳詞。^{②6}破：否定，批駁。^{②7}稷契：稷和契的并稱。唐虞時代的兩位賢臣。^{②8}絳灌：漢絳侯周勃與穎陰侯灌嬰的并稱。均佐漢高祖定天下，建功封侯。二人起自布衣，鄙樸無文，曾讒嫉賈誼。

【譯文】從前孝武皇帝的策命文書中說：「夏商周三代法度不同，雖然治國措施不同，而建立的功業是一樣的。」所以孔子勸葉公招徠遠地的百姓歸附，勸魯哀公理政親躬常思憂患，勸齊景公以禮教治國，并非是因人而异，而是各國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同。庸碌的人拘泥于成法，牽強復古，不懂因時制宜，祇以道聽途說的内容為珍寶，輕忽現前所見，策略無可貴之處，計謀也無可行之處。這些人既不知道好何以為好，也不知道不好因為什麼不好，怎麼可以與他們討論國家大事呢？所以每當有臣子向聖上進諫論政，頗合聖上心意，（陛下）就交令群臣共同評議，雖（其主張）可以施行，却每每被（群臣）指摘擯弃。原因何在？那些冥頑不靈之人愚昧無知，不知時勢權變，習慣於固執己見，尚不知守成之道，哪裏還談得上創始復興？（他們）心神不定，意多舛錯，言之無物，祇會苟且地說應該沿用過去的典章罷了。而那些通達的人，有的追逐虛名，嫉妒賢能，以良策不是自己所提為耻，於是舞文弄墨，慷慨陳詞，來推翻其意。於是寡不敵衆，善策就被擯弃了。照這樣，縱然是唐虞時代的賢臣稷、契再生，也必受困厄。這就是賈誼之所以被周勃、灌嬰排擠，祇能憑吊屈原以抒發內心憤懣的原因。以孝文帝的

聖明、貫誼的賢才、周勃和灌嬰的忠誠，尚且有此弊病，何況其他的人呢？

【原文】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①之倫以爲輔佐。卒然^②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某。鄒^③孟軻。殆必不見敬信^④。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⑤賤而莫能任用。困厄^⑥削逐。待放不追。勞辱^⑦勤瘁^⑧。爲豎子^⑨所議。笑其故獲也。夫淳淑^⑩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⑪以徼名^⑫。耻鄉原^⑬之譽。比周^⑭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⑮受譖潤^⑯之訴^⑰。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⑱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⑲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⑳。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㉑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厘^㉒。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注釋】①尼、軻：孔子與孟子的并稱。孔子字仲尼，孟子名軻。②卒然：突然。卒通「猝」。③鄒：爲孟子故鄉，故地在今山東省鄒縣一帶。④敬信：尊敬和信任。⑤薄：輕視，鄙薄。⑥困厄：困苦危難。⑦勞辱：猶勞苦。亦指勞苦之事。⑧勤瘁：辛苦勞累。⑨豎子：對人的鄙稱。猶今言「小子」。⑩淳淑：仁厚善良。⑪詭行：做出詭詐的行爲。⑫徼名：謀取名聲。⑬鄉原：即「鄉願」。指

鄉裏中貌似謹厚，而實與流俗合污的偽善者。⑭比周：結黨營私。⑮適足：謂充足適度而不過分。⑯譖潤：日積月累的讒言。⑰訴：誹謗。⑱命世：有救世才能的人。⑲揆：音葵。度量，揣度。⑳蟻垤：蟻穴外隆起的小土堆。垤，音碟。㉑頑嚚：愚妄奸詐，嚚，音銀。㉒毫厘：比喻極微細。毫、厘均是微小的量度單位。

【譯文】而且君主都想得到孔子、孟子那樣的聖人來輔佐自己，可是突然得到了，却未必會珍惜重視。假若自己沒在臉上寫明「魯孔子、鄒孟軻」，必定不會被尊敬和信任。何以知道必然會如此呢？現在的君主都以他們二位為聖人，但在當時他們曾經周游列國，但都被鄙薄輕視，而不為重用。孔子困頓潦倒，削職見逐，孟子辭官出走也無人追回，他們辛苦勞累，被小人所譏笑。所以說現在他們也不會被敬重，原因就在於此。仁厚善良的賢士，斷然不會歪曲正道以逢迎當時的民風流俗，不會用欺詐的手段來謀取名聲，耻於有鄉願之譽，耻於為結黨營私之輩。而世上普通的君主，智慧不足以明辨英才，却恰恰容易接受長年累月讒言的誹謗。過去的君王已經失去賢人的輔佐，後世的君王又會重蹈覆轍於今時。所以救世之士，常受抑制於當時，却被後人所思念。以古鑒今，想不出現這種情況談何容易！假使賢者和不賢者相比如同泰山之比於蟻穴邊隆起的小小土堆，（他們的）計策謀略的得失情況相比如同日月之光之比於螢蟲之火，那雖

然是愚頑奸詐的人，都能分辨出來（誰賢誰不賢）。然而世間通常的弊病是賢佞難別，是非難辨，初看祇差毫髮，而結果禍福之別却差之千里。所以聖明的君王、賢良的人主，都應格外謹慎。

制度

【題解】本篇提出國家的三大憂患。第一是沒有禮儀和法度來節制人的欲望，而導致奢侈之風盛行。第二是人人競相從事工商業，製作奇技淫巧，就會荒廢農桑本業，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第三是不好的社會風氣盛行，官員搜刮財貨，百姓追求浮華。如果不加以整治，國家就會危亡。

【原文】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①。鏗鏘^②眩耀^③。芬芳嘉味^④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舊無下川之下字。補之）之赴壑^⑤。不厚^⑥爲之制度^⑦。則皆侯服王食^⑧。僭至尊^⑨。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⑩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堤防以禦水害。法度替^⑪而民散亂。堤防墮^⑫而水泛溢。頃者^⑬法度頗不稽古^⑭。而舊號網漏吞舟^⑮。故庸夫設藻稅^⑯之飾。匹豎^⑰享方丈之饌^⑱。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恒。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⑲而增嘆者也。律令雖有輿服^⑳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㉑賣侈功。商賈^㉒鬻^㉓僭服^㉔。百工^㉕作淫器^㉖。民見可欲^㉗。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㉘逾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

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

【注釋】①麗飾：華麗的裝飾。②鏗鏘：形容金玉或樂器等聲洪亮。③眩耀：光彩奪目。眩，通「炫」。④嘉味：美味。⑤壑：指海。⑥厚：注重。⑦制度：制訂法規。⑧侯服王食：同「侯服王食」。服王侯之衣，食珍美之食。形容生活豪華奢侈。⑨僭至尊：僭，音見，超越本分。至尊，用為皇帝的代稱。⑩御世：治理天下。⑪替：廢棄。⑫墮：古同「隳」。損毀，敗壞。⑬頃者：近來。⑭稽古：考察古事。⑮網漏吞舟：網漏，謂法網疏寬。吞舟，指大魚，比喻大奸。後因以「網漏吞舟」喻法網疏寬，大奸得脫。⑯藻稅：梁上有彩畫的短柱，稅，音桌。⑰匹豎：匹夫豎子。匹夫，詈詞，猶言傢夥、東西，常用來指斥無知無識的人。⑱方丈之饌：指方丈之食。極言肴饌之豐盛。⑲於邑：即「鬱抑」。憂鬱煩悶。⑳輿服：車輿冠服與各種儀仗。古代車輿與冠服都有定式，以表尊卑等級。㉑列肆：謂成列的商鋪。㉒商賈：商人。㉓鬻：音玉，賣。㉔僭服：越禮違制的服飾。㉕百工：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㉖淫器：奇巧而無用的器物。㉗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㉘戶蹈：家家戶戶。

【譯文】大凡人之常情，無不是喜歡富貴榮華，穿戴華美的服飾，使用金玉之質、光彩奪目的寶物、樂器，以及吃美味的食物。白天想這些，晚上夢這些，一心追逐這些，片刻都不離於心，就似瀑布的水向下流、江河的水向海奔。如果不嚴格制定法規來節

制，人們就會都穿王侯之衣，食君王之食，僭越本分，甚至超過國制了。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明確法度，以禁止民衆的欲望泛濫，如同高築堤壩以防備水災。法度廢棄而民衆散亂，堤壩崩潰而洪水泛濫。近來，法度頗與古時不同，就如過去所說的網格大得連能吞船的大魚也漏得過去。所以普通人家也有雕梁畫棟的裝飾，匹夫豎子也有滿桌佳肴的享用，在下位者僭越本分，享用與在上位者同等，尊卑沒有區別，禮儀敗壞而無法挽救，法度毀壞而國家難以長久。這就是有識之士爲之憂鬱煩悶而倍加嘆息的原因。律令中雖然有乘車、著裝、儀仗等定式，但是不從源頭去截斷，禁絕得又不够嚴密，致使如今成列的商鋪都在賣奢侈品，商人出售越禮違制的服飾，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都在製作奇巧而無用的器物。百姓見了能够引起欲望的物品，不能不買，商人之流，家家戶戶都越過等級奢靡無度。所以國家政令一旦傾倒，普天之下，官庶百姓，就會無不奢侈逾禮，不合法度，這不是到家家戶戶去宣揚的結果，而是時勢潮流的推動使其如此。這是天下禍患之一。

【原文】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①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②耒③而雕鏤④。工女⑤投杼⑥而刺文⑦。躬耕⑧者少。末作⑨者衆。生土雖皆墾⑩。故地功不致。苟無力穡⑪。焉得有年⑫。財鬱⑬蓄而不盡

出。百姓窮匱而為奸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⑭實。一穀不登^⑮則饑餒^⑯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為根。民以穀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⑰。可為熱心^⑱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

【注釋】

- ①本務：農事。②輟：捨棄，放棄。③耒：音磊，古代一種可以腳踏的木製翻土農具。代指農耕。④雕鏤：猶雕刻。鏤，音陋。⑤工女：古代指從事蠶桑、紡織、縫紉等工作的女子。⑥投杼：放棄織布。杼，音住。⑦刺文：猶刺繡。⑧躬耕：親身從事農業生產。⑨耒作：古代指工商業。⑩刈：割草。⑪力穡：努力耕作。⑫有年：豐年。⑬鬱：聚集。⑭囹圄：監獄。⑮一穀不登：指歉收。⑯饑餒：飢餓。饑，通「飢」。⑰毒憂：最大的禍患。⑱熱心：焦心。

【譯文】而且世風奢侈，逾越禮制，則無用的器物就會昂貴，而農業反被輕賤。從事農耕蠶桑辛勤勞苦而獲利少，從事工商業安逸閑適却收入豐厚，所以農夫就會捨棄農具而去從事手工製作，做蠶桑等工作的女子就會放棄織布而去刺繡。親身去耕作的人少，從事工商業的人多，荒地雖然都已經開墾，但不出力施肥，且不精心耕作，怎麼能有豐收的年景？財富聚集蓄存而不流通，百姓貧窮就會作奸犯科，因此糧倉空而監獄滿。糧食一旦欠收，則飢餓之民流亡而死，而朝廷和地方都糧食匱乏，無法拯濟。國家以百姓

爲根本，百姓以糧食爲性命。糧食不足則百姓就不能生活，百姓生存不下去則國家就會被顛覆。這是國家最大的禍患，最令人焦心。這是天下第二禍患。

【原文】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①皆戴瑱②。櫛③之飾而被織文④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輻梓⑤黃腸⑥。多藏寶貨。享牛作倡⑦。高墳大寢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⑨。耻不相逮⑩。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⑪。豫修亡歿⑫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法疑汰）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厄⑬既迫。迫爲盜賊。拘執⑭陷罪。爲世大戮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⑯。堯舜所不嘗御。山龍⑰華蟲⑱。帝王不以爲褻服⑲。今之臣妾。皆餘黃甘⑳而厭文繡㉑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㉒。文武之兆㉓。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㉔。人汲汲㉕。外溺奢風。內憂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㉖。愚民則冒罪戮㉗以爲健㉘。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

【注釋】①婢妾：妾與使女。這裏指地位低下的女子。②瑱：音田，一種美玉。③櫛：音帝。笄、簪等類整髮用具。④織文：染絲織成花紋的絲織品。⑤輻梓：輻，音兒，古代載運靈柩的車。梓，木

名，木質優良，供建築及製傢具、樂器等用。⑥黃腸：本謂柏木之心。柏木心黃，故稱。⑦作倡：演奏音樂或表演歌舞。⑧寢：指陵寢。秦漢以後帝王陵墓上的正殿。⑨跂慕：嚮往，仰慕。跂，音其。⑩逮：追上，趕上。⑪供養：指奉養的物品。⑫亡殁：亦作「亡沒」。死亡。⑬窮厄：窮困，困頓。⑭拘執：拘捕。⑮大戮：亦作「大謫」。大耻辱。⑯貢：進獻給君主的物品。⑰山龍：借指繡有山、龍圖案的袞服。⑱華蟲：雉的別稱。古代常用作冕服上的畫飾。⑲褻服：古人居時穿的便服。褻，音謝。⑳黃甘：即黃柑。㉑文繡：猶刺繡。㉒墳：墓與墳都是埋葬尸體的地方。與地平的叫墓，高起的叫墳。㉓兆：指墓地。㉔戚戚：憂懼貌，憂傷貌。㉕汲汲：憂惶不安貌。㉖聚斂：搜刮財貨。㉗罪戮：罪誅。㉘健：勇猛。

【譯文】法度既已廢弛，乘車著裝沒有限製，婢妾都戴美玉首飾，穿錦繡之衣。竟然辦理喪事的人家，也沒有法度，以至用梓木做轎車，甚至連帝王陵寢四周用柏木枋堆壘的格局也仿用，隨葬多用寶物，以牛祭祀及演奏樂，墳墓高廣。假如這樣的事都忍心去做，還有什麼不忍心去做的呢？而一般的人却都贊嘆這種做法，稱其為「健子」。天下人都羨慕這種人，耻於自己比不上，因此想到年邁的親人將要送終，怕沒辦法支付，於是縮減平日對老人的奉養，預先為喪葬做準備。弃年邁親人的飢餓寒冷於不顧，祇圖風光送終得到大家的誇贊，耗盡家財，心甘情願而不悔。窮困窘迫，逼得去做盜賊，被抓

捕定罪，成爲世間的耻辱。不良風氣對愚昧的百姓的坑害，真是太令人痛心了。再說，桔柚這些貢品，堯舜這樣的聖王都不常吃；繡著山、龍的袞服，畫著花、雉的冕服，帝王也不作便服穿。現在的官宦人家中，黃柑吃够不想吃了的，華服穿够不想穿了，數以萬計。其餘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古時修墓不高起，文王、武王的墓與地面平齊。而現在有財有勢者的墳地，已經修了很多的牌坊。想讓百姓不窮困，實在是很難了。所以，天也重重憂慮，人也惶惶不安。外面沉溺於奢侈之風，內心憂慮財物耗盡。所以在官位的不惜觸犯王法以搜刮財貨，愚民則甘冒殺身之禍并以此爲勇健。風俗的敗壞，竟然已經到這種地步！這是天下第三禍患。

【原文】承三患之弊。繼荒頓①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②。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③之難防。憂奢淫④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⑤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奸者。必絕其萌。昔子產⑥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⑦之陪臣⑧。在修之與不耳。

【注釋】①荒頓：猶荒廢。②匡改：糾正，改正。③民情：民衆的生活、生產、風尚習俗等情況。

④奢淫：奢侈淫逸。⑤堙：音因。填，堵塞。⑥子產：春秋時鄭大夫公孫僑的字。一字子美。治鄭多年，有政績。⑦藩：指諸侯國或屬國、屬地。⑧陪臣：古代天子以諸侯為臣，諸侯以大夫為臣，大夫又自有家臣。因之大夫對於天子，大夫之家臣對於諸侯，都是隔了一層的臣，因之都稱為「陪臣」。

【譯文】繼承這三種禍患的弊端，加之國家荒亂，却祇想修修補補，不進行改革，則即使堯舜這樣的聖帝復生，也沒有辦法治理這混亂的局面。過去聖明的帝王計慮深遠，思考深刻，憂慮民情難防，擔心奢侈淫逸危害治政，於是從源頭堵塞以斷其末流，嚴明刑罰並從重罰處。善於堵水的人，一定會先堵源頭；善於防止奸邪的人，一定會消除禍亂的萌芽。當年子產在鄭國為相，區別尊卑的不同，制定不同等級的禮服，鄭國因此而得以治理。想我大漢的明君，怎能不如小小諸侯國的陪臣？關鍵在於整治與否。

足信

【原文】本篇指出為官者無信是國家的一大憂患。為官者搜刮民財，違背信義，役使百姓生產勞作，却不給予報酬，或者用對百姓無用的官帽抵債，導致百姓怨心載道，社會欺詐成風。結論說明搜刮錢財的官員當政，會危及整個國家。

【原文】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①。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②告哀。終不見省。歷年^③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④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⑤。反復滅之。冤抑^⑥酷痛^⑦。足感^⑧和氣^⑨。既爾^⑩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⑪。故謁者寇^⑫（寇疑冠）。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⑬。咸以官為忌諱。遯逃鼠竄^⑭。莫肯應募^⑮。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⑯。虛費財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為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⑰繁多。民好殘偽。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為國之

體。苟割脛^⑮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⑯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⑰。蓋傷之也。

【注釋】①直：工錢，報酬。②守闕：此指守候於官衙之門。③歷年：過去多年。④逋：音不（平聲）。拖欠，積欠。⑤咎責：責備。⑥冤抑：猶冤屈。⑦酷痛：極悲痛。⑧感：通「撼」。搖動。⑨和氣：此指能導致吉利的祥瑞之氣。⑩既爾：而且。⑪車輿：亦作「車輦」。車輛，車轎。⑫故謁者寇：指舊的官帽。寇，疑為「冠」之誤。⑬創艾：此謂因受此傷害而畏懼；戒懼。⑭鼠竄：像老鼠那樣驚慌逃走。⑮應募：響應招募。⑯行沽：行苦。謂貨物質量差。⑰獄訟：訟事，訟案。⑱脛：音淨，人的小腿。⑲顛仆：跌倒，跌落。⑳貪人敗類：出自《詩經·大雅·桑柔》：「大風有遂，貪人敗類。」意謂貪婪的人當政，會危及整個國家、民族。

【譯文】《易經》上說：「言行，這是君子用來感動天地的。」孔子講：「一個人不守信用，真不知道他還能做什麼。」現在的官員對待百姓，很多地方違背了這個道理，祇顧眼前，不管先哲的教誨。役使手工業者，到民間市場，設計誘騙他們來做工，東西做好後，却不給報酬。他們家中老老少少忍凍挨餓，在路上啼哭，到官府裏苦苦哀求，始終沒有人理會。過很長時間，纔發還他們，并說：「這是拖欠的錢，十元祇還給三

元。」難道欠賬是市民百工的錯誤嗎？不責備自己，却反復壓價，物主的怨恨和慘痛的心情，足以破壞天地的和氣。於是接著又用破舊的東西抵價取平，所給的甚至有高官用過的舊車轎和為君主傳令的謁者們曾戴過的官帽。這些東西是想賣没人敢要，自己又犯法的。其中用來抵價的東西，差不多都是這一類。因此百姓戒懼，見了官都躲避，東逃西竄不肯應召。於是官府便捕捉這些人，以威勢強迫他們做工。但他們內心不情願，那麼做的器物就品質粗糙，白費資財，不能使用。所以說：「在上位者為在下位的人作出表率，纔稱得上教化。」上下之間弄成這樣，又用什麼辦法來防止歪風呢？處罰則顯得不寬容，不罰又不能治理。所以社會逐漸變得欺詐成風，各種案件繁多，百姓樂於趨向凶橫虛偽。這樣施政，看不到有何好處。這都是由於主管儲藏的官員，不明白治理國家的大局。他們不知道如果割了腿上的肉去補腦袋，則腿弱了也必會摔倒。《禮記》上譏諷那些搜刮錢財的大臣，《詩經》說「貪婪的人當政，會危及整個國家、民族」，都是感傷於其不知為國大要。

足兵

【題解】本篇以「足兵」為題，指出國家要重視武器裝備，如果沒有精良的兵器，士兵就不敢奮勇殺敵。提出了製造出精良兵器的制度，以使得官員慎重盡職，工匠審慎敬業。

【原文】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①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②。財用優饒③。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④。謝蔡大僕之弩⑤。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⑥天下。頃主者既不救⑦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寶⑧。貪饕⑨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⑩被⑪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焠醢⑫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⑬。刀牟⑭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⑮者。徒擅鎧⑯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奕。不可依怙⑰。雖孟賁。卞莊⑱。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况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⑲。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⑳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㉑皆不避水火㉒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克。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為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為故。無問其他。

【注釋】①永平、建初：永平，漢明帝劉莊的年號。建初，漢章帝劉烜的年號。②武備：軍備。指武裝力量、軍事裝備等。③優饒：富裕，充裕。④牢勁精利：固牢鋒利。⑤謝蔡大僕之弩：當時名弩。弩，用機械發箭的弓。蔡大僕，指蔡倫，他精於武器製作，也是造紙術的發明人。⑥擅名：享有名聲。⑦敕：古時自上告下之詞。漢時凡尊長告誡後輩或下屬皆稱敕。⑧進入之賓：嚴可均曰：「賓字疑。」⑨貪饕：貪得無厭。⑩麻臬：即麻。臬，音喜。⑪被：覆蓋。⑫醯：音夕。醋。⑬褊小：狹小。⑭牟：此同「矛」。⑮胡：古代稱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為胡。對西域諸國，漢、魏、晉、南北朝人皆稱曰胡（包括印度、波斯、大秦等），唐人對印度則不稱胡。有時特指中亞粟特人。⑯鎧：古代作戰時護身的服裝，金屬製成。皮甲亦可稱鎧。⑰依怙：依怙依靠，依賴。⑱孟賁、卞莊：孟賁，秦時勇士。卞莊，春秋魯大夫，著名勇士。⑲依阻：憑藉，仗恃。⑳赴敵：奔赴戰陣，對敵作戰。㉑競奮：奮勇爭先。㉒水火：謂水深火熱。比喻艱險的境地。

【譯文】《論語》中說：「工匠如果想完成好工作，一定先要使工具鋒利好用。」過去明帝永平年間和章帝建初年間，距離戰爭年代還不很久遠，朝廷重視武器裝備，拔付的財物充足，主管官員又親自負責，所以國家的兵器堅固鋒利，謝蔡大僕的弩和龍亭九年的劍，至今名揚天下。現今主管者不嚴令慎重以對，而君主的命令又有失誤。參與的人，貪財的官吏，都從中扣減財用，損公肥私。狡猾的工匠又從中盜竊得利。以至於弓

弩用麻包裹握弓處，漆裏摻米湯，把製鎧甲的鐵燒火放到醋裏焯火，使其脆軟容易加工，鎧甲的尺寸縮小，刀矛都是鈍的。所以邊境百姓中能征善戰的勇士，都自己製作兵備，不肯使用國家製作的兵器。大漢之所以能够抵禦匈奴，僅僅是仗著鎧甲弓弩精良。鎧甲如果不堅固，弩弓如果没有威力，就永遠失去了優勢。而且對於將士保護身體來說，如果兵器不鋒利，鎧甲軟脆，不能依靠，那麼就算是孟賁、卞莊這樣的勇士，也會猶豫不前。據此而論，以小喻大，假使三軍器械都堅固鋒利可依仗，則膽子大、氣勢盛，士卒們個個都有奮勇殺敵誓不後退的想法。如果這些兵備都破損毀壞，無法使用，就算奮勇向前也不免陷入險境。三軍振奮，什麼敵人不能戰勝？確實應該重新確立過去精工細作的規章制度，免除加工製造的課稅，恢復從前的開支，這樣雖會略微被官吏工匠所侵占，但比他們貪污剋扣好。祇要兵器堅固鋒利耐用，就不要追究其他事情。

【原文】月令^①曰。物刻工名。以覆^②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③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④。主者輕翫^⑤無所懲畏。夫兵革^⑥。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⑦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

【注釋】①月令：《禮記》篇名。所記為農曆十二個月的時令、行政及相關事物。②覆：審察，查核。③窮：杜絕。④赦贖：允許犯人用錢物贖免罪刑。⑤輕翫：翫通「玩」。輕慢玩忽。⑥兵革：兵器和甲冑的總稱。泛指武器軍備。⑦輒行：擅自行使。

【譯文】《禮記·月令》中說：「器物中要刻上工匠的名字，以查核實情。製作有不當之處，一定要追究責任，以杜絕私心。」現在雖然也刻上名字，但不行賞罰，又經常有赦免或用財物贖罪的情形。主管者輕慢玩忽，無所畏懼。武器軍備是國家大事，應該特別重視，（對玩忽職守者應）從重處罰。膽敢機巧詐偽擅自胡行之輩，罪不可赦，也不可贖。如此，則官吏纔會慎重盡職，工匠纔能審慎敬業。

用臣

【題解】本篇指出君臣和睦是社會和諧的大本。并提出，為政不能急於求成。要任用有仁德之人治理政事，要對政績進行考核，不能夠頻繁更換官員。

【原文】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①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②視事^③。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④。而無壹切^⑤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灾害不生。禍亂不作。

【注釋】①豐：豐同「釁」。嫌隙，隔膜。②令長：秦漢時治萬戶以上縣者為令，不足萬戶者為長。後因以「令長」泛指縣令。③視事：就職治事。④盡節：盡心竭力，保全節操。多指赴義捐生。⑤壹切：暫時，權宜。

【譯文】過去聖王治理天下，都依靠建立諸侯國來治理百姓。諸侯國有固定的君主，君主有長任其職的大臣，君臣相安，治理起國家來如同一家人一樣。秦朝兼并天下之後，廢除諸侯，設立郡縣，於是君臣開始有不親近的嫌隙。我朝文景二帝，考慮到這種情形，所以縣令一職可以就職十餘年，由於長期擔任一個職務，以至於子孫都長大了。長期任職則互相熟悉，上下之間沒有隱瞞，加上心意堅定專一，安於官位，樂於職事，考慮問題長遠，不會祇圖眼前得過且過。屬吏與百姓都盡力效忠以保全節操，不行權宜之計。所以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若人人都有康樂之情充滿內心，則自然會感召祥瑞之氣於外。於是災害不生，禍亂不興。

【原文】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①刻於下職。鼎輔^②不思在寬之德。牧^③牧^④守^⑤守^⑥逐之。各競擿^⑦微短。吹毛求疵。重案^⑧深詆^⑨。以中傷貞良^⑩。長吏^⑪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⑫。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⑭。以爲負折^⑮。乃選巧文^⑯猾吏。向壁作條^⑰。誣覆闔門^⑱。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⑲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睨^⑳。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

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②之勳。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②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③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④之效哉。

【注釋】

①罔：喻法網。②鼎輔：執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③牧：一州之長。④牧：此作動詞。統治，駕馭。⑤守：官名，漢制，一郡之長稱郡守，亦稱太守，亦略稱守。⑥守：此作動詞。管，管理。⑦擿：指摘，指責。⑧重案：嚴厲追查。⑨深詆：極力詆毀。⑩貞良：指忠良的人。⑪長吏：舊稱地位較高的官員。⑫媚竈：比喻阿附權貴。⑬私敬：對人的內心敬重。⑭側目：斜目而視，形容憤恨。⑮負折：叛逆。⑯巧文：指舞文弄墨。⑰向壁作條：比喻憑空捏造。⑱闔門：全家。⑲下車：《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後稱初即位或到任為「下車」。⑳睨：斜視。有厭惡、傲慢等意。㉑易歌：易，改變。子產初到鄭國任相，人們做歌罵他。三年後，又做歌頌他。㉒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史書載，馮唐侍奉漢文帝。一次，文帝問馮唐：「我在代郡時，有人和我談到趙將李齊的才能。老人家知道這個人嗎？」馮唐說：「他比不上廉頗、李牧。」漢文帝嘆道：「我就得不到廉頗、李牧這樣的將領。」馮唐說：「陛下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不會任用他們。」文帝怒，久之，又問馮唐：「怎麼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頗、李牧？」馮唐說：「魏尚做雲

中郡郡守，祇因錯報多殺敵六人，陛下就削奪他的爵位，判處一年的刑期。陛下的法令太嚴，獎賞太輕，懲罰太重。由此說來，陛下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是不能重用的。」文帝聽後很高興。^②黃侯召父：黃侯，即黃霸，字次公，西漢淮陽陽夏人，官至丞相，封建成侯。黃霸曾在潁川任職八年，政治清明，一時間，潁川出現了「太平盛世」。召父，漢元帝時，南陽太守召信臣對當地的水利和農業生產有特殊貢獻，受到百姓的擁戴，被譽為「召父」。^④造次：須臾，片刻。

【譯文】自近年以來，政教稍有改動，重刑不用在大臣身上，而細密的法網祇用來苛刻地要求下面的官員。執政的重臣不思寬厚之德，州牧太守等都紛紛效仿，彼此爭相指摘小毛病，吹毛求疵，嚴厲追查，極力詆毀，中傷忠良之人。有的地方官吏確實清廉，心念端正，行為高潔，問心無愧，不肯阿附權貴，對下行為正直，沒有不正當的禮節交往，對上內心懷著敬重，不送禮巴結。於是州郡長官對其側目而視，視之為叛逆。於是指派擅舞文弄墨的奸猾小吏，憑空捏造，誣陷其全家，抓捕其妻子兒女。人之常情，都是耻於妻子兒女被捕，於是不用逼迫他自然會辭官而去。君主沒有不想得到西門豹、子產那樣的臣子的，但是西門豹治理鄴縣第一年，百姓想要殺了他。子產在鄭國為相，開始也受到詛咒，三年之後，德行教化纔普及於百姓。現在長吏到任不久，沒有什麼特殊表現，則州郡長官就會惡意相待，如果滿一年還是寂然平淡，就會被驅逐。假使西門

豹、子產重生任職，（開始時）正是被怨恨詛咒之時，假如此時被趕走，又怎有機會成就由被咒罵到被歌頌的功勳，流下不朽的聲名呢？這就像馮唐評價漢文帝不能任用李牧一樣啊！漢代所說的良吏，像黃霸治理潁川，召信臣治理南陽，都有近十年的努力，然後治功纔顯著。以孔子的聖明，也說「三年有成」，何況平凡普通之士，怎能責其片刻收效呢？

【原文】故夫卒成^①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失。而世俗歸稱^②。謂之辦治^③。故絀^④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⑤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⑥。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⑦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於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

【注釋】①卒成：急於求成。②歸稱：都稱贊。③辦治：能成功地治理。④絀：通「黜」。貶退，排斥，廢除。⑤劫：迫，逼迫。⑥一揆：相同。⑦兆民：古稱天子之民，後泛指衆民、百姓。

【譯文】所以爲政而急於求成，必定會出現強橫殘暴的官吏，但世俗都稱贊這種人，

說這是成功之治。由此降職了的又被復職，罷免了的又被起用，任意提拔不按順序。所以殘忍凶暴之人更加狠毒，仁賢之士為俗所迫也變得殘暴。各自操行雖本不同，但却被相同的規則驅使。因此朝廷沒有溫恭良善的臣子可用，天子之民得不到寬厚仁愛的德化，百姓的性命交在酷吏之手，他們怨恨感嘆，把罪過都歸於君上。善待百姓則百姓恭順，惡待百姓則百姓仇恨。仇恨正在遍滿天下，又怎能不懼怕呢？

【原文】是以有國有家者①。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②。懼以終始。恐失群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恩澤之詔。垂恤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③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④改法。有以安固⑤長吏。原⑥其小罪。闕略⑦微過。取其大較⑧。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⑨。三考絀陟⑩。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⑪。舉孝廉。尤異⑫。宣帝時。王成⑬為膠東相。黃霸為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⑭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為公卿。然後政化⑮大行。勛垂竹帛⑯。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⑰。及中興後。上官象為并州刺史。祭彤⑱為遼東太守。視事⑲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⑳波轉。潰潰紛紛㉑。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

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②之職。尤宜簡習。帝（帝上疑脫先字。或云帝當作當）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③。是以機事^④周密^⑤。莫有漏泄。昔舜命九官^⑥。自受終^⑦於文祖^⑧以至陟方^⑨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⑩。文宣擬式^⑪。亦至隆平^⑫。若不克從^⑬。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注釋】①有國有家者：指諸侯和大夫。諸侯的封地叫做「國」。卿大夫的封地叫做「家」。

②兢兢業業：謹慎戒懼貌。③勞思：苦思苦想。④沛然：行疾貌。⑤安固：安定鞏固。⑥原：寬恕，

原諒。⑦闕略：寬恕，寬容。⑧較：大旨，概略。⑨考績：按一定標準考核官吏的成績。⑩絀陟：謂人

事之降升。絀，通「黜」。⑪治狀：施政的成績。⑫尤异：指政績優异者。⑬王成：西漢宣帝時膠東

王相。在考績中，因安撫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得到了明詔褒獎，并提升其俸祿為「中二千

石」，賜爵關內侯。⑭增秩：增俸，升官。⑮政化：政治和教化。⑯竹帛：此指書籍、史乘。⑰因

循：沿襲，承襲，繼承。⑱祭彤：東漢開國雲臺二十八將中征虜將軍祭遵之弟。建武初被光武帝任為

黃門侍郎、偃師長。後出守遼東近三十年，擊退鮮卑，打敗匈奴，從此邊境平安，人們為他立祠以

紀念。永平年間官至太僕。⑲視事：就職治事。多指政事言。⑳雲擾：像雲一樣的紛亂。比喻動蕩不

安。㉑潰潰紛紛：混亂的狀態。㉒臺閣：漢時指尚書臺。後亦泛指中央政府機構。㉓外補：舊時稱京

官外調。㉔機事：指國家樞機大事。㉕周密：周到細密。㉖舜命九官：古傳舜設置的九個大臣。㉗受

終：承受帝位。⑳文祖：帝堯始祖之廟。㉑陟方：猶升遐。謂帝王之死。㉒時雍：指時世太平。㉓擬式：效仿。㉔隆平：昌盛太平。㉕克從：跟隨。

【譯文】所以有國有封地者，很畏懼百姓，即畏懼他們怨恨，又怕他們受罰。所以養民如同對待傷員病人一樣，愛護他們如同對待初生的嬰兒一樣，自始自終，謹慎戒懼，唯恐君臣失和，毀壞先王所定下的法度。如今朝廷雖然屢次頒下恩澤百姓的旨意，發表體恤百姓的言論，但法令制度却有失養民之道，以至於雖冥思苦想也沒有功用，方法繁多而成果很少。果真想求得利益民衆的方法，就應該立即改變法令，穩定地方官吏，要原諒其小罪，寬恕其微過，取其大節，祇有能惠利於百姓纔行。過去唐堯虞舜時期的制度，是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吏政績，三次考核決定升降，用這種辦法來顯揚善治，減少不善，充分發揮臣子的作用。大漢法制也是三年考察一次施政的成績，舉薦德行突出的「孝廉」和政績突出的「尤異」。宣帝時，王成任膠東相，黃霸為潁川太守，都幹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因為考績優異而被增加俸祿、賞賜黃金，王成封關內侯，黃霸封建成侯，按次序先後入朝為公卿，然後政治教化廣行天下，他們的功勳永載史冊。這是先帝的舊法，應該沿襲。光武中興之後，上官象任并州刺史，祭彤為遼東太守，就職治事各十八年，都增俸祿為中二千石。然而現在所看到的情況是，一年之中，郡守更換數次，

如同雲翻波轉一樣，混亂不堪。官吏百姓都疑惑不解，不知是何緣故。公卿、尚書一級的狀況，也都是如此。而且尚書臺這個職位，尤其應該選用熟悉此職之人。先帝時的尚書，祇是厚加賞賜，很少外調離京就職，所以處理國家大事周到細密，沒有疏漏。從前舜任命九官，自承受帝位於堯帝始祖之廟直到南巡駕崩五十年間，沒有聽說再有改動。古時聖人行持此法，所以達致太平盛世。文帝和宣帝效仿此法，國家也得以昌盛太平。現在如果不能跟從，就是羞於仿效唐堯虞舜，并耻於遵奉先帝了。

內恕

【題解】本篇指出要重視官員的俸祿，同時要防止其增長貪欲，使得官員不要與百姓爭利。國家有清明的吏治纔能成治，而實現清明的吏治，則要重視官員的俸祿，要使得官員能够奉養家人。

【原文】昔明王①之統黎元②。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③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④而足之。因民有樂生⑤之性。故分祿以頤⑥其士。製廬井⑦以養其萌⑧。然後上下交足。厥⑨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檢⑩其臣乎。故古記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⑪府庫者。皆群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⑫求利。尚猶不避。况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⑬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

風。耻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⑭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⑮。故晏平仲^⑯。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⑰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⑱違聖。厚自封寵^⑲。而虜^⑳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㉑長吏。荷^㉒諸侯之任。而食監門^㉓之祿。

【注釋】①明王：聖明的君主。②黎元：亦作「黎玄」。即黎民。③節度：猶節制、約束。④恕己：謂擴充自己的仁愛之心。⑤樂生：謂以生為樂。⑥頤：養，保養。⑦廬井：古代井田制，八家共一井，因稱共一井的八家廬舍為廬井。⑧萌：通「氓」「甿」。百姓，黎民。⑨厥：其。⑩檢：約束。⑪幹：主管，從事。⑫冒刃：迎著刀鋒。這裏指冒險。⑬骨清：廉潔。⑭拔葵去織：《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後以「拔葵去織」為居官不與民爭利的典故。⑮代耕：舊時官吏不耕而食，因稱為官食祿為代耕。⑯晏平仲：晏嬰，字仲，諡曰「平」。春秋後期齊國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⑰衍：富足，豐饒。⑱反道：違反正道。⑲封寵：封賞寵賜。⑳虜：奴隸，僕役。㉑百里：古時一縣所轄之地。借指縣令。㉒荷：承擔，擔負。㉓監門：守門小吏。

【譯文】過去賢明的君主統治百姓，都是既滿足其需要，又加以約束節制。凡是大家所共同喜好的，就推己及人予以滿足。因為百姓有以生為樂的本性，所以按位分給俸祿以養官吏，置房舍田園以養百姓。於是上下都得到滿足，他們的心就都安定了。人不吃飯就不能生存，衣食豐足後纔可以教之以禮儀，威之以刑罰。如果衣食不足，慈母尚且不能養育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麼能約束臣子呢？所以《管子》中說：「糧倉充實而後民知禮儀，衣食豐足而後民知榮辱。」現在所施行的分掌威權、治理百姓、理訟斷案、主管國庫，都是群臣在做，但是他們的俸祿太少，上不能贍養父母，下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父母雙親，是人的天性所敬愛的。妻子兒女，是人的天性所親近的。所愛所親的人，即將受凍挨餓，即使迎著刀鋒，祇要能求得利養，尚且不會退縮，何況讓他們管理財物、治理百姓呢？這就是所謂的讓渴馬看守水源，讓餓狗保護肥肉，想讓它們不去侵占，怕是行不通的。事情有不用置疑的，形勢却有出人意料的，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雖然或許有一貫操守廉潔的人，但百中無一，不能當做天下通例看待。聖明的君主知道這種情況，所以多給俸祿，以防止官吏的貪欲，讓他們的俸祿足夠開支，不和百姓爭利。所以為官者，都習慣推讓的作風，以斤斤計較為羞耻，於是就會形成像公儀休拔去自家的葵菜、燒毀自家的織機而不與百姓爭利的仁義風氣。所以夏商周三代給官員的俸祿，足以代替耕種的收入。所以晏子僅是一個諸侯國的上大夫，俸祿足夠贍養五百

人，這不就是待遇優厚的緣故嗎？以前殘暴的秦王朝，違反正道，背離聖教，自己名分崇高、享用優厚，但是對臣子却像對待奴仆一樣。漢朝立國沿襲秦制，沒有變革。轄地百里的縣長，擔負著如過去諸侯般的重任，而俸祿却祇和看門吏一樣。

【原文】請舉一隅①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②。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③一月千芻④。膏肉⑤五百。薪炭鹽菜⑥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⑦。賓客升酒之費乎。况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⑧。不致妻子。則繼嗣⑨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⑩。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⑪。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⑫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⑬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⑭。然尚儉隘⑮。又不上⑯逮⑰古賦祿⑱。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調⑲其匱⑳。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㉑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㉒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㉓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㉔之亂。不與吏除㉕。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後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為戒。

【注釋】①一隅：指事物的一個方面。②斛：量詞。多用於量糧食。古代一斛為十斗，南宋末年改為五斗。③庸：用，需要。④芻：音除，飼草。這裏指雇人所需的工錢。⑤膏肉：肥肉。這裏代指飲食所需的副食品。⑥薪炭鹽菜：柴、木炭、鹽、蔬菜。這裏指種種生活所用的雜物。⑦祠祀：祭祀，立祠祭神或祭祖。⑧定省：《禮記·曲禮上》：「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鄭玄注：「定，安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後因稱子女早晚向親長問安為「定省」。⑨繼嗣：傳宗接代。⑩夷齊：伯夷和叔齊的并稱。⑪賣官鬻獄：謂收受賄賂，出賣官爵，枉法斷獄。⑫孝宣皇帝：漢宣帝劉詢。謚號「孝宣皇帝」。⑬不平：指不公正的事或人。⑭什五：十分之五。⑮儉隘：低微，不富裕。⑯不上：不得，不能。⑰逮：趕上。⑱賦祿：給予俸祿。⑲調：周濟，救濟。⑳匱：缺乏。㉑內顧：指對家事、國事或其他內部事務的顧念。㉒憚：畏懼。㉓侵枉：侵害而使受冤枉。㉔亡新：即王莽所建立之新朝。㉕除：給予，賜予。

【譯文】現在請讓我舉個例子，可以以此類推其餘情況。縣官一個月的俸祿，是二十斛粟、二千錢。他雖然非常想節儉，也要有一個僕從。如果沒有僕人，就得僱養門客。門客所需每月一千錢，買肉等副食需五百錢，柴米雜物又要五百錢。兩人吃用六斛粟，其餘的祇够馬的草料錢，哪能供應冬夏的衣服鋪蓋、四時的祭祀和賓朋往來的酒席支出呢？更何況還要迎養父母雙親，娶妻生子。不接父母來養，則有違晨昏定省的孝道。不

娶妻生子，則沒有后代。接來了却支付不了贍養所需，若不是伯夷、叔齊那樣的人，誰願等著餓死？於是就出現了收受賄賂、出賣官爵、枉法斷獄的情況，監守自盜的奸佞之人就出現了。孝宣皇帝痛惜這種情況，於是下詔說：「官吏不安定則治國之道就會衰微。現在下級官員都勤懇奉事，但俸祿太少，想讓他們不侵占百姓利益，太難了。百石以下的官吏，薪俸一律增加十分之五。」即便這樣，仍然不充裕，也比不上古時候的官員。給予俸祿雖然不必全部遵循古時的標準，但確實應該略微增加些，以貼補生活費用的不足，使官員俸祿足夠滿足自家供給，以斷除其因牽挂家用不足而想做壞事的心思，然後再從重處理受賄的官吏。這樣，官吏于內家用充足，於外畏懼嚴刑，人人都胸懷如羔羊般潔白的志向，就不會再有侵害百姓使其受冤的習性了。過去周朝衰敗時，大夫沒有俸祿，詩人作詩諷刺。暴秦統治的時候，開始祇給官吏設立微薄的俸祿。王莽新朝的敗亂，是因為不給官吏薪俸賞賜。三朝亡國的失誤之處，雖時代不同，但方式一樣。所謂是「我朝難道沒有可借鑒的對象嗎？就是那夏朝和商朝」，前朝滅亡的教訓，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去赦

【題解】本篇提出不要將赦免作為常習，如果頻繁地赦免，則違法者就會增多。要抑制邪惡，不能頻繁赦免，這樣百姓就不敢輕易犯罪。

【原文】大赦①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②。赦其臣民漸染化③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④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⑤。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⑥。輕為奸非。每迫春節徼幸⑦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⑧之民。孰不肆意⑨。遂以赦為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⑩蓄積。群輩⑪屯聚⑫。為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轉相驅蹙⑬。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⑭。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⑮改元⑯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⑰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⑱。是哀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

【注釋】①大赦：對全國已判罪犯普遍赦免或減刑。②鯨鯢：指凶惡的敵人。③染化：薰陶教化。④命子：亡命之子。⑤懲艾：戒懼。⑥忸怩：音扭太。驕縱。⑦徼幸：僥幸。⑧不軌：越出常軌，不合法度。⑨肆意：縱情任意，不受拘束。後多含貶意，謂不顧一切，由著自己的性子。⑩亡命：指鋌而走險不顧性命的人。⑪群輩：朋輩，同類。⑫屯聚：聚集，集合。⑬驅蹶：這裏指惡性循環。蹶，音迪。⑭消渴：中醫指喝水特別多、小便特別多的疾病。⑮踐祚：即位，登基。⑯改元：君主改用新年號紀年。年號以一為元，故稱「改元」。⑰蕩滌：衝洗，清除。⑱更始：重新開始，除舊布新。

【譯文】大赦制度的建立，是聖王受天命而興兵，討伐叛亂，除去凶殘，誅殺元凶，而赦免被其脅從的臣民，使其漸漸受到薰陶教化而改變。至戰國時期，犯罪的人經常逃亡到鄰國，於是就用赦免的辦法來勸誘招回逃亡的人。漢沿襲秦制，遵從而沒有逾越。孝文皇帝登基後二十三年纔發布了大赦令，是為表示自己不廢舊章而已。近時永平、建初年間，六七年有一次赦免，亡命之徒都老於荒野，窮困恐懼，和死了沒有兩樣。近年以來，一年一赦，百姓都熟知、習慣了，一些人就會輕易作奸犯科。每當臨近春節，想僥倖得赦的人就會聚集，犯罪的人尤其多。前年一年之中，大小四赦。諺語說：「一年多次赦免，連奴才也會悄悄作惡。」何況越出常軌、不守法度的人，怎麼能不更加肆無忌憚呢？於是，赦免就成為常例。一些人開始的時候寄希望於赦免，而過期沒有得到赦

免，就造成逃亡在外的罪犯積聚，同類結夥，成爲朝廷的憂患。這就是迫使朝廷不得不赦免。赦免促使犯罪，犯罪成風又迫使赦免，惡性循環，犯罪和赦免這兩樣都不得停息。（像這樣）即使天天赦免，作亂的事情祇會更多。就好比人因爲暴飲暴食容易得消渴症，得病後水更不能離口，越渴越喝，越喝越渴，結果是不得終止。此外，皇帝即位、更改年號之際，沒有不赦免的。每次下令就說：「要洗除舊惡，和大臣們一起除舊布新。」這是抬高自己而降低先帝的聲譽，而且違背了不改前代法規的大義，不是用以彰顯孝道、抑制邪惡的治國之道。

【原文】昔莞子①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②。不赦者瘞疽③之砭石④。及匡衡⑤。吳漢⑥。將相之隼⑦。而皆建言不當數⑧赦。今如欲尊（尊疑遵）先王之制。宜曠然⑨更下大赦令。因明諭⑩使知永不復赦。則群下震慄⑪。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注釋】①莞子：即管仲。②委轡：原意是指套在騾馬等頭上的籠頭，用來繫纏繩，有的并挂嚼子。此處喻法令。轡，音佩。③瘞疽：音搓居。猶癰疽，毒瘡。④砭石：古代用以治癰疽、除膿血的石針。砭，音編。⑤匡衡：字稚圭，西漢著名經學家。元帝時位至丞相。⑥吳漢：字子顏，東漢中

興名將。劉秀稱帝後，升任大司馬，封廣成侯。⑦隲：通「俊」。才智出衆的人。⑧數：屢次。⑨曠然：決斷。⑩明諭：明白告示。⑪震慄：驚懼，戰栗。

【譯文】過去管子曾說：「赦免，猶如狂奔之馬拋棄了籠頭；不赦免，猶如用石針治療毒瘡。」匡衡、吳漢這些將相中才智出衆的人，都曾建議不當屢屢赦免。現在如果要遵從先王的制度，應該決斷地更改所頒布的大赦令，明確告諭，讓人們知道永不再赦免，則臣下與百姓就會驚懼，沒有誰敢輕易犯罪。即使不能這樣，也應該十年以上纔適時赦免一次。

昌言

【題解】《昌言》為東漢末政論家仲長統所著。《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原書已佚，今僅存十分之一。

唐章懷太子李賢注曰：「昌，讜言。」讜言即善言、正言之意。《昌言》和東漢末許多著作一樣，思想比較龐雜活躍，而總的傾向是崇實尚用，充滿順時應變的思想。仲長統堅決反對宦官、外戚干政，反對社會不公。他主張「限夫田以斷并兼，急農桑以豐委積，嚴禁令以階僭差，察苛刻以絕煩暴」「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反對「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主張「核才藝以叙官宜」；提出「人事為本」的觀點，反對將個人的錯誤歸咎於天命。

范曄在《後漢書》本傳中稱仲長統「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樸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陽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對他作了很高的評價。

魏徵在《群書治要》中節錄了《昌言》的部分內容。從輯入的內容看，全為針砭時事、俾補朝政的諫言。文中主張重視道德教化，提倡禮義廉耻，重視個人道德修養，勸諫君王重賢任能，嚴明法度，戒防母妻之黨及宦官敗亂朝政，并就君臣關係、為君者立

身治國之道進行了頗為精要的論述。

【作者簡介】仲長統（公元一七九年—公元二二〇年），又稱仲長子。字公理，山陽郡高平（今山東省微山縣兩城鎮）人。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仲長統「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後漢書·本傳》），尤好《禮》《易》。二十餘歲時，他便游學青、徐、并、冀諸州之間。三國魏大臣繆襲與仲長統友善，在其《上統〈昌言〉表》記載：「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與無常，時人或謂之狂。」在此期間，仲長統屢屢拒絕出仕，「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漢書·仲長統傳》）。到漢獻帝時，尚書令荀彧聞其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仲長統才華橫溢，惜英年早逝，年僅四十一歲。他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

清代的嚴可均在評價仲長統時說：「然其闔陳善道，指柯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非過譽也。」（《全後漢文》卷八十八）。

德教

【原文】本篇闡明道德教化是為君者治國的常道，而刑罰只能作為輔助手段。要實現社會大治，根本在於道德教化，教有道，禁不義，為君者能先垂身躬行，為民表率，纔能成就至德之治。

【原文】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①。和萬邦。蕃^②黎民。召天地之嘉應^③。降^④鬼神之吉靈^⑤者。實^⑥德是為。而非刑之攸^⑦致也。至於革命^⑧之期運^⑨。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奸宄^⑩之成群。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⑪。時勢不同。所用之數^⑫。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⑬為本。常道^⑭行於百世。權宜^⑮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⑯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⑰。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⑱。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⑲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⑳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剟^㉑。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㉒之以至公。行之以忠

仁。壹德^{②③}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為輔佐。知稼穡^{②④}之艱難者。親民事^{②⑤}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②⑥}之家。權不入於宦豎^{②⑦}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②⑧}可出。

【注釋】①五品：五常。指仁、義、禮、智、信。②蕃：生息，繁殖。③嘉應：詳瑞。④降：此處

做使動用法，使……降臨。⑤靈：神奇，靈異。⑥實：原作「寔」。⑦攸：助詞。所。⑧革命：謂實施變革以應天命。古代認為王者受命於天，改朝換代是天命變更，因稱「革命」。⑨期運：猶機運。

⑩宄：音軌。奸邪，作亂。《說文解字》：「宄，奸也。外為盜，內為宄。」泛指壞人、歹徒。

⑪黨：朋黨，同伙。⑫數：道術，方法。⑬典籍：法典、圖籍等重要文獻。此處指記錄人倫禮儀等的

經典文籍。⑭常道：不變的常理。⑮權宜：謂暫時適宜的措施。⑯羅網：比喻法網。⑰致治：使國家

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⑱取正：用作典範。⑲方來：將來。⑳省：簡，少。㉑刊剝：刪削，削除。剝，

音多。㉒臨：監視，監臨。引申為統治、治理。㉓壹德：謂一心一意。㉔稼穡：耕種和收穫。泛指農

業勞動。㉕民事：猶國政。㉖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㉗宦豎：對宦官的賤稱。㉘地祇：地神。

【譯文】以仁德來感化人民，是君主不變的責任，而刑罰祇是德教的輔助而已。古時的聖明帝王，之所以能夠親近百姓，教導人民通曉仁、義、禮、智、信，使天下和諧、百

姓繁衍，并感召來天地的祥瑞，使鬼神都賜予吉祥靈驗，這些都是真實的德行所致，并不是刑罰所實現的。至於遇到順應天命實施變革的特殊時機，如果不興兵討伐，就沒有辦法奠定國家大業；奸邪作惡的人成群，如果不用嚴峻的刑法，就不能摧破其成群結伙的集團。時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應該不同。教育感化是以禮義為主，禮義是以經典古籍為根本。不變的常理通行於世世代代，暫時適宜的方法祇能用於一時，這二者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制度不周全，則徵引典章不會得當。禮儀沒有等級差別，就不能作為實行的依據。法令變化不定，則法網密布，人們就會不知所措；教化不賢明，則士人和百姓都會無所信從。徵引典章不恰當，就難以實現國家的政治安定清平。實行禮儀沒有依據，就沒有可以效法的標準。密集的法網擋在道路上，人人都無法躲避犯罪。士民無法信從教化，志向就會動搖不定。這些都不是治國之道。如果確實能够使將來的創設，禮制簡單而便於採用，儀式簡潔而便於實行，法律簡明而便於瞭解，教化簡約而便於遵從，規章制度已經制定，并著作成文，就不要再刪減改變，禮儀已經形成習慣，就不要再去做改變，君主以公正之心治理百姓，推行忠孝仁義，并且一心一意恒常不變，并先從自身落實，還要任用通曉治國之道并且明識大體者，總攬法度綱常，作為皇帝的輔佐，任用瞭解耕作辛勞艱苦的人，料理民生事務，施行恩惠利益，政權不分給母親和妻子的親戚，權柄不交到宦官的手裏；地方上没有侵害百姓的官吏，京師裏没有奸佞的大

臣。這樣，天神能够降臨保佑，地神也會現身護持。

【原文】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①。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②禍災。樂生全③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④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⑤。廉耻成也。任循吏⑥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⑦之敗⑧。用酷吏於清治⑨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⑩也。我有公心⑪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⑫者也。開道塗⑬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⑭。逾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⑮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⑯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⑰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⑱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注釋】①無故：特指沒有發生非常的變故。②創艾：因受懲治而畏懼，戒懼。③生全：保全生命。④苟免：苟且免於損害。⑤相厲：互相勸勉。厲，通「勵」。⑥循吏：守法循理的官吏。⑦仁恩：仁愛恩德。⑧敗：害，危害。⑨清治：清明的治績。⑩大數：自然法則，氣數。⑪公心：公正之

心。⑫徵：證明，證驗。⑬道塗：道路，路途。⑭不由：不用。⑮誥：告誡，勸勉。⑯明刑：嚴明的刑罰。⑰令德：美德。⑱譎詐：狡詐，奸詐。譎，音決。

【譯文】長治久安之後，會有作亂的百姓，這是因為安定太平沒有動蕩，人們就會萌生邪惡之心。大亂之後，有容易治理的趨勢，這是因為百姓飽受災禍的傷害，渴望保全生命。刑罰繁多但混亂却更加嚴重，是因為法網太密，不勝躲避，於是人們就會苟且地免於受罰，而不再有着耻之心。教化興而罕用刑罰，是因為以仁義相激勵，人們的廉耻之心就產生出來了。在動蕩混亂的時期任用守法循理的官吏，必定會有恃仗施行仁厚恩德而產生的危害；在清平安定的時期任用濫用酷刑的官吏，必定會有殘殺良民的暴行。這是自然的趨勢。君主自己有大公之心，則士人和百姓就不敢顧念一己一家之私。君主自己有平正之心，則士人和百姓就不敢行冒險的事。君主自己有節儉之心，則士人和百姓就不敢存奢侈的心。這是親身實行做出表率的明證。推行道德教化是開闢道路，使用刑罰是修築堤壩。捨棄我開辟的道路而不走，翻越我設的堤防而胡作非為，都是亂政之民。告誡了能知罪，可使他們悔罪而從此遏制自己；告誡了以後仍不悔罪，就拿出嚴明的刑罰整治他們。教育人講求道德，禁止不義之行，自己能率先垂範，是有美德的人；自己不能率先垂範，而聰明謀略能明正法令，是嚴明的人。以忠孝仁義為上，勤加守護

不失，成效雖慢，是君子的美德。用狡詐的心管理屬下，欺騙百姓來取得民心，雖然有快速成就的功績，真正道德圓滿的人是不看重的。

損益

【題解】本篇指出要端正民俗，禁止不良風氣，要從根本上堵塞其源流，重視道德禮義，人們違禮，這是風俗敗壞的根源。

【原文】廉隅①貞潔②者。德之令③也。流逸奔隨④者。行之污⑤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⑥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胸心⑦之逸⑧念。睇盼⑨之過視。而况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⑩之。戲謔⑪酒醴⑫以趣其情欲。宣淫佚⑬於廣衆之中。顯陰私⑭於族親⑮之間。污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注釋】①廉隅：比喻端方不苟的行為、品性。②貞潔：純正高潔。③令：善，美好。④奔隨：謂女子跟隨男子私奔。⑤污：淫亂。⑥刈：音義，消除，除去。⑦胸心：內心。⑧逸：放縱，淫荒。⑨睇盼：顧盼。睇，音帝。⑩督：勸。⑪戲謔：開玩笑。⑫酒醴：酒和醴。亦泛指各種酒。⑬淫佚：淫蕩，淫亂。⑭陰私：不該顯露在衆人面前的行為。⑮族親：家族和親戚。

【譯文】品行端方、意志堅定、操守純正，是美好的品德；放浪形骸、相從私奔，是污濁的行爲。風氣都有其來由，民俗也有其根源。嫉恨其末梢就該割斷根本，厭惡其濁流就要堵塞源頭。男女之間，即使分別內外，彼此遠離，杜絕其交談，培養廉耻之心，阻斷造成非禮的路子，還會有放蕩的念頭、越禮的斜視，更何況大開其門并爲之引路呢？現在嫁女娶妻的時候，打著逼著讓他們調笑戲謔，飲酒以促發其情欲，在大庭廣衆中公然淫佚放蕩，在親朋之間暴露見不得人的陰私。敗壞風俗，滋生淫亂，助長奸邪，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這是不可不禁絕的事情。

法誠

【題解】本篇指出不可讓后妃臨政、外戚擅權和宦官干政，并例舉漢以來后妃、外戚和宦官干政的教訓，告誡為君者應以此為鑒。

【原文】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為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坐①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②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③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④。又况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⑤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為國家校計⑥者乎。故其欲關豫⑦朝政。恆⑧快⑨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⑩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⑪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為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况吕后⑫。飛燕⑬。傅昭儀⑭之等乎。

【注釋】①所坐：犯罪，判罪。②萬夫：萬人，萬民，衆人。③天幸：天賜之幸，僥幸。④死而後已：到死纔罷休。⑤遵巡：順著，沿著。⑥校計：計算，核算。⑦關豫：參與。⑧恆：音匡。料想。

⑨快：舒適，暢快。⑩趙綰：西漢儒生，申培弟子，漢武帝初年受重用，官拜御史大夫，推行獨尊儒術。後因和王臧上書武帝不要再向太皇太后竇漪房請示奏報，而遭罷官，後死於獄中。綰，音碗。⑪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在朝廷以敢直言聞名。時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不親附鳳。會有日蝕，章奏言鳳不可任用。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死於獄中。⑫呂后：指漢高祖劉邦之妻呂雉。劉邦稱帝之後，被封為皇后，是為呂后；劉邦死后，被尊為太后，史稱呂太后。⑬飛燕：趙飛燕，漢成帝皇后。出身微賤，精通音樂。因其舞姿輕盈如燕飛鳳舞，故人們稱其為「飛燕」。與其妹趙合德共侍成帝。姐妹二人均無子女，她們害怕別的嬪妃懷孕生子，威脅后位，就瘋狂地摧殘宮人。「生下者輒殺，墮胎無數」。⑭傅昭儀：漢元帝妃嬪，漢哀帝祖母。與馮媛共受寵於元帝。元帝創設昭儀，和馮媛同封昭儀。傅昭儀的孫子劉欣繼位為漢哀帝的翌年，傅太后以「詛咒罪」誣陷馮婕妤，命其飲藥自殺。公元前一年，馮媛的孫子劉衍繼位為漢平帝，纔恢復名譽。

【譯文】漢朝開國以來，大都任用外戚一派擔任上將，名義上稱作輔佐朝政，可是靠他們治理國家收效甚少，因此而導致危機動亂的居多。精心從萬眾所仰望的人中擇選，都未必得到良才可用，何況從妃子妾媵的親族中尋求、從驕縱富貴之家選取，而企圖僥幸獲得合適的人才呢？以大丈夫的智能，尚不能長久處事公正，不能長遠考慮利弊得

失，沉湎享樂貪圖榮耀，至死方休，又何況以婦人的愚昧，怎能希望她們遵循正路、謙虛節儉、深謀遠慮，為國家謀劃大事呢？所以她們想參與朝政，無非是想暢快自己的欲望，這是自然之理。過去趙綰上書武帝不要再向太皇太后竇漪房請示奏報，而遭罷官死於獄中；王章陳奏日蝕之變因皇后王政君之兄王鳳專權所致，而被陷以大逆之罪死在獄中。這二后不算是無道的婦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像呂后、趙飛燕、傅昭儀之流的女人呢？

【原文】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我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且媾^①。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效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②之勞苦。肌膚用（用恐衍）之疾病也。夫以此歎^③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④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⑤其不陷沒^⑥流淪耳。

【注釋】①媾：音謝，親近而不莊重。②四體：指整個身體，身軀。③歎唾：形容不費力氣或時間短暫。歎，音慨。④不世：非一世所能有，罕有。多謂非凡。⑤庶幾：或許，也許。⑥陷沒：陷落，

沉沒。

【譯文】母親是我尊敬親愛的人，她對於自家親人，如同我的父親想厚待他的父兄弟一樣；妻子是我親近愛護的人，她對於自己的親人，如同我想厚待自己的父兄弟一樣。我想對慈母盡孝心，什麼事都可做；我想對妻妾恩愛，也不遺餘力。而且她們所要我做的，不會使我四肢勞苦，也不會使身體病痛，就像是咳嗽、吐唾沫、瞪眼、斜視一類最容易的事，誰能違背她們的意願呢？祇有非凡的君主，有果斷獨到的見識，有堅強剛毅的氣質，纔不會陷於後黨親緣的束縛而流於沉淪呀！

【原文】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超疑趁）走是供。傳延①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②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③爲中書令④。石顯⑤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⑥其奸心也。後暨⑦孝元常抱病⑧而留好⑨於音樂。悉以樞機⑩委之石顯。則昏迷⑪霧亂⑫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⑬起自蠡吾⑭而登至尊。侯覽⑮。張讓⑯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⑰。權利并作。迷荒帝主。濁亂⑱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⑲。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

靈皇帝^⑳登自解犢^㉑。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㉒。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㉓。撓亂內外。螫噬^㉔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㉕。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注釋】①延：達到，及於。②刑者：特指受宮刑的人。③弘恭：西漢沛（郡治今安徽濉溪縣）人，青年時被處腐刑，爲中黃門，不久選爲中尚書。宣帝爲加強皇權，任用宦官曲掌機要，他被任爲中書令。長期在內朝專政，凡不附己者，加以排擠打擊，以至丞相、御史大夫都阿附敬容。元帝即位，他與石顯專權，曾譖前將軍蕭望之，不久病死。④中書令：官名。漢設中書令，掌傳宣詔令，以宦者爲之，後多任用名望之士。⑤石顯：西漢元帝時佞臣。年輕時因犯法受腐刑。爲人外巧慧而內陰險，常持詭辯以中傷人，先後譖殺蕭望之、京房、賈捐之及斥罷周堪、劉更生等。成帝時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途中病死。⑥容錯：亦作「容厝」「容措」。猶措置、安放。⑦暨：至，到。⑧抱病：有病在身，患病。⑨留好：留戀與愛好。⑩樞機：指中央政權的機要部門或職位。⑪昏迷：指社會政治黑暗混亂。⑫霧亂：黑暗紛亂。⑬孝桓皇帝：即漢桓帝劉志，東漢第十位皇帝，在位二十一年。謚號「孝桓皇帝」，廟號「威宗」。⑭蠡吾：蠡，音里，古縣名。東漢桓帝父劉翼曾封蠡吾侯於此。⑮侯覽：東漢宦官。曾誣陷張儉、李膺、杜密等爲黨人，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後自殺身亡。⑮張讓：東漢宦官。桓帝、靈帝時，曆為小黃門、中常侍、列侯等職。在職時以搜刮暴斂、驕縱貪婪見稱。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何進謀誅宦官，事泄，他和宦官趙忠等杀何進。不久袁紹捕杀宦官时投河自尽。⑯政令多門：形容權力分散、領導軟弱無力的狀況。⑰濁亂：攪擾使之混亂。⑱直言正論：謂以正直的言論諫論。古時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⑳靈皇帝：指漢靈帝劉宏。㉑解犢：靈帝劉宏原是解犢亭侯。犢，音毒。㉒曹節：東漢宦官。漢桓帝時受寵，以迎立漢靈帝之功封長安鄉侯。曾矯詔殺竇武、陳蕃，并興第二次黨錮之禍，天下正人端士一空。後任尚書令。光和四年（公元一八一年），曹節去世，死後被追贈為車騎將軍。㉓橫恣：專橫放肆。㉔螫噬：音士士，此處謂如毒蟲刺人和野獸咬人的危害。㉕師保：古時任輔弼帝王和教導王室子弟的官，有師有保，統稱「師保」。

【譯文】宦官，是宮中負責傳話和供役使的人，清掃宮院是他們應該做的，跑腿奔走是他們的本分。在卧房之間聯絡迎送，在宮中婦人間行走往來，也確實適宜受過腐刑的人充任。漢宣帝時，讓受過腐刑的弘恭任中書令、石顯任僕射。當時宣帝嚴明，兩個宦官不敢心存奸惡。後來元帝即位，經常患病，而且迷戀音樂，把機要大事都交給石顯，朝政昏庸混亂從此開始，而仇視、傷害忠正大臣的灾禍便形成了。可悲啊！按說宣帝、元帝父子之間相互借鑒最近，可是其明達與昏暗却如此分明，豈不足以令人悲嘆！漢桓

帝從蠡吾侯的兒子，而登皇帝之位，用侯覽、張讓等五人，治梁冀之亂，結果更亂，政令出於多門，威權與財利并用，迷惑皇帝，朝政荒廢，國家混亂。忠正的士大夫公卿憎惡他們的惡行，以正直的言論諫諭，被誣陷為朋黨。漢靈帝從解犢亭侯登上帝位，繼承桓帝。這時中常侍曹節、侯覽等人操縱著國家的法令制度，而靈帝終不覺悟，對他們的寵信日盛一日，祇聽信他們所言，有求必得。舉凡貪淫放縱、越級行事、橫行恣肆、朝廷內外被攪亂、毒害民風的混亂狀況，都是興於東漢順帝、桓帝時期，盛極於靈帝時期，前後經過五十多年，國家怎能不破敗呢？古代的聖人，確立禮制，留下法典，讓子孫從小接受太師、太保的管教，不讓其在婦女小人中廝混，都是對這些問題看得很清楚啊！

教禁

【題解】本篇指出要用禮和法來禁止人們的惡習，用禮法約束人的欲望；超越禮制要批評，超越法制要處罰。放任人的欲望橫流，這不是平治天下之道，尤其批評王室子女們嬌生慣養、道德敗壞。王公貴族以所崇尚的教導民衆，以所鄙視的教導親族，實是糊塗之舉。

【原文】和神氣^①。懲^②思慮。避風濕^③。節飲食。適^④嗜欲。此壽考^⑤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⑥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⑦。居^⑧中正。康^⑨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⑩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⑪責躬^⑫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⑬之禮。史巫^⑭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⑮也。下世（世下有脫文）其本而為奸邪之階。於是淫厲^⑯亂神^⑰之禮興焉。俯張^⑱變怪^⑲之言起焉。丹書^⑳厭勝^㉑之物作焉。故常俗^㉒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㉓。而通人^㉔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㉕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㉖。慢祖禩^㉗。逆時令^㉘。背大順^㉙。而反求福佑^㉚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㉛指天者。不能自使室

家滑利^{③②}。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

【注釋】①神氣：精神氣息。②懲：克制，制止。③風濕：風和濕兩種病邪，這兩種病邪結合會導致風濕病。④適：節制，調節。⑤壽考：年高，長壽。⑥鍼石：即針石，用砭石製成的石針。古代針灸用石針，後世用金針。⑦禮容：禮制儀容。⑧居：指存心。⑨康：褒揚，贊美。⑩恪：恭敬，恭謹。⑪克己：謂克制私欲，嚴以律己。⑫責躬：反躬自責。⑬禱祈：祈禱。禱告而祈求。⑭史巫：祝史和巫覡。古代司祭祀、事鬼神的人。⑮精誠：真誠。⑯淫厲：禍害，災害。⑰亂神：擾亂心神。⑱佞張：欺誑，欺謾。佞，音舟。⑲變怪：災變怪异。⑳丹書：古代方士用以咒邪鎮鬼的朱文符書。㉑厭勝：古代一種巫術，謂能以詛咒制勝，壓服人或物。㉒常俗：猶習俗。㉓遂往：謂以往的錯誤。㉔通人：學識淵博通達的人。㉕九仞：六十三尺。一說七十二尺。常用以形容極高或極深。㉖郊社：祭祀天地。周代冬至祭天稱郊，夏至祭地稱社。㉗祖禰：祖廟與父廟。禰，音止。㉘時令：猶月令。古時按季節制定有關農事的政令。㉙大順：謂順乎倫常天道。㉚福佑：賜福保佑。㉛轉局：古代用符盤進行占卜，謂之「轉局」。㉜滑利：順暢，無滯礙。

【譯文】調和精神氣息，戒除焦慮，避免風濕，節制飲食，控制嗜欲，是長壽的良方，不幸而患了病，扎針吃藥就可除去；整肅禮節儀容，遵循正道，弘揚道德，施行仁

義，尊敬天地，恭敬宗廟，是求得吉祥的方法，不幸有了災禍，嚴格克制自己，反省責備自己就能回復吉祥。這樣纔有祈禱的禮儀、掌祭祀的史官和巫師之業，目的都是爲了竭盡中正精誠之意。近世拋棄了忠心至誠的根本，而成爲奸詐邪惡的階梯，於是祭鬼弄神的儀式就應運而生，欺騙怪誕的言論興起，天書咒語出現。因此傳統習俗忌諱并認爲可笑的事，現時一些人却競相追逐，而學識淵博之人對此非常厭惡。人們挖地九仞打井汲水，開山深百步用以采礦；去森林伐木不占卜日子，到野外割草不挑選吉時。但等到建築房子居住、製作器物使用，却懷疑是否吉祥、是否有災凶，豈不太迷惑顛倒了嗎？荒廢祭祀天地，怠慢宗廟中的祖先，違背時令，忤逆倫常大道，却向不吉祥的東西祈求幸福和保佑，向愚昧糊塗之人尋求誠信，豈不大錯特錯嗎？那些爲人籌畫宅基房舍來轉換運勢、指示天意的人，不能使自己的家庭順利，也不能使子孫富貴，而企望他們能給我福分，豈不是太糊塗了嗎？

【原文】今有嚴禁於下而不上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①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②之縱橫馳騁③。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④則影直。範⑤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⑥之教也。

君臣士民。并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

【注釋】①紀綱：治理，管理。②人情：人心，衆人的情緒、願望。③縱橫馳騁：比喻象放開馬往來奔馳，毫無阻擋。④表正：謂以身爲表率而正之。⑤範：模子，製作器物的模型。⑥元首：君王。

【譯文】現在有些事對民間嚴格禁止，但是皇室貴族們却不去除，這不是推行教化的方法。各種用巫術爲人祈福消災之事和不符合禮法的祭祀都應儘快除掉。人們的情欲沒有止境，要用禮法予以約束；人們的欲望不可能一樣，要用法律進行防範。超越禮制的應該批評，違反法規的應該懲處。先王就是用這種辦法管理相關的人和事的。如果不用禮與法來控制人們的感情和欲望，讓其放縱泛濫，誰又能估量到它會發展到哪一步呢？形象端正影子就直，模子端正則鑄造出的器物就好。皇帝大臣照樣去做而禁止百姓去做，這不是君主應推行的教化。君主、臣子、士人、百姓都順其私心行事，是造成大亂的做法。

【原文】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①。爵^②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③以上。已有國邑^④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

於祖考^⑤。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⑥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⑦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⑧。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⑨。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為風。世以為俗。故姓族^⑩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⑪。廣之以他山^⑫。肅之以二物^⑬。則腥臊^⑭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注釋】①殤：音商。未至成年而死。②爵：授爵或授官。③下殤：年齡在八至十一歲間死為下殤。④國邑：漢代諸侯的封地。⑤祖考：祖先。⑥臭味：氣味。⑦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⑧法言：合乎禮法的言論。⑨夷狄：古稱東方部族為夷，北方部族為狄。常用以泛稱除華夏族以外的各族。⑩姓族：大族，望族。⑪大學：太學。設於京城，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⑫他山：指別處山上的石頭。比喻磨礪自己，幫助自己的外力。⑬二物：《禮記·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同「楛」。楚，荊條。夏楚，通常指老師所用的教鞭。⑭腥臊：音星搔。藉喻醜惡的事物。

【譯文】現今皇子皇女有的不幸夭亡，年齡未到八歲以上就封爵位、加王號，按成年禮儀埋葬，這是錯誤的。到了八歲以上且已有國邑名號的，按大禮安葬，雖不符合古代典制，尚可施行。王侯們與君主都是一個祖先，是一個主幹上的分支，其性情之純美、氣味之芬香，有誰能超過他們呢？可是，（他們）有的生活在驕奢氣盛的環境，在美色歡娛中自我放縱，不學典籍中合乎禮法之言，不接受師長的教誨。因此其心志與蠻夷之族無異，其行為與禽獸可比。長輩行幼輩效，子孫相沿襲，家族內已經成爲家風，世人也都當成習俗。所以名門望族，不與王侯通婚，究其原因，豈不是擔心尊卑不和睦、閨門不清純興旺嗎？人們崇尚好人好事，是因爲其合禮義；鄙視壞人壞事，是因爲其有罪過。如今，以所崇尚的教導民衆，却以所鄙視的教導親族，不是很糊塗的事嗎？應該讓王侯子弟都進太學讀書，擴大眼界，瞭解其他階層的情況，用夏楚二物整肅他們的儀容，這樣一來，他們沾染的惡習就可除掉，美好作風就可得以發揚了。

中制

【題解】本篇指出，君主要以道義治國，守持中正之道。凡事要守持中道，不過太過，也不可不及。故名「中制」。

【原文】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①。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②難行之術。而臺榭^③則高數十百尺。壁帶^④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⑤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⑥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⑦。繼體^⑧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⑨。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⑩足以容朝賀^⑪之會同^⑫。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⑬。防闈^⑭足以殊^⑮五等之尊卑。宇殿^⑯高顯敞^⑰。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⑱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⑲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⑳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鄰^㉑而講事^㉒。因田狩^㉓以教戰。上虔^㉔郊廟^㉕。下虞^㉖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嫡庶^㉗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㉘。使令^㉙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㉚曠^㉛。是又自然其中也。

【注釋】①大中：《易·大有》：「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王弼注：「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高亨注：「象大臣處於尊貴之位，守大正之道。」後以「大中」指無過與不及的中正之道。②高論：不切實際的議論。③臺榭：臺和榭。亦泛指樓臺等建築物。④壁帶：壁中露出像帶一樣的橫木。⑤緝：音提，厚實平滑而有光澤的絲織物。⑥成市：像市場一樣。比喻衆多。⑦山陵：帝王或皇后的墳墓。⑧繼體：泛指繼位。⑨美人：妃嬪的稱號。⑩門庭：迎著門的空闊的地方。⑪朝賀：朝覲慶賀。⑫會同：泛指朝會。謂諸侯、臣屬及外國使者朝見天子。⑬有無：所有。⑭闈：內門，小門。後泛指門、門戶。⑮殊：區分，區別。⑯宇殿：指宮殿。⑰顯敞：豁亮寬敞。⑱錯塗：猶塗飾。⑲苑囿：古代畜養禽獸供帝王玩樂的園林。⑳芻蕘：音除饒，割草采薪。㉑邾：音細，空隙。㉒講事：謀議軍政大事。㉓田狩：打獵。亦特指冬獵。㉔虔：恭敬，誠心。㉕郊廟：古代天子祭天地與祖先。㉖虞：通「娛」。㉗嫡庶：指嫡子與庶子。㉘子姓：泛指子孫後輩。㉙使令：亦作「使伶」。供使喚的人。泛指奴婢僕從。㉚隔：隔閡，不相合。㉛曠：遠離，疏遠。

【譯文】擁有天下的人，沒有不以王者身份君臨天下而以道義去治理國家的。道義廣大、中正，所以被尊崇，又何必羨慕空談玄機和難以實行的方術呢？未得中正之道而去建造高數十百尺的臺榭，牆壁中的橫木都加以珠玉之物點綴，草木地面以絲綢錦鍛為裝飾。未出嫁的少女被成群地集中於皇宮中，不曾被皇帝寵幸的女子被活活幽禁於陵墓。

繼位的君主，果真是想施行大中之道，即使是父親所建，有的也可以毀掉；即使是父親的嬪妃，有的也可以讓她們外嫁。至於門庭，足夠容納朝賀時的會聚就行了；公堂，足夠安放供千人用的坐席就行了；臺榭，高度足夠觀覽都城市民的活動就行了；各式宮門，足以區分五等尊卑就行了。宮室高大顯亮、寬敞，而不做精巧的雕刻彩繪，也不鑲金塗漆，以守中持正。園林、獸場、池塘廣達百里，可讓割草打柴捕獵的人在適當時節進入，趁農閒而謀議軍政大事，借冬獵而訓練戰事。對上恭敬祭祀天地，對下讓來賓們歡娛。這也是守中持正。對待嫡生與庶出的子弟，遵從周代禮制；妾不生子女或很少受寵幸的，適時讓其外嫁；恩澤的施予要均齊，以增多子孫。隨從和侍奉的人，够用就可以了，按照是否需要隨時增減，允許成年男僕女僕結婚。這又是守中持正。

【原文】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①者矣。有食菽藿^②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③不敢沽酒^④市脯^⑤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⑥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⑦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⑧蒿屏^⑨而上漏下濕^⑩者矣。有窮居^⑪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嘆美以爲高潔^⑫。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

【注釋】①柴馬弊車：破車瘦馬。②菽藿：音書或。豆和豆葉。泛指粗劣的雜糧。③過客：來客。④沽酒：從市上買來的酒，買酒。⑤市脯：買來的肉食品。⑥官舍：官署，衙門。⑦凍餒：凍餒。謂飢寒交迫。⑧茅茨：亦作「茆茨」。茅草蓋的屋頂。亦指茅屋。⑨屏：照壁。對著門的小墻。⑩上漏下濕：形容屋舍破舊，不蔽風雨。⑪窮居：謂隱居不仕。⑫高潔：高尚純潔。

【譯文】在位為官的人，有坐瘦馬破車的，有吃粗茶淡飯的，有親自烹飪飲食的，有來了賓客也不敢從市場上買酒買肉的，有妻子不隨同住官舍的，有退還俸祿的，有不受封爵賞賜的。沒有不稱說這是清高美好之行的。美好固然美好，祇是不能夠說這合乎中正。喜好名節的士子，有遇到君子也不享用其所給的飯食的，有妻子受凍挨餓也不接受善人施捨的，有住著茅草為屋頂、蒿草做門墻的房子而上漏雨、下潮濕的，有困居偏僻之處訪求也難以見到的。沒有誰不感嘆贊美他們的高潔。這些人確實高潔，却不能說這合乎中道。

【原文】夫世之所以高①此者。亦有由然②。先古之制休廢③。時王④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偽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⑤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彼獨能介然⑥不為。故見貴也。如使王度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⑧不中

法。則詰^⑨之以典制^⑩。貨財不及禮。則問^⑪之以志^⑫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⑬哉。向所嘆云高潔者。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⑭詭俗^⑮之行。無所復剋^⑯摩^⑰。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⑱。步驟^⑲乎平夷^⑳之塗。偃息^㉑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㉒。中和人君子（人嘗作之）矣。

【注釋】①高：尊崇，推崇。②由然：原委，來由。③休廢：猶衰敗。④時王：當代的君主。⑤節義：亦作「節誼」。謂節操與義行。⑥介然：耿介，高潔。⑦王度：先王的法度。⑧服章：古代表示官階身份的服飾。⑨詰：查究，究辦。⑩典制：典章制度。⑪問：非難，毀謗。⑫志：通「識（志）」。記事的著作。特指史書中述禮樂的篇章。⑬矯：匡正，糾正。⑭違時：謂違背當時的形勢或時代的趨勢。⑮詭俗：違反常情，矯情。⑯剋：音凱。規勸，諷喻。⑰摩：砥礪。⑱激切：猶激勵。⑲步驟：泛指行走。⑳平夷：平坦。㉑偃息：平靜，安靜。㉒王公：指天子與諸侯。

【譯文】世人贊美這些人，是有來由的。先古的制度被廢棄，現今君主的政令不公平，正直端正行不通，巧詐虛偽處處暢行。於是世俗之人都知道氣節正義難以保持了，就拋棄正義，追隨邪惡，背叛正道，投奔奸佞。那些堅貞而不從流俗的人，就更顯得可敬。如果君主法度昭明，授祿任官依照古代典制，凡服飾色澤圖案不合等級規定，就根

據典章制度去責問，財用不合禮制，就查對有關記述的先例。如此，則往昔所稱為清高的人，還有什麼要通過他們（與衆不同的行爲）來糾正的呢？此前所稱為高潔的人，還要通過他們去勸勉什麼呢？所以，君主若能讓違反時俗的行爲不再有糾正、勸勉（社會頹廢風氣）的必要，讓困苦難當的貧困生活不再有激勵氣節的對象，從而緩急適度地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安卧於很適中的居室，使人各享其當享，使物各安其所在，之後纔稱得上是聖賢之主、中和之君。

拾遺

【原文】本篇提出要尊崇古禮，禮拜三公，強調為君者要尊敬賢德之人，對臣子要以禮相待。出謀劃策，要選用有遠見卓識的人，具體執行要選任有德行和才幹之人。本篇還指出君主在五個方面難以接受勸諫，這會導致國家混亂。

【原文】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①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②。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③。三公之列也。今不為起。非也。為太子時太傅^④。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⑤可比三公。為之起。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⑥。為諸侯總衰^⑦。為大夫士疑衰^⑧。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⑨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⑩修賜問^⑪之恩。州牧^⑫郡守^⑬遠者。其死。然後有吊贈^⑭之禮也。坐而論道^⑮。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⑯。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⑰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⑱三少^⑲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群臣言議^⑳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㉑也。猶十五志學^㉒（猶上恐脫聖人二字）。朋友講習。自強不息^㉓。德與年進。至於七十。然

後心從而不逾矩^{②④}。況於不及中規^{②⑤}者乎。而不自勉也。

【注釋】

- ①答拜：回拜。②相因：相襲，相承。③御史大夫：官名。漢時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④太傅：官名。輔導太子的官，西漢時稱為太子太傅。⑤少傅：太子少傅。東宮官職，負責教習太子。為太子太傅之副職。⑥錫衰：細麻布所製的喪服。錫，通「錫」。⑦總衰：古代王為諸侯之喪服。⑧疑衰：古代王者為參加大夫或士的喪儀而穿的喪服。疑，通「擬」。⑨師傅：太師、太傅或少師、少傅的合稱。⑩遣使：謂派遣使者。⑪賜問：謂賜予慰問。⑫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長。⑬郡守：郡的長官，主一郡之政事。⑭吊贈：謂吊唁并贈送財物。⑮坐而論道：古指王公大臣陪侍帝王議論政事。⑯士大夫：舊時指官吏或較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⑰幹事：辦事。⑱三太：太師、太傅、太保的合稱。⑲三少：少傅、少師、少保的合稱。⑳言議：議論，言論。㉑性：性情，脾氣。㉒志學：專心求學。㉓自强不息：謂自己努力向上，永不停息。㉔不逾矩：不越出規矩。㉕中規：引申為合乎準則、要求。

【譯文】古時候，君主對臣子沒有不行回拜之禮的。即使皇帝更替，不一定沿用舊例，還是應保留那些重要的禮節。御史大夫，位屬三公。現在御史大夫行叩拜禮而君不起身，這不妥當。太子繼皇位後，對做太子時的太傅應時常回拜，對少傅的禮節可比照

三公起身答禮。周朝的禮制是，周王為逝去의三公六卿穿錫衰，為逝去의諸侯穿總麻，為逝去의大夫穿疑衰。他們患病時，君主親自慰問。古代的禮制雖難全部遵行，但對太師、太傅、少師、少傅及三公的禮節不應有缺失。京城之中，大夫以上官員患病，可派專使去賞賜慰問以示君恩。州牧郡守離京都遠，在他們去世後應有吊唁饋贈的禮儀。陪侍帝王議論政事者，是三公所為。辦理實施，是士大夫所為。出謀劃策要選用見識卓越的人，具體執行要選任有才幹、能力强的人。君主不祇應和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商談，凡在官位的人都應與之接觸。不與卿士談議，怎麼知道他才能的深淺？不拿具體事務去檢驗，怎知他能力的高低？與群臣一起商討國事，不光是用來觀察臣下的志行，瞭解臣下的才能，還可藉以擴大聖上的德性、廣益聖上的靈性。聖人尚且十五歲立志學習，與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切磋學問，自強不息，品德隨年齡增長而完善，到七十歲纔隨心所欲而不會超越規範。何況尚不能言行合乎規範者，能不自勉勵嗎？

【原文】公卿列校^①。侍中^②尚書^③。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④言議。諮論^⑤古事。訪^⑥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⑦。琢磨^⑧珪璧^⑨。染練^⑩金錫^⑪。何以昭仁心於民物^⑫。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⑬黜正^⑭。二曰不節

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⑮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⑯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於膏肓^⑰。此為傾危^⑱。比於累卵^⑲者也。然而人臣破首^⑳分形所不能救止^㉑也。不忌（忌恐當作忘）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㉒。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為厚也。何必友（友恐當作久）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注釋】

①列校：東漢時守衛京師的屯衛兵分作五營，稱北軍五校。每校首領稱校尉，統稱列校。

②侍中：古代官職名。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

③尚書：官名。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魏晉以後，尚書事務益繁。

④從容：悠閑舒緩，不慌不忙。

⑤咨論：議論，商討。

⑥訪：謀議。

⑦豪英：指豪杰英雄。

⑧琢

磨：磨煉。

⑨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比喻高尚的人品。

⑩染練：原意是指染布帛的事

務，引喻為苦練、反覆錘鍊。

⑪金錫杖：指錫杖。喻明德。

⑫民物：泛指人民、萬物。

⑬廢后：廢黜皇

后。

⑭黜正：廢除太子。

⑮壅蔽：遮蔽，阻塞。

⑯淆亂：混亂，混淆。

⑰膏肓：比喻難以救藥的失誤

或缺點。

⑱傾危：傾覆，傾側危險。

⑲累卵：堆疊的蛋。比喻極其危險。

⑳破首：頭破。

㉑救止：糾

正，阻止。②專制：君主獨掌政權。

【譯文】公卿、列校、侍中、尚書，都是從全國各地選拔的，如果不同他們平心靜氣地交談商討，不詢問討論古代典制、謀議國家大事、詢問天下豪杰英雄、商議完善治國大計，怎能在百姓中宣示仁德之心，在全國擴大聲望呢？君主常在五個方面不容易接受勸諫：一是廢黜皇后廢除太子，二是不節制情欲，三是專寵一個妃嬪，四是寵愛奸佞諂媚之人，五是放縱、看重外戚。廢黜皇后廢除太子，可使國家傾覆；不節制情欲，危害君主性命；專寵一人，就會斷絕後代；寵信諂諛奸佞之徒，就會阻塞正直之人的上進之路；放縱、重用外戚，就會淆亂國家政治。這些會使國家病入膏肓，使政權危如累卵，即使臣子們肝腦塗地，也難拯救。不記恨別人以前犯過的錯誤，是仁愛；用理智控制感情，是智慧；以嚴謹的態度施行制度，這就是遵行禮制。給予豐盛財貨，却不授予官職，也能够顯示恩惠；封賞土地，却不交給實權，也能够顯示優厚。何必讓那些人長年累月弄權，猜忌賢臣，以致國家混亂，難道這樣心裏纔痛快嗎？

性行

【題解】本篇指出爲人要守忠孝仁愛之道。侍奉父母要孝，侍奉君主主要忠，與人相處要仁愛、寬恕，并強調孝要建立在履行道義的基礎上，違背道義而順從父母，不是真正的孝。本篇中的「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被世人廣爲傳誦，成爲千古名言。

【原文】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①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②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飡③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④爲此以沒其身。惡⑤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⑦其志。險易⑧不革⑨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⑩恕⑪。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⑫著乎外。流言⑬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⑭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⑮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⑯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

知。是信義未至者也。

【注釋】①勞辱：猶勞苦。亦指勞苦之事。②欲：愛好，喜愛。③飡：同「餐」。④孜孜：勤勉，不懈怠。⑤惡：問代詞。相當於「何」「安」「怎麼」。⑥識知：知道，識察。⑦不貳：專一，無二心。⑧險易：吉凶。⑨不革：不改變。⑩篤：誠篤。⑪恕：推己及人，仁愛待物。⑫信效：守信用并見諸行動而收到實效。⑬流言：沒有根據的話。多指背後議論、誣蔑或挑撥的話。⑭幽閑：幽，暗。閑，防止、限制。⑮負：背弃，辜負。⑯潛德：謂不為人知的美德。

【譯文】人子侍奉雙親，不離開父母的身旁，不懈怠厭煩勞苦之事，祇聽從父母的話，祇滿足父母的喜好。父母身體不安，自己就無法去安睡；父母沒吃飽，自己就無法進食。勤勉不懈於此，終身不改，哪有父母討厭這樣的孩子呢？臣子侍奉君主，無論大事小事的進諫都無差錯，無論多麼勞苦也不推辭。其被君主記住并瞭解，則不依恃恩寵而反倒更加敬業；其被君主遺忘，則不心懷埋怨而反倒更加勤勉。無論自身安或危都不更改志向，無論形勢險或易都不改變誠心。勤勉不懈於此，終身不改，哪有這樣的臣子却遭君主憎惡的呢？人與人交往，要做到仁愛、寬恕、謙遜、禮讓，忠誠發自內心，信用顯揚於外，不聽信流言蜚語，愛憎沒有偏私，私下謹防指責別人短處，聚會多說別

人長處。有負於我的人，我對他更加寬厚；懷疑我的人，我對他更加誠信。別人有禍患災難一定相幫，暗中施恩於人而不圖報，暗中立功而不求人知。像這樣終生孜孜不倦，勤勉不懈於此，終身不改，哪有與這樣的人結交還憎惡他的呢？所以說，孝事雙親而不被雙親瞭解，是孝道沒有行圓滿；侍奉君主而不為君上所瞭解，是忠誠沒有行圓滿；與人交往而不被人瞭解，是信義沒有行圓滿。

【原文】父母怨咎^①人。不以正己^②。審^③其不然^④。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為奢泰^⑤侈靡^⑥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為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⑦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注釋】①怨咎：埋怨，責備。②正己：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③審：詳究，細察。④不然：不合理，不對。⑤奢泰：奢侈。⑥侈靡：奢華。⑦士友：古代稱在官僚知識階層或普通讀書人中的朋友。

【譯文】父母埋怨怪罪別人，而不去端正自己，做子女的先知道父母這樣不對，可以違背父母之命而不去報復；父母要給人官位爵祿，可是這人的才能實難勝任，可違背父母之命不聽從；父母想追求奢侈靡費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適快樂，可違背父母之命不予答應；父母不喜好學問，從而反對子孫求學，可違背父母意願而去學習；父母不喜歡賢良之士，不喜歡子孫和這些人交往，可違背父母之命與這樣的人交朋友；朋友遇到憂患，等著自己去幫助，父母反對前去，可違背父母之命前去幫助。所以不應該違背的却違背了，這是不孝順父母；應該違背的却不違背，也不是孝道。一味講不違背，這是不孝；一味地喜歡違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這都要看是否符合道義啊！

議難

【題解】本篇指出治理國家既要明天道，又要盡人事。治國之本在於任用賢能、勤於政事，賞功罰惡，國家政治清明、人民安樂，君主任用賢能，以人事爲本，自然天地和諧、百祥雲集。

【原文】昔高祖誅秦項而陟^①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②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③之聖主也。蕭^④。曹^④。丙^⑤。魏^⑤。平^⑥。勃^⑥。霍光^⑦之等。夷諸呂。尊太宗^⑧。廢昌邑^⑨。而立孝宣。經緯^⑩國家。鎮安^⑪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⑫之盡耳。無天道^⑬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⑭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⑮吉凶之祥^⑯。又何取^⑰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⑱者。是巫醫^⑲卜祝^⑳之伍^㉑。下愚不齒^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注釋】

①陟：謂登上帝位。

②篡臣：謂篡奪君權之臣。

此指王莽。

③受命：受天之命。古帝王自

稱受命於天以鞏固其統治。④蕭、曹：指蕭何和曹參。二人相繼任高帝和惠帝時相國。⑤丙、魏：丙吉、魏相的并稱。兩人均為漢宣帝時丞相，以知大體、為政寬平名重當時。⑥平、勃：漢代陳平和周勃的并稱。兩人都是漢高祖劉邦的創業功臣，後又共平諸呂之亂。文帝時，陳平和周勃擔任左、右丞相。⑦霍光：漢昭帝的輔政大臣，此後又迎立漢宣帝即位，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成為西漢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⑧太宗：漢文帝劉恆，廟號「太宗」。

⑨昌邑：指昌邑王劉賀。漢武帝劉徹之孫。因其荒淫無度，被霍光等廢去。⑩經緯：規劃治理。⑪鎮安：安定。⑫人事：人之所為，人力所能及的事。⑬天道：指自然界變化規律。⑭不待：用不著，不用。⑮大略：大概，大要。⑯祥：通「詳」。⑰何取：用反問的語氣表示不足稱許。⑱略：治理。⑲巫醫：古代以祝禱為主或兼用一些藥物來為人消災治病的人。⑳卜祝：專管占卜、祭祀的人。㉑伍：結為同伙，排為同列。㉒不齒：不與同列，不收錄。表示鄙視。

【譯文】從前高祖滅掉秦朝和項羽而登上天子之位，光武帝討伐篡位的王莽而光復了已經滅亡的漢室。這都是承受天命的聖明君主。蕭何、曹參、丙吉、魏相、陳平、周勃、霍光等人，消滅呂氏家族，尊立文帝，廢除昌邑王而幫助孝宣帝即位，治理國家，安定社稷，都是一代名臣。這兩位君主和幾位臣子所以能够威震四海，布施德惠於人民，建功立業，名傳百世，祇是由於盡心於人事，並不懂得關於天道的學問。既是這

樣，那麼統治天下的君主以及做大臣的人，何必一定要通曉天道呢？人們之所以重視利用天道，那是按照星辰的位置指導人民從事生產，順應春夏秋冬四時的交替來興辦各種事業。至於渺茫的吉凶預兆，又有什麼可取之處呢？因此祇知道天道而沒有人事謀劃才能的，都是巫醫、占卜祈禱之類，是愚昧而被人看不起的人。迷信天道却違背人情事理者，是昏亂糊塗的君主和顛覆國家的臣子。

【原文】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①。保章^②。其無所用耶。曰。大備^③於天人之道^④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⑤政事。屢省^⑥功臣。賞錫^⑦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⑧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⑨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

【注釋】①馮相：即馮相氏，周官名，掌天文。②保章：《周禮·春官·宗伯》有保章氏，掌觀察星辰日月的變動，辨明測知天下的吉凶禍福。③大備：一切具備，完備。④天人之道：指自然規律與人事之間的關係。依人對自然規律之順應與否，而有相應的吉凶禍福。⑤勤恤：憂憫，關懷。⑥省：古

代帝王使臣慰問諸侯的禮節。⑦賞錫：賞賜。⑧休祥：吉祥。⑨惡物：壞的事情。

【譯文】有人問：「治理天下是專一於人情事理，還是也有取於天道呢？」回答是：「有取於天道之處，是指按四季變化安排各項事宜；專一於人情世理，是要考察天下治亂的實際。」又問：「《周禮》中春官登臺觀察星辰的馮相氏和從星辰變動中辨別吉凶的保章氏，他們難道沒有用處嗎？」回答是：「那祇是通過天人感應來完備國家治理之道罷了，既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也不是管理人民的關鍵。」問：「那治理國家的根本和關鍵在哪里呢？」回答是：「君主任用官吏，不徇私情，祇親近賢人，勤於考慮政事，經常探望功臣，賞賜僅限於有勞功的人，刑罰祇加予有罪惡的人，政治清明，人民安樂，各得其所，天地自然會因我而正常，祥瑞自然會應和我而彙集，凶神惡鬼將自然會遠離我而逃去，即使希望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

【原文】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①之兆②不失四時之禮。斷獄③之政不違冬日④之期。蒼龜⑤積於廟門之中。犧牲⑥群麗⑦碑⑧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⑨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

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⑩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⑪者。其次也。不求諸己^⑫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令當作今）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⑬。專思慮於治道^⑭。自省無愆^⑮。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⑯井而水出。爨^⑰竈^⑱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⑲。是劣者^⑳之私情。夫可謂大上^㉑之公德也。

【注釋】①五方：東、南、西、北和中央。②兆：指設壇祭祀。③斷獄：審理和判決案件。④冬日：指冬至日。⑤著龜：古人以著草與龜甲占卜凶吉，因以指占卜。著，音師。⑥犧牲：供祭祀用的純色全體牲畜。⑦麗：偶，成對。⑧碑：豎石。古代豎立在宗廟大門內繫牲口的石頭。⑨祝史：司祭祀之官。⑩善：修明。⑪自濟：自成其事，自可成功。⑫不求諸己：不反躬自省，不從自己找原因。⑬自省：自行省察，自我反省。⑭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⑮愆：罪過，過失。⑯汲：從井裏取水。亦泛指打水。⑰爨：音篡，焚燒。⑱竈：爐竈，磚石或其他材料製成的一種設備。供烹飪、冶煉、烘焙等用。⑲珍祥：祥瑞，吉兆。⑳劣者：見識淺薄的人。㉑大上：即「太上」，至高無上。亦指對宇宙人生真相通達無礙的人。

【譯文】「若君主所任命的官吏不是親屬就是寵幸的人，所喜歡的人不是美女就是奸

邪諂媚的人，以和自己觀點相同與否來分別好人壞人，以自己高興與不高興來決定賞罰；得到美女，便懈怠政事，使百姓受到冤枉殘害，那麼，即使各方祭壇四季按時敬祭，判案的政事嚴格限定在冬季執行，著草與龜甲堆積在廟門之中，祭祀用的純色牲畜都鮮活地成群成對地繫在豎石上，馮相氏坐在觀星臺上不下來，廟祝跪在祭壇前不離去，還是沒有辦法挽救敗亡。這樣說來，人事是根本，天道是末節，難道不是這樣嗎？因此確信自己做事正確，不依靠天道，是最好的；擔心自己做事尚未盡善，希望借天道來幫助自己的，是第二等；不求之於自己，却祇求上天佑助的，是最下等的昏君。假使君主能夠誠心誠意反省自己，全心全意地考慮治國之道，反省自己而沒有過錯，治國的方法正確無誤，那麼祥瑞之事的出現、吉祥之物的來到，就如同我從井裏能夠汲出水的來，從爐竈裏能夠燒火一樣自然，有什麼值得慶賀的呢？因此喜歡上天的報應，喜歡珍奇的吉兆，都是愚蠢者個人的心理，不能說是最上等之人的公德。」